

列 宁
哲 学 笔 记

人 民 大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书号 1001·335

定价 1.35 元

列 宁

哲 学 笔 记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排印。其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采用1965年重新校订过的单行本的译文；《谈谈辩证法问题》采用《列宁选集》第2版的译文。

本书中列宁摘引的原著文字用“ ”表示，以便与列宁插入的词句相区别。列宁摘引的原著文字后面附有两种页码，圆括号中的页码是原著页码，方括号中的页码是该著作俄文版或中文版的页码。

В. И. ЛЕНИН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ТРАДИ

列 宁 哲 学 笔 记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5印张 518,000字

1956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3版

1974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001·335 定价 1.35元



弗·伊·列宁

1917 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一书摘要¹

写于 1895 年 5 月以后，
9 月 19 日以前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der Party Familien
der
Kinder
der
und deren Kinder
gegen Reichs Beamte und Gewerbe
•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Franziska a. d.
Litteraturlehrerin
(S. Rütten).
1945.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1895年)

的手稿的第 1 页

(按原稿缩小)

神 圣 家 族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著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文学出版社
(约·柳坦)

1845 年

这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写纸八开本的书，其中包括：序言（第 III—IV 页）^① [7—8]^②（下署：1844 年 9 月于巴黎）、目录（第 V—VIII 页）[I—IV] 和正文（第 1—335 页）[9—268]。正文共分九章（Kapitel）。第一、第二、第三章是恩格斯写的，第五、第八、第九章是马克思写的，第四、第六、第七章是两人合写的，而且他们每人都在自己所写的冠以特殊标题的章节下面署了名。所有这些标题都是讽刺性的，甚至有这样的标题：《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第八章

^① 指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文学出版社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的页码。——译者注

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这样)。恩格斯写的有: 1—17 [9—23] (第一、第二、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138—142 [117—120] (第六章第二节 a 小节), 240—245 [193—196] (第七章第二节 b 小节);
 就是说在 335 页中共占 26 页

第一章(整个(!)第一章第 1—5 页 [9—12]) 全是对《文学报》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von Bruno Bauer³ ——序言中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就是针对它的前八期的⁴ 的文体的批判,
 第二章第 5—12 页 [13—18] 批判它对历史(尤其是对英国历史)的歪曲,
 第三章第 13—14 页 [19—20] 批判它的题材(嘲笑它在叙述 Nau-
 werk⁵ 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某次争论时过分认真⁶), 第四章
 第三节(马克思)批判关于爱情的议论, 第四章第四节(标题是: 蒲
 鲁东, 第 22 页 [27] 以后直至第 74 页 [67]) 批判文学报上关于蒲鲁
 东的叙述(一开头就是对译文的大量修正: 译文中公式和意义⁷
 被混为一谈, justice 被译为公平⁸而不是译为司法⁹, 等等)。在对
 翻译(马克思称之为: 赋予特征的翻译 1、2 等等¹⁰)的批评之后, 接着就是批判性的评注 1 等等¹¹, 其中马克思保护蒲鲁东而反对文学报的批评家, 并提出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恩辨。

马克思以很赞扬的口吻谈论蒲鲁东(然而有一些保留的口气,
 例如他提到了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¹² 上恩格斯的 Um-

① 瑙威尔克。——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ründlichkei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ormule et significatio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rechtigkeit。——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Rechtpraxis。——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Charakterisierende Übersetzung № I, II u. s. w.。——
 译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ritische Randglosse № I u. s. w.。——译者注

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⁵)。

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

(第 36 页) [39]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象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象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Parthei” [在本书中就是用了这样一个词] “的自由。在商业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这样或那样地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蒙·

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

“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第39页）
[39—40]

埃德加尔（文学报的 Edgar）曾责难蒲鲁东，说他把“公平”变成了“神”，马克思推翻了这种责难，他指出：蒲鲁东在1840年发表的著作⁶并不是从“1844年德国发展的观点”出发的（第39页）[41]；这乃是法国人的共同过失；必须记住，蒲鲁东依靠否定来实现公平，从而也就摆脱这个历史上的绝对者（um auch dieses Absoluten in der Geschichte überhoben zu sein）——第39页末。“如果说蒲鲁东没有得出这种彻底的结论，那末这应当归咎于他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这种可悲的情况。”（第39—40页）[41]

往下就是批判性的评注 2 (第 40—46 页) [42—46]，其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第 41 页) [42]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满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

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象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它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

然性 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没有白白地经受了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劳动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第42—45页）[43—45]

批判性的评注 3

“埃德加尔先生应当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创造原则，而福音则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鲁东把平等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制的创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微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思维直观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

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第48—49页）[48]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样一种看法，就其来源而言，则不是埃德加尔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规定为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证明了这一点。”（第49—50页）[48]

“‘我们一再地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①是的，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单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ouvrier^②。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第52—53页）[51]

“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旧式拥有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

^① 这是马克思引的埃德加尔的话。

^② 工人。——编者注

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鲁东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蒲鲁东则相反，他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本身的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列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第 54—55 页）[52]

〔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①）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

顺便指出一件小事情，在第 64 页[60]上马克思用了五行字来叙述“批判的批判”把 maréchal 一词译为“元帅”^②，而不是译为“铁匠”^③。

在第 65—67 页[60—63]上讲得非常有趣（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了）；第 70—71 页[65]（马克思反驳埃德加尔对蒲鲁东的责难，埃德加尔认为：蒲鲁东弄糊涂了，说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第 71—72 页和第 72—73 页[66—67]（幻想的、唯心的、“以太般的”（ätherisch）社会主义——以及“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 76 页[69]。（第一节第一段：费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而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t venia verbo。——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rschall”。——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ufschmied”。——译者注

里加则相反^①。)

第 77 页[70]。(第四段：贫富间的质朴关系的陈旧过时：“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②)

第 79—85 页[71—76]。(所有这七页都极其有意思。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举出了关于“果实”(der Frucht)的著名例子来批判思辨哲学，这种批判也是直接针对着黑格尔的。这里还有一句极有意思的评语：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真实的叙述。)

第 92、93 页[82—83]——片断的反对贬低感性^③的意见。

第 101 页[88]。“他”(Szeliga^④)“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第 102 页[89]。(第一段末——对现代社会中公证人的作用的辛辣的批评……“公证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职业说他是清教徒，但‘诚实’——莎士比亚说——并‘不是清教徒’。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的中间人，是市民的倾轧和纠纷的主使者。”)

第 110 页[96]。另一个嘲笑抽象思辨的例子：关于人是怎样成为动物的主宰的“说明”；“动物”(das Tier)作为抽象物由狮子变为哈巴狗等等。

第 111 页[97]。可以说明欧仁·苏^⑤的特点的一个地方：由于对资产阶级^⑥的恭顺，他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撇开她对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 le riche le savai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gradiierung der Sinnlichkeit。——译者注

^④ 施里加。——编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ourgeoisie。——译者注

婚的态度：她和大学生或工人^①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浪漫女子^②）“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

第 117 页[101—102]。16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群众”“一开始”^③就是有区别的。

第 118—121 页[102—105]。这一小节（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a）“精神”和“群众”）极其重要，这里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似乎由于群众关心历史，似乎由于指靠群众（群众是满足于对“思想”的“表面”理解的），因而历史是不成功的。

“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真正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参看尤·孚赫先生的论英国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文章⁸）。”（第 119 页）[103]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第 119 页）[103]——用法国革命的例子阐明了这点（第 119—12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étudiant или ouvrier。——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risette。——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n vorn herein”。——译者注

页),并说出了一句名言(第 120 页末)[104]:

注意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在鲍威尔那里,精神和群众^①的分离达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这可以从下面那句遭到马克思抨击的话中看出来:“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第 121 页)[104]

马克思回答说:进步的敌人是独立存在着的 (verselbständigen)、群众的自卑自贱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外在的。早在 1789 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⁹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②

但是,要想站起来——马克思说——仅仅在思想中、观念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第 122 页)[105]。

“可是 绝对的批判 从黑格尔的现象学¹⁰ 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 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第 122 页)[105]

马克思挖苦说:以此可以证明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ist и Масса。——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sent grands

Que parce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Levons-nous! ——译者注

间的先定谐和，可以把书报检查官说成不是警察刽子手 (Polizeischerge)，而是我自己的人格化了的机智。

绝对的批判吹捧自己的“精神”^①，而不去检查在它的渺茫的 (windigen) 奢望中是否有空话、自我欺骗、萎靡不振 (Kernlosigkeit)。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绝对的批判决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地深谋远虑，以致为了能够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第 123—124 页)[106]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们宣称‘进步’(见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词句；他们猜到了(见欧文及其他)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第 124—125 页)[106—107]

“绝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表面性和自满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质中寻出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ist”。——译者注

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第 125 页）[107]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第 126 页）[107—108]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①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承担者是群众。同黑格尔的学说平行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¹¹的学说（第 126 页）[108]，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allein）实行统治。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第 127 页）[109]：（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存在，但没有宣布哲学家就是这种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nur zum Schein）、仅仅在事后^②、仅仅在意识中把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

Bruno^③取消了这种不彻底性；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也就是实际上的历史的创造者。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schichtsauffass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ost festum。——译者注

^③ 布鲁诺。——编者注

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第128页）

[109]

马克思把布鲁诺·鲍威尔对 *Judenfrage*^① 的态度当做“绝对的批判征讨群众”的第一个例子——并且引证了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② 上对鲍威尔的驳斥¹²。

“绝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给当代的一切问题以正确的提法。它恰好没有回答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问题’，以致它自己竟用不着去研究作为这一问题内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满足于批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绝对批判的其他一切新颖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题，并且象教义问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自己的问题，它当然也能够象教义问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第134—135页）[114—115]

在恩格斯所写的第二节a这一小节（……《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第138—142页[117—120]中，可以看到对费尔巴哈的热烈赞扬。在谈到“批判”攻击哲学，批判用“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以至

① 犹太人问题。——译者注

② 《德法年鉴》。——译者注

“体系的秘密已被揭露”这样的词句来和它（哲学）对立时，恩格斯说：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象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那条为惊惶不安和遭受追击的神学的非人性还能够走的唯一的生路。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之后，绝对的批判还竟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第139—140页）[118—119]等等——只要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评定批判的幼稚性了，等等。

然后，恩格斯关于精神和“物质”（批判称群众为“物质”）的对立说道：

“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吗？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第 141 页）[120]

鲍威尔说：“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第 142 页）[120]，关于这段话马克思说道：

“这个论点使我们有可能立即去测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第 142 页）[120—121]

往下（第 143—167 页 [121—139]）是对文学报进行最枯燥无味的、过分挑剔的批评，一种逐字逐句的“斥骂”式的评论。简直没有意思。

b 小节——犹太人问题，第二号。第 142—185 页 [120—151]——的结尾。在第 167—185 页 [139—151] 里，马克思对鲍威尔替自己的《Judenfrage》^① 一书所做的辩护给予了有意思的答复，这本书在

① 《犹太人问题》。——译者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①(马克思时常提到它)中曾遭到彻底批判。马克思在这里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宗教的当前问题如今有着社会意义”(第 167 页)[139]——这一点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已经指出了。在那里描述了“犹太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真实处境”。“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第 167—168 页)[140]

鲍威尔先生没有发觉，“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资产阶级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曾经指出：应该“在工商业的实践中”^②去寻找犹太精神的发展(第 169 页)[140]；实践中的犹太精神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③。(第 169 页)[140, 141]

“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第 169 页)[141]

犹太人要求自由，也就是要求和政治自由毫不抵触的那些东西(第 172 页)[142—144]——这里谈的是政治自由。

“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

① 《德法年鉴》。——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 der kommerziellen und industriellen Praxi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llendete Praxis der christlichen Welt selber ist”。——译者注

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第172页）[143]

紧接着就是这样一段话：

“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怖态度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证实了这种看法。”（第172页）[143]

犹太人要求普遍的人权^①。

“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¹³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第175页）[145]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gemeine Menschenrechte。——译者注

“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第 176 页）[145]

“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这一点黑格尔就已经讲过了。（第 176 页）[146]

“批判”虽然指出了立宪主义的矛盾，但没有概括这些矛盾（它不懂得立宪主义的一般矛盾^①）（第 177—178 页）[146]。如果它做到这一点，那末它就会放弃君主立宪制而主张民主的代议制国家，主张完备的现代国家了。（第 178 页）[146]

工业活动并不因行会和同业公会等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它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第 180 页）[148]。

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消灭贸易特权之后，它才成为真正自由的贸易。宗教也是这样：“同样地，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

……“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
……（第 181 页）[149]

伴随着宗教、财产的政治存在的取消（Auflösung）（第 182 页）[150]（废除国教、取消选举资格的限制）等等而来的，便是它们的“生命的蓬勃发展，这个生命从此便顺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asst nicht den allgemeinen Widerspruch des Constitutionalismus。——译者注

律并十分广泛地展现出来”。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特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第182—183页）[150]。

……(C) 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马克思引鲍威尔的话：“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使我们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

“思想从来也不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第186页）[152]

法国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巴贝夫），这种思想经过继续不断的研讨，就是新世界秩序^①的思想。

鲍威尔说，国家应该约束那些单个的利己的原子，关于这点马克思说道（第188—189页）[153—154]：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他们不过是把自己想象成原子而已，因为他们并不象原子那样独立自在，而要依赖别人，他们的需要每时每刻地使他们处于这种依赖地位。

“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第189页）[154]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ltzustands。——译者注

混淆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社会和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圣茹斯特在临刑前指着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 (Tabelle 告示?) 说：“但创造这个的毕竟还是我！”^① “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象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第 192 页）[156]

雾月十八日¹⁴ 拿破仑的俘获物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庸碌的生存开始了：贸易企业中的热潮^②；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 (Taumel)；“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第 192—193 页）[157]。

第六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三节 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d)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第 195—211 页）[158—170]

本章（第六章第三节中的 d 小节）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est pourtant moi qui ai fait cela”。——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turm und Drang。——译者注

之一。这里完全没有逐字逐句的批判，全部都是正面的叙述。这是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概述。本应该在这里把全章都抄录下来，但我只能简短地摘录它的内容。||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即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象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

(第196页) [159]

被18世纪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富有内容的(gehaltvolle)复辟。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①。接着又发生了“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第196—197页) [159—160]。

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直接导向社会主义^② (第197页) [160]。

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转变为法国的自然科学。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宣称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法国的机械唯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 metaphysisches Universalre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ündet direkt in den Socialismus。——译者注

物主义采取了笛卡儿的物理学，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

“医师 勒卢阿 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 卡巴尼斯 使该学派发展到了顶点，医师 拉美特利 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第 198 页）[160]

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Leroy*^① 就已经把动物结构的学说用到人体上来，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第 198 页）[160]。勒卢阿 甚至还认为笛卡儿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的见解。笛卡儿提出了抗议。

18 世纪末，卡巴尼斯 在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② 一书中完成了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¹⁵。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方面的对抗者。笛卡儿的对抗者有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恢复者 伽桑狄，有英国的 霍布斯。

伏尔泰（第 199 页）[161]指出：18 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的争论的漠不关心，与其说是由于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于 *Law*^③ 的财政投机造成的。趋向唯物主义的理论运动从当时法国生活的实际情况^④ 中可以得到解释。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和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笛卡儿、莱布尼茨）还是有积极的（positivem）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所发现。在 18 世纪，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⑤。

① 勒卢阿。——编者注

② 《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译者注

③ 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约翰·罗(1671—1729)。——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staltung。——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r fad geworden。——译者注

在马勒伯朗士逝世的那一年，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诞生了（第 199—200 页）[162]。

Pierre Bayle^①用自己的怀疑论武器从理论上摧毁了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他宣告了无神论社会的来临。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来：他“对 17 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 18 世纪来说，则是第一个哲学家”（第 200—201 页）[162]。

除了这种否定的驳斥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洛克提供了这一体系。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 Duns Scotus^②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③他是一个唯名论者。一般地说来，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¹⁶。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是物质的痛苦（Qual）。”（第 202 页）[163]）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素朴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

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成了片面的、敌视人的、机械的^④唯物主义。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并没有更进一步

① 比埃尔·培尔。——编者注

② 邓斯·司各脱。——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ob die Materie nicht denken könne?*”——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nschenfeindlich, mechanisch*。——译者注

地发展(begründet)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Sinnenswelt)的基本原则(第 203 页)[164]。

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而 Collins, Dodwell, Coward, Hartley, Priestley etc.^①则铲除了洛克感觉论¹⁷的最后的神学藩篱。

孔狄亚克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他公开驳斥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的体系。

法国人使英国人的唯物主义“文明化”了(第 205 页)[165]。

爱尔维修(他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

Lamettrie^②把笛卡儿派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

Robinet^③ 和形而上学的联系最密切。

“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汇入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总流,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流。”(第 206 页)[166]

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出社会主义(改造感性世界,——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④等等)。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¹⁸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 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

① 科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编者注

② 拉美特利。——编者注

③ 罗比耐。——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burtsstätten。——译者注

共产主义。卡贝把共产主义思想从英国带到了法国（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的然而也是最肤浅的^①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208 页 [167]。“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是 *Dézamy, Gay*^② 等人，他们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加以发展。

在第 209—211 页 [168—170] 上马克思在注释（用小号铅字印刷，共占两页）中摘录了 *Helvétius, Holbach* 和 *Bentham*^③ 的话，以便证明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 19 世纪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往后的各节中，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第 220 页）[176—177]下面评价费尔巴哈的一段话也是值得注意的：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们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opulärste wenn auch flachste。——译者注

② 德萨米、盖伊。——编者注

③ 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编者注

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斯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第220—221页）[177]

马克思嘲笑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理论”的唯心主义（绝对唯心主义的诡辩——第222页[178—179]），指出这是黑格尔理论的改头换面的说法，并且引证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费尔巴哈的批评意见（Philosophie der Zukunft¹⁹ 第35页：正好象神学否定“被原罪所败坏的自然”一样，哲学否定（negiert）“物质的感觉的东西”）。

下一章（第七章）一开始又是一连串枯燥无味的、过分挑剔的批判 [第一节第228—235页[183—188]]。在第二节的a小节中有着有意思的地方。

马克思从《文学报》上引举了一位“群众代表”的来信，这位代表要求研究现实、自然科学、工业（第236页）[189]，因此遭到“批判”的漫骂：

“难道（！）您以为”——“批判者们”对这位群众代表大声吆喝道，“——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已经完结了吗？难道（！）您能说出一个已经被真正认识了的历史时期吗？”

马克思回答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

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第 238 页）[191]

批判骂这位群众代表是群众的唯物主义者①（第 239 页）[191]。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识。”（第 244 页）[195]

〔在整个第七章第 228—257 页 [183—206] 中，除了上面所引的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些过分挑剔的批评，模仿原作者的口吻进行讽刺，抓最细小的矛盾，嘲笑文学报上的一切蠢话，等等。〕

在第八章（第 258—333 页 [207—266]）里有一节谈“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往下又有一节谈欧仁·苏的 Fleur de Marie²⁰（应当是一本小说的标题，或者是某一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这里马克思有一些“激烈的”然而“没有味道的”评语。值得注意的只有第 285 页×[228—229]——关于黑格尔刑罚理论的几点批评；第 296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ssenhafter Materialist*。——译者注

页 [237—238]——反对 欧仁·苏替单人牢房制 (Cellularsystem) 作的辩护。

×“黑格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甘斯更详细地发挥了这种理论。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是对古代 *jus talionis*^① 的思辨的掩饰，康德曾把这种刑罚发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罚理论。黑格尔所谓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的经验刑罚的一种思辨解释。因此，他还是听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选择刑罚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听凭刑罚保持它的现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那种承认罪犯也是人的刑罚理论，只能在抽象中、在想象中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因为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况且，真正实行这种理论会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会被纯主观的武断所代替，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如何使刑罚符合罪犯的个性，都得由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来决定。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谁也想不到要去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相反地，他将看到别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罚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说，关系将恰好颠倒过来。”(第 285—286 页) [228—229]

((马克思在这里反对的大概是欧仁·苏所宣传的、大概是受

① 报复刑。——编者注

到文学报维护的那种肤浅的社会主义。))

例如，马克思嘲笑 欧仁·苏 所主张的国家要同等地赏善罚恶的思想（在第 300—301 页 [241] 上甚至还有一张刑事裁判和善行裁判^① 的对照表！）。

第 305—306 页 [244—245]：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评意见。

第 307 页 [245—246]：然而有时黑格尔也在他的《现象学》中违背自己的理论，真实地 评述 人类 关系。

第 309 页 [247]：慈善事业是富人的 娱乐^②（第 309—310 页）[247—248]。

第 312—313 页 [249—250]：从 傅立叶 那里引来的描写妇女遭受卑视的几段文字非常出色 [跟“批判”和鲁道夫（欧仁·苏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温和的愿望对照]。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第 305 页）[244]（上面一段是从 Anekdo²¹ 中引来的）“就在于 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 自我意识 来代替 人，因此 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 在这里只是 自我意识 的 特定的形式，只是 自我意识 的 规定性。但 自我意识 的 赤裸裸 的 规定性 是‘纯粹的范畴’，是 赤裸裸 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 我能够在‘纯’思维中扬弃 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 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 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 最保守的哲学 [原文如此]，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 它已经把 实物的、感性现实的 世界 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 自我意识 的 纯粹 规定性，而且 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 以太般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ustice criminelle 和 justice vertueus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piel。——译者注

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它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它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约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第306页）[244—245]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第307页）[246]

“这样一来，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当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无数堂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

别的意思。”(第 309—310 页) [247—248]

马克思又摘录了欧仁·苏的一段话：

“呵！夫人，为救济这些穷波兰人，只跳几次舞还不能算尽到心了呀……做善人就做到底吧！……现在我们去吃一顿为这些穷人义卖的晚餐吧！”(第 310 页) [248]

在第 312—313 页 [249] 上马克思引证了傅立叶的话(通奸——风流韵事，——被诱奸者的溺婴——绝境……“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第 312 页) [250] 文明使一切罪恶由简单变成复杂、暧昧和伪善)，并且补充了一句：

“把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别的著作拿来同鲁道夫的论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
(第 313 页) [250]

第 313 页 [250] 及以下各页反对欧仁·苏和鲁道夫(大概是欧仁·苏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政治经济计划，即反对关于富人和穷人联合、关于劳动组织的计划(应当由国家来实现的)以及其他计划——例如贫民银行① [第七节 b 小节：《贫民银行》第 314—318 页 [251—253]] = 给失业者发放无息贷款。马克思举出了该计划中的数目字并指出这些数目字和需要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按实质说来，贫民银行一点也不比储蓄银行② 好……就是说，这个银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第 316—317 页) [252]。

在 c 小节第 318—320 页 [253—255]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中驳斥“批判”所赞扬的那个描写模范农场的鲁道夫的计划。马克思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rmenbank*。——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parkassen*。——译者注

称这个计划是乌托邦，因为每一个法国人平均每天才只有 $\frac{1}{4}$ 磅肉，每年收入只有 93 个 frs.^①等等；在这计划中人们做的工作比平常人要多一倍等等。（（没有意思））

第 320 页 [255]：“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 现钱。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说。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 ‘Impuissance, mise en action’^②。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 人类 尊严 这种意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 人类 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是 神学道德 的代表。”（第 320—321 页）[255—256]

……“正象在 现实 中一切 差别 日益 汇合 为 贫富 之间的 差别 一样，在 观念 中一切 贵族 的 差别 也 在 变成 善恶 之间的 对立。这 种 差别 是 贵族 给 自己 的 偏见 所 赋予 的 最后 形式”……（第 323—324 页）[258]

……“鲁道夫 认为自己 心灵 的 每一个 运动 都 具有 无限 的 重要 性。因此，他 经常 对 它们 进行 观察 和 评 价……”（例子从略）“这位 显 贵 的 老 爷 很 象 ‘青年 英 国’ 社 的 活 动 家，这些 活 动 家 也 想 改革 世 界，建 立 丰 功 伟 绩，并 且 染 上 了 类 似 的 歇 斯 底 里 症”……（第 326 页）[260]

马克思 在 这 里 是 不 是 指 那 些 推 行 十 小 时 法 案 的 托 利 党 慈 善 家²²？

① francs(法郎)。——编者注

② “行动上的软弱无力”。——编者注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²³

(麦克斯·海因泽修订)

共三卷，1876—1880年莱比锡

〔本书具有一些奇异的特点：关于各派学说的内容用短短的几节三言两语地带过去，而用小号字写的解释却非常之长，全书的四分之三都载满了人名和书名〔而且陈旧：60、70年代以前的图书目录〕。不便于阅读的^①作品！人名和书名的历史！〕

写于1903年

1930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
第12卷第347页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leserliches。——译者注

弗·保尔逊《哲学引论》²⁴

1899 年

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他在引论中露骨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最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调和宗教世界观和对自然界的科学解释”（序言第 4 页^①[5]^②）。原文如此！并且十分详尽地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和同“耶稣会教义”（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的斗争。当然，唯物主义被了解成（硬说成？）纯粹机械的、物理的^③ 唯物主义等等。

作者又直言不讳地说：最新哲学以康德为依据，它是“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代表。

在第 10 页[10]以前……“知识和信仰之间的世界”……

第 11 页[11]：“康德哲学的中心”（创造这种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两方面的权利都要承认，既承认知识反对休谟的怀疑论的权利，也承认信仰反对唯物主义对信仰的独断否定的权利，——这就是康德的全部工作。”（第 12 页）[11]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满腔热望”（对这个世界的期望）“落空；这就是目前在广大群众中流行的绝对敌视宗教的激进主义……例如无神论现在”（象以前在资产阶级那里一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信条。”（第 14—15 页[14]）“这是改头换面的教义问答。而无

① 指弗·保尔逊《哲学引论》(*F. Paulsen.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1899 年柏林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弗·保尔逊《哲学引论》1899 年莫斯科俄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in mechanisch, physikalisch。——译者注

论旧的教义学或新的否定的教义学都是敌视科学的，因为教义学以自己的信条把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束缚起来了。”（作者提起反僧侣①这一名称并硬说基督教决不偏袒富人，硬说它，即宗教，也能受得住欧洲所要进行的那个斗争。）

保尔逊驳斥唯物主义，维护万物有灵②的理论（他从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解释这种理论），但他忽略了：（1）他所驳斥的不是唯物主义，而只是某些唯物主义者的某些论据；（2）他从唯心主义意义上阐述现代心理学时，是自相矛盾的。

×参看第126页[125]。“力……只不过是对一定活动的趋向，因而就其一般实质来说，是和无意识的意志相符合的。”

（因此，精神现象和力③完全不是象作者在第90页[88]及以下各页中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结合④。）

第112—116页[111—115]：为什么宇宙⑤不能成为宇宙精神⑥的体现者呢？（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是因为人和他的脑子是精神的最高发展。）

当保尔逊批判唯物主义者时，他就把精神的高级形式和物质对立起来。当保尔逊维护唯心主义并唯心地阐述现代心理学时，他就使精神的低级形式和力⑦接近起来，等等。这就是他的哲学中最脆弱的地方。）

特別是要参看第106—107页[105—106]，其中保尔逊说出反对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tipaff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beselung*。——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elenvorgänge und Kraft*。——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überbrückbar*。——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ltall*。——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Weltgeistes*。——译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räfte*。——译者注

把物质看做某种僵死的东西的观点。

×同第 86 页[84]对照一下：“运动中决不包含任何思想”……

作者似乎太随便地撇开思想即运动^①这种看法。作者的论据只能归结为“普通的人的理智：荒唐”，“思想不是运动，思想就是思想”（第 87 页）[85]。也许热也不是运动，而只是热吧??

作者的论据完全是愚蠢的，他说：生理学家总不会不谈论思想，但却不会谈论相当于这些思想的运动吧？关于热也是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不谈的。

如果他爱上了一位女士，他是不会“向这位女士谈相应的脉搏运动过程的……否则这就是显然的荒唐”（第 86—87 页）[85]。正是这样！保尔逊先生！当我们感到缺乏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热是运动的一种，而是说怎样来挖煤。

保尔逊认为思想即运动^②的论点是荒谬的^③。他自己反对二元论而高谈“等价物”的问题（第 140 页和第 143 页 [139 和 143—144]）——“心理东西的物理等价物”（或伴随的现象^④）。难道这不就是保尔逊所辱骂的毕希纳的那种概念混乱^⑤吗？

当保尔逊声称自己的平行主义“不是偏狭的”，而是“理想的”时候（第 146 页 [145]），他的二元论的性质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既不是对问题的说明，也不是理论，而纯粹是一种诡谲的言词。

写于 1903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danke ist Beweg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wegung。——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o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leiterscheinung。——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liche Konfusion。——译者注

关于恩·海克尔《生命的奇迹》 和《宇宙之谜》的书评的札记

Frankfurter Zeitung^① 1904年第348号(11月15日)

晨刊第1号

生物学新著杂谈²⁵

Ernst Haeckel: 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②.

(在海克尔看来，“精神是大脑皮质的生理机能”，见该书第378页。评论的作者当然反对这种意见。)

他的«*Welträtseln*»^③ ((出版较早)) (实际上证明了没有宇宙之谜)。

写于 1904 年末

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① 《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② 恩斯特·海克尔：《生命的奇迹》(生物哲学的通俗著作)，斯图加特版(阿尔弗勒德·克朗纳)。——编者注

③ 《宇宙之谜》。——编者注

**ЗАМЕТКИ О КНИГАХ
П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Ю И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ОРБОНН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Сорбонна. Новые книги: C. 819 (7) *

Richard Lucas. Bibliographie der radioaktiven Stoffe. Hamburg und Leipzig. 1908. 8⁰.

(A. 47. 191)*.

Mach. Grundriss der Physik (bearbeitet von Harbordt und Fischer). Leipzig. 1905—8. 2 Volumes. 8⁰.

(A. 46. 979)*. S. Ф. φ. 587*.

Max Planck. Das Prinzip der Erhaltung der Energie. Leipzig. 1908. (2 Auflage) 12⁰.

(A. 47. 232)*. S. φ. φ. 63*.

Eduard Riecke. Handbuch der Physik. 4 Auflage. Leipzig. 1908. 2 Volumes. 8⁰.

(A. 47. 338)*. S. Ф. φ. 301**.

Fénelon Salignac. Questi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et d'Astronomie. Toulouse. 1908. 4⁰.

(D. 55. 745)*. C. 818 (2)*.

J. J. Thomson. Die Korpuskulartheorie der Materie. Braunschweig. 1908. 8⁰.

S. D. e. 101 (25)*.

* Буквенные и цифровы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шифры книг. *ред.*

关于索尔邦图书馆中的自然科学 和哲学书籍的札记²⁶

索尔邦。新书：

C. 819 (7)^①

理查·鲁卡斯：关于放射性物质的书籍的目录，1908年汉堡和莱比锡版，八开本。

(A. 47. 191)^①.

马赫：物理学概论(哈尔博尔特和费舍校订)，1905—1908年莱比锡版，共两卷，八开本。

(A. 46. 979)^①. S. Φ. φ. 587^①.

麦克斯·普朗克：能量守恒原理，1908年莱比锡第2版，十二开本。

(A. 47. 232)^①. S. φ. φ. 63^①.

爱德华·李凯：物理学手册，1908年莱比锡第4版，共两卷，八开本。

(A. 47. 338)^①. S. Φ. φ. 301^a^①.

费尼隆·萨利尼亚克：普通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1908年土鲁斯版，四开本。

(D. 55. 745)^①. C. 818 (2)^①.

约·约·汤姆生：物质微粒论，1908年不伦瑞克版，八开本。

S. D. e. 101 (25)^①.

① 所有这些字母和阿拉伯字都是图书编号。——编者注

В Сорбонн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 I. Viertei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P. 5 3
(8°) (A. 16. 404)*.
 - II.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2-te Abteilung. P. 48. (A. 17.027)*.
-

Viertei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1909. Heft

I. Рецензия Рауля Рихтера(сочувственная, даже хвалебная) на
Ludwig Stein.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1908. (Enke.) XVI + 452 Seiten. (12 Mark.)

Seiten 1—293—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чения—

294—445—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есять философских течений

- 1) неоидеализм (волюнтаристическая метафизика)
- 2) неопозитивизм (прагматизм) W. James
- 3) „новое натурфилософ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Ostwald и „победа“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ад материализмом)
- 4) „неоромантика“ (H. St. Chamberlain etc.)
- 5) неовитализм
- 6)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 (Спенсер)
- 7)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Ницше)
- 8)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Bewegung (Dilthey)
- 9)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
- 10) неореализм (Эдуард фон Гартман!!!).

Из новых книг:

Max Schinz. Die Wahrheit der Religion nach den neuesten

* Буквенные и цифровы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шифры
книг. ред.

索尔邦图书馆：

- I. 科学的哲学季刊, *P. 5 3 (8⁰)*. (A. 16. 404)^①.
 - II. 哲学文库, 第 2 部, *P. 4 8.* (A. 17. 027)^①.
-

科学的哲学季刊, 1909 年第 1 期, 载有劳尔·李希特尔对路德维希·施泰因所著《现代哲学派别》的书评(同情的, 甚至是赞扬的)。

路德维希·施泰因: 现代哲学派别, 1908 年斯图加特版(恩克)序言 16 页, 正文 452 页(12 马克)。

第 1—293 页: 哲学派别——

第 294—445 页: 哲学问题

十个哲学派别²⁷:

- (1) 新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
- (2) 新实证论(实用主义), 威·詹姆斯
- (3) “新自然哲学运动”(奥斯特瓦尔德和唯能论对唯物主义的“胜利”)
- (4) “新浪漫主义”(豪·斯·张伯伦等)
- (5) 新活力论
- (6) 进化主义(斯宾塞)
- (7) 个人主义(尼采)
- (8) 人文科学的运动(狄尔泰)
- (9) 哲学历史的思潮
- (10) 新实在论(爱德华·冯·哈特曼!!!)。

新书:

麦克斯·辛茨: 现代宗教哲学代表眼里的宗教真理, 1908 年

^① 所有这些字母和阿拉伯字都是图书编号。——编者注

Vertreter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Zürich. 1908. 8° (307 pages.
6. 50 Mark.)

Kr. Guenther. Vom Urtier zum Menschen. (Ein Bilderatlas.)
Stuttgart. 1909. (7—19 Pfennig ≥ 1 Mark.)

A. Pelazza. R. Avenarius e l'empiriocriticismo. 1908? 9? Torino
(Bocca). 130 Seiten.

Spaventa. La filosofia italiana nelle sue relazioni con la
filosofia europea. 1908? 9? Bari (Laterza).

Из новых книг (1909):

L. Boltzmann. Wiener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Leipzig.
(Barth).

H. Strache. Die Einheit der Materie, des Weltäthers und der
Naturkräfte. Wien (Deuticke).

P. 48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2 Abteilung=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1908. Heft 4: вторая статья Vitalis Norström'a (Seiten 447—496) ((интересно; почти вся о Maxe)).

где первая??
примечание—опоздало ??

苏黎世版，八开本（共 307 页，6 马克 50 芬尼）。

康·君特：从原始动物到人（图画集），1909 年斯图加特版（7—19 芬尼 ≥ 1 马克）。

奥·贝拉察：阿芬那留斯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9?）年都灵版（博卡），共 130 页。

斯巴芬达：从欧洲哲学看意大利哲学，1908（9?）年巴利版（拉泰察）。

新书（1909 年）：

路·波尔兹曼：维也纳科学论文，莱比锡版（巴尔特）。

胡·施特拉海：物质、宇宙以太和自然力的统一，维也纳版（道蒂凯）。

P. 48

哲学文库 第 2 部——系统 哲学文库，1908 年第 4 期：维塔里·诺尔施特烈姆写的第二篇文章（第 447—496 页）（有意思；几乎全是谈马赫）。

第一篇在哪里??
注释——没有及时加??

写于 1909 年上半年

1933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

第 25 卷

按手稿刊印

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

一书摘要²⁸

写于 1909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费尔巴哈全集 1851 年版第 8 卷 《宗教本质讲演录》

8°. R. 807^①

序言后注明的日期是 1851 年 10 月 1 日——费尔巴哈在这里说明他为什么不参加那个有着“可耻的、如此无成效的结局”（序言第 7 页）^②[492]^③ 的 1848 年革命。1848 年革命的地点和时间是不合适的，立宪主义者指望从君主的^④诺言中得到自由，共和分子（序言第 7—8 页）[492]指望从自己的意愿中得到自由（“只要愿意有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就会实现”）……（序言第 8 页）[492]

“如果革命再次爆发，而我积极参加的话，那时你们可以……确信：这次革命是胜利的革命，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末日审判已经到来。”（序言第 7 页）[491]

第一讲（第 1—11 页）[493—502]。

费尔巴哈不懂得 1848 年的革命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指《费尔巴哈全集》1851 年莱比锡德文版第 8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2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Herrn。——译者注

原文如此!!

打倒“妄诞的东西”!

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

第 2 页 [494]: “无论是哲学上的或政治上的唯心主义, 对我们来说都已经够了; 现在我们要成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者。”

第 3—4 页 [495—496]——费尔巴哈隐居乡村的原因: 和“信神的世界”^① 隔绝, 第 4 页 (倒数第 7 行) [496] (参看第 3 页末)——和“自然界”生活在一起 (第 5 页) [496], 抛弃^② 一切“妄诞的”^③ 观念。

第 7—11 页 [498—502] 费尔巴哈概述自己的著作
(第 7—9 页) [498—500]: 新哲学的历史 (第
9—11 页 [500—502]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第二讲 (第 12—20 页) [503—510]。

第 12—14 页 [503—504]——培尔 (Bayle)。

第 15 页 [505—506]: 在我看来, 感性^④ 就是“物质东西和精神东西的真正的统一, 这种统一不是臆想的和人造的, 而是实际存在着的, 因此, 在我看来, 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不仅肠胃^⑤ 是感性的东西^⑥, 而且头脑^⑦ 也是感性的东西 (第 15 页) [505]。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ottesgläubigen Wel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leg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überspannte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innlichkeit。——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agen。——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innlich。——译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opf。——译者注

(第 16—20 页 [506—510]：费尔巴哈谈“不死”的著作；转述)。

第三讲（第 21—30 页）[510—518]

人们反对我的《基督教的本质》²⁹，说我主张人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反对所谓我妄自把人神化的主张”（第 24 页）[513]。“人所认为先于自己的存在物……正是自然界，而不是别的，不是你们的神。”（第 25 页）[513—514]

“在我看来，自然界的没有意识的存在物是没有起源的永恒的存在物，是第一个存在物，但这是时间上的而不是等级上的第一个存在物，是物理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第一个存在物”……（第 27 页）[515]

我的否定中也包括肯定……“毫无疑问，从我的学说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神”（第 29 页）[517]，但这是认识了神的本质（=自然的实质、人的实质的表现）的结果。

第四讲。

“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第 31 页）[518]
（“恐惧”^①，第 33—34—35—36 页 [519—523]）

“所谓思辨哲学家就是……那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不是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相反地，是使事物去符合自己的概念。”（第 31 页）[519]

参看马克思和
恩格斯³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urcht”。——译者注

(第五讲)

——特别是死亡会产生恐惧，会产生对神的信仰(第 41 页) [527]。

“我憎恨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自己依赖于自然界而感到可耻。”
(第 44 页) [530]

“在 Wesen des Christenthums^① 这本书中，我并没有象人们愚蠢地责备我那样，想把人神化……同样地，我也不想在神学的意义上把自然界神化。”(第 46—47 页) [532]

第六讲——动物崇拜(第 50 页 [535] 及以下各页)。

“人所依赖的东西……就是自然界，即感觉的对象……自然界通过感觉而使人产生的一切印象……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动机。”(第 55 页) [540]

(第七讲)

“利己主义”及其意义

我所理解的利己主义不是“市侩和资产者”的利己主义(第 63 页) [546]，而是和自然界、和人的理性相一致的哲学原则，它反对“神学的虚伪、宗教的和思辨的幻想、政治上的独裁”(第 63 页末) [546]，参看第 64 页 [546—547]，非常重³¹。

第 68 页末 [551] 和第 69 页末 [551—552] 讲的

^① 《基督教的本质》。——译者注

是同样的问题——利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是宗教的根源。

(第 70 页 [552]: 要打击学者们, 只有用他们的武器, 那就是旁征博引)……“man die Gelehrten nur durch ihre eigenen Waffen, d. h. Zitate schlagen kann”……(第 70 页) [552]

顺便提一下, 在第 78 页 [558] 上费尔巴哈有这样一个用语: 能即活动^①。这是值得指出的。真的, 在能的概念中有主观的因素, 而在运动的概念中就没有这种因素。或者更确切些说, 在能的概念中或在能的概念的应用中有着排斥客观性的某种东西。月亮的能和月亮运动的关系(比较一下)。

关于能这个词
的问题

第 107 页末 [583]……“自然界是原初的、第一个和最末一个存在物”……

第 111 页 [586]……“我认为 …… 在哲学上 ……

感性的东西是第一的; 但不是仅仅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 思辨哲学所谓的第一是指应该超过其界限的东西而言, 这里所说的第一是指非派生的东西而言, 是指依靠自身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而言。”

…… “在感性的东西之外, 没有感性的东西, 就无所谓精神的东西。”

感性的东西 =
第一的、自己
存在着的和
真实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ergie d. h. Thätigkeit。——译者注

总之，要注意第 111 页 [586]……“感觉的真
实性和本质性（注意）是……哲学的……出发
点”……

第 112 页 [586—587]……“人只有借助自己的感
性地存在着的头脑才能思维，理性在头脑
中，在脑子里，在感觉的总枢纽中有着牢固
的感性基础。”

参看第 112 页 [587] 关于感觉的正确性（证
据①）。

注意



第 114 页 [588—589]：自然界 = 第一的、非派生
的、原初的存在物②。

“«Wesen der Religion» 和 «Die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³² 就是这样相互依赖的。”（第
113 页）[588]

“我没有把任何东西神化，因而也没有把自
然界神化。”（第 115 页）[598]

第 116 页 [590]——费尔巴哈对于别人说他
没有给 自然界下定义 的指责作了如下的答复：

可见，自然界
= 超自然的东
西以外的一切
事物。费尔巴

“我所理解的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
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做非人的
东西而和自己区别开来…… 或者具体地说，
不管有神论信仰的超自然的暗示怎样，自然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rkund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ableitbares, ursprüngliches Wesen。——译者注

对人来说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现出来的。自然界就是光、电、磁性、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动着的存在物），我所理解的‘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模糊的和神学上的东西”（上面所讲的和斯宾诺莎不同）。

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自然界就是你所看见的、不是由人的双手和思想创造出来的一切。或者，如果我们把自然界解剖开来，那末自然界就是存在物，或者是存在物和事物的总和，这些存在物和事物的存在和本质就在它们的表现、显露或作用中，而这些存在物或事物的表现、显露或作用的基础不是在思想中，或在意向中和意志的决定中，而是在天文学的或宇宙的、力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或有机体的力量或原因中。”（第116—117页）[591]

于是问题就归结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

第121页[594—595]——反对那种认为应当有始因（=神）的论据。

“只是人的狭隘性和他为贪图方便而趋于简单化的癖性，才使人以永恒性代替时间，以无限性代替从一个原因到另一个原因的永不终止的运动，以呆板不动的神代替不知休止的自然

界，以永恒静止代替永恒运动。”（第 121 页末）

[595]

第 124—125 页 [598] 人们从主观的需要出发，以抽象代替具体，以概念代替直观，以一代众，以一个原因代替无数原因。

客观的=在我
们身外的①

但“不能认为”这些抽象概念“具有任何客观的意义和存在，即具有在我们身外的任何存在”。（第 125 页）[599]

……“自然界无始也无终。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具有一切方面的和相关的”……（第 129 页）[602]

神在这里毫无用处（第 129—130 页 [602—
603]；简单的反对神的论据）。

……“在有神论者、神学家和所谓思辨哲学家看来，事物最初的和普遍的原因的原因就是人类的理智”……（第 130 页）[603]“神就是……一般的原因，就是人格化了的、变成独立实质的原因的概念”……（第 131 页）[603—604]

直接地

“神是抽象的自然界，即抽去了感性直观的、想象的、并被变为客体即变为理智的存在物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本义来说，就象感觉直接地给我们揭示和提供的那样，是感性的现实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objectiv=außer uns。——译者注

自然界。”(第 133 页) [605—606]

有神论者认为神是自然界（被他们变为僵死的质量或物质）运动的原因(第 134 页) [607]。但实际上神的力量就是自然界的力 (Naturmacht; 第 135 页 [608])。

……“要知道我们只是从事物的作用中认识事物的特性”……(第 136 页) [608—609]

无神论 (第 136—137 页) [609] 既不消灭道德的最高者(=理想)^①, 也不消灭自然的最高者(=自然界)^②。

……“难道时间不只是世界的形式，不只是世界的各个本质和现象循序出现的方式吗？那末，我怎么能说世界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呢？”
(第 145 页) [616]

……“神不过是思想中的世界…… 神和世界之间的差别不过是精神和感觉之间、思维和表象之间的差别”……(第 146 页) [616—617]

人们想把神设想为在我们之外的存在物。但是难道这就是不承认感性存在的真理吗？(也就是) “不承认在感性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存在吗？难道除了感性以外，我们还有在我们以外的、不以思维为转移的存在的其他标志和其他准绳吗？”(第 148 页) [618]

时间和世界

在我们之外的
存在 = 不以
思维为转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moralische Ueber* (=das Ideal)。——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natürliche Ueber* (=die Natur)。——译者注

注意

在物质之外、
不以物质为转
移的自然界

= 神

注意

“复制”论

……“自然界……离开它的物质性和形体性……就是神”……(第 149 页) [619—620]

“从神那里导出自然界，无异于想从画像中、从复制品中提炼出原物，从关于某物的思想中提炼出该物。”(第 149 页) [620]

人具有歪曲事实的能力①(第 149 页末) [620]，具有使抽象概念(例如时间(第 150 页) [620] 和空间)成为独立的东西的能力。

“虽然……人从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事物中抽出空间和时间，但他还是把空间和时间当做这些事物的前提，当做这些事物存在的最初的原因和条件。所以，人以为世界，即一切现实事物的总和、物质、世界的内容，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产生的。甚至黑格尔也认为物质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中产生，而且从空间和时间中产生”……(第 150 页) [621] “还不能理解的是：从时间性事物中分离出来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和神等同起来。”(第 151 页) [621]

……“事实上却刚刚相反……不是事物以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为前提，相反地，而是空间和时间以事物为前提，因为空间或广延性是以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kehrtheit。——译者注

种有广延性的东西为前提，而时间、运动——其实时间就是运动的一个从生的概念——是以某种运动着的东西为前提。一切都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第 151—152 页) [622]

“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问题”(第 152 页 [623]——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第153页) [623]，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第 153 页 [623])——在古代哲学中有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怀疑论者和独断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中世纪有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在近代有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或经验论者”(原文如此！第 153 页 [623])之间的争论。

人们之倾向这种或那种哲学，部分地取决于人们的性格(书呆子或实践家)。

“我并不否认……智慧、善良、美；我只是不承认它们这些类概念是存在物，不管它们是表现为神或神的属性的存在物，还是表现为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自己设定的概念的存在物”……(第 158 页) [628]——它们只能作为人们的属性而存在。

信奉神的另一个原因：人把关于自己合目的性的创造这个观念用之于自然界。自然界是合目的性的——因而自然界是理性存在物创造

参看恩格斯的
《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中的
同一问题³³

第 153 页 [623]

第 153 页 [623]

(唯物主义)
反对神学和
唯心主义
(在理论上)

的。(第 160 页) [629—630]

“人所说的和所理解的自然界的合目的性，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世界的统一性，正是因果的和谐一致，总而言之，就是自然界万物存在并作用于其中的那种相互联系。”(第 161 页)

[630]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不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觉或器官，他就能够认识自然界更多的属性或事物。在外部世界中，不论在无机界或有机界中，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第 163 页) [632—633]

这对于反对不可知论是重要的

第 168 页 [636—637]——反对李比希关于“无穷的(神的)智慧”的空话……费尔巴哈和自然科学！注意，跟现在的马赫及其同伙比较³⁴。

第 174—175—178 页 [642—645]——自然界 = 共和分子；神 = 君主。费尔巴哈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

第 188—190 页 [653—656]——神从前是宗法制的君主，现在则是立宪君主：它在辖治，但遵循着法律。

精神 (Geist) 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神

论者问无神论者(第 196 页[661])。有神论者造成了过于鄙视(despectierliche; 第 196 页[661])自然界的观点以及过于推崇精神的观点(关于精神过于高尚的(!!)观点①)。

就是枢密官②的由来也无法直接用自然界来说明(第 197 页)[662]。

“精神是同肉体、同感觉一起发展的……它和感觉联系着……脑壳和脑髓从哪里来，精神也就从哪里来；器官从哪里来，它的机能也就从哪里来。”((第 197 页)[662]；和上面(第 197 页)[662]“头脑中的精神”比较。)

“精神的活动也是有形体的。”(第 197—198 页)[662]

物体世界产生于精神、产生于神的说法会得出世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论调——“因为精神如果不是从虚无中，那末是从哪里得出物质、物质实体来的呢？”(第 199 页)[664]

……“自然界是有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第 201 页)[665]

雅科布·伯麦 = “唯物主义的有神论者”
(第 202 页)[666]；他不仅把精神神化了，而且也
把物质神化了。在他看来，神是物质的——他
的神秘主义就在这里(第 202 页)[666]。

注意

(参看狄慈根³⁵)

俏皮！

参看

狄慈根³⁶

自然界是
物质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zu hohe, zu vornehme(!!)Vorstell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gierungsrath。——译者注

……“凡是眼睛看到和手触到的地方，也就是神垮台的地方。”(第 203 页) [667]

自然界的 必然性

(有神论者) “把自然界中的罪恶归咎于物质，或归之于 **自然界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第 212 页) [675—676]

历史唯物主义 的萌芽

在第 213 页 [676] 和第 215 页 [678] 当中：“自然世界”和“市民世界”^①。

(第 226 页) [687—688] 费尔巴哈说，他在这里结束第一部分(论自然界是宗教的基础)，转入第二部分：在精神宗教^② 中表现出人类精神的特性。

(第 232 页) [692—693]——“宗教是诗”——可以说，因为信仰 = 幻想。但我(费尔巴哈)是不是消灭诗呢？不是的。我“只是”(着重号是费尔巴哈加的)“在宗教是普通的散文而不是诗的情况下”消灭(aufhebe)宗教(第 233 页) [693]。

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第 233 页) [693]。

在宗教中，除了幻想以外，情感^③ (第 261 页) [717]、实际的方面(第 258 页) [714]、寻觅美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ürliche” und “bürgerliche Wel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istesreligio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müth。——译者注

注意

的东西、寻求保护和援助等等都是极端重要的。

(第 263 页) [718—719] ——人们在宗教中寻找安慰 (而无神论是不会给予安慰的^①)

“要知道,认为自然界不是遵循不变的必然性而活动、在自然界的必然性之上还有一个爱护人的存在物的这个观念……乃是和人的自爱适合的观念。”(第 264 页) [719] 下一句谈到石头坠落的“自然必然性”^② (第 264 页) [720]。

第 287 页 [738—739] 中两次提到“自然界的必然性”^③。

宗教 = 人类的幼年、童年 (第 269 页) [723], 基督教把道德造成了上帝, 创造出道德的上帝 (第 274 页) [727—728]。

宗教是最初的教育——可以说:“教育是真正的宗教”……(第 275 页) [728] “然而这是……滥用名词, 因为宗教这个词总是跟迷信和不人道的观念联系着的。”(第 275 页) [728]

对教育的歌颂——(第 277 页) [730]。

“肤浅的看法和论断: 宗教对于生活, 即对于社会政治生活, 完全是不相干的。”(第 281 页)

自然界的
必然性

注意

费尔巴哈
反对滥用宗教
这个名词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rostlo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aturnotwendigkei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otwendigkeit der Natur”。——译者注

[733] 我认为，使人仍然当宗教的奴隶的政治自由是一钱不值的（第 281 页）[733]。

宗教是人生来就有的（“这个论点……翻译成通顺的德文就是”）= 迷信是人生来就有的（第 283 页）[735]。

“基督徒有一个自然界的自由原因，有一个自然界的主宰，它的意志和言语支配着自然界；也就是有一个上帝，它与所谓因果联系无关，与必然性无关，它并不被那联结结果跟原因或原因跟结果的链条所束缚；可是，与自然界的必然性联系着的异教神则不能把自己的宠儿从命定的必然死亡中拯救出来。”（第 301 页）[750]（总之，费尔巴哈经常讲到自然界的必然性。）

“但基督徒之所以具有自由原因，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愿望中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的联系和必然性联结起来”（第 301 页）[750]（（在这一页上还有三个地方 讲到自然界的必然性）。）

而第 302 页 [751]：“……人的生存所遵守的自然界的一切规律或必然性”……（第 302 页）[751]

参看第 307 页 [755]：“自然界的进程”①。

“使自然界依赖于神，也就是使世界秩序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依赖于意志。”（第 312 页）[759—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auf der Natur”。——译者注

760] 而第 313 页 (上半页) [760] ——“自然界的必然性”!!

第 320 页 [766]: “自然界的” (der Natur)
“必然性”……

在宗教观念中……我们有许多例子能说明
“人一般地如何把主观的东西变为客观的东西，
即如何把只存在于人的思维、观念、想象中的东西
变成某种存在于思维、观念、想象以外的东西”……(第 328 页) [773]

“基督徒就这样把人的精神、灵魂同肉体分
割开来，并把这种分割开来的、失去肉体的精神
当做自己的上帝。”(第 332 页) [777]

宗教给(第 332 页) [777]人以理想。人是需
要理想的，但需要符合于自然界的人的理想，而
不是超自然的理想：

“我们的理想不应当是被阉割的、失去肉体的、
抽象的东西，而应当是完整的、实在的、全面的、
完善的、有教养的人。”(第 334 页) [778]

客观的东西是
什么？(据费尔
巴哈的看法)

失去肉体的
精神^① = 上帝

米海洛夫斯基的理想只是
庸俗地重复先进的资产阶级民
主派或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这种理想。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leibter Geist。——译者注

感性的，
物理的①
卓越地把
((二者等同))
起来!

“人除了关于感性的、物理的现实和存在的观念和概念外，没有任何关于某种其他的现实、其他的存在的观念和概念”……(第 334 页)

[779]

注意

“如果人们毫不害臊地认为感性的物质世界来自思维或某种精神的意志，如果人们大言不惭地硬说事物不是因为存在才被思维，而是因为被思维才存在，那末就让他们也毫不害臊地认为事物是由词产生的吧，让他们大言不惭地硬说词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物，而物之所以存在倒是只因为有词吧。”(第 341—342 页)

[785—786]

如果离开人的灵魂不死，那末神只是虚有其名：

……“某些唯理论的自然科学家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它不外是人格化了的自然界或自然的必然性、天地、宇宙，当然，不死的观念是与此不相符合的。”[第 349 页] [791]

最后一讲（第三十讲）(第 358—370 页)
[799—810]，几乎全部可以看做有些社会主义气味的（关于贫苦大众等等，第 365 页当中 [805]）启蒙的无神论的最典型的例证等等。结束语：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 physisch。——译者注

我的目的是使你们这些听讲者

“由神的朋友变成人的朋友，由信仰者变成思想者，由祈祷者变成劳动者，由彼岸世界的候补者变成此岸世界的探究者，由基督徒（他们自己承认‘一半是牲畜，一半是天使’）变成人，变成完整的人”（第370页完[810]）。

以下是补充和注解（第371—463页）[811—894]。

这里都是许多重复前文的细节和引证。这一切我都撇开不谈，只从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中指出其最主要的：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第392页）[829]。（“对生活的爱，利益，利己主义”）……“不仅有单独的或个人的利己主义，而且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庭的、集团的、公社的、爱国的利己主义。”（第393页）[830]

……“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第397页）[834]

“只要看一看历史！历史上的新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处是在被压迫群众或大多数人提出自己完全合理的利己主义去反对民族或等级的极端的利己主义的时候开始的，是在人们的阶级（原文如此！）或全民族战胜了少数统治者的狂妄自大，摆脱了无产阶级悲惨的、受压迫的状况而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活动的

着重号是
费尔巴哈加的

历史唯物主义
的胚芽！

注意

注意
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
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³⁷

注意
费尔巴哈的
“社会主义”

领域的时候开始的。目前占人类多数的被压迫者的利己主义就应该这样实现而且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权利并开辟新的历史时代。不是要消灭知识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是愚民；相反地，所有的人都应当是——至少应当是有知识的；不是要根本消灭财产——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而其余的人却一无所有；财产应为人人所有。”（第398页）[835]

这些讲演是1848年12月1日至1849年3月2日做的（序言第5页[490]），而该书序言所注明的日期是1851年1月1日。费尔巴哈在这段期间（1848—1851年）已经远远地落后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7年，*Neue Rheinische Zeitung*^①等等）和恩格斯（*Lage*^② 1845年）³⁸。

经典著作家不加区别地运用神和自然界这两个词的几个例子。（第398—399页）[835—836]

第402—411页[838—847]——关于宗教实质的绝妙的哲学上的（同时也是简单明了的）说明。

① 《新莱茵报》。——译者注

② 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者注

“宗教的秘密，归根到底只是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意志和不由自主的东西在同一存在物中相结合的秘密。”（第 402 页）^[839] 自我 和 非 我 在人身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人不了解，也不能了解自身的奥秘，因此就把自身分成没有‘非我’的‘自我’（人把它称为神）和没有‘自我’的‘非我’（人把它称为自然界）。”（第 406 页）^[842]

第 408 页^[844]——引用塞涅卡的一段绝妙的话（反对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把自然界变成了神。祈祷吧！——工作吧！^⑨（第 411 页^[846]）

自然界就是宗教上的神，不过这个自然界是思想上的存在物^①。“宗教的秘密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同一’，也就是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但这里所指的人和自然界是与真正的自然界和人类有区别的。”（第 411 页）^[847]

“人的愚昧无知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由于愚昧无知而失去根据和由于幻想而失去界限的自然力，就是神的万能。”（第 414 页）^[849]

……“把客观的本质看做主观的东西，把自然界的本质看做有别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看做有别于人的、非人的东西，——这

注意

注意

注意

很好!^②

很好!^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dankenwes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hr gut! ——译者注

绝妙的地方! // 就是神的存在, 这就是宗教的本质, 这就是神秘主义和思辨的秘密”……(第 415 页) [850]

费尔巴哈所说的思辨 = 唯心主义哲学。注意。

**注意
非常正确!**

“人在思维中把形容词和名词, 特性和本质分开来……形而上的神也不外是从自然界中引伸出来的最普遍的特性的汇集或总和, 可是人借助于想象力, 就是用这种同感性存在物、同自然界的物质分开来的方法, 重新把这个总和变成独立的主体或存在物。”(第 417 页) [852]

好极了
(反对黑格尔
和唯心主义)

把存在、本质^①变成特殊实在的逻辑((第 418 页) [852—853]——显然指的是黑格尔)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希望把超自然的存在变成物理的存在, 把主观的存在变成客观的存在, 把逻辑的或抽象的存在又变成非逻辑的、真实的存在, 这是多么的不聪明呵!”(第 418 页) [853]

说得妙!

……“‘那末存在和思维之间永远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吗?’是的, 但只存在于头脑中; 而在实际中这个矛盾早已解决了, 诚然, 它只是通过符合于现实而不是符合于你的幼稚的概念的方法来解决的, 就是说, 它是通过不少于五种感觉来解决的。”(第 418 页) [853]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Sein, das Wesen*。——译者注

Schr. // Menschen ist die überwältigende Unmöglichkeit zugrunde zu machen, die
Schr. // Erziehungskraft; die Naturwissenschaft, die die Unmöglichkeit ihres Handelns zeigt.
Schr. // In Thesen: "Der Menschen braucht, um die größte Menschheit" (414)

Schr. // "Das objektive Wesen als subjektiviert, das Wesen der Natur als
Schr. // von der Natur entzerrtes Sein, als menschliches Wesen, das Wesen des
Menschen als vom Menschen entzerrtes, als menschlich vermitteltes Sein
Schr. // in - das ist das metaphysische Wesen, das das Wesen des Religiösen" (415)
Schr. // "die das Gleichgewicht in Ewigkeit und Generation" (415)...

Schr. // (Cognitio et actio = log. gesis ist

W. // "Der Mensch treibt im Denken das Adjektiv vom Subjektiv,
V. // die Eigenschaft vom Wesen... Und der metaphysische Gott ist nicht
V. // als das Conquiduum, das Siegesgefühl des abgesiegten von den Natur
V. // erceptiven Eigenschaften, welches aber der Mensch in zwar dem in
V. // dieser Abtötung von den wirklichen Wesen, das Muttere die Natur
V. // vermittelst der Erziehungskraft werden in ein selbständiger ist
V. // ja d. Wesen verwandelt." (416).

W. // "Myß folgt nunmer lumen (418 - ohne Bezugnahme auf Bk 2) auf
W. // Bezeichnung des Sein, das Wesen Concupiscentia wird - "was
W. // Theoretisch ist es, die metaphysische Existenz zu einer physio-
W. // nalen, die subjektiv Existenz zu einer objektiven, die Logische
W. // d. abstrakte Existenz werden zu einer unabhängigen, wie
W. // eider Existenz machen zu wollen!" (417).

W. // "Also ist ein zweiter Riß in Wirkungsprinzipien bei i. Da
W. // es "z. B. Kindheit ein Kopf; aber in der Wirklichkeit ist es
W. // längst gefüllt, frischlich nur auf der der Wirklichkeit, wie
W. // diesen Kleinkörpern entsprechende Weise, so zwar zu
W. // Cökt durch nicht weniger als fünf Jahre" (418).

Bm 3: // 428. Soñt ce qui n'est pas dans, mais que d.h. dont ce qui n'est
pas dans, und zum Logisch-Technisch. old
W. // 431 - 435 Off. vor dem 1933 für seinen jugendlichen Kampf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

一书摘要》(1909年)的手稿一页

(按原稿缩小)

第 428 页 [862]: 一切非神之物等于乌有, 也就是
说, 一切非我之物等于乌有^①。

说得好!^②

第 431—435 页 [865—869] 非常好的地方 (引用
伽桑狄的一段精彩的话): 特别是第 433 页
[867], 神 = 关于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
的形容词(没有物质的)的汇集。

注意

第 435 页 [868—869] “头脑是宇宙的众议院”

注意

——当我们的头脑充满了抽象概念、类概念^③时, 我们自然就会“从普遍”引伸出
(ableiten)“个别, 也就是从神”引伸出“自
然界”来。

个别和一般
= 自然界和神

第 436—437 页 [870]: (注释 №16)。我并不反
对君主立宪政体, 但“直接对理性说来”只
有民主共和国才是“‘符合人的本质’的国
家形式”。

哈哈!!

……“顺便说说, 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
它预计到读者也有智慧, 它不把一切都说出来,
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界
限, ——只有在这些关系、条件和界限都具备时
说出来的那句话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第
447 页) [880]

肯切!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out ce qui n'est pas Dieu, n'est rien, т. е. tout ce qui n'est pas Moi, n'est ri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ien dit!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attungsbegriffen。——译者注

费尔巴哈对他的批评者 *von Schaden*^① 教授(第 448—449 页) [880—881] 和 *Schaller*^② (第 449—450—463 页) [882—883—894] 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

注意

“存在和自然界”，“思维和人”

……“要知道我确定不移地用自然界代替存在，用人代替思维”，就是说，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具体的东西——用戏剧性的心

理^③ 来代替(第 449 页) [882]。

这就是为什么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④ ——是狭隘的。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说得好！

关于哲学
唯物主义原理
的问题

“耶稣会教义是我们的思辨哲学家的不知不觉的原型和理想。”(第 455 页) [888]

“思维把现实中非连续性的东西看做连续性的东西，把生活中无限的多次的东西看做同一的单次的东西。对思维和生活(或现实)之间的不可磨灭的本质差别的认识，就是思维和生活中一切智慧的开端。在这里，只有差别才是

① 冯·沙登。——译者注

② 沙列尔。——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dramatische Psychologie*。——译者注

真正的联系。”(第 458 页)[890]

||

第 8 卷终

第 9 卷是《诸神世系学》(1857)⁴¹。我翻阅了一下，里面似乎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应当把第 320 页第 34 节、第 36 节(第 334 页)及以后几节通读一遍。注意第 36 节(第 334 页)，从浏览中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到处都是用来证实费尔巴哈前面说过的话的引语。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⁴²

写于 1914 年 9—12 月

1929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9 卷

按手稿刊印

Bern: Log. I. 175^①

Hegels W erke^②

第一卷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③

第二卷 精神现象学

第三卷至第五卷 逻辑学

第六卷至第七卷 哲学全书(第一、二部)

第八卷 法哲学

第九卷 历史哲学

第十卷 美学(三部)

第十一卷至第十二卷 宗教史

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 哲学史

第十六卷至第十七卷 综合文集

第十八卷 哲学入门

第十九卷 黑格尔往来书信集(第一、二部)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黑格尔全集》。——编者注

③ 哲学论文。——编者注

黑格尔全集⁴³

全部标题

黑格尓全集

第三卷(1833年,柏林)(共468页)

《逻辑学》⁴⁴

第一部 客观逻辑

第一册 存在论

(伯尔尼: Log. I. 175)

“死者的一群
友人马尔海奈
凯、舒尔兹、甘
斯、恒宁格、霍
多、米希勒、费
尔斯特所编印
的全集”。

第一版序言

第3卷第5页^①[V, 2]^②——关于逻辑学说
得很妙:这是一种“偏见”,似乎它是“教人思维”
的(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

……“逻辑学构成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
的、思辨的哲学”……(第6页)[3]

……“哲学不能由一门从属的科学——数
学——取得自己的方法”……(第6—7页)[4]

“而这样的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
着的内容本性,并且正是内容的这个反思本
身第一次确定并产生出这个内容的规定。”(第
7页)[4]

^① 指《黑格尓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尓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

“悟性(Verstand)提出规定(bestimmt)”，理性(Vernunft)加以否定，理性是辩证的，因为它把悟性的规定化为无(“in Nichts auflöst”)。(第7页)[4]二者的结合，——“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悟性”(第7页)[4]=积极的。

对“简单的东西”的否定……“精神的运动”
……(第7页)[4]

“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第7—8页)[4]

(“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实的认识、不断认识、从不知到知的^①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特色!

意识的运动，“有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本质的本性(Natur der reinen Wesenheiten)为基础的”。

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

第一版序言到此为止。

① 手稿中在“从不知到知”这几个字上面杠了一条横线，大概是代替着重号的。——编者注

第二版序言

“对思想的王国作哲学的描述，也就是说，从它自身的（注意）内在活动或者（都是一样）从它的必然（注意）发展去描述它”……（第 10 页）[6]

出色！

“已知的思想形式”是重要的开端，也是“没有生命的骨骼”^①（第 11 页）[6]。

需要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骨骼^②，
而是活的生命。

思维和语言的联系（其中提到中国语言以及它的不发达；第 11 页[7]），名词和动词的形成（第 11 页）[7]。在德语中，有时候一些词具有“相反的意义”^③（第 12 页）[7]（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对思想来说是快事”……

物理学中力的概念——以及两极性（“不可分离地（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联系着的对立面”）（第 12 页）[8]。从力到两极性的过渡是到“高级思维关系”^④的过渡（第 12 页）[7—8]。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eblosen Knochen eines Skelett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eblose Knoch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gegengesetzte Bedeutung”。——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kverhältnisse”。——译者注

自然和“精神”的东西”^①

注意再看第 11 页[7]……“但是，如果一般地把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而跟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那就应当说：逻辑的东西倒是超自然的东西”……

逻辑的形式是大家知道的^②，可是……“知道了的东西还不因此就是认识了的东西”^③（第 13 页）[8]。

“无限的进步”，即“思维形式”的“摆脱”素材（von dem Stoffe）、表象、愿望等等，即一般性的东西的提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认识……的开端。

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第 13—14 页）[9]他又说：埃及祭司的闲暇，是数学科学的开始（第 14 页）[9]。要从事“纯粹思想”，先得通过“人类精神必须经过的遥远途程”。在这样的思维中

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

“那推动着民族和个人的生活的利益沉默了”（第 14 页）[9]。

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④（在另一个地方是“抽引出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geistig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bekanntes sind。——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s bekannt ist, darum noch nicht erkannt!”。——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breviaturen。——译者注

的东西”^①（第 15 页）[10]。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在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制作中，在思想的创造和交流中”）为人们服务^②（第 15 页）[10]。

“关于我们的感觉、意欲、兴趣，我们确实没有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倒是把它们看做独立的力量和权力，因而我们自身就是这些东西。”（第 15 页）[10]

关于思维形式（Denkformen），也不能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因为它们“贯穿着我们的一切表象”（第 16 页）[10]，它们是“一般性的东西本身”。

思维对兴趣
和意欲……
的关系

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参看下文

——“主观思维”和“事物本质自身的客观概念”的对立。我们不能“超出事物的本性”（第 16 页）[11]。

反对“批判哲学”的评语（第 17 页）[11]。
批判哲学把“三项”（我们、思维、事物）之间的关系设想成这样：我们把思维置于事物和我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pitomier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n en。——译者注

反对
康德主义

们的“中间”，这个居中者不是把我们和事物“结合起来”(zusammenschließen)，而是“隔离开来”(abschließt)。对于这一点，黑格尔说，必须回答以“简单的评语”：“这些好象站在我们思想的彼岸(jenseits)的事物，其本身就是思想之物(Gedankendinge)”……“所谓自在之物只不过是空洞抽象的、思想之物”^①。

在我看来，论据的要点如下：(1)在康德那里，认识把自然界和人分隔(隔离)开来；而事实上认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2)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的“空洞的抽象”代替了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运动^②。

康德的自在之物^③是空洞的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和实质^④相符合的抽象：“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实质本身”^⑤，——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 Gedankending der leeren Abstraktion。——译者注
-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ang, Bewegung。——译者注
-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译者注
-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Sache。——译者注
-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objective Begriff der Dinge die Sache selbst ausmacht”。——译者注

认为思维形式只是“供使用”的“手段”^①，这是不对的(第17页)[11]。

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的形式”^②，“Formen, die nur *an dem* Gehalt, nicht der Gehalt selbst seien”(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17页)[12]……

注意

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③，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所以黑格尔注意“关于一切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的思想”，注意“实体性的内容”……(第18页)[12]

——“任务就在于，要意识到鼓舞精神、推动精神并在精神中起作用的这个逻辑的本性。”(第18页)[12]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ittel”“zum Gebrau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e Form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haltvolle Formen。——译者注

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

“本能的活动”(instinktartiges Tun)“分散在无限多样的材料中。”相反地，“智力的和意识的活动”把“动因的内容”(den Inhalt des Treibenden)“从它和主体的直接统一中”分出来，使之“成为它”(主体)“面前的对象”。

“在这面网上，到处有牢固的纽结，这些纽结是它的”[精神或主体的]“生活和意识的据点和出发点”……(第 18 页)[12—13]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真理是无限的”(第 19 页)[13]——真理的有限性是它的否定，是“它的终结”。如果形式(思维形式^①)被看做“不同于内容并且仅仅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kformen。——译者注

是附着于内容的”形式(第 19 页)[13]，那末形式就不能够把握真理。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第 19 页)[13]和“嘲笑”(第 20 页)[14]。同一律， $A = A$ ，是“不堪忍受的”^① 空洞(第 19 页)[14]。

不应该忘记：这些范畴“在认识中有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们还是应当有自己的意义”(第 20 页)[14]。但是作为“毫无所谓的形式”，它们就会成为“谬误和诡辩的工具”(第 20 页)[14]，而不是真理的工具。

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而且应当对“内容”^② 进行“思维的考察”(第 20 页)[14]。

注意

“随着这样地对内容作逻辑的思考”，于是成为对象的就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概念^③。

注意

不是事物，而是事物运动的规律^④，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

……“逻各斯，即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第 21 页)[15]。

在(第 22 页)[15]开头，逻辑的对象用下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erträgl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Inhal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e Dinge, a die Sache, der Begriff der Dinge。——译者注

^④ 手稿中在“规律”和下一段的“逻各斯”之间有一箭头相连。——编者注

几个字表述出来：

思维按其必然性的“发展”

…“Entwicklung des Denkens in seiner Notwendigkeit”.

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变易(das Werden))(不要其他东西)，引伸出范畴(不是任意地或机械地搬取)(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证明}(第 24 页)^[17]，——因为在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第 23 页)^[17]。

导言：逻辑的一般概念

通常把逻辑这门“关于思维的科学”理解为“认识的单纯的形式”(第 27 页)[20]。

黑格尔驳斥这种观点。反对自在之物^①即“某种完全在思维的彼岸的东西”(第 29 页)[21]。

思维形式似乎“不适用于自在之物”(第 31 页)[24]。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真正的认识——是荒谬的^②。而理智^③不也是自在之物吗？(第 31 页)[24]

“比较彻底的先验唯心主义认为，还被批判哲学所保留着的 自在之物 这个幽灵、即这个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影子是毫无价值的，并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它。此外，这种哲学（费希特的？）开始试图使理性从自身中引出自己的规定。但是这种尝试的主观立场使它不能得到实现。”(第 32 页)[25]

逻辑形式是僵死的形式^④——因为它们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gereimt wahre Erkenntni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stand。——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odte Formen。——译者注

有被看成“有机的统一”(第 33 页)[25], “它们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统一”(同上)。

在《精神现象学》中, 我考察了“意识, 即处在从它和事物的最初直接矛盾 (Gegensatz) 起到绝对知识的运动中的意识 (第 34 页)[26]。这条道路经过了意识对客体的关系的一切形式”……

“作为科学, 真理是发展着的纯粹的自我意识”……(第 35 页)[27]“是客观的思维”……“概念本身是自在和自为的东西”(第 35 页)[27]。(第 36 页[28]: 僧侣主义、神、真理的王国等等。) 第 37 页[29]: 康德给予“逻辑的规定”以“本质上主观的意义”。但是“思维的规定”却有“客观的价值和存在”(第 37 页)[29]。

旧逻辑遭到了轻视^① (第 38 页)[30]。要求改造……

第 39 页[30]——旧的形式逻辑——正象用碎片拼成图画的儿戏 (遭到了轻视^②; (第 38 页)[30])。

第 40 页[32] 哲学的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 (不是数学的方法, *contra Spinoza, Wolff und Andere*^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eracht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 Verachtung gekommen。——译者注

③ 和斯宾诺莎、沃尔弗等人相反。——编者注

第 40—41 页[33]：“因为方法就是对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觉识”

注意

往下第 41 页[33]全是对于辩证法的很好的说明。

“es ist der Inhalt in sich, die Dialektik, die er an ihm selbst hat, welche ihn fortbewegt”.(第 42 页)[34]

“把一个现象领域向前推进的，是这个领域的内容本身，是它（这个内容）在（an）自身中所具有的辩证法”（也就是它自身运动的辩证法）。

“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东西”（第 41 页）[33]——否定是某种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①（第 43 页）[35]，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②。

注意

于是，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

(1)“联系的必然性”

和

(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es inneren, notwendigen Zusammenhang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Übergang”。——译者注

非常重要!! 据我看来, 这就是下面的意思:

1. 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
2.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在巴门尼德篇⁴⁵中柏拉图辩证法的缺陷。

“通常把辩证法只看做一种外在的、否定的行动, 这种行动和事物本身无关, 只是由于虚荣心——想动摇和瓦解稳固的和真实的东西的一种主观欲望而引起的, 或者至少把辩证法看做这样一种东西, 它会导向无, 即表明辩证地考察的对象是空洞无物的。”(第 43 页)[35]

(第 44 页)[35]——康德的巨大功绩, 就是他使辩证法脱离了“随意性的假象”^①。

两个重要的东西:

(1) 假象的

井

客观性^②

(注意: 不清楚,
回头再看!!)

(2) 矛盾的必然性^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n Schein von Willkür”。——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Objektivität des Schein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Notwendigkeit des Widerspruchs。——译者注

自己运动着的灵魂^①……（“内在的否定性”）……“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生命力原则”（第 44 页）[36]。

#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假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假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②是客观的，而且假象^③也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

辩证的东西 =

= “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第 45 页 [37] 逻辑象文法的地方就在于：文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本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种科学又反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逻辑便提供“这种丰富性”（关于世界的表象的丰富性^④）“的本质，提供精神的和世

微妙而深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lbstbewegende Seel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s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ei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Reichtums der Weltvorstellung。——译者注

界的内在本性”……(第 46 页)[38]

参看《资本论》

“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第 47 页)[38]

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 好极了!①

很好的比较
(唯物主义的)

“——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各种科学的
经验的总结”

注意

“本质”“其
他一切知识的
根本内容”

因此，逻辑的东西也只有当它成为科学经验的结果时才能得到对自己的真正评价；这时对于精神来说它才是一般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作为个别的知识来跟其他的对象和实在性并列起来，而是构成这其他一切内容的本质”……
(第 47 页)[38—39]

“逻辑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第 47 页)[39]，
这个王国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
(第 50 页)[41]——……“不是抽象的、僵死的、
不动的，而是具体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 ——译者注

典型的特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

(第 52 页) [43] 附注……康德哲学的结果……：

“理性不能认识真理性的内容，至于要达到
绝对真理，那只有求诸信仰”……

康德：限制
“理性”和巩
固信仰⁴⁶

(第 53 页) [44] 再一次提到自在之
物 = 抽象、抽象思维的产物。

第一册
存 在 论

科学应该从何开始?

(第 59 页)①[49]②……(顺便提一下③)“认识的本性”(同上,第 61 页[51])

逻辑的主题。
和现今的
“认识论”
比较。

(第 60 页)[50]……“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

注意

(1) 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
唯物主义。

(2) 一切都是经过中介(vermittelt),
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
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

(第 62 页)[52]“逻辑是纯粹的科学,也就是说,
全面发展中的纯粹的知识”……

第一行是荒谬的。
第二行是天才的。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3 年柏林德文版第 3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5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passant。——译者注

从何开始? “纯存在”(Sein)(第 63 页)[53]——“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 是开端。“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

注意

(第 66 页)[55]……(认识的①)“发展”……

“必须由事物的本性和内容自身来规定”……

(第 68 页)[58]开端在自身中包含着“无”② 和“存在”③, 它是二者的统一:

……“正在开始的东西还不存在, 它只是走向存在”……(从 非存在 到 存在: “非存在同时也就是存在。”)

关于绝对的呓语 (第 68—69 页)[58—59]。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 黑格尔学说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⁴⁷)——就是说, 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

(第 70—71 页)[60—61]哲学不能从“自我”开始。
没有“客观的运动”(第 71 页)[6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Erkennen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icht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in”。——译者注

第一篇 规定性(质)

(第 77 页) [66] 纯存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规定^①已经是质^②。)

存在——无——变易^⑤

“纯存在和纯无是……一个东西。”(第 78 页)[67]

(第 81 页 [70]: 这似乎是“奇谈怪论”。) 它们的结合是变易。

“一方直接消失在另一方之中的运动”……

无是同某物^⑥对立的。但某物已经是规定的存在，异于另外的某物，而这里所讲的是简单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stimm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Qualität。——译者注

^③ 存在。——编者注

④ 现有的存在。——编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in—Nichts—Werden。——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m *Etwas*。——译者注

无(第 79 页)[68]。

(埃利亚派和巴门尼德，特别是前者，达到了存在这个抽象概念。)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在流动”(第 80 页)[69]……这就是说：“一切都是变动。”

从无中什么都不产生吗？①从无中产生出存在(变动)……

(第 81 页)[70]：“在现实或思想的每个(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实例中都不难发现存在和无的这种统一”……“在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存在和非存在这两者。”反对意见则悄悄地塞进规定的存在②(我有一百元或者没有)第 82 页末[71]，——可是这里并不是指这一点……

“整个世界的必然联系”
……“一切事物的相互规定
的联系”

“规定的、有限的存在，是和其他某物有关系的存在；这是这样一种内容，它跟其他的内容、跟整个世界处于必然性的关系中。就整体的相互规定的联系来看，形而上学是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的(实质上是同语反复)：如果一粒微尘被破坏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溃。”(第 83 页)[72]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x nihilo nihil fit?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immtes Sein。——译者注

(第 86 页)[75]: “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

注意

听起来很象唯物主义！

第 91 页[80]: “变易既是存在的、也是非存在的现实。”……“转化也就是变易”……(第 92 页末)[81]

第 94 页[83]“巴门尼德和斯宾诺莎一样，认为不可能从存在或绝对实体向否定的、有限的东西转化。”

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分性(第 90 页[79]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提供转化、变易。

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 = 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不是这样吗？^①

(第 92 页[81]: “对于 经过中介的 存在，我们保留 实存 这个名称。”)

第 102 页[90—91]: 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从 存在 和 一 的转化 = “外在的反思”^②。

第 104 页[93]: 据说，黑暗就是没有光明。但是“在纯粹光明中就象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 etwa?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e Reflexion”。——译者注

第 107 页 [96] ——引证那在消失过程中的无限小的量……

注意 // “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存在和无之间的中间状态。”

“开端的不可理解性”^①——如果 无 和 存 在 是 相互排斥的话；但这不是辩证法，而是 诡 辩^②。（第 108 页）[96]

“因为 诡 辩 是 依 据 未 加 批 判 和 反 复 思 考 的 毫 无 根 据 的 前 提 而 发 的 论 述。而 我 们 称 之 为 辩 证 法 的 是 高 级 的 理 性 运 动，在 这 种 运 动 中，那 些 看 起 来 似 乎 是 完 全 分 开 的 规 定 通 过 自 己，通 过 它 们 本 身 而 相 互 转 化，前 提 则 被 扬 弃。”（第 108 页）[96]

变易。它的环节：产生和消灭^③。（第 109 页）[97]

变易的扬弃——现有的存在^④。

具体的、规定的存在(?)

第 110 页 [98]：扬弃 = 结束

= 保持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begreiflichkeit des Anfang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phisterei。——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stehen und Vergehe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ufheben des Werdens—das Dasein。——译者注

(同时保存)①

第 112 页 [100]: 现有的存在是规定的存在^②

(注意 第 114 页 [102] “具体的”^③), ——与他物有分别的质, ——可变的和有限的^④。

注意

第 114 页 [103] “规定性, 作为存在着的规定性而单独就其本身来看, 就是质”……“作为存在的东西而被区别开来的质, 就是实在性。”(第 115 页) [103]

第 117 页 [106]……“规定性就是否定”……

(斯宾诺莎)任何规定都是否定^⑤, “这个原理有无限重要的意义”……

第 120 页 [108]: “某物是第一个对否定的否定”……

这里的叙述
断断续续, 而且
非常模糊。

抽象的和晦涩的黑
格尔主义^⑥ ——恩
格斯语。

第 125 页 [113--114] ——……两对规定: (1)“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fheben=ein Ende machen=erhalten(aufbewahren zugle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ein ist bestimmtes Sei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 Konkrete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eränderlich und endlich*。——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pinoza*)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strakte und abstruse Hegeleri*。——译者注

物和他物”；（2）“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

第 127 页 [115]——**自在之物**^①是“非常简单的抽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在之物，——这句话似乎是明智的。自在之物是摆脱了一切规定 [为他的存在^②] 的抽象，是 [摆脱了一切对于他物的关系的抽象]，即无。因此，自在之物“无非是不真实的、空洞的抽象”。

注意

好极了!!^③
如果我们问什么是**自在之物**，那末问题本身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着不可能回答的成分了^④……（第 127 页）[116]

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及其转化成为他之物（参看恩格斯^⑤）。自在之物一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既“自在”，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

康德主义 =
形而上学

第 129 页 [117]附带记下：辩证的哲学思维，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也包括批判的哲学思维在内）”所不知道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in-für-Andere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hr gut!!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 ist in die Frage gedankenloser Weise die Unmöglichkeit der Beantwortung gelegt。——译者注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在读黑格尔时①……

第 134 页 [122—123]：“界限（是）简单的否定或最初的否定”（某物②，任何某物都有自己的**界限**），“而他物则同时是否定的否定”……

第 137 页 [125]：“Etwas mit seiner immanenten Grenze gesetzt als der Widerspruch seiner selbst, durch den es über sich hinausgewiesen und getrieben wird, ist das **Endliche**”。

（某物，从其内在界限的观点上——从其自身矛盾（这个矛盾推动着它 [这个某物] 并使它超出自己的界限）的观点上来看，就是有限的。）

当人们说事物是有限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承认：事物的非存在是它们的本性（“非存在即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 lisant Hegel。——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Etwas。——译者注

是它们的存在”。

“它们”(事物)“存在着,可是这个存在的真理就是它们的终结。”

注意

在读黑格尔时^①, 关于辩证法的思想

机智而且聪明! 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 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 它们之中有着运动。有限的? ——就是说, 向终极运动着的! 某物? ——就是说, 不是他物。一般存在? ——就是说, 是这样的不规定性, 以致存在 = 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 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 ——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 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 就是辩证法, 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第 139 页 [127] —— 据说: 无限和有限是对立的?

(见 第 148 页 [136—137]) (参看 第 151 页
[139])

第 141 页 [129] —— 应有与界限^②是有限的^③
环节。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lisant Hegel。——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ollen und Schranke。——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Endlichen。——译者注

第 143 页 [132]——“在应有中开始了对有限性的超出，即开始了无限性。”

第 143 页 [132]——据说：理性是有其界限的。

“在这种说法中，没有意识到下面这一点：正是当规定某物为界限时，就已经在超出这个界限了。”

好极了！

第 144 页 [132—133]：石头不思维，因此它的局限性 (Beschränktheit) 对它说来不是它的界限 (Schranke)。但石头也有自己的界限，例如：它如果“是一种能够发生氧化作用的盐基”，氧化性就是它的界限。

石头的进化^①

第 144—145 页 [133]：——(人的)一切东西都超出界限(欲望、疼痛^②等等)，而理性，请看，“是不能超出界限的”！

“但是，当然，并非随便怎样地超出界限，……都是真正地摆脱贫界！”

如果磁石也有意识，它就会认为自己的指向北方是自由的(莱布尼茨)。——不，那时磁石会知道空间的一切方向，并且会认为仅仅一个方向乃是自己的自由的界

^① 在手稿中，“Эволюция”(进化)一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и”而不是“я”。——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ieb, Schmerz。——译者注

限、乃是对自己的自由的限制。

事物本身、
自然界本身、
事件进程本身
的辩证法

第 148 页 [137]……“有限自身的本性，就是超越自己，否定自己的否定，并成为无限”……使有限转化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 (fremde) 力量 (Gewalt) (第 149 页) [137]，而是它(有限)的本性 (seine Natur)。

第 151 页 [139]：“恶无限性”^① 是这样一种无限性，它在质上和有限性对立，和有限性没有联系、和有限性隔绝，似乎有限是此岸^② 的，而无限则是彼岸^③ 的，似乎无限站在有限之上，在有限之外……

第 153 页 [142]：而事实上它们(有限和无限)是分不开的^④。它们是统一的 (第 155 页) [143—144]。

——
应用于原
子和电子
的关系。
总之就是
物质的深

第 158—159 页 [147]：……“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是它们的外在的并列，也不是不适合的、与它们的规定相对立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联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分开的和对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因而也是不相容的，——相反地，这个统一中每一个的自身都是这种统一，每一个只是自身的扬弃，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lechte Unendlichkei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seit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enseit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e sind untrennbar*。——译者注

且无论哪一个对另外一个而言都没有自在的存在和肯定的现有的存在的优越性。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限性只不过是对自身的超出；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者”……

……“但是，无限的前进表现着某种”（较之有限和无限的简单比较）“更多的东西，其中并设定了被区别者的联系（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第 160 页）[148]

第 167 页 [155] “思辨思维的本性……完全在于：在对立环节的统一中把握它们。”

无限怎样达到有限这个问题，有时被认为 是哲学的本质。但是这个问题归结为阐明 二者间的联系……

第 168 页 [156] ……“关于其他的对象，也需要有 一定的修养才能提出问题，关于哲学的对象尤其如此，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得到这 样一个回答：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对他者的关系消失了，剩下的是对自己的 关系。

第 173—174 页 [161—162]： *Fürsichsein*（自为的 存在）= 无限的存在、完成的质的存在。 质达到了顶点(auf die Spitze)就成为量。

远的无限 性……

无限的前进的
(一切部分的)
联系

说得好！①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译者注

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第 181 页)

[169]“停留在现有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的二元论”((不清楚))“上面”……

就是说，没有自在之物（下一句话提到它）到现象的过渡？没有客体到主体的过渡？

为什么自为的存在是一^①，我不明白。依我看来，在这里黑格尔是非常晦涩难懂的。

注意：
自己运动^⑤

一 是原子^②(和虚空)的古老的原则。虚空之被认为是运动的泉源^③ (第 185 页) [173]，不仅在于地方空着这个意思，而且还包含有^④“更深一层的思想：在否定的东西中一般都包含着生成的根据，自己运动的不安的根据”(第 186 页) [173]。

第 183 页 [170]：“作为总体的自为的存在的观念性就这样地首先变为实在性，而且变为最抽象、最牢固、作为一的实在性。”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бесов*。——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Quell der Bewegung*。——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hüllt*。——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lbstbewegung*。——译者注

高深莫测……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①。

第 189 页 [177]——注释。莱布尼茨的单子。莱布尼茨的一^②的原则及其不完满性。

看来，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

第 193 页 [181]……“有一句古代格言：一即多，特别是多即一”……

第 195 页 [183]……“一和多的差别被规定为二者的相互关系的差别，这种相互关系又分为两种关系：排斥 和 吸引”……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überschwengli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译者注

一般说来，黑格尔之所以用得着自为的存在^①这一套东西，部分地想必也是为了引伸出“质是如何转化为量的”（第199页）[187]——质是规定性、自为的规定性、设定的东西^②，是单位，——这些东西给人一种非常勉强而又空洞的印象。

注意第203页[190]那句不无讽刺的评语，它反对

“对经验加以反思的认识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起初在现象中感知某些规定，然后把这些规定作为基础，并且为了所谓说明它们而采用相应的基本质料或力量。这些质料或力量是应当产生这些现象的规定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sichsei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setzte。——译者注

第二篇 量

康德有四种“二律背反”。事实上 每个概念、每个范畴 也都是二律背反的（第 217 页）
[205]。

“古代怀疑论不辞辛苦地指出它在科学中
所发现的一切概念中的矛盾或二律背反。”

怀疑论在哲学
史上的作用

黑格尔颇为挑剔地（和机智地）分析康德，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康德在结论中只是重述在
前提中讲过的东西，即 重述 连续性① 和 非连
续性② 这些范畴。

由此只能得出：“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
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
的。这就是对这两个规定的真正辩证的看法，
也是它们的真正结果。”（第 226 页）[214]

真正的辩
证法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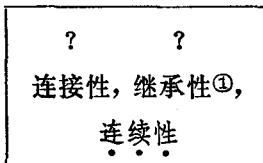
第 229 页 [217]：“非连续性 也象 连续性 一样是
量的环节”……
(如何翻译？分离性④，分割性？)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ontinuitä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skretion*。——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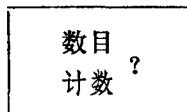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hrhafte Dialektik*。——译者注

④ “分离性”一词在手稿中已被删去。——编者注



第 232 页 [219]: “规定的量,首先是指那具有某种规定性的或者就是具有界限的量——在具有完备的规定性时就是数”……

第 234 页 [221]: “数目和单位是数的环节。”



第 248 页 [235—236]——这里讲的是关于数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关于 Pythagoras^② 等等讲得很多）。

其中有一句中肯的评语：

“思想的规定性愈丰富,它的关系也就愈丰富,因而,思想通过数这种形式表述出来时,一方面就会愈加紊乱,另一方面就会愈加随意和没有意义。”(第 248—249 页) [236] ((对思想的评价: 规定性丰富, 因而关系也就丰富。))

在分析康德的二律背反(世界没有始因, 等等)时, 黑格尔又过分详细地^③证明了这一点:

① “连接性”和“继承性”两词在手稿中已被删去。——编者注

② 毕达哥拉斯。——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Längerer。——译者注

在前提中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已经证明了的东西。（第 267—278 页）[255—267]

往下，对于从量到质的转化所作的抽象理论的说明是如此的晦涩，竟令人莫名其妙。回头再看！！

第 283 页 [271]：数学中的无限。直到今天，其立论的根据只在于结果的正确性（“这是由其他根据来证明的”^①），……而不在于对象的明显性 [参看恩格斯⁴⁹]。

注意

第 285 页 [273]：在计算无限数的时候，某些（明显的）误差是撇开不管的，但所得的结果却仍然不是相近的而是完全准确的！

第 285 页 [273]：虽然如此，还是要找一个立论的根据^②——“并不完全是无谓之举”，“并不象要求证明有使用自己的鼻子的权利那样”的无谓之举”⁵⁰。

黑格尔的回答是复杂的、晦涩的^③等等。这里讲的是高等数学；参看恩格斯论微分和积分⁵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lche aus sonstigen Gründen erwiesen is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chtfertigung。——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us。——译者注

有意思的是黑格尔附带写出来的意见——“先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主观的和心理的”……“先验的，就是在主体之中。”
 (第 288 页) [276]

第 282—327 页 [270—314] 及以下各页——

第 379 页 [363]

在这里极详细地研究了微分和积分，引证了 Newton, Lagrange, Carnot, Euler, Leibniz etc. etc.^① 的话，这些引证表明黑格尔对于无限小的这种“消失”、这种“存在和非存在的中间物”是如何地感到兴趣。不研究高等数学，这一切是无从理解的。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 Carnot 那本书的标题：
 «Réflexions sur la Métaphysique du calcul infinitésimal»!!!^②

关于比例^③ 概念的发挥 (第 379—394 页) [363—379] 是非常晦涩的。只摘出第 394 页 [378—379] 上关于 符号 的意见：一般地对于符号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反对一切符号论”时要指出：符号论有时是“不去把握、揭示、证明

① 牛顿、拉格朗日、卡诺、欧勒、莱布尼茨等人。——编者注

② 卡诺：《关于微积分的形而上学的探索》!!! —— 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hältnis。——译者注

概念的规定”(Begriffsbestimmungen)“的方便手段”。而哲学的任务却正是在于把握、揭示、证明概念的规定。

“力、实体性、原因和结果等等普通规定，也同样地只是一些符号，用来表达例如生命的或精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关系说来，就是一些不真实的规定。”(第394页)[379]

注意？

第三篇 度

“在度中结合着抽象地表现出来的质和量。存在的本身是规定性的直接的自我等同。规定性的这个直接性扬弃了自己。量就是如此地复归于自身中的存在，以致它是简单的自我等同，是对规定性的漠不相关。”（第395页）[380]第三项——度。

康德引用了样态的范畴（可能、现实、必然），黑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

“这种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象对思维的关系。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思维就是实质上在自在之物以外的某物……其他范畴所固有的客观性是样态诸范畴所没有的。”（第396页）[380]

顺便提一下①：（第397页）[381—382]

印度哲学，其中梵天转化为湿婆天（变化=消失，发生）……

各民族把度神化了（第399页）[383]。

? 度过渡到本质（Wesen）。

（在度的问题上，提一下黑格尔顺便讲的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 passant。——译者注

个意见不是没有趣味的，他说：“在发达的市民社会里，许多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个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第 402 页）[386]

关于渐进性 (Allmählichkeit) 这个范畴的问题，黑格尔说：

“为了使人能设想或说明某质或某物的消失，是很容易求助于渐进性这个范畴的，因为这样，消失就显得几乎是在眼前发生的。因为规定的量既被当做外在的、本性上变化的界限，变化作为仅仅是量的变化，也就自然可以被理解了。但实际上，这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变化，按其本质而言，同时也是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化，或者抽象一点说，是从现有的存在向不存在的转化，在这里包含着不同于渐进性中所包含的规定，渐进性不过是减少或增多，不过是片面地注意于大小。

“但是，那表现为纯粹的量的变化也会转化为质的变化，——古人已经注意到它们的这个联系，并且用通俗的例子来表明由于不知道这一点而发生的矛盾”……（第 405—406 页）

[389—390] (“秃头”：拔去一毛；“谷堆”——取去一粒……）（在这里）“被驳斥的是” das einseitige Festhalten an der abstrakten Quantumsbestimmtheit (“片面地注意于量的抽象规定”也就是不估计全面的变化和具体的质）[[1]]

注意

等等)……“这些词句因此不是空洞的或学究式的玩笑,它们本身是正确的,并且是对思维中所发生的现象感到兴趣的意识的产物。

当量被看做无足轻重的界限时,它就是使存在着的某物遭受意外袭击和毁灭的那一个方面。概念的狡猾正在于:它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去把握存在着的某物,这个方面好象与存在着的某物的质无关,而且无关到那样一个程度,以至那种给国家、所有者招致不幸的国家的扩大、财产的增加等等,起初甚至还显得是它们的命运。”(第 407 页) [391]

规律或度^①

“认识到自然界的经验证数,例如行星的相互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是,更伟大得无比的功绩却是使经验的规定量消失,把它们提高到量的规定的普遍形式,使得它们成为规律或度的环节”;伽利略与刻卜勒的功绩……“他们指出观察所得的全部细节是符合于他们所发现的规律的,这样就证明了这些规律。”(第 416 页) [400—401]然而还得要求对这些规律作出更高级的证明^②,使得这些规律的量的规定能从质或相互关联着的一定的概念(如时间和空间)的方面^③来被人认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setz oder Maß。——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höheres Beweis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Qualitäten oder bestimmten Begriffen, die bezogen sind (wie Raum und Zeit)。——译者注

度的这些概念，如特殊的量^①，实在的度^②（其中包括亲和力^③——例如化学元素、音调），其发展是极晦涩难懂的。

关于化学的长篇注释，包括反对 Berzelius^④ 及其电化学理论的论战。
(第 433—445 页) [417—429]

“度量关系交错线”(Knotenlinie von Maß-verhältnissen)——量到质的转化……渐进性和飞跃。

注意

又，第 448 页 [432]，没有飞跃，渐进性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注意

在黑格尔的注释中，往往都是事实、实例、具体的东西（因此，费尔巴哈有一次嘲笑道：黑格尔把自然界放逐到注释中去了。费尔巴哈全集第 2 卷，页数不详）⁵²。

第 448—452 页 [432—436]，把一个注释冠以标题并列在目次中（不是在本文中！！学究气！！）：“这种交错线的实例；自然界似乎没有飞跃。”

飞跃！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pezifische Quantität。——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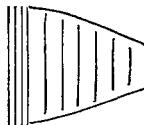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ales Maß。——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hlverwandtschaften。——译者注

④ 柏采留斯。——编者注

所举的例子就是：化学，音调，水（蒸汽、冰）——第 449 页 [433—434]——诞生和死亡。

渐进过程
的中断



Abbrechen der Allmählichkeit
(第 450 页) [434]。

飞跃!

“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通常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产生和消灭，就会象前面讲过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发生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们了。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质转化为量和从量转化为质，是向他物的交易，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相对立的、有质的不同的他物。水经过冷却并不是逐渐地变成坚硬的，并不是先成为胶状，然后再逐渐地坚硬到冰的硬度，而是一下子就变成坚硬的。在水已经达到了冰点以后，如果仍旧在静止中，它还能保持液体状态，但是，只要稍微振动一下，就会使它变成固体状态。

“关于发生的渐进性的假设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正在产生的东西，是已经感性地存在着或根本在现实中就存在着的，仅仅由于太小而还不能被人感知；同样，关于消失的渐进性的假设，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非存在或代替正在消失的东西的他物也是存在着

的，但还看不出来。——而且，这里所谓存在着并不是指：在现存的某物中已经包含他物于自身，而是指：他物已是现有的存在，只是还看不出来而已。因而，发生和消失一般地都被扬弃了，或者换句话说，自在的东西、内部的东西（就是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现有存在的某物）成了微小的外部存在，而本质的差别或概念的差别则成了外部的差别，仅仅是量的差别。——用关于变化的渐进性的假设来理解发生和消失，就不能避免无聊的同语反复，因为那意味着：正在发生或消失的东西，预先就已经是现成的了，而变化则成了外部差别的简单替换，这样，实际上就是同语反复。这种竭力想要获得理解的悟性所碰到的困难，就在于某物是在质的方面转化为与自己不同的一般的他物以及自己的对立面；为了躲避这种困难，悟性便把同一和变化设想为量的方面的无足轻重的、外部的变化。

“在道德方面，只要是在存在的范围内来对道德的东西加以考察，也同样有从量到质的转化；不同的质是以量的不同为基础的。只要量‘多些’或‘少些’，轻率行为过度，于是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犯罪，并且，公平会转化为不公平，善会转化为恶。同样，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其他条件都相同，但由于有大小的差别，国

家就会具有不同的质的特性”……(第450—452页) [434—436]

往下：

从存在到本质 (Wesen) 的过渡，叙述得非常晦涩。

第1卷终。

第二册
本 质



第四卷(1834年, 柏林)第一部
客观逻辑 第二册 本质论

第一篇 本质是自身中的反思

“存在的真理是本质。”(第3页)^① [455]^②
 这是第一句话, 它听起来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 是神秘主义的。但是, 接着就开始吹来一阵可以说是清凉的微风。“存在是直接的东西。因为知识要想认识^③什么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存在的真理, 所以它并不停留”(注意: 并不留)“在直接的东西及其各种规定上, 却透过(注意)直接的东西深入(注意)到里面去, 认定在这个存在的背后(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还有着同存在本身不一样的某物, 认定这个在背后的某物构成存在的真理。这种认识是一种间接的知识, 因为它不是直接在本质那里、在本质之中, 而是从他物、从存在出发的, 并且要

认识论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顺便说一句: 黑格尔一再嘲笑 erklären(说明)这个字眼(和概念)[参看上面几段关于渐进性的引文], 他一定是把日益深刻的永恒的认识过程同形而上学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已经说明了”!!)对立起来看的。参看第3卷第463页[447]: “可以被认识, 也就是通常所谓可以被说明。”

“路” || 通过一条先行的道路，即超出存在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存在之内的路”……

这一运动①、知识的路，似乎是“认识的活动”(Tätigkeit des Erkennens)，似乎是“外在于存在的”。

客观的意义 || “但是这个进程是存在本身的运动。”

“本质……之所以是本质……是由于存在本身的无限运动。”(第4页) [456]

“绝对的本质……不具有现有的存在。但是它应该转化为现有的存在。”(第5页) [457]

本质位于存在和概念的中间，是向概念(=绝对)的过渡。

本质的区分如下：假象(Schein)、现象(Erscheinung)、现实(Wirklichkeit)。

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②(第8页)[460]。假象③(第9页) [461]。

在非本质的东西里，在假象中，有着非存在的环节。(第10页) [462]

就是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④：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假象同怀疑论或康德主义：

“因此，假象就是怀疑论所说的现象亦即唯心主义所谓的现象，就是这样一种直接性，它不是某个东西或事物，总之，它不是那种在自己的规定性以外或者同主体无关的不相干的存在。怀疑论不肯说出某物存在；最近的唯心主义也
不肯把认识看做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这个假象根本不以任何存在作为基础，自在之物不进入人的认识。但同时怀疑论又承认自己的假象具有多样的规定，或者更正确些说，怀疑论的假象以整个世界的多样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的内容。同样地，唯心主义的现象也包含着所有这些多样的规定性。

注意

你们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包括在假象里面，而你们又否认假象的客观性！！

这个假象和这个现象都直接地被规定得如此多样化。因此，就算这个内容不是以任何存在、任何事物或自在之物作为根据，这个内容本身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它只不过是从存在转移到假象，致使假象在自己内部具有这些直接的、现存的、互为对方的多样的规定性。因此，假象本身就是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weg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Wesentliche und das Unwesentliche。——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Schei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twa。——译者注

假象的直接性

没有更
深入一步!

参看
马赫主义!!

直接的规定的东西。它可以具有这个或那个内容，但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却不是由它自己来安排的，而是它直接就具有的。不论是莱布尼茨、康德或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都同怀疑论一样没有超出存在这种规定性、这种直接性的范围。对于怀疑论来说，它的假象的内容是现存的“直接的现存的东西”!!；对于怀疑论来说，假象的内容不论怎样，都是直接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单子从本身中发展出自己的表象；但是，单子并不是产生表象和联结表象的力量，表象是象泡沫一样在单子中飘浮起来的；这些表象是各不相干的，直接的，并且，它们对单子本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同样地，康德所谓的现象也是知觉的直接内容，这个内容是以主体的影响、规定为前提的，而影响对于影响、规定对于规定以及它们对于主体都是直接的。在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中，无限的阻力诚然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作为基础，因此它完全成为自我的某种规定性。但是对于那个把规定性变成自己的东西并扬弃它的外在性的自我来说，这个规定性同时又是直接的，又是界限，自我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可是这个界限在自身中包含着漠然无关的一面，依据这一面，虽然这个界限是自我所固有的，但它却包含着自我的直接的非存在。”（第 10—11 页）[462—463]

……“把假象”(den Schein)“同本质区别开来的规定，就是本质自身的规定”……(第12页)[464]

……“非存在的直接性就是形成假象的东西……在本质中，存在就是非存在。它的虚无性自身就是本质的否定的本性”……(第12页)[464]

假象 = 本质的
否定的本性

……“有两个环节。一个是虚无性，但它又是固存性；一个是存在，但它又是环节，换句话说，就是自在的否定性以及反思的直接性。这两个环节构成了假象的环节，因而也就是本质自身的环节”……

“假象就是存在的规定性中的本质自身”
……(第12—13页)[464]

假象是(1)存在着的无、非存在的东西
(Nichtigkeit)
——(2)作为环节的存在

“因此，假象就是本质自身，然而是具有某个规定性的本质，并且这个规定性只是本质的一个环节，而本质则是它自己在自身内部的表现。”(第14页)[466]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

……“本质……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作为自己内部的无限运动的假象”……(第14页)

[466]

……“本质在自己的这个自己运动中就是反思。而反思是什么，假象也就是什么。”(第14页) [466]

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反映。

……“本质中的变易，即本质的反思运动，因此就是一种从无到无、从而回到自己本身的运动”……(第15页) [467]

这是机智而深刻的。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什么东西开始的。

“通常总是从主观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思，认为它是判断力的运动，这个判断力超出某一直接的表象，给表象寻找普遍的规定，或者把这些普遍的规定同表象作比较。”(第21页) [473] (引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⁵³)……“但是这里所指的不是意识的反思，也不是把特殊和普遍作为自己的规定的比较确定的悟性反思，而是一般的反思”……

可见黑格尔在这里也斥责康德的主观主义。这是值得注意的。黑格尔赞成假象、“直接的现存的东西”——“现存的东西”这一术语黑格尔是常用的，这里可以参看第21页末[473]；第22页[474]的“客观意义”（可以这样说①）。较小的哲学家（康德、休谟及一切马赫主义者）在争论：用本质或者用直接的现存的东西作为基础。黑格尔用以及代替了或者，并且说明“以及”的具体内容。

“反思是本质在自身内部的表现。”（第27页）[478]（怎么翻译呢？反思性？反思的规定？译反思是不合适的。）

……“它”（本质）“是通过各个有区别的环节的运动，是绝对的自我中介”……（第27页）[479]

同一 —— 差别 —— 矛盾

(+Gegensatz②) (根据)……
其中包括对立

因此，黑格尔阐明“同一律”($A = A$)的片面性和谬误，阐明范畴（存在物的一切规定都是范畴——第27—28页[479—480]）的片面性和谬误。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t venia verbo。——译者注

② Gegensatz 在手稿中被删去。——编者注

“如果任何事物都和自身同一，那末，它就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也就没有根据。”
 (第 29 页) [481]

“本质就是……自身的简单的同一。”(第 30 页) [482]

普通的思维把类似排在差别的旁边 (“daneben”)，因为它不懂得 “从这些规定中的一个规定向另一规定转化的这个运动”：(第 31 页)
 [483]

黑格尔又反对同一律 ($A = A$)：同一律的拥护者

注意
 着重号是
 我加的

“由于他们抓住这个以差别为自己对立面的呆板的同一，所以他们看不到自己这样做时就是把同一变成了片面的规定性，而片面的规定性是没有真理可言的。”(第 33 页) [485]

(“空洞的同语反复”：第 32 页 [484])
 (“只包含着形式的、抽象的、不完全的真理。”(第 33 页) [485])

反思性的种类：外在的反思性等等，说得非常晦涩。

差别的原则：“一切事物都有差别”……
 “A 又不是 A”……(第 44 页) [496]
 “彼此等同的两物是没有的”……
 差别就在于就这个或那个方面 (Seite)、看

法等等、“就……而论”等等^①。

说得好!!^②

“通常对事物所抱的温情态度，只关心如何使事物不自相矛盾，却常常忘记，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矛盾的，它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即转移到 **主观的反思或外在的反思** 那里，并且也忘记，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被扬弃的和相互关联的环节包含在自身的统一体中，而这两个环节由于这种迁徙和转移，就简单地被宣布为设定的东西。”(第 47 页) [498]

(这种讽刺真妙!(庸俗之辈)对自然界和历史“抱温情态度”，就是企图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清除矛盾和斗争)……

+ 和 - 相加等于零。“矛盾的结果不仅仅是零。”(第 59 页) [511]

解决矛盾、把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归结为“只是规定”(第 61 页) [513]，就是使 **本质** (das Wesen) 转化为 **根据** (Grund)(同上)。

……“因此，解决了的矛盾就是根据，就是作为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本质”……(第 62 页) || 注意
[514]

“只要在反思的思维方面有少许经验，就足以觉察到，如果某物被规定为肯定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ücksicht etc. “insofern” etc.。——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译者注

那末，从这个基础出发继续前进，它立刻就会直接转化为否定的东西，反过来，被规定为否定的东西也会直接转化为肯定的东西；就足以觉察到，反思的思维会被这些规定弄糊涂而自相矛盾起来。对这些规定的本性缺乏认识，就会以为这种糊涂不清是一种错误，是不应当有的，以为应当归咎于某种主观的过失。的确，在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化的必然性以前，从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这种转化总是糊涂不清的。”（第 63 页）[515]

……“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的对立，主要被理解成了这样的意思：肯定的东西（尽管从名称上看，它表达着拟定性、设定性）是某种客观的东西，而否定的东西是主观的东西，它只属于外在的反思，它同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没有关系，它对于客观的东西说来是完全不存在的。”（第 64 页）[516] “的确，如果否定的东西只是主观任意的抽象” ……（那末这个否定的东西“对于客观的肯定的东西说来”^①，就是不存在的）……

“真理，作为同客体相符合的知识，也是肯定的东西，但是它之所以是这种自我等同，只是因为知识否定地对待他物，知识渗透客体，并

真理和客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 das objective Positive”。——译者注

扬弃了客体所构成的那个否定。谬误是某种肯定的东西，是有关并非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的一种意见，它知道自己并坚持自己。至于无知，则或者是某种对真理和谬误漠不关心的东西，因而它既不能被规定为肯定的，也不能被规定为否定的，所以，无知的规定，即某种空无，是属于外在的反思的；或者它是客观的，是某个特性的自身的规定，它是一种反对着自身的冲动，是在自身中包含着肯定倾向的否定的东西。极端重要的一个认识，就在于认清和把握住我们所考察的反思的规定的这个本性：反思的规定的真理只能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因而，反思的每一个规定在其本身的概念中都包含着他物；不认识这一点，在哲学中就寸步难行。”（第 65—66 页）[517—518] 这段话引自注释一。———

注释二。《排中律》。

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 A 或者不是 A，第三者是没有的”（第 66 页）[518]，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①，一切都有自己肯定的规定和否定的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宾词中，要不然就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es ein Entgegengesetztes ist”。——译者注

是这个，要不然就不是这个，那就是“言之无物”！精神……究竟是甜的，或不是甜的？是绿色的，或不是绿色的？作规定就应当得出规定性，而象这样的言之无物，则使规定化为乌有。

黑格尔挖苦道，于是人们就说第三者是没有的。但正是在这个命题中就有第三者，*A*本身就是第三者，因为*A*可以是+*A*，也可以是-*A*。“可见某物本身就是那个本来应当被排除的第三者。”（第67页）[519]

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注释三（逻辑学第2册第1篇第2章末）。
《矛盾律》。

“如果这几个最初的反思规定，即同一、差别和对立都可以用一个命题来表达，那末，不用说，它们作为转化为自己的真理向之转化的那一规定，即矛盾，更应当被包括和表现在这样一个命题中：一切事物自身都是矛盾的；并且正因为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和其他命题比起来是能够表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的。表现为对立的矛盾，只不过是发展了的无，这个无包含在同一之中，而且表明同一律并不

说明任何问题。这个否定进一步把自己规定为差别，规定为对立，这也就是设定的矛盾。

“但是，迄今存在的逻辑以及普通的认识的主要偏见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并不是象同一那样的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规定作为分离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要把它们按层次排列起来，那末就应该承认矛盾是某种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

“通常人们总是先把矛盾从事物、从一般存在的和真实的东西中排除出去，他们断言没有任何矛盾的东西。然后，反过来又把矛盾推到主观的反思中，似乎主观的反思通过对比和比较才初次造出了矛盾。但就是在这个反思中矛盾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矛盾的东西是不能设想的，不可思索的。总之，不论在现实中或在思维的反思中，矛盾都被认为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好象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一种暂时性的病态的发作。

“对于硬说没有矛盾，硬说矛盾不是存在着的什么东西的论断，我们不必担心；本质的绝对规定应当是一切经验、一切现实的东西

以及一切概念所固有的。我们在前面谈到无限时，已经指出了这点，无限就是在存在范围内显露出来的矛盾。普通的经验本身证明，至少有许多矛盾的事物、矛盾的结构等等是存在着的，它们的矛盾不仅包含在外在的反思中，而且也包含在它们自身中。其次，不应当认为矛盾只是在某些地方遇到的不正常现象：矛盾是在其本质规定中的否定的东西，它是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而自己运动就是矛盾的表现。外部的感性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直接的现有的存在。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另一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处在这里而又不处在这里，因为它同时又在又不在同一个‘这里’。我们应当承认古代辩证论者所指出的运动中的矛盾，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因此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应当说，运动就是存在着的矛盾本身。

“同样地，内部的、本身的自己运动、一般的冲动（单子的能动性或 nisus^①、绝对单纯的本质的隐德来希），不外是由于在同一关系中有着某物自身和它的空无，即某物自身的否定的一面。抽象的自我同一，还不是生命力，但是肯定的东西由于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所以它可

① 冲力。——编者注

以超出身外，并引起自己的变化。可见某物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只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它正是那个能够把矛盾包括于自身并把它保持下来的力量。如果现存的某物不能在自己肯定的规定中同时转化为自己否定的规定，并且使一方面保持在另一方面中，如果它不能在自身中包含矛盾，那末这个某物就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就不是根据，它会由于矛盾而消灭。思辨的思维就在于它能把握住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而不是象表象那样受矛盾支配，并且让矛盾把自己的规定不是化为他物就是化为无。”（第 67—70 页）[519—521]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力”（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 abstrusen（晦涩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发、理解、拯救^①、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 年）未被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方面（1847 年），而后在应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inübertreten。——译者注

于人类方面得到证实(1859年)⁵⁴。

被单纯性
掩盖住

“如果在运动、冲动等等中，表象由于这些规定的单纯性，不能发现矛盾，那末，相反地，在各种关系的规定中矛盾就能直接显露出来。上下、左右、父子等等以至无穷，所有这些极平凡的例子中的每个规定都包含着对立。上就是非下；上的规定就在于它不是下，有上就是因为有下，反过来也是一样；在每一个规定中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父亲是儿子的男方，儿子又是父亲的男方，而每一个父亲或儿子都只是男方的男方；同时每一个规定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同男方发生关系。它们的存在是统一的存在……(第 70 页) [521—522]

“因此，表象固然处处都以矛盾为自己的内容，可是它不能意识到矛盾；它始终是外在的反思，外在的反思是从相同转到不相同，或者从否定的关系转到各种有差别的规定的内部的反思性。外在的反思从外部使这两种规定相互对立，它所注意的只是这两种规定，而不是它们的转化，但转化却是本质的东西，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这里可以谈谈机智的反思，机智的反思则是抓到矛盾、表达矛盾的。的确，机智的反思虽然没有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而且只以表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材料和内容，可是它毕竟将事物置于那包含着事物的矛盾的相互

关系中，从而使事物的概念通过矛盾透露出来。——而思维的理性，可以说是使有差别的东西的钝化了的差别尖锐化，使它们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这样，达到矛盾尖锐化的多样的东西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动的和活生生的，并且才能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即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的搏动”……（第70—71页）[522—523]

注意

（1）普通的表象所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2）机智和智慧。

机智抓到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关联，使“概念通过矛盾透露出来”，但不能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3）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是活动的（regsam）和活生生的，——才能得到^① 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

区分：

^① “得到”一词在手稿中被删去。——编者注

Der Grund——(根据)

(1) 绝对的根据——die Grundlage(基础)。“形式和质料”。“内容”。

(2) 被规定的根据(即 对于 被规定的 内容 的根据)。

根据转化为 具有条件的中介
die bedingende Vermittelung

(3) 自在之物(转化为 实存)。

注释。《根据的定律》。

通常说：“一切事物都有其充足的根据。”

“一般说来，这一命题的意义不外是这样；不应当把一切事物看做直接的存在东西，而应当把它们看做被设定的东西；它们不应当停留在直接的现有的存在中或停留在一般规定性上，而应当从这些规定性回到自己的根据上”……(第76页)[528]在根据上加上充足的这几个字眼，是多余的。不充足的就不是根据。

莱布尼茨把充足理由律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他对这一定律的理解比较深刻。“莱布尼茨主要把理由的充足性同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性即发生作用的机械方式对立起来。”(第76页)[528]他探求诸原因的“关系”^① (第77页)[528—529]，——“即作为本质的统一性的整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ziehung” der Ursachen。——译者注

他探求 目的，可是目的论不属于这一部分，而属于概念学说。

……“不能这样提问题：形式是怎样偶然附在本质上的；因为形式就是本质自身的表露，是本质固有的（原文如此！）自己的反思”……（第 81 页）[532—533]

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
不论怎样也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

无形式的（与自身）同一的 本质 成为 质料
(第 82 页) [533]。

“……它”（质料^①）“是形式的自己的基础或基质”……（第 82 页）[533]

“如果抽去某物的一切规定、一切形式，那末，剩下的就是无规定的质料。质料是某种纯粹 抽象的东西。（——质料是不能看见、不能触觉到的，等等，——凡是能够看见、能够触觉到的东西已经是 规定的质料，即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第 82 页）[534]

质料不是形式的 根据，而是根据和具有根据的东西的统一体（第 83 页）[535]。质料是 被动的东西，形式是 能动的东西 (tägliches)（第 83 页）[535]。“质料必须形式化，形式必须质料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Materie。——译者注

化”……(第 84 页) [535]

注意

“然后，凡是表现为形式的活动的，同样也是质料自己的运动”……(第 85—86 页) [537]

……“形式的作用和质料的运动二者都是一样的东西…… 质料本身是具有规定的，或者是必然具有某个形式，而形式就是质料的、稳定的形式。”(第 86 页) [538]

注释：“以同语反复的根据为出发点的形式主义的说明方式。”

经常用同语反复的方法来说明“根据”，特别在物理科学中如此：用太阳的“引力”说明地球的运动。然而什么是引力呢？引力也是运动！(第 92 页) [544] 空洞的同语反复：为什么这个人要到城里去呢？由于城市的引力！(第 93 页) [544] 在科学中，往往先提出分子、以太、“电的物质”(第 95—96 页) [547] 等作为“根据”，然后才知道，“它们”(这些概念)“原来是从它们应当去论证的东西中引伸出来的规定，原来是一些从无批判的反思中引伸出来的假说和臆想”……(第 96 页) [547] 也有人说：我们“不知道这些力和物质本身的内在本质”……(第 96 页) [547] 那末就没有什可以“说明”的了，只须谈谈事实就行了……

现实的根据① ……不再是同语反复，它已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reale Grund。——译者注

经是“内容的另一个规定”(第 97 页) [548—549]

黑格尔在讲到关于“根据”(Grund) 的问题时,顺便指出:

“如果说自然界是世界的根据,那末,叫做自然界的东西是同世界相同的,而世界也就是自然界本身,这是一方面。”(第 100 页) [552]
另一方面,“要使自然界成为世界,还要从外部把多样性的规定加诸自然界”……

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许多”——“内容的规定、关系和看法”^①,所以可以随便提出多少赞同和反对的论据(第 103 页) [554—555]。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这叫做诡辩术。这样的论据没有包括“事物的全貌”,没有“穷尽”事物(指“把握事物的联系”和“包括”事物的“一切”方面而言)。

根据(Grund)转化为条件(Bedingung)。

如果我没有弄错^②,那末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③ 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ehrere”——“Inhaltsbestimmungen, Verhältnisse und Rücksicht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f I'm not mistak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here is much mysticism and leeres。——译者注

而“纯粹逻辑上”的研究呢？这是相符合的^②。这必须相符合，就象《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一样。

黑格尔常用的“环节”一词，是指联系的环节，联结中的环节

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①；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关系；它同其他水滴的联系；它运动的方向；速度；运动的路线——直的、曲的、圆形的等等——向上、向下。运动的总和。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世界的情景大概^③就是这样的，——当然要除去神和绝对。

“如果某一事物具备了一切条件，那末它就达到了实存”……（第 116 页）[568]

好极了！这跟绝对观念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引伸出”……实存……倒是很有趣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terialistisch auf den Kopf gestellter Hegel。——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fällt zusamm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peu près。——译者注

第二篇 现象

第一句话：“本质必须表现出来”……（第 119 页）[571]本质的表现就是：（1）实存^①（事物）；（2）现象（Erscheinung）。（“现象就是自在之物或者自在之物的真理”，第 120 页[572]）。“自身反思的、自在的世界同现象世界是对立的”……（第 120 页）[572]（3）Verhältnis（关系）和现实。

顺便提一下：“论证一般都是间接的认识”……（第 121 页）[573]

……“不同种类的存在都需要各自特有的中介，或者它们在自身中就包含着这种中介；因此，关于每一种存在的论证也都有不同的性质”……（第 121 页）[573]

又是……关于神的存在！这个可怜的神呵，只要人们一提到存在这两个字眼，它就会见怪的。

实存由于自己的间接性（Vermittelung：第 124 页[576]）而不同于存在。？由于具体性和联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xistenz。——译者注

……“自在之物和它的间接的存在都包括在实存中，并且二者都是实存；自在之物作为事物的本质的实存而存在着，而间接的存在则是事物的非本质的实存”……(第125页) [577—578]

？自在之物对存在的关系，正如本质的东西对非本质的东西的关系？

……“自在之物”(Ding-an-sich)“不具有任何确定的多样性，只有当它被转移到外在的反思中，才能具有这种多样性，而且它对这种多样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眼睛看到自在之物，鼻子嗅到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才有了颜色，才有了气味，依此类推。)”……(第126页)
[578]

……“事物具有这样的特性：它能在他物中引出这个或那个东西，并在自己和他物的关系中以特有的方式显露出自己”……(第129页)

[581] “因此，自在之物是本质上存在着的”……
(第131页) [583]

注释中讲的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本身不外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空洞的抽象，正因为它是没有任何规定的抽象，所以它当然是不可知的”……(第131页)

[583]

“先验唯心主义……把事物的一切规定性，‘不论形式或内容，都转移到意识中去’”……
(第 131 页) [583] “从这种观点出发，象这样的情形，如我看见的树叶不是黑的而是绿的，太阳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我尝的糖的滋味是甜的而不是苦的，我确定时钟是按顺序而不是同时敲第一下和第二下的，时钟敲第一下不是敲第二下的原因，也不是它的结果等等，都是在我之中，即在主体中发生的”(第 131 页) [583]……往下黑格尔又声明：他在这里研究的只是自在之物的问题和“外在的反思”①。

“上述哲学所持观点的主要缺点就是，这种观点固执地把抽象的自在之物当做某个最终的规定，并且把反思或规定性和多样的特性同自在之物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自在之物本来在自身中就具有这种外在的反思，它并且把自己确定为某个赋有自身的规定、特性的东西，由此，使事物成为纯粹的自在之物的那个抽象概念，是不真实的规定。”(第 132 页) [584]

……“许多不同的事物通过自己的特性而处于本质的相互作用中；特性就是这种相互关系本身，事物离开相互作用就什么也不是”……
(第 133 页) [585]

实质 = 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把自在之物同现象割裂开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liche Reflexion*”。——译者注

物性^①转化为特性^②(第134页)[585]。特性转化为“质料”或“物质”^③(“物是由物质构成的”)等等。

“现象……首先是实存的本质”……(第144页)[596]“现象是……外观和实存的统一”……(第145页)[597]

||| 现象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现象的规律。
(现象的)规律 ||| 因此，规律是现象的中介中的肯定的东西。”(第
 148页)[600]

||| [这里都是极其晦涩难懂的。但是，看
 来有活的思想：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
 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
 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中
 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
 镂”，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
 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
 点!!]

||| 注意
 规律是
 现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
 东西 ||| “在规律中，现象拥有这种持续着的固存
 性”……(第149页)[60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Dinghei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genschaf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toff”。——译者注

“规律是现象的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第 149 页）^[601]（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现象与它自身同一的反映。”）

……“这种同一，即构成规律的现象基础，是现象本身的环节……”（第 150 页）^[602]因此，规律不是在现象的彼岸，而是为现象直接固有的；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反映”……

（规律是现象
中同一的
东西）

注意

规律 = 现象的
静止的反映

注意

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静止的”^①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

“实存转回到规律，也就是转回到自己的根据，现象包含着这两者，即单纯的根据和现象宇宙的分解运动，而分解运动的本质性就是根据。”“因此，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第 150 页）

^[602]

所以，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注意
规律是本
质的现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uhige”。——译者注

注意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

(现象、整体、总体) ((规律 = 部分))

(现象比规律丰富)

现象宇宙的运动 (Bewegung des erscheinenden Universums), 在这一运动的本质性中, 就是规律。

“规律的王国是现象的静止的内容; 现象也就是这个内容, 但它是不断变换的和作为向他的反思的……因此, 同规律相比, 现象是整体, 因为它包含着规律, 并且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 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第 151 页)

[602—603]

接着黑格尔在第 154 页 [605], 虽然不很明显, 但似乎承认, 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①, 能把握住否定的方面, 把握住现象的整体^② (特别是第 154 页末 [606])。回头再看!

世界本身和现象世界是同一的, 但同时又是对立的(第 158 页) [610—611]。前者的肯定的东西, 就是后者的否定的东西。现象世界中的恶, 就是世界本身中的善。黑格尔在这里说要参看精神现象学第 121 页及以下各页。

“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二者都是独立完整的实存; 一个世界按说只是被反映的实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angel。——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otalität der Erscheinung。——译者注

而另一个世界则只是直接的实存；但是每一个世界都在自己的对方中继续不断地存在，因此在自身就有这两个环节的同一性……这两个世界首先是独立的，不过这仅是指它们作为整体而言，仅是指每一个世界实际上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对方这个环节而言”……（第 159—160 页）[611]

这段话的实质是这样：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环节、（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愈来愈远的移动——这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看到。**注意**。黑格尔所指的概念的“各环节”有没有转化的“各环节”的意义呢？

……“因此，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第 160 页）[612]（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

规律就是关系。对于马赫主义者、其他不可知论者以及康德主义者等等来说，这点是要**注意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世界这个词，一般说来是指多样性事物的无形式的整体”……（第 160 页）[612]

第 3 章（《本质的关系》）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理：“现象的真理是本质的关系”……（第 161 页）[612]

区 分：

全体 同 部分 的关系(原文如此!! (第 168 页 [619—620]) 这种关系转化成以下的关系)：
——力 同 力 的 表现 的关系; ——内 同 外 的 关 系。——转化到 实体、现实。

……“因此,关系的真理就是中介”……(第 167 页) [619]

向力的“转化”：“力是否定的统一，全体和部分的矛盾在这个统一中得到解决，力是这第一个关系的真理。”(第 170 页) [621]

((这只是黑格尔这类话的 千分之一。这样的话激怒了 «The Grammar of Science»⁵⁵ 的作者 Pearson^① 之类的 天真的 哲学家。毕尔生曾引用过类似的一段话，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在我们学校里竟然教这些毫无意思的东西!! 从一定的、局部的 意义上说，他还是对的。教这些东西是荒谬的。首先必须从中 剥出 唯物主义 辩证法来，因为这些东西中十分之九都是外壳、皮屑。))

力是表现为“附属”于“现存物或物质”的 (als angehörig)(第 171 页) [623]……“因此，如果问：物或物质是怎样 拥有 某种力的，那末就好象力是在外部同物或物质发生联系的，并且靠某种外来的强力而被 输进 物中的。”(第 171

① 毕尔生。——译者注

页) [623]

……“在一切自然界的、科学的和精神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到，当某物最初还只是内在的或者还只存在于自己概念的内部时，这个最初者因而就只是直接的、消极的现有存在；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 181 页）[633]

#

一切的开端都可以看做内在的——
消极的，同时又可以看做外在的。

但是在这里有意思的不是上面这一点，而是另外一点，即黑格尔无意中流露出的辩证法的标准：“在一切自然界的、科学的和精神的发展中”——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神秘外壳中所包含的深刻真理的内核！

#例如：胎儿只是内在的人，是受异在支配的①消极的东西。神②在最初还不是精神。“因此，神在直接意义上只是自然界。”（第 182 页）[633—634]
(这也是特色!!)

费尔巴哈“赞同”这一点③。
打倒神，就剩下
自然界④了。
• •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m Anderssein Preisgegebene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ot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ran “knüpft a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译者注

第三篇 现实

……“现实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第 184 页) [636]

分章：(1)“绝对”——(2)现实本身。“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 构成绝对的几个形式的环节。”(3)“绝对关系”：实体①。

“在绝对本身中”(dem Absoluten)“没有任何变易”(第 187 页) [639]——以及其他关于绝对的荒唐话……

绝对是绝对的绝对……
属性是相对的绝对…… (!!)

黑格尔在“注释”中(非常一般地、含糊地)讲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哲学的缺点。

通常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顺便记下：
整体 = (看起来是) 散漫的完整性		“某一种哲学原理的片面性通常都是跟相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于是整体往往作为至少是一种散漫的完整性而出现。”(第 197 页) [649]

① 列宁在这里列举的就是第三篇的章次：(1)《绝对的》；(2)《现实》；(3)《绝对关系》。——编者注

现实 高于 存在 和 实存。

(1) 存在是直接的 “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第 200 页) [652]

存在转化为他物。

(2) 实存 (它转化为现象) —— 实存来自根据、条件，但是在实存中还没有“反思和直接性”的统一。

(3) 现实 实存和自在的存在 (Ansichsein) 的统一。

……“现实也高于实存”(第 200 页) [652]

.....

.....“实在的必然性 是内容丰富的 关系”
(第 211 页) [663]..... “但是这种必然性同时又是相对的”.....(第 211 页) [663]

“因此，绝对的必然性就是真理，而现实和可能性一般也象形式的和实在的必然性一样要回到这个真理中。”(第 215 页) [667]

(未完)①

(逻辑学第 2 卷本质论末).....

应当指出，黑格尔在小逻辑 (哲学全书)⁵⁶ 中常常用具体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同样的问题。参看恩格斯和库诺·费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⁵⁷。

① 列宁的笔记由此转入新的笔记本。——编者注

关于“可能性”这个问题，黑格尔指出这一范畴的空洞性，并在哲学全书中说道：

“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287页^①[242]^②第143节的附释。）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 = 辩证认识的本质。

参看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289页[243]，黑格尔雄辩地说明，一味赞美自然现象的丰富多彩和变化多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

……“进一步去更确切地理解自然界的内部谐和及规律性”……（第289页）[243]（接近于唯物主义。）

同上，哲学全书第292页[246—247]：“发展了的现实是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的更替，即汇合为统一体的更替是现实的联合成为一个运动的各对立运动的更替，这种发展了的现实就是必然性。”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294页[248]：

……“必然性只是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

同上，第295页[248]“人”(dem Menschen)

……“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同他的想象和愿望完全不同”……

同上，第301页[253]“实体是观念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阶段”……

应该读做：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全集第4卷：Logik^①

……“它”(实体^②)“是任何存在中的存在”

……(第220页)^③[671]^④

实体性关系转化为因果关系(第223页)

[674]。

……“实体只是作为原因才具有……现实性”……(第225页)[676]

一方面，应该从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对实体的认识(概念)，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认识

^① 《逻辑学》。——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Substanz。——译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可以用两种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应该谈的不是“例子”——比较并不就是论证^①——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发展史的精华。

“……总之，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第 226 页）[677] 反过来也是一样^②……

因此，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环节。

注意：

“同一事物在一种场合下表现为原因，在另一种场合下却表现为结果，在那里是作为特殊的固存性，在这里就是作为他物的设定性或规定。”（第 227 页）[678]

注意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d umgekehrt。——译者注

“这里还可以看到，既然我们承认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即使不是在本来的意义上），那末结果就不能大于原因：因为结果就是原因的表现。”（第 230 页）[681]

接着就讲到历史。历史上常常举出奇闻轶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
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①，“事件的内
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第 230 页）[681]。

“因此，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同上）

历史上的
“大事件的
小原因”

这种“内在精神”（参看普列汉诺夫的著作⁵⁸）唯心地和神秘地，但却非常深刻地指出事件的历史原因。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一千倍。

“例如运动着的石头是原因；石头的运动是石头所具有的一个规定，除了这个规定，它还具有颜色、形状等等许多其他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构成石头的因果性。”（第 232 页）[683]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e Erregung*。——译者注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然而，通过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运动，就得出了这样的结果：不仅原因会消失在结果中，而结果也会随着消失，象在形式的因果性中那样；而且原因在其消失中即在结果中又会重新产生，同样地，结果在原因中消失又在原因中重新产生。这些规定的每一个都在其设定中自行消失，又在其消失中自行设定；这不是从一个基质到另一个基质的因果性的外部转移，而是原因和结果在形成为对方的同时，也设定了自身。因此，因果性是以它自身为前提或条件的。”

(第 235 页) [686]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首先可以说，相互作用就是互为前提和相互制约的实体的互为因果；每一个实体对于另一个实体说来，同时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第 240 页) [691]

“在相互作用中，最初的因果性表现为从它的否定即从它的消极性中的产生，以及在消极性中的消失，即表现为变易……”

……这样，必然性和因果性便消失在这种一致性中；它们包含着**相异事物的作为联系和关系的直接同一性**以及**相异事物的绝对实体性**，从而包含着它们的绝对的偶然性；它们包含着实体性差别的最初的统一，从而就包含着绝对的矛盾。必然性就是存在，因为存在就是存在着的；必然就是以自己为根据的存在的自我统一；但是反过来，因为存在有一个根据，它就不再是存在，而只是假象、关系或中介。因果性就是从最初的存在、原因向假象或者单纯设定性的设定的转化，反过来，又是从设定性向最初的东西的设定的转化；但是存在和假象的同一本身仍然是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内在性或自在的存在扬弃因果性运动；于是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的实体性就消失，而必然性也就显露出来了。必然性所以转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的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内在同一表现出来了。”（第241—242页）[692—693]

“联系和关系”

“在相异的东西中实体的统一性”

关系，中介

必然性
变成自由时并
没有消失

当你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时，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

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谈得这样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一个规定，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头起一直就强调这种联系、相互转化等等。把新经验论（或“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挣扎”同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确切些说，同他的辩证方法加以比较，是极有教益的。

还应当指出：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强调“相互作用”这个单纯概念的缺陷和空洞。

第6卷 第308页^①[259]^②：

“尽管相互作用无疑是因果关系的最切近的真理，而且可以说它正站在概念的门口，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应当满足于只应用这种关系，因为问题是获得概念的认识。如果只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去考察某一内容，那末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没有概念的考察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碰到的只是枯燥的事实，而关于中介的要求（这正巧是应用因果关系时最首要的问题），却仍然得不到满足。仔细观察一下就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会看到，在应用相互作用关系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这种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它本身还应当被理解。为了要理解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不可仍然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作为直接现存的东西；而是象前两节所指出的，应当承认它们是那更高的第三规定即概念的环节。例如：假使我们把斯巴达人的风尚看做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结果，或者反过来，把斯巴达人的社会制度看做他们的风尚的结果，那末我们对于斯巴达历史的观点也许会是正确的，可是这种观点

注意 总还不能完全令人满足，因为我们凭这种解释，既不能了解他们的社会制度，也不能了解他们的风尚。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只有先了解到：关系的两个方面，也象所有其他渗入斯巴达人的生活和历史中的特殊方面一样，是从作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基础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第308—309页）[259—260]

关系时所涉及的问题

注意 一切“个别的方面”和整体（“概念”^①）

逻辑学第2卷末即全集第4卷第243页
[694]^②：当本质要转到“概念”的时候，黑格尔给概念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概念是主观性的或自由的王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译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注意 自由 = 主观性、

(“或者”)

目的、意识、趋向

注意

第三册

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第五卷 逻辑学
第二部 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概 念 总 论

在写前两部分时，我手头没有前人的著作^①，但在这里倒是有“僵化的材料”^②，应当把这些材料“变成生动的”^③……（第3页）^④[3]^⑤

“存在和本质因而是它的”（＝概念的^⑥）
“变易的环节。”（第5页）[5]

要倒过来说：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

“因此，研究存在和本质的客观逻辑，其实就是关于概念的发生的阐述。”（第6页）[6]

第9—10页[9—10]：斯宾诺莎哲学这种实体哲学的重要意义（这种观点是很高的，然而是不完全的，不是最高的：一般地驳斥哲学体系并不是意味着抛弃它，而是进一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rarbeit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knöchertes Material”。——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 Flüssigkeit bringen”。——译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⑤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Begriffs。——译者注

发展它，不是用其他的、片面的对立物去代替它，而是把它包含在某种更高的东西之中）。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没有自由的、独立的、有意识的主体（缺乏“自我意识着的主体的自由和独立”）（第 10 页）[10]，然而斯宾诺莎也认为 思维 是实体的一个属性（第 10 页末）[10]。

第 13 页末[12]：顺便提到——有一个时期，在哲学中流行的是“一再说”想象和记忆的“坏话”^①；而现在流行的则是降低“概念”（=“思维中最高的东西”^②）的意义和吹捧“不能理解的东西”^③ [暗射康德吗？]。

黑格尔在转过来（第 15 页）[13—14]对 康德主义 进行批评时，认为它的伟大功绩就是提出了关于“统觉的先验统一”（意识的统一，概念是在这个统一中形成的）的思想，但是他斥责康德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

从对客观
实在的直观到
认识……

……“它”（对象^④）…… “在思维中是怎样的，那它起先在自在和自为中也就是怎样的；它在直观或表象中是怎样的，那它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Schlimme nachzusagen” der Einbildungskraft und den Gedächtniss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höchste des Denken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Unbegreifliche”。——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Gegenstand。——译者注

就是现象”……(第 16 页)[15](黑格尔把康德的唯心主义从主观的提高到客观的和绝对的)……

康德承认概念的客观性(概念的对象是真理^①),可是他仍然把概念当做主观的东西。他把感觉和直观^②当做悟性(Verstand)的前提。黑格尔关于这点说道:

“但是,第一、至于讲到以上所指的悟性或概念和在它以前的各阶段的关系,则一切取决于什么样的科学来规定这些阶段的形式。在我们的科学中,即在纯逻辑中,这些阶段是存在和本质。在心理学中,悟性的前提是感觉和直观、然后是一般的表象。精神现象学,即关于意识的学说,它是经过感性意识、然后经过知觉这两个阶段而上升到悟性的。”(第 17 页)[16]

康德关于这一点说得很“不全面”。

其次——主要的是: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第 18 页)[16]

往下是极有趣的一段(第 19—27 页)[17—

客观唯心主义
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ahrhei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fühl und Anschauung。——译者注

24])，在这里，黑格尔正是从认识论上驳斥康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一段⁵⁹，他写道：反对康德的主要之点，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他揭露了康德的二重性、不彻底性，揭露了康德的那种可说是经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并且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纯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这种论证的。

概念还不是最高的概念：更高的还有
观念 = 概念和实在的统一。

“‘这不过是概念而已’——人们通常这样说，他们不但把观念，并且也把在空间和时间上可感触到的感性存在当做更优越的东西来和概念对立。这样，抽象的东西就被认为比具体的东西卑微，因为据说从抽象的东西中抛出了如此多的这类材料。根据这种见解，抽象就获得了下述的意义：只是为了我们主观的应用，才从具体的东西中抽出这种或那种特征，并要使得在抛弃对象的如此多的质和特性时，对象的价值和尊严不会有任何损失，它们仍然是实在的东西，只是处在另一边，仍然是保存其全部意义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悟性只是由于无能，才不能汲取这全部的丰富性而不得不满足于贫

康德降低
理性力量

乏的抽象。但是，如果认为直观的现有材料和表象的多样性是和思维的东西以及概念相对立的实在东西，那末这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摈弃这种观点不仅是探讨哲理的条件，甚至还是宗教的前提；因为如果把感性的、个别东西的倏忽无常的表面现象还当做真理，那末如何能有对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意义呢？……因此，不应把抽象的思维简单地看成感性材料的被弃置一旁，而感性材料的实在性却又不会因而遭受任何损失，抽象的思维是扬弃了感性材料并把它这种简单现象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第19—21页）[17—18]

更彻底的
唯心主义者
抓住了神！

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

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 knowledge，把神和拥护神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

“这里发生的主要误解就是下述这个意见：自然原则或开端（即自然发展中或发展着的个体的历史中的起点）是真理的东西，也是概念中第一的东西。”（第 21 页）[18—19]（——人们从这点开始，这是正确的，可是真理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终点，更确切些说，是在继续中。真理不是最初的印象）……“但是哲学不应当去叙述什么东西在发生，而应当去认识在发生着的东西中什么是真理的。”（第 21 页）[19]

康德的“心理学的唯心主义”（第 22 页）[20]：在康德看来，范畴“不过是从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规定”（第 22 页）[20]。康德从悟性（Verstand）提高到理性（Vernunft），但他降低了思维的作用，否定它有“达到完全真理”的能力（第 23 页）[20]。

（在康德看来）“如果把只应当作为评判准则的逻辑，当做形成客观见解的工具，那末这就是滥用逻辑。理性概念——本应当期待理性概念中有更高的力量（唯心主义的词句！）和更深刻的（对！！）内容——已经不包含任何为范畴所有的构成性的东西 | 应该说：客观的东西 |；理性

概念仅仅是观念；固然，使用它们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靠着这些理性本质——全部真理本来是应当在理性本质中展现出来的——除假说外什么也不可能设想，如果把自在和自为的真理加在假说上就会是极端的任性和疯狂的大胆，因为在任何经验中也不可能遇到理性本质。能不能以为哲学只是因为理性本质没有空间的和时间的感性材料，就会去否定理性本质的真理呢？”（第 23 页）[20—21]

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也是正确的：价值是没有感性材料^①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

不过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就有“构成性的”^②之类的胡说。

一方面，康德十分明显地承认思维的（“des Denkens”）“客观性”（第 24 页）[21]（“概念和事物的同一性”（第 24 页）[21]），——而另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却仍然这样肯定地断言：我们终究不能认识自在和自为之物是什么样子，真理是认识的理性所达不到的；作为客体和概念的统一的那个真理只不过是现象，其理由就是：内容仅仅是直观的多样性。关于这点已经讲过：

注意

黑格尔主张
自在之物的
可知性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behort des Stoffes der Sinnlichkei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onstitutives”。——译者注

现象是
本质的表现

这种多样性，相反地，正是在概念中被扬弃，因为它是与概念对立的直观所具有的，对象通过概念才回到自己的非偶然的本质性去，本质性表现在现象中，因此，现象并非只是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表现。”（第 24—25 页）[21—22]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惊讶的：康德哲学认为它所讲到的思维对感性存在的关系只是简单现象的相对关系，虽然它承认并肯定二者的最高统一是在一般观念中，例如是在某个直观着的悟性的观念中，可是它只停留在这种相对关系上，只认为概念和实在是完全脱离的，并且始终是脱离的；因此，康德哲学认为它所宣布为有限认识的东西是真理，但又把它认为是真理并归纳到一定概念中的东西宣布为某种过分的、不可容许的东西和只是想象的事物。”（第 26 页）[22—23]

!! 哈哈！

在逻辑学中，观念“成为自然的创造者”（第 26 页）[23]。

逻辑学是和具体科学（关于自然和精神的科学）相反的“形式科学”^①（第 27 页）[23]，可是它的对象是“纯粹真理”^②……（第 27 页）[23]

康德自己问什么是真理（第 27 页）[24]（纯粹理性批判，第 83 页），自己又给了陈旧的答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ormelle Wissenschaf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reine Wahrheit”。——译者注

复(“认识与其对象的一致”),这样,他就自己打击了自己,因为“先验唯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

——“认识不能达到自在之物”(第 27 页)

[24]——

——显然,这都是些“不真的表象”(第 28 页)[24]。

黑格尔反对纯粹形式的逻辑观(他说康德也有这种观点)——他说,根据普通的观点(真理是认识和客体的一致 [“Übereinstimmung”]),对一致来说“两方面都是重要的”(第 29 页)[25],同时他说:逻辑中形式的东西是“纯粹真理”(第 29 页)[26],而且

……“这种形式的东西必须在自己内部具有比普通所认为的更丰富得多的规定和内容,并且必须具有大得无比的力量来控制具体的东西”……(第 29 页)[26]

……“即使在逻辑形式中除了思维的形式职能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也值得研究:它们自身有多少程度符合于真理。不从事这种研究的逻辑,它至多可以指望有下述的作用:按照思维现象现有的样子对它们作自然历史的描述。”(第 30—31 页)[27](亚里士多德的不朽功绩就在这里),但是“必须向前推进”……(第 31 页)[27]

?

?

按照这种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

世界和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

注意

总之，不仅是对思维形式的描述，不仅是对思维现象的自然历史的描述（这跟对形式的描述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是和真理的符合，也就是思想史的精华，或者简单些说，是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在这里黑格尔表现了唯心主义的不明确和不透彻。神秘主义。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 = 关于真理的问题。

参看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319页^① [I, 267]^②：“但是事实上，它们”（逻辑形式^③）“反而是作为概念的形式而构成现实的活生生的精神”……

当概念发展为“合适的概念”^④，它就成为观念（第33页）^⑤ [29]^⑥。“概念在其客观性中，是自在和自为的事物本身。”（第33页）[29]

注意

= 客观主义 + 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ogischen Forme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däquater Begriff”。——译者注

⑤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⑥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第一篇 主观性

“概念”的辩证运动——开始从纯粹“形式的”概念——到判断(Urteil)，然后——到推理(Schluß)，——最后达到从概念的主观性向概念的客观性的转化(第34—35页)^①[30]^②。

概念的第一个特性是普遍性(Allgemeinheit)。注意：概念来自本质，而本质来自存在。

关于普遍、特殊(Besonderes)和个别(Einzelnes)的进一步的发挥，是极其抽象的和“晦涩的”^③。

库诺·费舍把这些“晦涩的”议论阐述得极糟，他从哲学全书中抓出一些比较容易的东西——实例，并加上庸俗的见解(反对法国革命。库诺·费舍全集1901年版第8卷第530页)等等，但是没有向读者指出如何去找出理解黑格尔的抽象概念中那些难懂的转化、微差、推移、变幻的钥匙。

在阅读时……
这部著作的
这些部分应当
叫做：引起头
痛的最好办
法！^④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u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 lisant…These parts of the work should be called: a best means for getting a headache! ——译者注

难道这毕竟是对旧形式逻辑的让步吗？是的！并且还是对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让步

这就是《逻辑学》的这一部分中的大量的“规定”和概念的规定！^②

对！

“一切事物都是推理”……

注意

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转化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晦涩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①

在第 125 页 [112] 上引证了一个“著名的”推理——“一切人都是要死的，卡伊是人，所以他也是要死的”——黑格尔俏皮地补充说：“只要听到这样的推理，立刻就会使你觉得厌烦”——这是从“无用的形式”^③产生的，同时他还作了深刻的评语：

“一切事物都是推理，即通过特殊性而与单一性相联系的某种一般的东西；可是，当然，事物并不是由三个命题构成的整体。”（第 126 页）[112]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ilà ce qu'il faut!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sbestimmung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nützen Form”。——译者注

好极了！最普通的逻辑的“格”——（所有这些都在关于“推理的第一格”这一节中）是事物的被描绘得很幼稚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①——最普通的关系。

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E.—B.—A.，即单一^②、特殊^③、普遍^④，B.—E.—A. 等等），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第1章^⑤中摹仿黑格尔。

关于康德

顺便提起：

“康德所谓理性的二律背反无非是：在一种情况下引以为据的是概念的一种规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由于同样的必然性而根据另一种规定”……（第128—129页）[115]

			注意
必须回过 来研究黑	注意： 要倒转 过来 ^⑥ ：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信念、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t venia verbo。——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ondere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gemeines。——译者注

⑤ 指《资本论》第1章。——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mkehren。——译者注

<p>格尔，以便逐步地分析康德主义者等等的什么流行的逻辑和认识论</p>	<p>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p>	<p>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性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由于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等人深刻得多。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正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p>	<p>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p>
--------------------------------------	--------------------------------	---	-------------------------

要义二则：

关于批判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的问题：

1. 普列汉诺夫批判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①驳斥它们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 limine。——译者注

议论，而没有纠正（象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没有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没有指出一切的和任何的概念的联系和转化。

2. 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根据毕希纳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

……“以归纳为基础的经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尽管公认知觉过程尚未完成；然而，只是因为自在和自为的经验是真实的，所以才能够假定：找不到任何相反的说法来反对这种经验。”（第 154 页）[139]

注意

这一段是在《归纳的推理》那一节中。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见：归纳和类比的联系——和推测（科学的预见）的联系，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内容。

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1 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要义。

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

在哲学全书中，黑格尔指出：悟性和理性的区分、这类和那类概念的区分，应当这样理解：

抽象的概念

和

具体的概念

自由和
必然性

“我们的活动就是或者只停留在概念的否定的和抽象的形式上，或者依据概念的真实本性把概念理解为既肯定又具体的东西。例如：如果我们把自由这个概念看做必然性的抽象的对立面，那末这只是悟性的自由概念而已；而真实的和理性的自由概念，其内部则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全集第6卷第347—348页）^①

[I, 290]^②

同上，第349页[291]：亚里士多德如此完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满地叙述了逻辑形式，以致“本质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通常都把“推理的格”看做空洞的形式主义。“但是事实上它们”（这些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以下述的必然性为根据的：即作为概念的规定的每一环节，其自身都会成为整体和起中介作用的根据。”（全集第6卷第352页〔I, 294〕）

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353—354页〔I, 294—295〕）

“推理的各个格的客观意义一般地在于：所有理性的东西都是三个步骤的推理，并且，推理中的每一项的位置既可以在两端，也可以在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这正和哲学的三项，即逻辑观念、自然和精神的情况一样。在这里自然先是起联结作用的中项。自然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两个极项——逻辑观念和精神。”

“但是，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只是因为它以自然为中介”……“正是精神认识到自然中的逻辑观念，所以就把自然提高到它的本质”……“逻辑观念是‘精神的绝对实体，也是自然的绝对实体，是普遍的、贯穿一切的东西’。”（第353—354页）〔295〕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黑格尔“只是”把这个
“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
神化了

“自然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 = “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 = 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关于类比的确切的评语：

“理性的本能使人感觉到，经验得出的这个或那个规定，在该事物的内在本性或类中有着自己的根据，并且理性的本能往后依据着这个规定。”（第357页）[298]（全集第6卷第359页[299—300]）

以及第 358 页 [298—299]：无聊的空洞类比的游戏引起了对自然哲学的当然的蔑视。

反对自己！

在普通逻辑^①中，形式主义地把思维和客观性分隔开来：

“在这里思维仅仅被认为是纯粹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客观的东西则被认为和思维相反，是某种固定的和本来就是如此的东西。但是这种二元论不是真理，并且，不问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来源，就这样简单地接受这两个规定，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第 359—360 页）[300]
事实上，主观性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界限’”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第 360 页）[300]。

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

第 6 卷第 360 页 [1,300—301]

“实现了的概念”是客体。

从主体、从概念到客体的这种转化，似乎是“奇怪的”，但是不应该把客体简单地了解为存

^① 在手稿中“逻辑”这个词是和下面引证的黑格尔的话中的“在这里”联结在一起的。——编者注

在，而应该了解为完备的、“自身具体的、完全的、独立的东西”……(第 361 页) [301]

“世界是观念的异在。”

主观性(或概念)和客体——是同一的又是不同的……(第 362 页) [302]

关于本体论的证明、关于神的胡说!

注意 ……“把主观性和客观性当做一种固定的和抽象的对立，这是错误的。二者完全是辩证的”……(第 367 页) [306]

第二篇 客观性

(逻辑学) 第 5 卷 第 178 页^① [VI, 161—162]^②:

客观性的双重意义: ……“原来, 客观性也具有双重意义——既有某个与独立概念相对立的东西的意义, 同时又有某个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的意义”……(第 178 页) [161]

……“对真理的认识就在于: 按照客体本身, 即把客体作为不掺杂主观反思的东西来认识”……(第 178 页) [162]

客观性

对客体的
认识

往下——关于“机械性”的论述非常晦涩, 并且几乎完全是胡说八道。

再往下, 关于化学性, 关于“判断”的阶段等等也是如此。

以《规律》为标题的那一节(第 198—199 页)
[179—180], 并没有提供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指望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东西。
奇怪, 为什么把“规律”列入“机械性”?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德文版第 5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 卷的页码。——编者注

这个接近是
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规律这个概念接近于下列的一些概念：“秩序”(Ordnung)、同类性(Gleichförmigkeit)、必然性、客观整体性的^①“灵魂”、“自己运动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从下面这个观点出发的：即机械性是精神、概念等等的异在，是灵魂、个性……的异在。看来，这是空洞的类比的游戏！

注意，在第 210 页 [190] 上碰到“自然必然性”^② 这个概念——“机械性和化学性，二者都为自然必然性这一概念所包括”……因为在“自然界 = 概念沉没在外在性中”((这里我们看到“它”(概念)“沉没在外在性中”)) (同上)。

性中”(哈哈！)

自由和必然性

“已经讲过：目的性和机械性的对立，首先就是自由和必然性的最一般的对立。康德在阐述理性的二律背反时，举出了这种形式的对立，并且正是把它作为先验观念的第三种冲突举出的。”(第 213 页) [193] 黑格尔在简短地重述康德关于正题和反题的论据时，指出这些论据是空洞的，并且注意到从康德的议论中得出的是些什么：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objektiven Totalitä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notwendigkeit”。——译者注

“康德对这个二律背反的解决，正和他对他二律背反的一般解决一样，这就在乎：理性既不能证明这个命题，又不能证明那个命题，因为遵循纯粹经验的自然规律，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关于事物的可能性的先验地^①决定的原则；因此，进一步，它们二者应当被认为不是客观的命题，而是主观的准则；从一方面来说，我应当经常只按照自然界的纯粹机械性的原则来思索自然界的一切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有条件时按照另一准则即终极原因的原则来探究某些自然形式；似乎这两个只应当供人类理性使用的准则，并不象上述命题那样地相互对立着。——正如上面所说的，在这样的观点下，完全没有探究哲学兴趣所唯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两个原则之中哪一个本身具有真理；从这种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把这些原则当做客观的、即这里所指的外部存在着的自然规定，还是简单地当做主观认识的准则，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其实，这整个认识是主观的，即偶然的，因为由于偶然的原因，它时而采用这个准则，时而采用那个准则，按照它认为哪一个准则适合于这一客体而定，根本不问这些规定本身的真理，无论它们是客体的规定或是认识的规定，都是一样。”

黑格尔反对
康德（关于自
由和必然性的
看法）

好！^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priori。——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译者注

(第 215—216 页) [195]

黑格尔:

“对机械性和化学性来说，目的是第三项；它是它们的真理。因为目的自身还处在完整概念的客观性或直接性的范围内，所以它还受到外在性本身的影响，并且同那和它有关的某个客观世界对立着。从这方面来看，在我们所观察的目的的关系（这是外在的关系）中，仍然出现着机械的因果性，一般也应该包括化学性在内，但机械的因果性是作为从属于这个关系的因果性，作为本身被扬弃了的因果性而出现的。”

(第 216—217 页) [196]

……“由此就显现出客观过程的上述两个形式的从属性；在这两个形式中表现为无限进步的他物，最初是被设定为外在于它们的概念，即目的；不仅概念是它们的实体，而且外在性对于它们也是本质的、构成它们的规定性的环节。

唯物主义辩证法:

区分为 机械 规律和 化学 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实践的（有目的的）活动方面来看，世界（自然界）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似乎是外在的什么东西，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隐蔽的。

客观 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两个形式的关系。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因此，机械的或化学的技术，由于它的性质在于它是外在地被规定的，所以它本身就是服务于目的关系的，而现在就应当更加详细地考察这种关系。”

(第 217 页) [197]

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
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
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
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
定。

((技术和客观世界。 技术和目的))

……“它”(目的^①)“面前有着一个客观的
机械的和化学的世界，它的活动和这个世界有
关，即和现存的东西有关”……(第 219—220
页) [199] “它之所以还具有某种真正在世界以
外的存在，就是因为上述的客观性和它对立
着”……(第 220 页) [199]

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

((注意：这一切都在“主观目的”这一
节中，注意。))(第 217—221 页) [197—20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Zweck。——译者注

黑格尔的
历史唯物主义
的萌芽

黑格尔和
历史唯物主义

“目的通过手段和客观性相结合，并且在客观性中和自身相结合。”（第 221 页 [200]《手段》这一节）

“因为目的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具有某个有限的内容；这样一来它就不是某个绝对的东西或某个自身绝对合理的东西。可是手段是推理的外在的中词，而推理是目的的实现；因此在手段中出现合理性本身，这个合理性把自己保存在这个外在的他物中，并且正是通过这个外在性而保存自己。因此，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 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第 226 页 [205]

注意

Vorbericht, 即书的序言，注的日期是：

1816 年 7 月 21 日，纽伦堡。

这是在《实现了的目的》这一节中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

“目的性的过程是概念向客观性的转移(原文如此!),这个概念是明显地作为概念而存在着的”……(第 227 页) [206]

注意

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说主体(人)在逻辑的“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那末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

逻辑的范畴和
人的实践

注意

“目的的运动现在达到了这点:外在性的环节不仅被设定在概念中,概念不仅是应有性和意图,而且作为具体的整体性是和直接的客观性同一的。”(第 235 页) [213] 在《实现了的目的》这一节末,在第 2 篇《客观性》末(第 3 章:目的性),向第 3 篇:《观念》过渡。

注意

注意

卓越的地方是: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

从主观的概念
和主观的目的
到客观的真理

体的一致的“观念”，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极其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第三篇 观念

第3篇《观念》的开端：

“观念是合适的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或
真理的东西本身。”(第236页)[214]

一般说来,《逻辑学》第2部(《主观逻辑》)

第3篇(《观念》)的导言(全集第5卷第236—

243页[VI,214—221])以及哲学全书中相应的各节
(第213—215节),差不多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

注意 注意
的阐述。也就在这里,可说是特别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

“观念”这一用语在普通的意义上被使用着。康德。

“康德再度要求使观念这一用语恢复它的理性概念的意义。——在康德看来,理性概念应当是无条件的东西的概念,而对于现象来说它应当是超验的,因为任何经验的使用都同它不适合。在康德看来,理性概念是用来理解的,悟性概念是用来知晓知觉的。——然而实际上,如果后者真正是概念,那末它们就是概念,——

黑格尔

反对康德

反对那意味着
真理(客观的)
和经验分离
的超验的东西

好极了!① ||| 理解是通过它们来实现的”……(第236页) [214]

再看下面关于康德的论述

把观念当做“非现实的”东西，譬如说：“这不过是观念而已”，那就是错误的。

“如果思想仅仅是某种主观的和偶然的东西，那末它们当然没有任何更多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由于这点而逊于暂时的和偶然的现实，因为这些现实除了偶然性的和现象的价值以外，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价值。反过来说，如果认为观念之所以没有真理的价值，是因为它对于现象是超验的，是因为在感性世界中不能提供任何和它一致的对象，那末这是奇怪的误解，因为在里之所以否定观念的客观意义，据说是由于观念正好缺乏那种构成现象即构成客观世界的非真实存在的东西。”(第237—238页) [215]

对于实践观念，康德自己也承认引用经验来反对观念是庸俗的②；他把观念推崇为必须努力使现实与之相符合的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继续写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öbelhaft。——译者注

“但是，由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观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是真理，所以不应当把观念只看做目的，即应当与之接近、然而其自身永远是某种彼岸性的目的；而应当这样看：一切现实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包含着并且表现着观念。对象，客观的和主观的世界，不仅应当完全和观念吻合，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概念和实在的吻合；和概念不符合的实在，仅仅是现象，仅仅是主观的、偶然的、随意的，而不是真理。”（第 238 页）[216]

黑格尔反对康德的“彼岸性”^①

概念和事物的一致不是主观的

“第一、它”（观念）“是简单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同一，是一般的东西……（第 242 页）[219]

……“第二、它是简单概念的自为地存在着的主观性跟与它有区别的客观性的关系；实质上前者是消灭这个区分的趋向……

……“作为这个关系的观念是把自己分化为个体及其无机界的过程，是使无机界重新

观念（要读作：人的认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一致（符合）。（“一般的东西”）。这是第一。

第二、观念是自为地存在着的（=似乎是独立的）主观性（=人）对有区别（与观念有区别）的客观性的关系……

主观性是消灭这种区分（观念和客体的区分）的趋向。

观念^②、认识是（智慧）为了使无机界受主体的支配以及为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enseits”。——译者注

^② “观念”一词在手稿中已删去。——编者注

受主体支配的过程，是回到最初简单的普遍性的过程。观念与它自身的同一是一个过程；思想既然使现实摆脱无目的的变化的外观并使之纯化为观念，就不应当设想这个现实的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灰暗的、没有趋向和运动的简单形象，是某个精灵、某个数目或某个抽象的思想；由于概念在观念中获得了自由，观念在自身中也就具有最尖锐的矛盾；观念的静止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观念永远产生这种矛盾，永远克服这种矛盾，并且在矛盾中达到和自身的一致”……⁶⁰

了概括（在无机界的现象中去认识一般）而沉入无机界中的过程……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

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静止（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就在于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人永远产生（思想和客体的这个矛盾）和永远克服这个矛盾……

注意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观念是……作为认识和

观念是[人的]认识和意图

意志的真和善的观念……这个有限认识的和(注意)行动(注意)的过程把最初是抽象的普遍性变成整体性，因而它就成为完备的客观性。”(第243页)[220]

在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①中有同样的话。哲学全书第213节(第385页[I,321])^②

……“观念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客观性跟概念的符合……但是，一切现实的东西，只要它们是真理的东西，就是观念……单一的存在只不过是观念的某一方面；因此，观念还需要其他的现实性，这些现实性同样地表现出它们是单独的和看来独立的存在；概念只是在所有现实性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会实现。孤立的单一的东西，是不符

(意欲)……(暂时的、有限的、局限的)认识和行动的过程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完备的客观性。

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象独立的和单个的(独自存在着的^③)。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zusammen)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Beziehung)中才会实现。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onders für sich bestehende。——译者注

合于自己的概念的；它的现有存在的这种局限性构成它的有限性并且导向它的毁灭”……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并

并不要用辩证法这个字眼，而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要义，大致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

辩证法是什么？

=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

=注意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人们最初所认为的真理就是：我知道某物是如何存在着的。然而这只是对意识而言的真理，或者是形式的真理，——只是正确性而已。（第 213 节第 386 页 [322]）而按照更深的意义来说，真理就是在于客观性和概念的同

……
“坏人是不真实的人，即他的行为不符合于他的概念或他的使命的人。然而，任何一个完全缺乏概念和实在性的同一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坏的和不真实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只是因为它的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符合于它的概念……”

……“凡是配称为哲学的学说，总是以关于什么东西的绝对统一的意识为其基础，而悟性对这个东西则只有在其分离的状况下才予以承认”……

“前面所考察的存在和本质的各阶段，正如概念和客观性的各阶段一样，从它们的这种差别上来看，不是什么不动的和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而是辩证的，并且它们的真理只在于这点：它们是观念的各个环节。”（第 387—388 页）

[323]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概念和客观性的差别，是相对的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

第6卷第388页[323—324](第214节)：

“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观念。可以把它叫做理性(这是理性概念真正的哲学意义)，也可以叫做主体-客体，叫做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的统一、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的统一、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叫做自身具有自己的现实性的可能性，叫做其本性只能当做存在着的本性去理解的东西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合理的，因为悟性的一切关系都包含在观念中，然而通过它们的无限复归和自身同一而包含在观念中。

(观念)真理
是全面的

“悟性能够很容易地指出：关于观念所叙述的一切都是自身矛盾的。但是，对于悟性的一切论点也可以予以同样的回击，或确切些说，在观念中悟性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回击；这种回击就是理性的工作，当然它不象悟性的工作那样容易。如果悟性指出：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例如主观的东西只是主观的，而客观的东西则是和它对立的；存在是和概念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因而不能从概念中推出存在；有限的东西同样地只是有限的，并且是无限的东西的直接对立面，因而它和无限的东西是不能同一的；

其他一切规定也是这样，——那末，逻辑却反过来指出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若主观的东西只是主观的，有限的东西只是有限的，无限的东西只是无限的等等，那它们就不具有真理性，就会自相矛盾，并且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样一来，这个转化和统一——两个极端作为被扬弃的东西，作为某种外观或环节包含在这个统一中——便显示出自己是这些极端的真理。（第388页）[323—324]

“当悟性批判观念时，它就陷入双重误会中：第一、观念的极项——无论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它们——是在观念的统一中，但悟性却仍然按那样的意思和规定来理解它们，即认为它们不是包括在观念的具体统一中，而是观念之外的抽象。甚至当它们的关系已经明确地被设定注意时，它”（悟性^①）“还是同样地很不理解这种关系；例如悟性甚至忽视判断中的系词的性质，系词指明：单一的东西即主词，又同样地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东西。第二、悟性把自己的反思——按照这种反思，和自身同一的观念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矛盾——看做没有进入观念之中的外在反思。事实上，这并不是悟性特有的智慧，而是观念本身即辩证法，这

注意：
抽象和对立面的“具体统一”。绝妙的例子：最简单而又最清楚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
辩证法不在人的悟性中，而在“观念”中即在客观的现实中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Verstand。——译者注

“永恒的生命”
= 辩证法

观念是……
一个过程

注意这点

个辩证法永远在分离和区别同一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灵魂和肉体，只是因为如此，观念才是永恒的创造、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精神”……(第389页)[324]

第6卷第215节第390页[325]：

“观念实质上是一个过程，观念的同一之所以是概念的绝对的和自由的同一，乃是因为它的同一是绝对的否定性，并因而是辩证的。”

因此，思维和存在、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等等的“统一”这个说法是错误的^①，因为它表达的是“始终静止的同一”^②。说有限的东西简单地中和着(“neutralisiert”)无限的东西并且反之亦然^③，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过程。

倘若计算一下……每秒钟地球上死去十人以上和生出更多的人。“运动”和“瞬间”：抓住它。在每一既定的瞬间…… 抓住这一瞬间。在简单的机械运动中也是如此(反对切尔诺夫⁶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als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uhig beharrende Identitä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译者注

“观念作为过程，在自己的发展中通过三个阶段。观念的第一个形式是生命…… 第二个形式……是作为认识的观念，这个认识又以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的双重姿态出现。认识过程的结果是恢复为差别所丰富了的统一，这便提供了第三个形式，即绝对观念的形式”……

(第391页) [326]

观念是“真理”(第385页[320—321]第213节)。观念即真理，作为过程——因为真理是过程——在自己的发展(*Entwicklung*)中通过三个阶段：(1)生命；(2)认识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和技术(见前)，——(3)绝对观念(即完全真理)的阶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真理是过程。
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
走向客观真
理。

逻辑学 全集第五卷

第三篇 观念 第一章 生命

“按照关于逻辑的通常看法”(第5卷第

244 页^①[VI, 221]^②), 在逻辑中是不谈生命问题的。但是, 如果逻辑的对象是真理, 而“真理的本身实质上又包含在认识中^③”, 那末就不得不论述认识, ——既然谈到认识(第 245 页[222]), 那就应该谈到生命。

有时人们在所谓的“纯逻辑”之后还提出了“应用”(angewandte)逻辑, 可是那时候……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就得把一切科学都包括在逻辑中, 因为每一门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对象, 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
(第 244 页)[221]

从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最初是个体的)中的反映过程和以实践来检验这个意识(反映)的观点来看, 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参看:

生命=个别的主体把自己和客观事物分隔开来

……“所以生命的最初判断就是: 生命把自己作为个别的主体而和客观性分隔开来”……
(第 248 页)[224]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德文版第 5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sentlich im Erkennen ist.* ——译者注

哲学全书^①第 216 节：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

哲学全书第 219 节：……“被生物所征服的无机界之所以被征服，就是因为自在的无机界和自为的生命是一样的东西。”

倒转过来 = 纯粹的唯物主义。卓绝、深刻、正确！！还要注意：他证明“自在”和“自为”^②这两个用语的极度正确和中肯!!!

注意

如果要研究逻辑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那就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

分节^③：

- （1）作为“活的个体”^④的生命（A 节）
- （2）“生命的过程”

^① 《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德文版第 6 卷；193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1 卷。——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 sich” и “für sich”。——译者注

^③ 《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德文版第 5 卷第 248—262 页；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 卷第 224—237 页。——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lebendige Individuum”。——译者注

(3) “类的过程”(Gattung), 人的繁殖和向认识的过渡。

(1) “主观的整体性”^① 和“漠不关心的”“客观性”

(2) 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有生命之物的这种客观性就是有机体；客观性是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第 251 页）[227]

黑格尔和“有机体的概念”的游戏

!!!

往下，把“感受性”(Sensibilität)、“感受刺激性”(Irritabilität)——据说这是和普遍性不同的特殊性!! ——以及“繁殖”“归入”逻辑范畴，这是无聊的游戏。交错线、向自然现象的另一面的转化都被忘记了。以及其他等等。疼痛是活的个体中的矛盾的“现实存在”^②。

黑格尔和“有机体”的游戏

还有，人的繁殖……“是他们的”(两个异性个体的)“实现了的同一，是由其分叉反射于自身的类的否定统一”……（第 261 页）[236]

黑格尔的可笑之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ubjektive Totalitä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merz ist “eine wirkliche Existenz” des Widerspruchs。——译者注

逻辑学 全集第五卷

第三篇 观念

第二章 认识的观念

(第 262—327 页 [237—295])

……“它的”(概念的^①)“实在性一般地是它的现有存在的形式；全部问题就在于对这个形式的规定；根据对形式的规定，有以下的差别：一种情况是概念作为自在的或主观的概念，另一种情况是概念作为向客观性中沉入的、然后向生命观念中沉入的概念。”(第 263 页) [238]

主观的意识
以及它向客
观性的沉入

? ……“精神不仅比自然界无
神秘主义! 限地丰富，而且……概念中对立
 物的绝对统一构成精神的本质”
 ……(第 264 页) [238—239]

神秘主义!

黑格尔反对康德：

康德的“自我”^②是“思想的先验的主体”^③(第 264 页) [239]，“同时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法，这个自我有着一种不方便的地方，即我们必须常常利用自我来对自我作某种判断”……

? 这就是说，
康德的“自我”
是一种没有对
认识过程进行
具体分析的空
洞形式(“自我
咀嚼”)

(第 265 页 [24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Begriff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ch”。——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ls ein transzendentales Subjekt der Gedanken”。
——译者注

注意：
康德和休谟
——怀疑论者

“在他的”(=康德的)“对这些规定”(即“以往的——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关于“灵魂”的抽象的、片面的规定^①)“的批判中”，“他”(康德)“简单地仿效休谟的怀疑论的方式，即牢牢抓住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丢掉自我中一切经验的东西，因为应当把自我作为本质，作为自在之物来认识；这样一来，除了我思维这个现象外，什么也没有剩下，这个现象伴随着一切表象，但关于这个现象我们一无所知。”(第266页) [240] 井井井

注意

黑格尔从哪里看出了休谟和康德的怀疑论？

大概黑格尔在这里看出怀疑论是在于：休谟和康德没有把“现象”看做显现着的自在之物，把现象和客观真理割裂开来，怀疑认识的客观性，把一切经验的东西^②和自在之物^③割裂(weglassen)开来……

黑格尔继续说：

**不能离开理解
(认识、具体研究等等)的过程去理解**

井井井……“无疑地，应当同意下面这点：当我们还未理解概念，还停留在简单的、不动的表象和名称上时，不论关于自我，不论关于任何东西，甚至关于概念，我们都一无所知。”(第266页) [24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akte einseitige Bestimmungen “der vormaligen —докантовской—Metaphysik”。——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es Empirische。——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译者注

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

旧形而上学力图认识真理，因而按真理的标志把对象分为实体和现象（第 269 页）[243]。康德的批判拒绝探究真理……（第 269 页）[243]……“但是停留在现象上和停留在普通意识认为不过是表象的东西上，这就是放弃概念和哲学。”（第 269 页）[244]

康德局限于
“现象”

A 节：

“真理的观念。主观的观念首先是趋向……因此，趋向有下述的规定性：趋向扬弃自身的主观性，使自己的还是抽象的实在性变成具体的实在性，并用自己的主观性所预设的那个世界的内 容 来 充 实 这 个 实 在 性 …… 因 为 认 识 是 作 为 目 的 或 作 为 主 观 观 念 的 观 念， 所 以 对 预 设 为 自 在 地 存 在 着 的 世 界 的 否 定， 是 第 一 个 否 定”……（第 274—275 页）[248—249]

也就是说，认识的有限性(Endlichkeit)和主观性，对自在世界的否定是认识的最初的阶段、环节、开端、起头——认识的目的最初是主观的……

黑格尔反对康德：

康德把一个方面推崇为绝对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绝对的“彼岸的东西”^①

康德的主观主义

但是认识的过程使认识达到客观真理

“令人奇怪的是，最近”（显然是指康德）“有限性这个方面仍被固持着，并且被认为是认识的绝对关系，似乎有限的东西本身应当是绝对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把某种不知道的、成为认识范围之外的自在之物的特性附加在客体上，并且这种自在之物同真理一样，被看做某种对认识说来是绝对彼岸的东西。按照这样的理解，一般思想的规定、范畴、反思的规定，以及形式的概念及其环节，获得了这样一些规定的地位，这些规定并非本身是有限的，而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有限的，即在和上述空洞的特性即成为自在之物的特性比较时，它们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把认识的这种不真实的关系当做真实的，乃是一种谬误，这种谬误已成为最近的一般意见。”（第276页）[250]

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割裂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做主观主义，而不是当做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

……“但是认识应当以自身的运动来解决自己的有限性并从而解决自己的矛盾。”（第277页）[25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enseits”。——译者注

……“以为对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放进进去的，这样来设想分析是片面的。同样，以为所获得的各个规定似乎只是从对象中抽出来的，这种想法也是片面的。大家知道，第一种想法是主观唯心主义所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分析中把认识的活动看做纯粹是片面的假定，在这个假定的后面隐藏着自在之物；第二种想法属于所谓的实在论，实在论把主观的概念理解为空洞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从外面把思想的规定接受到自身中的（第280页）[253]。

……不能把这两个环节彼此分开：具有抽象形式的逻辑的东西（在分析中逻辑的东西以这种形式出现），当然只有在认识中才被提供出来，同样地，反过来说，它不仅是被设定的东西，而且也是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第280页）[253—254]

黑格尔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实在论”

逻辑的客观性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哲学全书 第 225 节 非常好，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

注意

往下第 281—282 页 [254—255] 关于范畴的相互转化 非常重要（并且是反对康德的，第 282 页 [255]）。

逻辑学，全集第 5 卷第 282 页 [VI, 255]（下半页）①。

……“康德……从 形式逻辑 那里剽窃了规定的联系，即关系的概念和综合原则自身，把它们作为 现存的东西 拿过来；它们的演绎应当是对于自我意识的这个简单统一向它的这些规定和差别 转化的 描写；可是康德没有花功夫去指出自己产生自己的概念的这个真正综合的 前进运动。”（第 282 页）[255]

康德没有指出范畴的相互转化。

第 286—287 页 [259—260] ——当黑格尔再度谈到高等数学时（顺便表明了他是知道高斯如何解 $X^m - 1 = 0$ 这一方程式

① 列宁的笔记由此转入新的笔记本。——编者注

的⁶²），他又一次谈到了微积分，他说：

“数学……直到现在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即从数学上来证明那些以这种转化”（从某数到某数的转化）“为基础的运算，因为这种转化不是数学性质的。”享有发明微分学荣誉的 *Leibnitz*^①，用“最不可容许的、既与概念格格不入的、又并非数学的方法”实现了这种转化……（第 287 页）[259—260]

“分析的 认识是全部推理的第一个前提，——概念对客体的直接关系；所以同一就是这样一个规定，认识把它当做自己的规定，因而这种认识只抓住现有的东西。综合的认识则是力求理解现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去掌握处在统一中的各规定的多样性。因此，综合的认识是推理的第二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中，差别的东西本身是相关联的。这样，这种认识的目的就是一般的必然性。”（第 288 页）[260—261]

对于某些科学（如物理学）为了“解释”各种“力”等等、为了牵强附会地硬凑事实等等而采取的方法，黑格尔做出了如下的聪明的评语：

“所谓对于被列为定理的具体材料的说明和论证，一部分是同语反复，一部分是对事物真

^① 莱布尼茨。——编者注

异常正确
和深刻

(参看资产
阶级的政治
经济学)

反对主观主义
和片面性

实情况的歪曲，这种歪曲部分地是为了掩盖认识的虚妄，这种认识片面地挑选经验，惟有这样它才能获得自己的简单的定义和原理；它是这样地消除来自经验的反驳意见的：它不是从经验的具体的整体来了解和解释经验，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并且从对假说和理论有利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它。在具体经验从属于预先假设的各规定的情形下，理论的基础就被蒙蔽，它只是从符合理论的这一方面显露出来。”（第315—316页）[285—286]

实例：

可笑地炫耀陈词滥调，等等。

这就是说康德
不理解“有限
事物”的辩证
法的普遍规律
吗？

康德和Jacobi^①推翻了旧形而上学（例如Wolff^②的形而上学）。康德指出：“严格的论证”会引出二律背反，

“可是，对于和某种有限内容相联系的这个论证的性质本身，他”（康德）“并没有思考过；其实，前者应该和后者同时垮台。”（第317页）[287]

综合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的，因为“概念在其对象中或在其实在性中没有成为与自身的统一……由于对象和主观的概念不相符合，所以在这种认识中观念还没有达到真理。——但

① 难可比。——编者注

② 沃尔弗。——编者注

是必然性的领域是存在和反思的最高峰；必然性本身转化为概念的自由，内在的同一转到自身的表现，这就是概念本身……

……“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末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第319页）[288—289]下面一节标题为《B：善的观念》。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①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来再看。

黑格尔
论实践和
认识的客观性

为什么从实践、行动只向“善”（das Gute）转化呢？这是狭隘的，片面的！然而有益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也包括有益的东西。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也就是“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und für-sich。——译者注

所有这些都在《认识的观念》这一章(第2章)中——即在向“绝对观念”(第3章)的转化中——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⁶³。

认识论中的实践：

(第320页)[289]“作为主观东西的它”(概念)“仍然以某个自在的异在为前提；它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想通过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完成自己。在理论的观念中，主观的概念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的东西来和客观世

换句话说^①：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作为主观东西的概念(=人)又以自在的异在(=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己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实现(完成)自己的趋向。

在理论的观念中(在理论的领域中)，主观的概念(认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ias。——译者注

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为自己汲取一定的内容和得到充实。可是在实践的观念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主体在其规定的自在和自为的存在中所固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

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性的的东西来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一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

在实践的观念中（在实践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

主体₁在这里突然代替“概念”₂在其自在和自为的存在，即作为规定的主体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这种包含在概念中、和概念相等并且自身包括着对个别外部现实性的要求的规定性，就是善。善是带着绝对东西的品格出现的，因为善是概念自己内部的整体性，是客观的东西，这个客观的东西同时具

实质：

“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 = 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

有自由统一和主观性的形式。

这种观念比上述认识的观念更高级，因为这种观念不仅具有普遍东西的品格，而且具有单纯现实东西的品格……(第320

—321页)[290]

……“因此，目的的活动不是为了自己要把某种现存规定接受到自身中和融会这种规定，倒是为了设定自己本身的规定，并通过扬弃外部世界的各个规定来使自己获得具有外部现实性形式的实在性”……

(第321页)[290]……

……

……“实现了的善之所以是善，就是因为它已经在主观的目的中，在自己的观念中；它的实现使它具有某种外部的存在”……(第322页)[291]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目的的活动不是向着自己”……

而是为了通过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具有外部现实性形式的实在性”……

“善的主观性和有限性就在于它以客观世界为前提，作为他物的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所以从作为善的前提的客观世界这方面来说，善的实现本身就会遭到阻碍，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第322—323页)[292]

“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在“实现”目的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注意

注意

+ ……“这样，善仍然只是某种应有；它是自在自为的，可是，作为最后的抽象的直接性的存在，仍然是与善对立的规定的存在，就同某种非存在一样……++(第323页)[292]

善、幸福、好的愿望，依然是主观的应有……

++ ……“的确，实现了的善的观念是一个绝对的公设，然而只不过是一个公设而已，即被主观性的规定性纠缠住了的绝对的东西。这里仍有两个对立着的世界：一个是纯粹的清彻思想领域中的主观性的王国，另一个是外表多样化的现实领域中的客观性的王国，这个外表多样化的现实性是一个未开发的黑暗王国。和上述的那个绝对目的不调和地对立着的是这个现实性的障碍物，它（绝对目的）造成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关于这种矛盾的完全展开，在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① 第453页及以下各页中有更仔细的研究”……(第323页)[292]

两个世界：
主观的世界和
客观的世界

① 《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注意

对主观性王国——它是和“客观的”“多样化的”现实的“黑暗”相对立的——中的“纯粹的清彻思想领域”的嘲笑。

……“在后者中”(= 在和实践的观念^①不同的理论的观念^②中)……“认识知道自己仅仅是领会，是本身没有规定的、概念和自己的同一；对理论的观念来说，充实起来的，即规定了的自在自为的客观性，是现存的东西，而真正存在着的东西是不以主观设想为转移而存在着的现实。相反地，对实践的观念来说，这个与它对立的，同时作为不可克服的界限的现实，却具有本身是虚无的东西的意义，这个东西应当通过善的目的去获得自己的真实规定和唯一的价值。因此，意志本身之所以会阻碍自己目的的达到，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因为外部现实对意志来说，不保持真实存在着的东西的形式；所以，善的观念只能在真理的观念中得到补充。”(第 323—324 页)[292—293]

注意

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③)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praktischen Ide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theoretischen Idee。——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tzen。——译者注

己目的的达到……就是因为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马上接着就是：

……“但善的观念通过自身来实现这种转化”(从真理的观念到善的观念的转化，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反之亦然^①)。“在行动的推理中，第一个前提就是善的目的和那个现实的直接关系，目的掌握这个现实，而在第二个前提中目的则把它作为外部的手段来反对外部现实。”

(第324页)[293]

“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尓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以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

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译者注

第三个前提即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
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
的标准。

……“善的实现（这是违反与它对立的、与它不同的现实的）就是中介，对于善的直接关联和真正实现来说，这个中介实质上是必要的”……（第325页）[294]

……“但是，如果善的目的通过这个”（通过活动）“而仍然没有实现，那末这就会是概念复归到它曾具有的关于自己活动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来，现实被规定为虚无的但又被假定为实在的；这种复归是向恶无限性的前进，并且唯一地以下面这点作为自己的根据：在上述抽象实在的扬弃中，这个扬弃也直接地被忘记了；或者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实在，相反地，已经被假定为本身是虚无的、非客观的现实。”（第325页）[294]

（人的活动的）目的未完成的原因
(Grund) 是：把实在当做不存在的东西
(nichtig)，不承认它(实在)的客观现实性。

注意：

“因为外部现实通过客观概念的活动变化着，并且它的规定也因而被扬弃，所以，正因为这样，它失去了仅仅显现着的实在性、外

在的可规定性和虚无性这样一些性质，从而被设定为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现实”……
 (第 326 页) [295] +

注意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 改变 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 (= 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 客观真实的) 现实。

注意

+ ……“这样便完全扬弃了上述的假定，也就是扬弃了作为某个仅仅是主观的 和按其内容来说是有限目的的善的规定，扬弃了还只是通过主观活动使有限目的实现的必然性，扬弃了这个活动本身。结果中介自己把自己扬弃；结果是直接性，这个直接性不是假定的恢复，相反地，是它的扬弃。因此，自在自为地被规定的概念的观念不仅已经设定在行动着的主体中，而且也作为某个直接的现实性而设定下来，并且相反地，这个直接的现实性，如同在认识中一样，也被设定为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第 326 页) [295]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
 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从而在这个结果中，认识被恢复并

且和实践的观念结合起来，预先找到的现实性同时被规定为实现了的绝对目的；然而并不象在探索的认识中那样，仅仅被规定为没有概念的主观性的客观世界，而是被规定为这样的客观世界，它的内在的根据和现实的存在就是概念。这是绝对观念。”（第327页）[295]（（第2章完，转到第3章：《绝对观念》。））

第3章《绝对观念》（第327页）[296]

……“绝对观念，原来就是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的同一，其中每一方自己单独说来都还是片面的”……（第327页）[296]

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因为“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①）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 [全集第5卷 第236页] [VI, 214]

现在还待考察的已不是内容^②，而是……“它的形式的普遍性——即方法”（第329页）[298]。

“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 相反地，在真理的认识中，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objektive Wahr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halt。——译者注

方法不仅是许多已知规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这种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词”（逻辑推理的格中的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有客观东西的意义”……（第 331 页）

[299—300]

……“相反地，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不是作为外在的反思出现的，而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取得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就是柏拉图对认识的要求，也就是说，要观察事物的本身，一方面要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观察，另方面也不要脱离事物，不要抓住附带的情况、实例和对比，而是要唯一地注意这些事物，并且要意识到它们的内在的东西”……（第 335—336 页）[303]

这种“绝对认识”的方法是分析的……“但同时也是颇为综合的”^①……（第 336 页）[303—304]

“Dieses so sehr synthetische als analytische Moment des Urteils, wodurch das anfängliche Allgemeine aus ihm selbst als das Andere seiner sich bestimmt, ist das dialektische zu nennen”……（第 336 页）[304]（+ 见下页）^②

辩证法的
规定之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Этот метод “des absoluten Erkennens” ist *analytisch*, … “aber ebenso sehr *synthetisch*”。——译者注

^② 在手稿中从括弧开始有一个箭头指着手稿下一页的一段“辩证法是……”（见本书第 240 页）。——编者注

“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那最初的普遍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对自己的他者，——应当叫做辩证法的环节。”

规定不是明确的!!!

(1) 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 [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2) 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者^①)，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

(3)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

或者可以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

辩证法的要素

(1)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X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井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ndere seiner。——译者注

-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 斗争 或展
开。
-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 分解
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
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
(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 每个 事物联
系着的。
-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 每个 规定、
质、特征、方面、特性向 每个 他者 [向自己
的对立面?] 的 转化。
- (10) 揭露 新的 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
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 (13) 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 特征、
特性等等，并且
-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
否定)。
- (15)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
形式、改造内容。
- (16) 从量到质和 从质到量 的转化。((15 和 16
是 9 的 实例))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 (续前。见上页①)

……“辩证法是古代科学之一，它在近代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这里很清楚=认识论和逻辑]中以及一般地在古代和近代的流行的哲学中最不受重视”……(第336页)[304]关于柏拉图，据说第欧根尼·拉尔修曾经说过：柏拉图是辩证法、即第三哲学的创始者(犹如泰勒斯是自然哲学的创始者，苏格拉底是道德哲学的创始者一样)，可是那些特别高嚷柏拉图的功绩的人们却极少考虑到这个功绩……

柏拉图和 辩证法

辩证法的 客观性……

……“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技艺，好象它是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第336—337页)[304]康德的重要功绩是重新提出辩证法，承认它是“理性的必然的”(特性)(第337页)[304]，但是(辩证法的运用)结果必定是(和康德主义)“相反的”。见下面。

往下是关于辩证法的非常有意思的、明白的、重要的概述：

① 见本书第237页。——编者注

……“辩证法除开平常被看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外，它通常具有那种更为详尽的形式，因而对于任何对象，如世界、运动、点等等，都能指明其固有的某个规定来，例如（按照以上所举出的诸对象的次序），空间或时间的有限性、在这个地方的存在、对空间的绝对否定等等；但是，其次，同样也必然有相反的规定，例如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在这个地方的不存在、对空间的关系，因而具有的空间性。更古的埃利亚学派主要是运用它的辩证法来反对运动，柏拉图则常常运用自己的辩证法来反对当时的观念和见解，特别是反对诡辩学派，但是也反对纯粹的范畴和反思的规定；晚期的发达的怀疑论不仅把辩证法推广到直接的所谓意识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的准则上，并且还把它推广到一切科学的概念上。但是从这种辩证法中所得出的结论，一般地是所提出的论断的矛盾性和虚无性。但是这样的结果可以有双重含义：一种是客观上的含义，即这样自相矛盾的对象自身，扬弃并消灭自己；例如埃利亚派的结论就是这样，按照这个结论，世界、运动、点等等的真理性便被否定了；另一种是主观上的含义，按照这个含义，认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一个结论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辩证法本身在玩着变出虚假外观的戏法。所谓人的常识的普通观

来自辩证法
的历史

怀疑论
在辩证法历史
上的作用

辩证法被认为
是戏法

康德主义 =
(也是)怀疑论

这是对的!
表象和思想，
二者的发展，
而不是什么
别的③

对象表现自己
是辩证的

点就是如此，这种常识紧抓着感性的明显性以及通常的观念和言论”……（第 337—338 页）
[304—305]

例如犬儒第欧根尼⁶⁴，用步行来证明运动，“庸俗的反驳”①（第 338 页）[305—306]，——黑格尔说。

……“或者，关于辩证法是主观而毫无价值的这个结论，并不涉及辩证法自身，而倒是涉及它所反对的认识，也就是涉及在怀疑论意义上、同样地在康德哲学意义上来说反对的一般认识。”
(第 338 页) [306]

……“这里主要的成见就在于：好象辩证法只具有否定的结果。”(第 338 页) [306]

同时还说什么康德的功绩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辩证法上，放在对“思想的规定本身”②的研究上。(第 339 页) [306]

“凡是没有思维和概念的对象，就是一个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个名称；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

……“因此，如果某一对象或认识按其自身的性质或由于某种外部联系而被发现是辩证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e pöbelhafte Widerlegung”。——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Denkbestimmungen an und für sich”。——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 aliud。——译者注

的，那就不能认为这是这一对象或认识的罪过”……

……“因此，凡被认为是固定东西的一切对立面，如有限和无限、个别和一般，都不是由于什么外部结合而成为矛盾的，相反地，正象对它们本性的考察所表明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转化”……(第339页)[307]

“这就是上面所指出的那个观点，按照这个

#

观点，某个普遍的第一个东西，按其本身来说，就是它自身的他物”……(第340页)[307]

概念不是
不动的，而就
其本身，就其
本性来讲 =
= 转化
#

第一个一般的
概念(也 = 第
一次遇到的
任何一般的
概念)

……“但是这个他物在本质上不是空洞的
否定的，不是那被当做辩证法的通常结果的无，
而是第一个东西的他物，是直接东西的否定；因
而，它被规定为间接物，一般说来在其内部包含
着第一个东西的规定。所以，第一个东西实质上
也储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保持肯定的东西
于它的否定的东西中，保持前提的内容于它的
结果中，这就是理性认识中的最重要的东西；同
时只须最简单的思考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个要求
的绝对真理和必然性，至于谈到用以证明这一
点的实例，那末全部逻辑都是由它们组成的。”

(第340页)[307—308]

这对于辩证法
的理解是非常
重要的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转化为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后者可以成为前者的宾词——

——“例如有限是无限，一是多，单一是一普遍”……（第341页）[308]

“自在” = 潜在，尚未发展，
尚未展开

……“因为第一个东西或直接的东西是自在的概念，因而成为只是自在的否定东西，所以，后者的辩证环节就在于：自在地包含在它之中的差别设定在它的内部。相反地，第二个东西本身则是某种被规定的东西、差别或关系；因此，它的辩证环节就在于设定它所包含的统一”……——（第341—342页）[309]

（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

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

……——“因此，如果否定的东西、规定的东西、关系、判断以及这第二个环节所指的一切规定，不是本身已经矛盾的和辩证的，那末这只是由于思维的缺陷，即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综合起来。因为材料——在一个关系中对立的各个规定——已经设定并且摆在思维的面前。但是形式的思维把同一奉为规律，把它面前的矛盾内容贬到表象的领域中，贬到空间和时间中，而在空间和时间中，矛盾的东西各不相连地保持着并存和循序的状态，并且就这样地互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第342页) [309]

注意

(对象)“互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似乎就在这里黑格尔露出了唯心主义的马脚，——时间和空间(和表象联系着)被列入比思维低级的东西之中。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较低级的。实质在于：思维应当把

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这里，即在时间的概念中（而不是在表象对思维的关系中）。

……“关于这点，它^①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确定的原则：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上，矛盾的思维乃是概念的本质因素。形式的思维事实上也思考到矛盾，但它立即把视线移开，并按上述的见解”（即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这句格言）“躲开矛盾，而且只抽象地加以否定。”（第342页）[309]

“刚才考察过的否定性，形成概念运动中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一个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泉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泉源，是辩证法的灵魂，而所有真的东西本身都含有这种辩证法的灵真理的标准 魂，并且只有通过它才是真理，因为概念和实

辩证法的精华

真理的标准

^① 即形式的思维。——编者注

在之间的对立的扬弃，以及作为真理的那个统一，完全是以这个主观性为基础的。——第二 || (概念和实在) 的统一
 一个否定，即我们达到了的否定的否定，是上述的矛盾的扬弃，可是这种扬弃，和矛盾一样，不是某种外在反思的作用；它是生命和精神的最内在的最客观的环节，由于它，才有主体、自由的人格。”(第 342—343 页)[309—310]

这里重要的是：(1) 辩证法的特征：
 自己运动、活动的泉源、生命和精神的运动；主体(人)的概念和实在的一致；
 (2) 最高程度的客观主义(“最客观的环节”①)。

黑格尔说(第 343 页)[310]：“如果一般地愿意计算的话”，这个否定的否定是第三项，但是也可以把它当做第四项(Quadruplicität②)(第 344 页)[311]，前面再算上两个否定：“简单的”(或“形式的”)否定和“绝对的”否定。(第 343 页末)[310—311]

我不明了这种差别，绝对的东西不是等于更具体的东西吗？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objektivste Moment”。——译者注

② 四分法。——编者注

注意：

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
外在的表面
的方面

“虽然，这个统一同方法的整个形式——三分法一样，只是认识方式的一个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第344页）[311]

黑格尔无情地斥责形式主义，痛骂玩弄辩证法的无聊、空洞。

——但又说：仅就它（虽然是没有概念的^①）被指出这点来说，已经是“康德哲学的无限功绩了”。

“的确，形式主义也掌握了三分法，并且保持了它的空洞的公式。但是，现代的哲学上所谓的构造仅仅就在于：到处乱塞这个没有概念和内在规定的形式的公式，并用它来建立外部秩序；这个构造的肤浅、无聊和空洞就使得这个形式枯燥无味，并弄得它声名狼藉。然而，它还不会由于这种运用的庸俗性而丧失自己的内在价值，对于理性东西的形象因而被发现这一点仍然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这个形象还没有达到概念的地步。”（第344—345页）[311]

否定的否定的结果，这个第三项不是……

“静止的第三项，而正是”（对立面的）

“统一，这种统一是以自身为中介的运动和活动”……（第345页）[312]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ohne Begriff。——译者注

向“第三项”即合题的辩证转化的结果是新前提，是论断等等，这个新前提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泉源。而认识的“内容”已经进入到这个新前提即“第三”阶段中（“认识内容的本身进入了考察的范围”^①），——于是方法就扩展为体系（第346页）[313]。

一切推论、一切分析的开端，——这第一个前提，好象现在已经是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了，于是就产生了论证它、“引伸”(ableiten)（第347页）[313]它的要求，结果便是：

“这似乎是要求对无限的、向后的倒退加以论证和引伸”（第347页）[313—314]——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新的前提在向前推进……

……“认识是从内容进展到内容。首先这个前进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前进的运动看做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中，普遍保存在自己的单独中，保存在判断和实在中；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Inhalt des Erkennens als solcher in den Kreis der Betrachtung eintritt”。——译者注

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第349页) [315]

(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

但是，扩展也要求深化(“进入自身”^①)，“而且更大的扩展同样也是更高度的紧凑”(第349页) [316]。

“因此，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那个使自己复归到最单纯的深处的东西，是最强有力的和最占优势的。”(第349页) [316]

“正因为这样，前进的运动每向前一步，每一个继续的规定，都是同没有规定的开端越离越远，但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因而最初看来可能是相异的东西——如退后论证开端，以及向前继续规定它——都是汇合在一起的，都是同一的。”(第350页) [316]

不可漠视^②这个没有规定的开端：

注意：
黑格尔反对
康德

……“不必以此感到抱歉：似乎它”(开端)“只能被当做预定的和假设的。凡是可以说用来反驳开端的理由，——例如说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在着手研究问题之前需要批判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sich-geh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prezieren。——译者注

检查认识的工具，——也都是一些前提，这些前提，作为具体规定来说，要求得到中介和根据。因而它们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比它们所反对的那个始自对象的开端更优越的地方，倒是自己就其具体内容来说需要论证，正因为这样，相反而地，应当把这样的想法——即似乎对它们应当比对任何其他东西更多地注意——当做空洞的奢望。它们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把已知的有限的和不真实的认识，即某种有局限性的、被规定为对自己的内容来说是形式和工具的认识，变为某种确定不移的和绝对的东西；这个不真实的认识本身也同样是形式，是后退的论证。——不过，因为开端只是开端，所以真理的方法也认为它是不完满的，但是同时又知道这个不完满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因为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的”……（第350—351页）[316—317]

……“由于上述的方法的性质，科学是一种自身封闭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而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在一起；同时这个圆圈是圆圈的圆圈……这一链条的各环节便是各门科学”……（第351页）[318]

“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粹概念，因此，它是和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方法现在也同样充实的存在，是把

反对康德
(对的)

科学是
圆圈的圆圈

注意：
辩证方法和
“充实的存

在”①、即充满内容的和具体的存在的联系

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十分紧凑的整体的存在”……(第 352 页) [318]

……“第二、这个观念”((绝对认识的观念②))“还是逻辑的观念，它被关闭在纯粹的思想中，它还只是神的概念的科学。不错，它的有系统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实现，但是这种实现还是包含在这个领域内的。因此，认识的纯粹观念便被关闭在主观性中，所以它是扬弃主观性的趋向，并且作为最后结果的纯粹真理，也就会成为其他某个领域和科学的开端。在这里只须要指出这个转化。

从观念转化到
自然界……

“正是因为观念把自己设定为纯粹概念与其实在性的绝对统一，从而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所以作为具有这个形式的整体来说的观念就是自然界。”(第 352—353 页) [318—319]

注意：
小逻辑(哲学全书第 244 节，即第 414 页^③ [344]^④ 的

逻辑学 最后一页 即第 353 页 [319] 上的这句话，是妙不可言的。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转化。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⑤，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这不是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rfülltes Sei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Idee des absoluten Erkennens。——译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德文版第 6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930 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1 卷的页码。——编者注

逻辑学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往下直到这一页的末尾都是不重要的。

《逻辑学》完。1914年12月17日。

附释①），这本
书的最后一句
话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存
在着的观念就
是自然界。”②

极妙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差不多只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

注意

第6卷第399页^③[I, 332—333]^④

哲学全书第227节——卓绝地叙述了分析的方法（“分解”“现存的具体的”现象——“赋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Zusatz。——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e seiende Idee aber ist die Natur”。——译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编者注

注意：
“类或力
和规律”
(类 = 规律!)

予”现象的各个方面以“抽象的形式”并且“分出”——“类或力和规律”①) 第 398 页 [332] 和它的应用：

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②）“我们随心所欲的事”③(第 398 页) [332]，——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这是这些对象的形式”④(第 399 页) [332]。

洛克和经验论者主张分析的观点。并且常常说：“认识一般地不能有更多的作为为了。”(第 398 页) [332]

非常正确！
参看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 1
卷第 5 章注释
2 中的引语⁶⁸

“但是立刻就可以弄明白，这是对事物的歪曲，并且那种愿意如实地考察事物的认识，就会因此而自相矛盾。”例如化学家用一块肉做“实验”⑤，发现了氮、碳等等。“但是这些抽象物质已经不再是肉了。”

定义可能有许多，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被下定义的对象愈丰富，也就是说，它可以供考察的不同方面愈多，那末根据这些方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erausheben”—“die Gattung oder die Kraft und das Gesetz”。——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n pflegt zu sprech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ache unseres Beliebens”。——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s ist die Form der zu erkennenden Gegenstände selbst, von welcher es abhängt”。——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rtert”。——译者注

所下的定义可能就有愈大的区别。”（第 400 页 [334] 第 229 节）——例如关于生命、国家等等的定义。

Spinoza 和 Schelling^① 在自己的定义中提出了许多“思辨的东西”（大概黑格尔在这里是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然而却是“以简单的断言的形式”提出的。哲学应当证明和推论一切，而不应当局限于下定义。

分类(Einteilung)应当是“自然的，而不是纯粹人为的即任意的”（第 401 页）[334]。

第 403—404 页 [336]——狠狠地反对“构造”和在构造上的“游戏”，问题是在于概念、“观念”、“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②……（第 403 页）[336]

在小哲学全书第 233 节中，(b) 章标题是意志^③（这在大逻辑中是《善的观念》^④）。

活动是“矛盾”——目的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可能的和不……等等。

“在形式上，这个矛盾的消除在于：活动扬弃目的的主观性，并因此也扬弃客观性，扬弃使这二者成为有限的那种对立，活动不仅扬弃这

① 斯宾诺莎和谢林。——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 “Idee”, “Einheit des Begriffs und der Objektivitä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Wolle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Idee des Guten»。——译者注

个主观性的片面性，并且扬弃整个主观性。”（第 406 页）[338]

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特别在道德哲学中）是目的的观点，是主观应有（第 407 页）[338—339]（与客观没有联系的）的观点……

黑格尔在讲到绝对观念时，嘲笑（第 6 卷第 237 节第 409 页 [340]）关于它的“夸夸其谈”，好象一切都显露在绝对观念中，并且他指出：

“绝对观念”……是……“普遍的；但是这个普遍不单单是和作为某个他物的全部特殊内容相对立的抽象形式（原文如此！），而是绝对的形式，所有的规定、这个形式所设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要复归到这个绝对的形式中。在这方面，可以把绝对观念比做老人，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小孩也能说，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小孩即使也懂宗教的内容，可是对小孩来说，这种宗教内容的意义只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还在它之外。”（第 409 页）[340—341]

……“意义在于全部运动”……（第 237 节第 409 页 [341]）

“内容是观念的生动发展”……“以上考察过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绝对东西的一种形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 ——译者注

但最初是在有限意义上的形象”……（第 410 页）[341]

第 238 节附释：

“哲学方法是综合的同时又是分析的；但这决不是说，有限认识的这两个方法并列于哲学方法中或简单地交替着，而是这样的：它们二者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哲学方法中，而哲学方法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同时既起分析的作用，又起综合的作用。哲学思维起分析的作用，因为它仅仅感受自己的对象——观念，让它无阻碍地活动，并且似乎只注视着它的运动和发展。所以哲学活动完全是被动的。但同时哲学思维也是综合的，并表现自己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哲学方法要想达到这点，就须要放弃那些经常企图冒出来的偶然的个别的假设和特殊意见”……（第 411 页）[342]

（第 243 节第 413 页[344]）……“可见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

（哲学全书的终结；见前面页侧从《逻辑学》终结处所摘录的话①。）

好极了！

非常好！（而且非常形象）

① 见本书第 252—253 页。——编者注

ЗАМЕТКИ ПО РЕЦЕНЗИЯМ НА РАБОТЫ О «ЛОГИКЕ» ГЕГЕЛЯ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1913, März, статья Dr. Ferd. J. Schmidt'a: „Hegel und Marx“. Автор воспевает поворот к Гегелю, ругает „теоретик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ую сколастику“, цитирует неогегельянцев *Constantin Rössler* и *Adolf Lasson* (из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и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Plenge* высказывает, что-де Маркс не понял зна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и“ как синтеза. Заслуга Marx'a—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очих—велика, но... одностороння.

NB

Образец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вернее 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абочелюбивого, ибо автор, вероятно, консерватор) кастрирования Marx'a.

Mc Taggart Ellis Mc Taggart: „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 Cambridge. 1896. (259 pp.)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19 (1902), S. 185 — — — де, знаток философии Гегеля, защищает-де ее от Seth, Balfour, Lotze, Trendelenburg и др. (автор, Таггарт, видимо, архи-идеалист).

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 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⁶⁷

普鲁士年鉴⁶⁸（第 151 卷）1913 年 3 月，斐·雅·施米特博士的论文：《黑格尔和马克思》。作者赞扬向黑格尔的转变，责骂“认识论的经院哲学”，引证（普鲁士年鉴中）新黑格尔主义者康斯坦丁·律斯勒和阿道夫·拉松的话，并就普连厄的著作发表了下述意见：马克思不懂得“民族思想”这个合题的意义。马克思在组织工人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然而……是片面的。

对马克思进行“自由主义的”（更正确些说是资产阶级的、“爱护工人的”，因为作者大概是保守分子）歪曲的范例。

注意

马克-塔加尔特·爱里斯·马克-塔加尔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1896 年剑桥版（共 259 页）。书评载于哲学杂志⁶⁹ 第 119 卷（1902 年）第 185 页——据说他是黑格尔哲学通，他维护黑格尔的哲学，回击赛瑟、巴尔福、洛采、特伦德伦堡等人的攻讦（看来作者塔加尔特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

Emil Hammacher: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92 SS.) 1911. Leipzig.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48 (1912), p. 95. Есть-де недур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повторении послекантовского идеализм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что-де Виндельбанд агностик (96 р.) etc., но-де „абсолютный идеализм“ Гегеля автор совсем не понял, впрочем как и Риль, Дильтей и пр. „звезды“. Взялся-де за дело не своих сил.

Andrew Seth: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ondon, 1882.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83, S. 145 (1883).

Автор-де защищает Гегеля против Канта.
(Хвалебно в общем.)

Stirling: „Secret of Hegel“. Рецензия там же, Bd. 53 (1868), p. 268. Автор-де необычайно горячий поклонник Гегеля, разъясняет его для англичан.

Bertrando Spaventa: „Da Socrate a Hegel“. Bari, 1905. (432 pp. 4,50 Lire). Рецензия *ibid.*, Bd. 129 (1906)—это-д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о Гегеле, коего Спавента верный сторонник.

艾米尔·哈马赫：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共 92 页）1911 年莱比锡版。

书评载于哲学杂志第 148 卷（1912 年）第 95 页。书评说：关于“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在目前的重现”的意见是不错的，文德尔班是不可知论者（第 96 页）等等；但作者也象黎尔、狄尔泰以及其他“名流”一样，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是根本不懂得的，他承担了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

安德鲁·赛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包括有关宗教哲学的篇章》1882 年伦敦版。（书评载于哲学杂志第 83 卷第 145 页）（1883 年）

据说作者为维护黑格尔而反对康德。（总的说来是赞扬的。）

斯梯林：《黑格尔的秘密》。书评载于上述杂志第 53 卷（1868 年）第 268 页。作者异常热烈地崇拜黑格尔，他向英国人阐述黑格尔的学说。

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1905 年巴利版（共 432 页，定价 4.50 里拉）。书评载于上述杂志第 129 卷（1906 年）——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关于黑格尔的论文，斯巴芬达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

Stirling: „The secret of Hegel“.

Итальянская:

Spaventa: „Da Socrate a Hegel“.

Raff. Mariano.

Немецкая:

Michelet & *Haring*. Dialektische Methode
Hegels (1888).

Schmitt. Das Geheimnis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1888).

К новей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 Гегеле.

Новогегельянцы: *Caird, Bradley*.

J. B. Baillie: The origin &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London. 1901. (375 pp.)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02, 2,
S. 312. Он-д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вторяет термины
Гегеля (как *Vera*), а стара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оследит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глава
X: отношение логики к природе (Гегель-де
не достиг цели). Значение-де Гегеля, что он
„a démontré le caractère objectif de la con-
naissance“…(p. 314)

William Wallac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Oxford & London. 1894.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894, 2, p.
538. 2-ое издание, 1-ое в 1874. Автор перевел
логику Гегеля.

斯梯林:《黑格尔的秘密》。

意大利文:

斯巴芬达:《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

拉发洛·马利安诺。

德文:

米希勒和哈林格:黑格尔辩证方法

(1883)。

施米特: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

(1888)。

论述黑格尔的最新文献:

新黑格尔主义者: 凯尔德, 布莱德里。

詹·白里: 黑格尔逻辑学的起源和意义,

1901年伦敦版(共375页)。书评载于哲学评论

70 1902年第2期第312页。据说他不是仅

仅重复黑格尔的用语(象维拉那样),而是力图

以历史观点来研究和说明它们。其中提到第

10章:逻辑学和自然界的关系(据说黑格尔未

曾达到目的)。黑格尔的作用在于:他“证明了

认识的客观性质”……(第314页)

威廉·华莱士: 黑格尔哲学(包括逻辑学)

入门,1894年牛津和伦敦版。这是该书的第2

版。书评载于哲学评论1894年第2期第538

页。第1版在1874年出版。作者翻译了黑格

尔的逻辑学。

{ Его же: 1894
перевод „Phi-
losophy of
Mind“ с по-
яснительной
главой.
Рецензия
ibid.

„M. Wallace expose avec précision la conception hégélienne de cette science(logique)… science qui domine à la fois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et celle de l'esprit puisque la pensée pure ou l'Idée est le fonds commun de la réalité matérielle et de la réalité psychique“. (540)

О Wallace хвалебная, но бессо-
держательная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
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11 (1898), p. 208.

P. Rotta: La renaissance de Hegel et „la philosophia perennis“ в итальянском *Rivista di Filosofia* 1911, I—(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11, 2, p. 333).

Ротта сторонник Кэрда (*Caird*). Кажись,
nil.

идеалисти-
ческое тол-
кование
энерг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la conception néohégé-
lienne de Bradley d'une invisible énergie se
transférant de manifestations en manifesta-
tions, présente et opérante sous tout chan-
gement et toute activité individuelle“.

J. Grier Hibben: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02. (313 p.)

Автор рецен-
зии вообще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04,
volume I, p. 430: „En dépit de son titre,

“华莱士十分精确地阐述黑格尔对这门科学(逻辑学)的见解……这门科学既使自然哲学也使精神哲学从属于自己，因为纯思想或纯观念是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共同基础。”(第540页)

《精神哲学》⁷¹
也是他翻译的
(1894年)，内
附解说一章。
书评也是载于
哲学评论。

哲学杂志 第111卷(1898年)第
208页上有一篇赞扬华莱士但毫无
内容的评论。

鲍·罗塔：黑格尔的复兴和“永恒哲学”，载于意大利的哲学评论1911年第1期——(书评载于哲学评论1911年第2期第333页)。

罗塔是凯尔德(*Caird*)的拥护者。似乎没有什么。

其中谈到……“布莱德里关于看不见的能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这种能是经常出现的，是在一切变化和每一单独的活动中存在和起作用的。”⁷²

约翰·格里尔·希本：《黑格尔逻辑学，解释的尝试》1902年纽约版(共313页)。

书评载于哲学评论1904年第1卷第430页；“希本先生这部著作的名称尽管如此，但里

关于能的
唯心主义
解释??

书评的作者^③
一般地

① 指维贝尔(L. Weber)。——编者注

отмечает „la renaissance de l'hégélisme dans les pays anglo-saxons“... „da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ouvrage de M. H. est moins un commentaire interprétatif qu'un résumé presque littéral“. Автор составил нечто вроде *словаря терминов* в *Логике* Гегеля. Но-де не в этом суть: „Les commentateurs en sont encore à disputer sur la position même prise par Hegel, sur le sens fondamental et le but véritable de sa dialectique. Aux critiques célèbres de Seth se sont opposées des exégèses récentes, attribuant une signification toute différente à la *Logique*, prise dans son ensemble, celles, notamment, de Mac Taggart et de G. Noël“. (431)

NB

По мнению Хиббена, Логика Гегеля „n'est pas un simple système spéculatif, une plus ou moins savante combinaison de concepts abstraits; elle est en même temps „une interprétation de la vie universelle dans toute la plénitude de sa signification concrète““. (p. 430)

NB

NB

面根本没有解释性的说明，而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摘录。”作者编了一种黑格尔逻辑学名词汇编之类的东西。但据说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评

论家们仍然就黑格尔所采取的立场，就他的辩证法的基本意义和真正目的进行争论。有一些新的解释，特别是马克·塔加尔特和若·诺埃尔的解释同赛瑟的著名的批评文章是相对立的，它们给予了整个逻辑学以完全不同的含义。”

(第 431 页)

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第 430 页)。

注意

指出“近年来”
……“黑格尔
主义在英国
的复兴”。

注意

注意

写于 1914 年 12 月

1930 年 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一书摘要⁷³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全集第十三卷

哲学史导言

第 37 页^①[30]^②……“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它就不是真理。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 哲学最敌视抽象的东西，它引导我们回到具体的东西去”……

第 40 页[32]：把哲学史比做 圆 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有许多圆圈”……

一个非常
 深刻而确切的
 比喻!!
 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类思想
 发展的大圆圈
 (螺旋)上的
 一个圆圈

……“我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我认为，如果从出现在哲学史中的各个体系的基本概念身上清除掉属于其外在形式、属于其局部应用范围等等的东西，那末就会得出观念自

注意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3 年柏林德文版第 13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2 年俄文版第 9 卷的页码。——编者注

身在其逻辑概念中的规定的不同阶段。”（第 43 页）[34]

“反过来，如果单就逻辑的发展来说，那末在它里面也可以看出历史现象在其主要环节上的发展进程；但是，人们当然要善于在历史形式所包含的东西里面认出这些纯粹概念来。”（第 43 页）[34]

第 56 页[45]——嘲笑赶时髦——嘲笑追随那些准备把“任何 空谈（？）都称为哲学”^①的人。

第 57—58 页[45—46]——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例如，在泰勒斯那里就还没有本原^②（即原则）这个概念，没有原因这个概念……

……“例如，世界上有着许多民族，它们就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原因）；“要有这个概念，就必须有高级的发展阶段”……（第 58 页）[47]

冗长累赘、空洞无物、枯燥乏味地谈论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总之，几乎二百页长的一篇导言——真要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ch jedes Geschwöre (?) für eine Philosophie auszuschrei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ἀρχή*。——译者注

全集第十三卷 哲学史第一卷 希腊哲学史

伊奥尼亚学派⁷⁴ 的哲学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 610—547）认为，人是
从鱼变来的。”（第 213 页）[168]

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派⁷⁵

……“因此，这是一些枯燥的、没有过程的、
非辩证的、静止的规定”……（第 244 页）[189]

辩证法的
反面的规定

这里是讲毕达哥拉斯派的一般概念——
“数”和它的意义等等。因此，这是对于毕达哥
拉斯派的原始的观念、他们的原始的哲学而
说的；在他们那里，实体、物和世界的“规定”
是“枯燥的、没有过程（运动）的、非辩证的”。

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
西，他引述了毕达哥拉斯派的见解：

……“一加于偶数，则成奇数 ($2+1=3$)，加于
奇数，则成偶数 ($3+1=4$)；它”（—①）“有造成
gerade (= 偶数) 的特性，所以它自己应当是偶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译者注

数。因此，单一自身包含着不同的规定。”（第 246 页）[190]

（“宇宙的
谐和”）

主观对客观
的关系

音乐的谐和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

……“毕达哥拉斯把那主观的、听觉所获得的简单的、但本身包含着比例关系的感觉判归理智，而且是用严格的规定把它判归理智的。”
(第 262 页) [200]

第 265—266 页[202—203]：星辰的运动——它的谐和——是我们所听不到的歌唱着的天体的谐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看法)。Aristoteles.
De coelo^① 第 2 篇第 13 章(和第 9 章)⁷⁶：

……“毕达哥拉斯派把火看做中心，而把地看做环绕着这个中心体在一个圆轨上运动着的行星”…… 但在他们看来，这个火并非太阳…… “他们在这里所依靠的不是感官的假象，

而是根据…… 这十个天体”

或十个行星的轨道或运动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太阳、月亮、地球、银河以及“为了整数”、为了十这个数⁷⁷ 而臆想出来的

反地^②(地球的对立体?)

“象一切运动着的物

体一样，发出声音；但每一个天体因其体积和速

① 亚里士多德《天论》。——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generde。——译者注

度的差异而各自发出特殊的音调。这种速度是由不同的距离所决定的，这些距离彼此间有一种谐和的关系，与音乐里的音程相适应；由此，就产生了运动着的天体（世界）的一种谐和的声音（音乐）”……

关于灵魂，毕达哥拉斯派认为，“灵魂就是太阳光中的尘埃”^①（第 268 页 [204]）（= 尘埃、原子）（Aristoteles. *De anima*^② 第 1 篇第 2 章）⁷⁸。

在灵魂里，好象在天宇中那样，有七个圆圈（要素）。Aristoteles. *De anima*^② 第 1 篇第 3 章——第 269 页 [205]。

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毕达哥拉斯（他从埃及人那里拿来了关于灵魂不死和灵魂轮回的学说）说他的灵魂曾在其他人身上生活了二百零七年等等（第 271 页）[206]。

对物质结构
的暗示！

在古代哲学中
尘埃（阳光中
的）的作用

毕达哥拉斯
派：关于大宇
宙和小宇宙相
似的“猜测”，
幻想

注意：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
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
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
却不同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Seele sei: die Sonnenstäubchen*”。——译者注

②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译者注

注意

再谈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理论。

“数，它们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否被空间所隔开，独自居留在观念的天宇里呢？它们并非直接是物本身；因为一个物、一个实体，毕竟是和一个数有差别的——一个物体和一个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第 254 页 [195]

引文 [出自亚里士多德？——Metaphysik^① 第 1 篇第 9 章，是不是？或是出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不清楚]。

第 279—280 页 [211]——毕达哥拉斯派承认有以太（……“太阳光透过浓密而又寒冷的以太放射出来”等等）。

总之，关于以太的猜测已经有几千年了，但直到现在仍然是猜测。不过今天已有比从前多出千倍的通向这个问题的解决、通向以太的科学规定的隧道。

埃利亚学派⁷⁹

什么是辩证法？|| 讲述埃利亚学派时，黑格尔谈到辩证法：
 ……“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②）
 “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即纯粹的思维在概念中

① 《形而上学》。——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 der eleatischen Schule。——译者注

的运动的开端；同时还发现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自在之物与这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第 280 页）[211]见下页①

(α)

(β)

两个标志

两种特征

这里实质上有辩证法的两种规定（规定而不是定义②）⁸⁰：

(α)“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

(β)“在对象的本质（自身）中（揭露）

（发现）它（这本质）自身所具有的

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这个“片段”应当表达如下：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⁸¹，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黑格尔

论辩证法

（见上页）

① 手稿下页的文字，就是下面这几段话（本书第 277—278 页）。——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immungen, keine Definitionen。——译者注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 (Ansich) 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 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 本质 也是如此。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这样地描述怀疑论的观点：

……“我们且这样设想，在一个藏有许多珍 贵东西的屋子里，有许多人在夜里找寻黄金；每 个人都会以为自己找着了黄金，但是，即使他真的找着了黄金，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晓得那 就是 黄金。同样地，哲学家们到这个世界里，正象到一座大屋子里一样，来找寻真理；即使他们已 找到了真理，他们也还是不能知道自己是否找到 了 真理”……(第 288—289 页) [217]

这比喻是迷惑
人的……

色诺芬尼(埃利亚派)说：

……“假如牛和狮子都有一双手，能象人一 样创作艺术品，那末它们也同样会描绘出神，并

把它们自己的体形给予这些神”……（第 289—
290 页）[218]

“芝诺的特点是辩证法”…… “他是辩证
法的始祖”……（第 302 页）[229]

……“在芝诺那里我们同样也找得到真正
客观的辩证法。”（第 309 页）[231]

……（第 310 页 [232]：关于对哲学体系的反
驳：“关于错误的东西，不应当根据与它对立的
东西是真理这一点来证明它是错误的，而应当
从它本身来证明它是错误的”……）

“辩证法一般地说来（ α ）是外在的辩证法，
这是与这种运动的全部掌握有区别的运动；（ β ）
不单是我们的理解的运动，而且是从对象自身
的本质、即从内容的纯粹概念来证明的运动。前
一种辩证法是这样一种考察对象的方法，它指
出对象中的各种根据和各个方面，从而使通常
认为确定不移的一切都动摇了。这些根据可能
是完全外在的根据，我们谈到诡辩学派时将更
多地谈到这种辩证法。另外一种辩证法是对于
对象的内在的考察：只就对象本身来考察对象，
没有任何前提、观念、应有性，不依照外在的关
系、规律、根据。人们完全进入到事物的本质，
就对象自身来考察它，依据它所具有的规定来
考察它。在这种考察中，它”（er）（原文如此！）
“自身表明它包含着相互对立的规定，因而也就

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

扬弃自己；这种辩证法我们主要地是在古代哲学家那里看到的。用外在的根据来进行推论的主观辩证法，当它承认‘对的里面也有不对，谬误里面也有真理’的时候，它是公正的。真正的辩证法使自己的对象什么也不留下，以致对象不仅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有缺陷的，而且还完全解体”……（第311页[232—233]）

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

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以及19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系，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

注意

一、发展原则…… +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
二、统一原则…… 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

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

……“芝诺主要是客观地辩证地考察了运动”……(第313页[234])

……“运动本身是一切存在物的辩证法”……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的确实性”^①的运动，问题仅仅是“nach ihrer(运动的)Wahrheit”——(在于运动的真实性)(第313页)[234]。在下一页，黑格尔叙述了第欧根尼(西诺普的昔尼克派)如何用步行来反驳运动这个轶事，并写道：

……“但这个轶事还有下面这样一段：当一个学生满足于这种反驳时，第欧根尼就用手杖打这个学生，其理由是：先生既提出了理由来辩驳，学生也应当提出理由来反驳。因此，不应该满足于感觉的确实性，而必须去理解”……(第314页)[235]

注意

这点可以而且应该倒过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

不坏！这个轶事的下一段是从哪里弄来的？在Diogenes Laertius^②第6篇第39节^③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3册第8节^④(黑格尔全集第314页[235])，都没有这一段。是不是黑格尔杜撰出来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e Gewißheit”。——译者注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编者注

芝诺对运动的四种反驳：

1. 向一个目的地运动的东西，首先必须经过到达目的地的路程的一半。然而要经过这路程的一半，又必须先经过这一半的一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亚里士多德回答说：空间和时间是可以无限地划分的(*δινημένη*^①)（第316页[236]），但并没有被无限地划分开来(*ένεργεία*^②)。培尔(Bayle. Dictionnaire^④, t. IV, article Zenon^⑤)称亚里士多德这个回答是无力的^⑥，他说：

……“如果我们在一英寸大小的材料上划下无穷多的线条，我们不会作出这样一种划分，这种划分会把亚里士多德以为仅是可能的无限性变成为现实的无限性”……

黑格尔写道(第317页)[237]：“这如果二字绝妙！”^⑦

就是说，如果 我们把 无限 的 划分 进行 到底!!

① 按可能性来说。——编者注

② 在实际上。——编者注

③ 培尔《辞典》第4卷，芝诺条。——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itoyable*。——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 si ist gut!”——译者注

……“时间和空间的本质之所以是运动，就因为运动是普遍的；理解运动，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的本质。运动作为概念、作为思想来说，表现为否定性和不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不论不间断性或点截性，都不能被单独地当做本质”……（第318—319页[238]）

对！

“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Kontinuität）和“点截性”（= 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

在 Ueberweg-Heinze^① 第10版第63页（第20节）中说，黑格尔“为维护亚里士多德而反对培尔”，这不对。黑格尔既驳斥怀疑论者（培尔）也驳斥反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

参看Gomperz.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⁸⁵, 第……页, ……不承认辩证法（由于思想的懦怯），但在鞭撻之下被迫承认矛盾的统一……

2. 阿基里斯追不上龟。“首先走二分之一”，以

① 指宇伯威格—海因泽的《哲学史概论》。——译者注

此类推，以至无穷。

亚里士多德回答说：他会追上龟的，只要准许他“越过界限”（第320页[240]）。

黑格尔说：“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它包含着一切。”（第321页[240]），——因为事实上在这里二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界限”……

参看
切尔诺夫对恩
格斯的反驳⁸⁶

注意
对！

……“当我们一般地谈论运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说的：物体在一个地方，然后向另外一个地方转移。既然物体是在运动，那末它就不再在第一个地方，但也不在第二个地方；如果它在第一个地方或第二个地方，那它就是静止的。如果说它在两个地方之间，那就等于没有说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困难还是存在着。而运动则意味着物体在一个地方同时又不在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不间断性，——正是它才使运动成为可能。”（第321—322页[241]）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切尔诺夫附和着反对黑格尔的一切“形而上学者”而重复的反驳（参看他的哲学论文集）。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

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

“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第322页）[242]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

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

对！

3.“飞矢不动。”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错误是从这个假定产生的，即似乎“时间是由一个一个的此刻组成的”（έν τῷ νῦν）第324页[243]。

4. 二分之一等于二倍：和一个静止的物体相比，和一个同自己反方向运动的物体相比来测

量的运动。

在关于芝诺的一节末尾，黑格尔把他和康德相比（说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外是芝诺在这里已经说过的东西”）（第326页[244]）。

埃利亚派的辩证法的一般结论：“真理的东西是统一的，其他都不是真理的。”——“正如康德的哲学有这样的结论：‘我们认识的只是现象’。大体讲来，它们是同一个原理”（第326页[244]）。

但是也有区别：

“在康德那里，精神的东西破坏世界；依照芝诺，自在和自为的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依照康德，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精神活动是坏东西；——毫不看重认识，这是精神的过度谦卑。”
……（第327页）[244—245]

留基伯和诡辩学派继承了埃利亚派……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在芝诺之后（？他生活在赫拉克利特之后？）⁸⁷黑格尔转而谈赫拉克利特，他说：

“它”（芝诺的辩证法）“也可称为主观的辩证法，因为它属于考察的主体；而没有这种辩证法的、没有这种运动的统一，就是一种抽象的同一”……（第328页[245]）

康德和他的
主观主义、
(怀疑论等)

注意

(α) 主观的辩证法。

(β) 对象中有辩证法，但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假象^①，仅仅是现象等等。

(γ) 完全客观的辩证法，即一切存在物的原则。

但前面曾说过，见第 309 页 [231] 和其他各页的引文：在芝诺那里是客观的辩证法。这里是某种极端精微的“区别”^②。参看下文：

“辩证法是：(α) 外在的辩证法，即达不到事物内在本质的反复推论；(β) 对象的内在的辩证法，但却属于(注意)主体的考察方式。(γ) 赫拉克利特的客观性，即本身被了解为原则的辩证法。”(第 328 页) [246]

注意

(在谈到赫拉克利特时)：“这里我们发现了新大陆；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不被我采纳到我的逻辑学中。”(第 328 页) [246]

注意

“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是生成；这个生成就是原则。这点包含在这句话中：存在和非存在是同样的少”……(第 333 页) [249]

注意

“存在和非存在只是没有真理的抽象，只有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ei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stinguo”。——译者注

生成是第一个真理；认识到这点，乃是一个大的收获。理智认为两方各自都是真理的、有意义的；理性则相反，它在一方中认识到另一方，认识到一方中包含着它的“另一方”（注意“它的另一方”），——“因此就应该把万物、绝对者规定为生成。”（第 334 页）[250]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De mundo*⁸⁸ 第 5 章），赫拉克利特一般地‘联结了全体与非全体（部分）’……‘相合的与不相合的、和谐的与不和谐的；从万物（对立的）生出一，从一生出万物’”（第 335 页）[250]。

柏拉图在《会饮》篇⁸⁹ 中引述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其中说到，谐和由对立面组成这一观点适用于音乐），并且提到了一种说法，即“音乐家的艺术是把差别结合起来”。

黑格尔写道：这不能成为对赫拉克利特的反驳（第 336 页）[251]，因为差别是谐和的本质：

“这个谐和正是绝对的生成、变化，——并非他物的生成，并非现在是一物，而后是他物。本质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特殊的事物和他物有区别，但并非抽象地和某个他物有区别，而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区别。每一物存在着，只因为它的他物自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第 336 页）[251]

“对音调来说也是一样；它们必须是有差

非常正确
而且重要：
“他物”是自己
的他物，是向
自己的对立面
的发展

别的，但是这种差别应当使它们能够成为统一的”……（第 336 页）^[251] 第 337 页^[252]：顺便提一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亚里士多德）被列为“最好的见证人”①……

赫拉克利特说：“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实质。”②（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 338 页）^[252]

有形体的③——是“笨拙的”字眼（可能是（注意）怀疑论者（注意）所选定的字眼），——然而时间是“第一个感性的实质”④……

……“时间作为被直观的东西，是纯粹的生成”……（第 338 页）^[252]

赫拉克利特把火看做一个过程，黑格尔关于这点说道：“火是物理的时间；这是绝对的不静止”（第 340 页）^[253]，——往下谈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它”（自然⑤）“是自在的过程”……（第 344 页）^[253]……“自然是这个永远不静止的东西，一切都是从一物向他物的转化，是从分离到统一并从统一到分离的转化”……（第 341 页）^[254]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en Zeug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Zeit ist das erste körperliche Wes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örperliche*。——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erste sinnliche Wesen*”。——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译者注

“理解自然，就是把它描述成过程”

……(第 339 页) [253]

这里显出了自然科学家的狭隘性：

注意

……“如果听听他们”(自然科学家^①)，“那末他们所观察、谈论的只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但这不是真的，他们是在不自觉地通过概念改变着直接看到的东西。争论的并不是关于观察与绝对概念的矛盾，而是关于局限的固定的概念与绝对概念的矛盾。他们证明，转化是不存在的”……(第 344—345 页) [256]

注意

……“水在分解过程中放出氢和氧：——氢和氧不是产生出来的，而是作为水的成分早已存在着的”(第 346 页) [257] (黑格尔这样摹仿着自然科学家)……

“关于知觉和经验的一切语言上的表达，也是如此；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在他的话中就包含着概念；概念是不可抑制的，在意识中再现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普遍性和真理的薄层。”(第 346 页) [257]

非常正确而且重要——恩格斯用比较通俗的形式重复的正是这一点，他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家应当知道，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forscher。——译者注

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①。

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转化的概念是狭隘的，他们对于辩证法一点也不了解。

……“他”(Heraklit^②)“第一个说出了无限的性质，而且也是第一个把自然界理解为自身是无限的，就是说，把它的实质理解为过程”

……(第346页)[257]

关于“必然性的概念”——参看第347页[258]。赫拉克利特不能在“感觉的确实性”^③中看到真理(第348页)[258]——但能在“必然性”(*εἰμαρμένη*^④)——((*λόγος*^⑤))中看到真理。

注意

“绝对的中介”(第348页)[258]

(“绝对的
联系”)

“我所知道的理性的、真理的东西，固然是从具体的东西中返回来的，即从感性的、个别的、特定的、存在的东西中返回来的。但理性所知道的自己内部的东西，也就是必然性，或存在中的普遍性；它是思维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第352页)[261]

注意：

必然性＝“存在的一般性”
(存在中的普遍性)(联系、
“绝对的中介”)

① 赫拉克利特。——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e Gewißheit*”。——译者注

③ 天命。——编者注

④ 逻各斯。——编者注

留 基 伯

哲学在历史中
的发展“应当
符合于”(??)逻
辑哲学的发展

第368页[266]：“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应当符合于逻辑哲学的发展；但在逻辑哲学中，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历史的发展中所没有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正确、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

留基伯(Leycipp)说，原子“由于体积微小”^①(第369页)而看不见，——但黑格尔却反驳道：这是一种“借口”^②(同上)，“一”^③是不可能看见的，“一的原则”“完全是观念的”^④(第370页)，留基伯不是“经验论者”，而是唯心主义者。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牵强附会,))
当然是牵强附会。

[黑格尔硬把自己的逻辑套在留基伯身上，
侈谈自为存在^⑤这个原则的重要、“伟大”(第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gen der Kleinheit ihrer Körperlichkeit”。——译者注
-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srede”。——译者注
-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译者注
-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Prinzip des Eins” “ganz ideell”。——译者注
-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sichsein。——译者注

368页)[265]，说在留基伯那里已有这个原则。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①。

但也有一点儿真理：个别性的成分（“因素”）；渐进过程的中断；矛盾的缓和的因素；不间断的东西的间断，——原子、一。（参看第371页末[268]）：“一与不间断性是两个对立面”……

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②；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一般说来，原子论反对那种认为宇宙是由一种外在力量所创造和保持的观点。自然科学由于原子论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不需要去指出宇宙存在的根据了。因为：如果把自然界看做由另外一种东西所创造和保持的，那末就该认为自然界不是自己存在着的，它有着在自身之外的自己的概念。这就是说，它有一个和它不相干的根据，它本身没有根据，它只有通过他物的意志才可以被理解；就它本身来说，它是偶然的，它自身没有必然性和概念。而在原子论的观念中则包含着整个自然界自在的观念，就是说，思

唯物主义（黑
格
尔
怕
这
字：
别
碰
我）对
原
子
论
的
关
系

① 在手稿中这四行已被删去。——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deenmystik*。——译者注

注意

想发现它自身在自然界中”……(第372—373页)[269]

黑格尔根据 Diogenes Laertius^① 第9篇第31—33节,叙述了留基伯的原子论,原子的“漩涡”(Wirbel—δίνην)^②,然而他看不到其中有任何意味(“没有任何意味”……“空洞的陈述”,“糊涂的混乱的观念”——第377页末[271—272])。

黑格尔的盲目性,唯心主义者的片面性!!

德谟克利特

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③ 对待^④ 德谟克利特,全部的话都在第378—380页[270—272]上!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引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话(第379页[272]):

“依照意见(*νόμψ*)存在着温暖,依照意见存在着寒冷,依照意见存在着颜色、甜味、苦味;但依照真理(*ἐτεῖη*)则只有不可分的东西和虚空。”(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⑤ 第7篇第135节)⁹¹
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译者注

② Diogenes Laertius——“vertiginem”——拉丁文翻译(第235页)。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tiefmütterlich*。——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handelt*。——译者注

⑤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编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更确定地说出了自在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在这两个环节的区别”……(第380页) [272]

据说这就“向坏的唯心主义洞开了大门”，——“我的感觉，我的”①……

……“这样就肯定了一种感性的、没有概念的感觉的多样性，在它里面毫不存在理性，而这种唯心主义也不去理会它。”

“坏的唯心主义”(我的感觉)
和马赫比较⁹²

黑格尔反对
马赫……

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

阿那克萨哥拉。Noūs^②是“宇宙和一切秩序的原因”(第381页) [280]，黑格尔解释道：

……“客观的思想……宇宙以及自然中的理性，或者象我们所讲的自然界中的类，那是普遍的东西。狗是动物，动物就是狗的类、狗的实质；狗本身就是动物。这个规律、这个理智、这个理性就是内在于自然中的，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不是由外力形成的，象人们制造椅子那样。”

“noūs^② 和灵魂是一个东西”(亚里士多德论阿那克萨哥拉)——第394页 [289]

注意
类概念是“自然的本质”，是
规律……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ine Empfindung, mein*”。——译者注

② 理性。——编者注

以及……①关于从自然界中的一般东西向灵魂的飞跃、从客体向主体的飞跃、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飞跃的解释。正是在这里两个极端彼此相合（并改变自身！）②。

关于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素体⁹³（与整个物体同类的粒子），黑格尔写道：

变化

“变化应当从存在和概念这两种意义上理解”……（第 403—404 页）例如，人们这样说，水能够消掉——而石头却依然存在；蓝的颜色可以去掉，而红的颜色等等却依然存在。

（它的意义）

“但这仅仅是从存在方面来看；从概念方面来看，它们中一方只有通过另一方才能存在，这是内在的必然性。”这正象人们不能从活的生物体中单独取出心脏而不损伤肺脏等等一样。

“同样自然只能在统一中存在，正如脑子只能在同其他器官的统一中存在一样。”（第 404 页）

同时，一些人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定质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增加（或减少）
结合和分离。另一些人（赫拉克利特）

① 在列宁的手稿中，这里有一个字模糊不清。——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est ici que c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et se transforment!)。——译者注

则把它理解为一物向他物的变化(第403页)。

存在和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大概是这样区分的：从联系中分割出来的单独的事实（存在），以及联系（概念）、相互关系、联结、规律、必然性。

第415页[302]：“概念是自在和自为之物本身”……

黑格尔说到草是为动物而生，而动物又是为人而生等等时做结论说：

“一个本身完整的圆圈，但它的完成同样又是向另一个圆圈的过渡；——这是漩涡，它向自己的中心折回，而这中心又直接在另一个把它吞没了的更高的圆圈的边沿上”……（第414页）[303]

至此为止，古代哲学家给予我们的并不多：“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第416页）[304]

……“但这里意识对存在的关系开始了一种更确定的发展，认识的性质开始发展为对真理的认识。”（第417页）“精神已经进展到把本质表述为思想了。”（第418页）[305]

“我们在诡辩学派的饱受指责的哲理中，看

注意：

作为“本质”的
“一般”

“认识的性质
的发展”

到一般的这个发展，在这个发展中本质完全向意识方面转化。”（第 418 页）[306]

((第 1 卷完)) 第 2 卷从诡辩学派开始。

全集第十四卷 哲学史第二卷

诡辩学派⁹⁴ 的哲学

谈到诡辩学派时，黑格尔极其细致地反复咀嚼这样一个思想：诡辩包含着一切教育 (Bildung) —— 我们的教育也在内 —— 所共有的因素，即提出论据 (Gründe) 和反证^① —— “反思的论证”；在一切事物中 找出极度不同的观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缺乏))。讲到普罗塔哥拉及其有名的论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 时，黑格尔把 康德 和他联系起来：

……“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是一般的主体；因而，存在物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是对我的知识来说存在着；意识按其实质乃是能在对象中产生内容的东西，主观的思维在这里进行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思想一直传到了最新的哲学中。康德说，我们认识的只是现象，就是说，对于那种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只应该从它对意识的关系来考察，没有这种关系它就不存在”……(第 31 页)^②[25]^③

普罗塔哥拉
和
康德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gengründe。——译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 年柏林德文版第 14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0 卷的页码。——编者注

第二个“环节”是客观主义（普遍^①），“它是由我设定的，但同时又不是由我设定的，它自身就是客观的普遍的”……（第 32 页）[25]

诡辩学派的
相对主义……

这种“相对性”^②（第 32 页）。在普罗塔哥拉看来，“一切都只有相对真理”（第 33 页）[25]。

康德和
诡辩学派以及
马赫式的
现象论²⁵
注意

……“康德的现象无非是一个外来的推动，一个 x ，一种未知物，一种通过我们的感觉、通过我们才第一次得到规定的东西。虽然有一种客观的根据，使得我们说这是冷的，那是热的，虽然我们也能够说，它们中间一定有区别，可是热和冷只是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中，而事物也是如此等等……于是，经验就被称为现象。”（第 34 页）[27]

不仅是
相对主义

“世界是现象，不仅因为它对意识来说是存在的，即它的存在对意识来说只是相对的；而且因为世界也就是自在的现象。”（第 35 页）[28]

怀疑论

……“这种怀疑论在高尔吉亚那里大大地深化了”……（第 35 页）[28]

注意

……“他的辩证法”…… 诡辩论者高尔吉亚的辩证法 [重复许多次：在第 36 页[28]上，也在第 37 页[29]上]。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llgemein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e “Relativität”。——译者注

提德曼说，高尔吉亚比人的“常识”更进了一步。而黑格尔嘲笑说：每一种哲学都比“常识”更进一步，因为常识并不是哲学。在哥白尼以前，要是谁说地球在转动，那就是违背常识（第36页）[29]。

“这东西”（人的常识①）“是某一时代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它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偏见。”（第36页）[29]

高尔吉亚（第37页[29—30]）：

（1）什么也不存在。

（2）即使存在着什么，那也是不可认识的。

（3）即使是可以认识的，那也还是不能够把认识了的传达给别人。

……“高尔吉亚在它们的关系”（它们的存在和非存在、它们的相互消灭）“中意识到：这是消逝着的环节；无意识的表象也具有这种真理，但对这种真理一点也不知道”……（第40页）[32]

黑格尔论
“常识”

常识 = 当时
的偏见

“消逝着的环节” = 存在和非存

在。这是辩证法的极好的规定！！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译者注

高爾吉亞，“絕對的實在論” (和康德)

……“高尔吉亚(α)进行了正确的论战来反对绝对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有了表象，就以为掌握了事物本身，其实它掌握的只是相对的东西；(β)他陷到近代的坏的唯心主义中：‘被思维的东西总是主观的，因而不是存在着的，我们通过思维把存在的东西变成被思维的东西’”……

(往下(第 41 页末〔33〕)又提起 康德。)

对象自身中 的辩证法

关于高尔吉亚补充一点^①：他在根本问题上提出了“非此即彼”。“但这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必须证明：对象总是必然存在于某一个规定里面的，而不是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对象只是消解在这些规定中；但不应当由此而引出什么来对抗对象自身的本性。”

关于高爾吉亞再补充一点^②:

黑格尔叙述高吉亚的关于我们不能把存在物表达出来这一观点：

“那种表达存在物的语言，并不就是那存在物；被表达的东西，并不就是对象本身，而只是语言。”(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 1, 10)

注音

① 这段摘要是列宁后来在摘录苏格拉底的哲学时作的（黑格尔的著作第43—44页；见本书第303—304页）。——编者注

② 这段摘要是列宁在摘录苏格拉底的哲学时作的（黑格尔的著作第69页；见本书第303页）。——编者注

ticos^①第7篇第83—84节)——第41页[33]——

黑格尔写道:“存在物也不是作为存在物来理解的,理解存在物,就是把它变成普遍的东西。”
(第42页)[33]

参看费尔
巴哈⁹⁶

……“这个单个的东西是完全不能表达出来的”……(第42页)[33]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
参看费尔巴哈⁹⁷

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

关于诡辩学派一节的结束语:“因此,诡辩学派也把辩证法、一般哲学作为他们考察的对象;他们是深刻的思想家”……(第42页)[33]

苏格拉底的哲学

苏格拉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
(第42页)[34],是古代哲学中“极其有意思的”
(同上)——“思维的主观性”(第42页)[33]——“自我意识的自由”(第44页)[35]。

“这里就是辩证法和诡辩术的意义的
暧昧不明;客观的东西在消逝着”(第43页)
[34];是否主观的东西就是偶然的呢,或者
在它里面(“在它自身里面”^②)有客观的东

^①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 ihm selbst”。——译者注

西和普遍的东西呢？（第 43 页）[34]①

“真正的思维是这样思想的，就是它的内容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第 44 页）[35]——不论在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主观性（“把一切交给意识决定，这点对于他”——苏格拉底——“和诡辩学派说来是共同的”）——而且也看到客观性。

“客观性在这里”（在苏格拉底那里）“的含义是自在和自为的普遍性，而不是外在的客观性”（第 45 页）[35]——同上第 46 页[36]：“不是外在的客观性，而是精神的普遍性”……

再往下两行：

康德 “康德的理想是现象，现象本身不是客观的”……（第 46 页）[36]

很妙！ 苏格拉底称自己的方法为 助产术②（第 64 页[48]）（据说他母亲传给他的）（（苏格拉底的母亲 = 助产士）——帮助思想产生出来。

生成=非存在 和存在③ 黑格尔的例子：谁都知道什么是生成，但如果我们在分析 (reflektirend) 中发见，“它是存在，同时又是非存在”——“这样巨大的差别”，那我们就会觉得奇怪。（第 67 页）[50]

① 在列宁的手稿中，在这一段话之后是关于高尔吉亚哲学的摘要，二者之间用两条直线相隔（见本书第 302 页）。——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ebammenkunst*。——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rden=Nichtsein und Sein*。——译者注

曼诺(«Meno»Plato's)⁹⁸ 把苏格拉底比做电鳗(Zitteraal)，电鳗能使接触它的人“麻醉”^①(第 69 页)[51]：我也被“麻醉”，因此 不能 回答^②。

……“我所认为是真理和正义的，就是我的精神产生的精神。但精神这样地从自身中创造出来的那种东西，精神所认为是这样的那种东西，应当是从作为普遍者的精神，即作为普遍者而活动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它的欲望、兴趣、爱好、任性、目的、嗜欲等等中产生出来的。后面这些东西固然也是内在的，‘自然安置在我们内部的’，但它们只在自然的方式之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第 74—75 页)[56]

说得好!!^③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

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说：“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第 75 页)[56]

微妙的差别!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rkotisch”。——译者注

② 在列宁的手稿中，在这一段话之后是关于高尔吉亚哲学的摘要，二者之间用一条直线相隔(见本书第 302 页)。——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 dit!! ——译者注

色诺芬在《Memorabilien》^① 中比柏拉图更好、更确切、更忠实地描写了苏格拉底（第 80—81 页[59]）。

苏格拉底派

谈到关于“谷堆”和“秃头”的诡辩时，黑格尔重述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辩证法（第 139—140 页[101—102]）。

为什么不能提起个别的东西呢？某一类东西（桌子）中的一个与其余的各个就是有某些区别的。

注意

在语言中只有
一般的东西

第 143—144 页[104]：很详细地讲到以下的一点：“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
（“这”？是最一般的字）

这是谁？是我。一切都是我。感性的东西^②？这是一般的东西等等、等等。
“这个”？？不论什么都是“这个”。

^① 《回忆录》。——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Sinnliche*。——译者注

研究一下：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东西(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等)⁹⁹。其中关于大逻辑, 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①

注意

“总之, 在研究哲理时, 普遍的东西获得意义, 而且只有普遍的东西才能被表述出来, 而‘这个’, 即所指的东西, 却完全不能被表述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哲学知识还没有达到的一种意识和思想。”(第 143 页) [104]

在这里面黑格尔把“现代的怀疑论”(第 143 页) [104]——[康德的?]和那些主张“感觉的确实性具有真理”的人们也包括进去(第 143 页) [104]。

因为感性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东西”(第 143 页) [104]。

黑格尔以此打击辩证唯物主义
以外的一切唯物主义。

注意

注意

叫出名称? ——但名称是一种偶然性, 不能表达事物本身^②(如何来表达个别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il!!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ache selbst*。 ——译者注

黑格尔和
辩证唯物主义

(第 144 页) [105]。

黑格尔认真地“相信”、认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这里他重复了他经常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

昔勒尼学派的
认识论中的
感觉……

昔勒尼学派¹⁰⁰ 认为感觉是真实的东西，“不是指感觉中的那种东西，不是指感觉的内容，而是指感觉自己本身”(第 151 页) [110]。

“因此，昔勒尼学派的主要原则就是感觉，感觉应该是真理和善的准则”……(第 153 页)

“感觉是未规定的个别的东西”(第 154 页)，但如果把思维包括进去，那末一般的东西就会出现，而“简单的主观性”就会消失。

注意①
昔勒尼学派和
马赫及其同伙

(马赫及其同伙之类的现象学家在关于一般、“规律”、“必然性”等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唯心主义者。)

① 参看宇宙威格—海因泽，第 38 节第 122 页(第 10 版)——关于他们，还可参看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¹⁰¹。他们的怀疑论和主观主义(昔勒尼学派的)。

另一个昔勒尼派哲学家Hegesias^①“认识到
了”“感觉与普遍性之间的这种不适合”……(第
155页) [113]

他们把作为认识论原则的感觉和作为伦理
学原则的感觉混淆起来了。这点要注意。
但黑格尔已把认识论分出来了。

柏拉图的哲学

关于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治理国家的计
划：

……“历史的基地不同于哲学的基地”……
……“必须知道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主体
本身为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所有
这些目的不过是实现观念的手段，因为观念是
绝对力量。”(第193页) [143]

历史上特殊的
目的创造
“观念”
(历史的规律)

关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因为感性的直观不能为我们纯粹地
照原样地揭明某个东西”(Phaedo^②)——第213
页[158]，——所以，肉体是灵魂的一种障碍。

一般概念的
“纯粹性”
(=僵死性?)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
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

注意

^① 赫格西亚。——编者注

^② 《斐多》篇。——编者注

认识的
辩证法
注意

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注意

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savoir?)*^①。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接触的圆圈。交错点^②＝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
一面相符合的标准(=实践))

这些交错点是矛盾的统一，就是说，在运动(=技术、历史等等)的一定环节上，存在和非存在在这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在一刹那间相符合。

黑格尔所说的
“空洞的
辩证法”

在分析柏拉图的辩证法时，黑格尔再一次力图指出主观的、诡辩的辩证法与客观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

“任何东西都是一，我们是这样谈及每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同时我们又指出它里面有多样性，有许多的部分和特性’，——但在这里又说：‘它是一，和它是多，这二者各自处在

① 为了更好的跃进(认识?)而后退。——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notenpunkt*。——译者注

完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不把这两种思想合在一起，因此，表象和言语就往返于这两种思想之间。这种反复往来，如果是有意识地进行的，那就是空洞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能把对立面结合起来，不能达到统一。”（第 232 页）^[177]

柏拉图在《诡辩学派》篇中说：

“困难的而又是合乎真理的事就在于指出：是别一个的，也就是这一个，是这一个的，也就是别一个，而且完全是处在同一关系中的。”（第 233 页）^[177]

“但我们必须懂得：概念真正讲来并不是仅仅直接的东西，虽说它是单纯的东西，——但它之所以单纯，是由于精神的单纯性，概念实质上是向自身回复的思想（直接的只是这个红色的东西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概念不是什么仅仅在自身中反思的东西，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概念也是独自存在的，就是说，是对象的本质”……（第 245 页）

注意

“空洞的
辩证法”

注意

注意
客观主义

概念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虽然概念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但这是“精神的”单纯性，观念的单纯性）——直接的只是那对“红色”的感觉（“这是红的”）等等。概念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而是对象的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是一种“自在的”（An sich）东西。

……“关于概念的性质这一思想，柏拉图没有说得很确定”……(第 245 页)

黑格尔(和
柏拉图)的
唯心主义和
神秘主义

黑格尔细致地渲染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渲染荒谬透顶的理念的神秘主义，例如：“感性事物的本质是三角形”(第 265 页)[197]以及诸如此类的神秘主义的胡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唯灵论者黑格尔(也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御用的、僧侣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一样)吹捧和咀嚼哲学史中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抹杀和鄙视唯物主义。参看黑格尔论德谟克利特——什么也没有讲^①！！而关于柏拉图则讲了一大堆神秘主义的陈词滥调。

黑格尔在说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以及那种认为这只是幻想的通常见解时又重复说他爱说的话：

现实的都是
合理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象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区别”……(第 274 页)[204]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不同的“实在论”、“经验论”(第 299 页)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 !! ——译者注

[255]，同上第311页[237]，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这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许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唯心主义。））

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们关于理念的争论时，黑格尔抹杀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322—323页[244—245]及其他各页。）

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奉为神，这是不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第305页）[231]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就在他的神的观念中（第326页）[247]（（当然，这是唯心主义，但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因而在自然哲学中就比较经常地＝唯物主义。））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

注意

注意

（（只要倒过来）正是这样！

黑格尔把
亚里士多德对
柏拉图的“理
念”的批判完
全弄糟了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概念、抽象从什么地方来，“规律”和“必然性”等等也就从哪里来。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谈。

“留基伯和柏拉图说运动是永恒的，但他们没有说出为什么。”(Aristoteles. *Metaphysik*^①第12篇第6章和第7章)——第328页[248]

亚里士多德如此无力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折衷主义。黑格尔却为了神秘主义而把这个弱点掩盖起来!

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等等也是辩证的。

注意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转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转化。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下面这一段话特别清楚地说明黑格尔如何把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的弱点掩盖起来：

“亚里士多德思考对象，而当对象以思想的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编者注

姿态出现时，它们就是真实的；这就是它们的 *οὐσία*^①。

但这并不是说，自然界的对象本身因此就是在思考着的东西。对象是被我主观地思考着的；因此，我的思想也就是事物的概念，而事物的概念就是事物的实质。在自然界中，概念并不是作为处于这种自由中的思想而存在的，它是有血有肉的；而血肉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懂得什么是自在和自为之物；这就是它们的 *οὐσία*^①。概念不是自为地存在的，它是被外在性所限制的。通常关于真理的定义是：‘真理是表象与对象的一致。’但表象本身只是某一表象，我与我的表象（与表象的内容）完全不是一致的：我有屋子、木材的表象，但我自己并不就是它们，——我和屋子的表象乃是两回事。只是在思维中才有客观和主观的真正一致。这是我（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亚里士多德因此持有最高的观点：我们不能再指望认识更深刻的东西了。”（第332—333页）[252—253]

天真！！

“在自然界中”，概念并不存在“于这种自由中”（人的思想和幻想的自由中!!）。“在自然界中”，它们，概念，是“有血有肉”的。——这点极妙！而且这也就是唯物主

① 本质。——编者注

义。人的概念就是自然界的灵魂，——这只不过是神秘主义地转述下面的话：自然界独特地（注意：独特地 和 辩证地！！）反映在人的概念中。

第318—337页[241—255]尽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而实质上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一切地方都被掩盖起来了！！特别是关于人和人类以外的存在的问题！！！ = 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被掩盖起来了！

参看费尔巴哈：
感觉的福音要在联系中去阅读 = 思维¹⁰²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验论者，然而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论者（第340页）。“通过综合而把握住了的经验的东西，就是思辨的概念”……（第341页）（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

注意

概念与经验的、感觉的“综合”、总括、总结之间的一致，在各派哲学家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这种一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自我、观念、思想等等）那里来的，还是从（由）自然界那里来的？恩格斯在问题的提法上是正确的¹⁰³。

康德

……“构成康德哲学的本质的主观形式”
……（第341页）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

……“自然界在自身中具有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就是目的。在自然界中，这个目的就是自然界的 *λόγος*^①，真正理性的东西。”（第 349 页）
[263]

“目的”和
原因、规律、
联系、理性

……“理智不仅是有意识的思维。在这里有着自然界、生命力的完整的、真实的、深刻的概念”……（第 348 页）

理性（理智）、思想、意识，如果撇开自然界，不适应于自然界，就是虚妄。 $=$ 唯物主义！

黑格尔因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思辨的概念”^②（第 373 页 [283] 关于“灵魂”和其他许多东西）而对他大肆吹捧，并渲染明显的唯心主义的（= 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读到这里实在是令人厌恶。

亚里士多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动摇的一切地方，都被掩饰起来了!!!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灵魂”的观点，黑格尔写道：

“实际上，任何普遍的东西只有在它作为特

① 逻各斯。——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hrhaft spekulative Begriffe*”。——译者注

无意中说出了
“实在论”

感觉和认识

亚里士多德
紧密地接近
唯物主义

注意!!

殊的东西、单一的东西、为他存在的东西时，才是实在的。”（第375页）[284]——换句话说，灵魂也是这样。

Aristoteles. «De anima»^① 第2篇第5章：
“区别”（感觉和认识^②之间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针对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认识则是针对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愿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则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377页）[286]

这里的关键是“外在”^③——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这就是唯物主义。而黑格尔却用废话来捣毁^④ 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根基、实质：

“这是对感觉的完全正确的观点”，黑格尔这样写，并且加以解释：“被动性”在感觉中无疑地是存在的，“不论是主观地或是客观地，都是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着被动性这个因素…… 亚里士多德并不因被动性这个因素而落后于唯心主义；感觉从它的一方面来说总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mpfinden и Erkenn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ßen ist”。——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gschwatzten。——译者注

是被动的。糟糕的是这样的唯心主义，它认为精神的被动性和自动性是以某种规定性是内在的或是外在的这一点为转移，——仿佛感觉中也有自由似的；感觉是局限性的领域”!! ……

(第 377—378 页) [286]

((这位唯心主义者堵塞了通往唯物主义的空隙。不，外在或内在不是无所谓①。关键就在这里！“外在”就是唯物主义。“内在” = 唯心主义。黑格尔不提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字眼 (“外在”)，而用“被动性”这个字眼来把那同一个外在描写得不同。被动性也就是外在!! 黑格尔用思想的唯心主义来代替感觉的唯心主义，但仍然是用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说：没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它们只是我们的自我的规定。就感觉来说，可以同意这一点。我在感觉上是被动的，感觉是主观的；在我之中的是存在、状况、规定性，而不是自由。感觉在我之外或在我之中，那都是一样，总之它存在着”……(第 378 页) [287]

接着就是那个把灵魂比做蜡块的有名的比喻，它使黑格尔象在早祷之前的魔鬼那样地乱转，并大叫大嚷，说这个比喻“常常引起误解”

唯心主义者
被抓住了！

注意

注意
躲避唯物主义
的遁词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leichgültig。——译者注

(第 378—379 页) [287]。

亚里士多德说 (*De anima* 第 2 篇第 12 章):

“感觉就是感受被感觉的形式，而不感受物质”……“正如蜡块一样，它接受的只是金戒的图纹，而不是金本身，——纯粹是黄金的一个形式。”

注意

灵魂 = 蜡块

在实践中就
“不同”

躲避唯物主义
的胆怯的遁词

哈哈!!

注意

黑格尔写道: ……“通过感觉达到我们这里的只是形式，而不是物质。但当我们实际行动时，譬如饮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实践中，我们总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且是作为某种现有存在的单个的个体行动着的，我们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物质的现有的存在，而且我们也通过物质的方式来对待物质。只有当我们是物质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这就是说，我们的物质的存在转为行动。”(第 379 页) [287]

((紧密地接近唯物主义——但又躲躲闪闪。))

关于“蜡块”，黑格尔大发雷霆，并谴责道：“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第 380 页) [288]，“人们异常笨拙地抓住比喻中的粗糙的方面”(第 379 页) [288] 等等。

“无论如何灵魂不应当是消极的蜡块，并从外界接受规定”……(第 380 页) [289]

……“它”(灵魂^①)“把外在躯体的形式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Seele。——译者注

为它自己的形式”……(第 381 页)[289]

Aristoteles. «De anima» 第 3 篇第 2 章:

……“被感觉之物的活动和感觉的活动是相同的和一致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不是相同的”

……(第 381 页)[289]黑格尔注释道:

……“发出声音的是一个物体,而听到声音的是一个主体;存在是两方面的”……(第 382 页)[290]

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掩盖唯心主义的弱点

但关于人之外的存在的问题却被搁在一边!!! 躲避 唯物主义的一种诡辩的遁词!

谈到思维、理性(*νοῦς*)时,亚里士多德说(*«De anima»* 第 3 篇第 4 章):

……“没有肉体就没有感觉,而 *νοῦς*^① 却可以同肉体分离”……(第 385 页)[292]“*νοῦς*^① 就象一本书,书页上实际什么都没有写”(第 386 页)[293]——而黑格尔又大发雷霆说:“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第 386 页)[293],人们把那种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硬加在他身上,等等((而关于不以理智和人为转移的存在的问题则被抹杀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证明:“亚里士多德因此不是实在论者。”(第 389 页)[295]

tabula rasa^②

哈哈!

哈哈!
他害怕!!

① 理性。——译者注

② 白板。——编者注

亚里士多德：

因此，谁不感觉，谁就什么也不认识，什么
 亚里士多德和 唯物主义 也不理解；如果他认识 (*γεωρῆ*^①) 什么东西，那
 他就必须也把它当做表象来认识，因为表象和
 感觉是相同的，只不过没有物质而已”……(第
 389 页)[295]

……“理智离开了任何物质时，是否能
 认识现实的对象，这个问题还值得专门研
 究”……(第 389 页)[295]黑格尔从亚里士多
 德那里抓出这样一些东西，说什么 “*vouς*^②
 和 *vouτόν*^③ 是同一的”(第 390 页)[296]等
 等。一个唯心主义者唯心的牵强附会之说
 的典型例子!! 把亚里士多德伪造成一个
 18—19 世纪的唯心主义者!!

伪造
亚里士多德

斯多葛派¹⁰⁴ 的哲学

关于 斯多葛派 的“真理的标准”——“被理
 解的表象”(第 444—446 页) [338—340] —— 黑格
 尔说，意识只拿表象来同表象对照 (而 不 是 和
 对象对照——(第 446 页) [339]：“真理是对象和
 认识的一致” = “真理的有名的规定”)，因此，
 问题全部都是在于“客观的逻各斯、世界的合理

① 直观。——编者注

② 理性。——编者注

③ 理性所把握的东西。——编者注

性”(第 446 页) [339]。

“除了普遍性的以及和自身同一的形式外，思维不提供任何别的东西；因此，一切都能和我的思维一致。”(第 449 页) [342]

“根据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东西；可以给任何东西找到好的根据”……(第 469 页) [357]“哪些根据应当算是好的，这个问题取决于目的，取决于利益”……(同上) [357—358]

黑格尔反对
斯多葛派和
他们的标准

一切都有
“根据”

伊壁鸠鲁的哲学

讲到伊壁鸠鲁(公元前 342—271)时，黑格尔立刻(在叙述他的观点之前)就采取反对唯物主义的战斗的立场，宣称：

“但是，自然(!!)很明显(!!)，如果认为被感觉的存在是真的，那末概念的必要性就会大概被取消，一切都因为没有任何思辨的兴趣而趋于瓦解，对事物的寻常看法则相反地会肯定下来；事实上，这样就一点也不会超越普通常识的观点，或者说得确切些，一切都降低到普通常识的水平！！”(第 473—474 页) [362]

对唯物主义
的诽谤
为什么??

对唯物主义的 诽谤!! “概念的
必要性”一点也不会被认识的和概
念的 来源 的学说所“取消”!! 不与
“常识”一致，那是唯心主义者的腐
朽的怪想。

注意

关于认识和真理标准的学说，伊壁鸠鲁称之为 *Kanonik*^①。黑格尔对它作了简短的叙述后，写道：

“它是这样简单，再没有比它更简单的了，——它是抽象的，而且是很平凡的，——它或多或少是停留在那开始从事思考的普通意识的水平上的。这是一些平凡的心理的表象；它们完全是对的。我们从感觉造成作为普遍的东西的表象，——因此，这种普遍的东西就成为稳定的东西。表象本身 (bei der δόξα, Meinung^②) 通过感觉来检验自己是否稳定，是否在重复。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完全是肤浅的；这只是最初的开端，是关于最初知觉的表象的结构”……

(第 483 页) [369]

“这最初的开端”被唯心主义忘记并歪曲了。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把“开端”同延续和终点联结起来。

注意：第 481 页 [367]——关于伊壁鸠鲁所认为的词的意义：

“每个东西靠那最初给予它的名称而获得它的明确性、明显性、清晰性”(伊壁鸠鲁：*Dio-*

① 准则学。在列宁的手稿中，“Kanonik”这个词和下一段的第一个字“它”之间有一个箭头相连。——编者注

② “bei der δόξα”(在意见中)这几个字是黑格尔加的，“Meinung”是“δόξα”一词的德译文，是列宁翻译的。——译者注

genes Laertius^①第10篇第33节)。而黑格尔说:“名称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是属于思维的,它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东西。”(第481页)[367]

“关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如何一般地通过客观方式进入到我们里面来,即关于我们本身同表象由之产生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伊壁鸠鲁陈述了以下的形而上学的见解:

“从物的表面放出一股连续不断的流,而这两股流是感觉所不能觉察到的,这是因为有逆向的补充,因为物体本身依然保持充盈,这种补充使固体中原子的排列和位置长久地保持着。这种分离出来的物的表面以极大的速度在空气中运动,因为分离出来的东西不需要有深度。”“感觉是同这样的观念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注意到”(zusehe)“形象如何产生它们的作用;它们给我们带来外部世界同我们的某种适应,某种共鸣。因此,从它们传过来一种东西,以致在我们里面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由于这样的流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知道这种或那种感觉的规定性;这种有规定性的东西存在于对象中,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流进到我们里面来。”(第484—485页[370],*Diogenes Laertius*^①第10篇第48—49节)

伊壁鸠鲁(公元前三百年,即黑格尔以前两

伊壁鸠鲁: 我们之外的对象

注意

伊壁鸠鲁的认识论……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译者注

千多年)的天才的猜测,例如关于光和光速的猜测。

黑格尔完全掩藏了(注意)主要的东西,(注意)即事物是在人的意识之外而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

——黑格尔把所有这一切都掩藏起来,他仅仅说:

……“这样地理解感觉是极其庸俗的。伊壁鸠鲁择取了最容易的而且现在说来也是平常的真理标准,因为真理是看不见的;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听到的不应当同这种真理相矛盾。因为事实上思想的这些产物,如原子、外表的分出等等,是不能够看见的;〔人们当然能看见和听到某些别的东西〕^①;但是人们所看见的东西和人们所设想和想象的东西,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地并存着的。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它们就不会相互矛盾,因为只有存在着关系的地方,才会出现矛盾”……(第485—486页)

[370—371]

黑格尔就这样撇开了伊壁鸠鲁而谈起别的东西、即伊壁鸠鲁在这里所没有接触到的、而且与唯物主义相容的东西!!

^① 方括弧里的话在列宁的摘要中已被删去。——编者注

(第 486 页) [371]:

在伊壁鸠鲁看来, 错误是由于运动(从对象到我们、到感觉或到表象的运动?)的中断而发生的。

“不可能再有——黑格尔写道——更贫乏的(认识论)了。”(第 486 页) [371]

一切都会是贫乏的^①, 如果加以歪曲和剽窃的话。

在伊壁鸠鲁看来, 灵魂是原子的“某种”集合。“这一点洛克也说过(!!!)…… 这都是些空话”……(第 488 页) [372—373] ((不, 这是天才的猜测, 是为科学而不是为僧侣主义指示途径的路标。))

这 也 是^② 令 人
惊 奇 的!!!! 伊
壁 鸠 鲁 (公 元
前 341—270),
洛 克 (1632—
1704) 差 别^③
= 两 千 年

注意。注意。(第 489 页) [373], 同上

(第 490 页) [374]:

伊壁鸠鲁硬说原子有“曲线的”运动^④, 这是伊壁鸠鲁的“武断和无聊”(第 488 页) [373]——((而唯心主义者的“神”呢???)。

而 电 子 呢?

“或者伊壁鸠鲁根本否认一切概念和作为本质的普遍的东西”……(第 490 页) [374] 虽然他

胡 说! 撒 谎!

诽 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ürftig*.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ch*.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fferenz*.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rummlinige Bewegung**”。——译者注

注意 ||| 的原子“本身正具有思想的这种本性”……“经验论者的全部不彻底性”……(第 491 页) [375]

这样就撇开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惋惜上帝!!
唯心主义的
混蛋!! ||| “在伊壁鸠鲁那里没有……世界的终极目的，创造者的智慧。除了由于原子组合的偶然的(??)外在的(??)冲撞而发生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第 491 页) [374]

而且黑格尔索性谩骂伊壁鸠鲁：“他关于自然界各个方面思想本身就是卑微的”……(第 492 页) [375]

自然科学的
“方式”是如
此！它的成就
也是如此！ ||| 接着就是同今天的“自然科学”^①的论战，据说这种自然科学，也象伊壁鸠鲁那样，“按类比”来论断，来“说明”(第 492 页) [375—376]——例如光“是以太的振动”……“这完全是伊壁鸠鲁的类比的方式”……(第 493 页) [376]

((现代自然科学和伊壁鸠鲁的对照——反对(**注意**)黑格尔。))

伊壁鸠鲁和
现代自然科学 ||| 在伊壁鸠鲁那里，“对象、原则不外是我们普通的自然科学的原则……(第 495 页)这仍然是那种成为我们自然科学的基础的方式”……(第 496 页) [378]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wissenschaft” heute。——译者注

正确的只有一点，即指出了对一般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的无知。但对唯物主义的批判却很糟糕。

“总之，关于这个方式（伊壁鸠鲁哲学的），我们应当这样说：它也有着有价值的一面。亚里士多德和更早的古代思想家在自然哲学中总是先验地从普遍的思想出发，并从其中发展出概念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把经验提升到普遍性，找出规律来；这就是注意说，从抽象观念中引伸出来的那种东西应当同注意那种由经验和观察转化来的普遍表象相符合。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先验的方面是卓越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在他那里缺乏同经验、观察相结合、相联系这一方面。把这个个别提升为普遍，这就是发现规律、自然力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伊壁鸠鲁开创了经验自然科学和经验心理学。斯多葛派的目的、理智概念是和经验、感性的现存性对立的。在斯多葛派那里，只有抽象的、有限的理智，其内部没有真理，因而也没有自然界的现存性和现实性；相反地，在这里却有自然界；对自然界的感觉要比那些假设更真实些。”

（第496—497页）[378—379]

（这几乎十分接近辩证唯物主义。）

伊壁鸠鲁的作用在于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黑格尔论唯物
主义的长处

|| 迷信^①作斗争(第498页)[379]——然而同现代僧侣的迷信作斗争吗??

|| 这全是胡说，如是否有一只野兔在路上奔过(第498页)[379]等等(而神呢?)。

注意

|| “而从它”(伊壁鸠鲁的哲学)“里面主要是产生了那些完全否认有超感觉之物存在的观念。”(第498页)[379—380]

为什么(古典
哲学家)重视
唯心主义??

|| 但这只对于“有限的东西”^②来说是好的……“迷信破灭了，但是有内在根据的联系和观念的世界也同迷信一起破灭了。”(第499页)[380]

这点要注意。

在黑格尔看
来，“灵魂”也
是偏见

|| 第499页[380]：伊壁鸠鲁论灵魂：更精微的(注意)原子，它们的更迅速的(注意)运动，它们与肉体的联系(注意)等等(*Diogenes Laertius*第10篇第66节，第63—64节)——很天真而且很好！——但黑格尔却在生气，他责骂道：“胡诌”，“空话”，“没有思想”(第500页)[381]。

按照伊壁鸠鲁的看法，神总是“普遍者”^③(第506页)[385]——“他们有一部分存在于数中”，象数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感性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erglaub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dlich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llgemeine”。——译者注

“部分的说来，他们”（神）“是完美的人的形象，它的产生是由于各形象的相似，由于类似的形象不断地溶合为同一个形象。”（第 507 页）
[385]

注意
神 = 完美的人
的形象，参看
费尔巴哈¹⁰⁵

怀疑论者¹⁰⁶ 的哲学

黑格尔在谈到怀疑论时，指出它的表面的“不可战胜性”（Unbezwunglichkeit）（第 538 页）
[407]：

注意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决心做怀疑论者，那就不能说服他，或使他接受实证哲学，——这正如不能使一个全身瘫痪的人站起来一样。”（第 539 页）[407]

说得好!!①

“实证哲学关于它”（有思想的怀疑论^②）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实证哲学内部包含着怀疑论的否定因素，怀疑论同实证哲学并不是对立的，不是在它之外的，而是作为一个因素包含在它里面的，但实证哲学所包含的否定是具有真理性的，而怀疑论则没有这样的否定。”（第 539 页）[408]

（哲学和怀疑论的关系：）

“哲学是辩证的，这个辩证法就是变化；观念作为抽象的观念，是惰性的、存在着的，只有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 denkenden Skeptizismus。—— 译者注

注意
怀疑论的辩证法是“偶然的”

它感到自己是活生生的时候，它才是真理的；这就是由于它的内在的辩证性：它扬弃自己的静止、自己的惰性。因此，哲学观念的辩证法是内在的，而并不是出于偶然的；相反地，怀疑论运用辩证法却是出于偶然的，——它一碰到什么材料、内容，就指出：它们内部都是否定的”……（第 540 页）[408—409]

旧的（古代的）怀疑论必须和新的怀疑论（仅指哥丁根的舒尔兹）区别开来（第 540 页）[409]。

关于怀疑论者的一件不坏的轶事

Ataraxie^①（恬静？）是怀疑论者的理想：“皮浪有一次乘船遇暴风雨，同伴们很惊慌，他就指着一只若无其事地安然咀嚼食料的猪，对同伴们说：哲人应当这样地无动于中。”（Diogenes Laertius，第 9 篇第 68 节）——第 551—552 页 [419]

注意
怀疑论不是疑惑

“怀疑论并不是疑惑。疑惑正是平静的反面，平静则是怀疑论的结果。”（第 552 页）
……“相反地，怀疑论对此对彼都是冷漠的”……（第 553 页）

舒尔兹-埃奈西德穆硬说怀疑论认为一切感性的东西都是真理（第 557 页）[409]，但怀疑

① 无动于中。——译者注

论者却没有这样说过，他们认为：应该适应它^①，即适应感性的东西，但它不是真理。新的怀疑论不怀疑事物的实在性。旧时的怀疑论怀疑事物的实在性。

怀疑论者的论式(表达方式、论据等等)：

注意

一切都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公元2世纪)

a. 动物构造的不同(第558页)[423]。

不同的感觉：在黄疸病患者(dem Gelbsüchtigen)看来，白的好象是黄的，等等。

b. 人的不同。“特异反应性”(第559页)

[424]。

应该相信谁呢？大多数人吗？这是愚蠢的；不能问遍所有的人(第560页)[425]。

各种哲学的不同：这是荒谬的借口，黑格尔愤怒地说：……“这些人看见哲学中的一切，但恰巧没有看到哲学本身”……“不管各种哲学体系彼此如何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总没有象白色和甜味，绿色和粗糙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它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哲学体系，而这点恰恰被忽略了。”(第561页)[426]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ch danach richten。——译者注

注意

……“一切论式都反对这个‘是’；但真理也不是这个枯燥的‘是’，——它实质上是过程”……(第 562 页) [426]

- c. 感觉器官构造的不同；不同的感觉器官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在一块着色的板上，在眼睛看起来是有着隆起的^① 什么东西，但对触觉来说却不是这样）。
- d. 主体内的情况不同（激动、安静等等）。
- e. 距离等等的不同。

地球绕太阳等等或相反^②

- f. 混合（在强烈太阳光下的气味和没有强烈太阳光时的气味等等）。
- g. 物的组成（玻璃碎了就不透明等等）。
- h. “物的相对性”（“相对性”）。
- i. 现象的频繁性、稀有性等等；习惯。
- k. 风俗、法律等等，它们的不同……

(10)这就是全部旧的论式，黑格尔说：

这全是“经验的东西”——“拒绝向概念转化”
……(第 566 页)这是“庸俗的”，但……
“但是，它们在反对普通常识的独断主义
时，的确是非常中肯的”……(第 567 页) [43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rhab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译者注

五种新的论式（已经高级得多，已包含着辩证法，接触到概念）——也是根据塞克斯都所讲述的。

- a. 哲学家们……意见的分歧……
- b. 陷入无限性中（一者依赖于他者，以此类推，以至无穷）。
- c. （前提的）相对性。
- d. 假设。独断主义者提出未经证明的假设。
- e. 相互性。（循环的）论证……

“这些怀疑论的论式真的触犯那叫做独断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按其性质不得不在这些形式中兜圈子）。这不是由于独断主义哲学包含着积极内容，而是由于它把某种规定的东西断定为绝对的东西。”（第 575 页）[438]

注意

黑格尔 反对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就在这里！

注意

“对于那根本不知道任何自在的东西，不知道任何（不是 nichts）（原文如此！！）^① 绝对的东西的批判主义说来，关于自在的存在本身的任何知识都是独断主义；其实批判主义自身就是最糟糕的独断主义，因为它断言：‘自我’、自我意识的统一是与存在相对立的，是自在和自为

“批判主义”是
“最糟糕的
独断主义”

^① 列宁所以在括号中加注解，是因为德文原书中在“绝对的东西”之前印了否定词 nicht（不），而不是 nichts（没有任何什么）。——编者注

地存在着的，而在它之外同样存在某种‘自在的’东西，二者是绝对不能碰在一起的。”（第576页）[438]

说得好!!!

辩证法 = “对自身的破坏”

“这些论式击中独断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有这样一个手法：把这个或那个原则作为某种特定的命题提出来，从而把它说成规定性。这种原则总是有条件的；因而它具有辩证法、即在自身中对自身的破坏。”（第577页）“这些论式是反对理智哲学的卓绝的武器。”（同上）[438]

例如塞克斯都就揭示了点（der Punkt）的概念的辩证法。点是不可测量的？所以它在空间之外！它是空间里面的空间界限，是空间的否定，同时又是“与空间有关的”——“因而是内部辩证的东西”（第579页）[440]。

注意

注意

……“这些论式……在反对思辨的观念上是无力的，因为思辨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辩证的因素和对有限东西的扬弃。”（第580页）

第14卷完（第586页[447]）。

全集第十五卷 哲学史第三卷

(希腊哲学末期、中世纪哲学和到谢林为止的
近代哲学, 第 1—692 页)

(1836 年, 柏林)

新柏拉图派¹⁰⁷

……“向神转回”……(第 5 页)^① [13]^②,
“自我意识是绝对的本质”……(第 7 页)^③ [14]“宇宙精神”……(第 7 页)^④ [14], “基督教”……(第
8 页)^⑤ [15] 以及一大堆关于神的胡言乱语……
(第 8—18 页)^⑥ [15—22]

但是这个公开地“认真地”导向神的哲
学唯心主义, 比虚伪而卑怯的现代不可知
论要正直些。

A. 斐洛——(公元前后)一个博学的犹太人、神
秘主义者, “在摩西身上发现柏拉图”(第 19
页)^⑦ [22] 等等。“认识神”(第 21 页)^⑧ [23] 是
主要的等等。神是 *λόγος*^⑨, “一切理念的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6 年柏林德文版第 15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 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11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逻各斯。——编者注

理念(柏拉图的)和神

总和”、“纯存在”(第 22 页)[24](“柏拉图的看法”)……(第 22 页)[25]理念是“天使”(神的使者)……(第 24 页)[25]至于感性世界,“也象在柏拉图那里一样”=*οὐν δν*^①=非存在(第 25 页)[26]。

B. 喀巴拉¹⁰⁸, 诺斯替教派¹⁰⁹——同上……

C. 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哲学——(=折衷主义¹¹⁰——(第 33 页)[33])(= 柏拉图派、毕达哥拉斯派、亚里士多德派)(第 35 页)[35]。

折衷主义者——或者是没有教养的人,或者是狡猾的人(聪明人^②——(第 33 页)[33])——从各处取得好东西,但是……

——他们集合了一切好的东西,“但没有掌握思维的连贯性,因而也就没有掌握思维本身”(第 33 页)[33]。

他们发展了柏拉图的学说……

“包含在思维中的柏拉图的普遍者,因此得到了这样的意义:普遍者本身就是绝对的本质自身。”(第 33 页)[34]

关于折衷主义者……

柏拉图的理念和神

① 不存在的东西。——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klugen Leute。——译者注

黑格尔论柏拉图的对话录^①

页码

(第 230 页)^② [175]^③ 谗辩学派篇

(第 238 页) [181] 斐里布篇

(第 240 页) [171] 巴门尼德篇

(蒂迈欧篇)(第 248 页) [184]

① 列宁的这一段摘录是用德文写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这本笔记的封皮的背面。——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 年柏林德文版第 14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0 卷的页码。——编者注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一书摘要¹¹¹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黑格尔全集第九卷(1837年,柏林)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由爱德华·甘斯出版)

材料: 1822—1831 年的讲演记录。第 73 页以前是黑格尔的手稿,等等。

第 5 页①[4]② ……“言语……是发生在人们之间的活动”……(因而这些言语不是废话)。

第 7 页[6]——法国人和英国人更有教养一些 (“更有……民族的教养”), 我们德国人则常在应当如何写历史这方面卖弄聪明,但很少去写历史。

第 9 页[7—8]——历史教导说:“各个民族及其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对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是太特殊了。”

机智而聪明!

非常聪明!

“但是,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和政府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

注意

注意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德文版第 9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8 卷的页码。——编者注

注意

状态，以至必须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

第 12 页 [10] ——“理性统治世界”……

真糟！

第 20 页 [17]：物质的实体——重力。

精神的实体——自由。

第 22 页 [19]。“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我们应当从这个进步的必然性去认识它”……

第 24 页 [20] ——(接近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指使着人们呢？主要就是“自私心”^①，——爱等等的动机比较少，而且它们的范围也比较狭窄。从这些交织着的情欲等等、要求等等之中究竟得出什么呢？

第 28 页 [23—24] “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情欲是“精力的主观的方面，因而也是它的形式的方面”……

第 28 页末 [24] ——历史不是从有意识的目的开始的…… 重要的是

第 29 页 [25] ……那种人们未曾意识到的、但由于人们活动的结果而出现的东西……

第 29 页 [25] ……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统治世界”。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lbstsucht”。——译者注

第 30 页 [27] ……在历史上通过人们的活动而实现的，“除了他们所追求的和达到的东西之外，除了他们直接认识和要求的东西之外，还有(得出)某种别的东西”。

第 30 页 [27] ……“他们”(人们^①)“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某种更为遥远的东西也因此而实现，它虽然包含在这种利益的内部，但是并不包含在人们的意识和意图中。”

第 32 页 [29]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个人的、特殊的目的中包含着作为宇宙精神的意志的实体性的东西”……

第 36 页 [36] ——牧民、农民等等的宗教信仰和德行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实例!! 注意)，但是……“宇宙精神的权利高于一切个人的权利”……

第 30 页 [27]

注意

(参看)

恩格斯¹¹²)

“伟大人物”

黑格尔在这里常讲到神、宗教、一般道德——最庸俗的唯心主义胡说。

第 97 页 [94]: “逐渐废除奴隶制要比骤然废除来得好”……

第 50 页 [44]。国家的宪法以及它的宗教……哲学、思想、教育、“外部力量”(气候、邻邦……)形成“一个实体，一个精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Menschen。——译者注

第 51 页 [51] 在自然界中运动只是循环的 (!!)
——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

? ||| 第 62 页 [60]。在各民族的不发达的、原始的状况下, 语言比较丰富, ——语言随着文明的进展和语法的形成而逐渐贫乏了。

第 67 页 [64]: “世界历史活动的基础高于道德的基础”……

第 73 页 [69]: 一幅绝妙的历史图画: 个人的情欲、活动等等的总和 (“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 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 有时是大量的共同利益, 有时是无数“微小力量” (“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 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巨大的东西”)。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疲倦”。

第 74 页 [75] —— 绪论完。

第 75 页 [76]《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典型的标题):
(第 75—101 页) [76—97]。

注意 ||| 参看普列汉
 诺夫¹¹³
 !!!

第 75 页 [76] —— “在伊奥尼亚的和煦的天空下”才比较容易产生荷马, 但不仅是这一个原因。—— “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就不能”等等。

第 82 页 [82] —— 向美洲移民消除了“不满情绪”
“并且使现代市民制度的继续存在有了保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hr wichtig! —— 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 352 页。—— 编者注

障”……（这种制度^①就是“富有和贫穷”，
第 81 页[82]）……

第 82 页[82]。欧洲没有这种出路：如果德国还
有森林的话，那就不会有法国革命。

第 102 页[99]：世界历史的三种形式：（1）专制
制度；（2）民主制和贵族制；（3）君主制度。
划分：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
日耳曼世界。关于伦理等等的毫无意思的
空谈等等。

中国。第 1 章（第 113—139 页）[111—131]。对于
中国的特征、制度等等的描述。空洞，空
洞，空洞！^②

印度——在第 176 页[162]之前——在……之
前。

波斯（和埃及）在第 231 页[207]之前。为什么波
斯王国（帝国）覆灭了，而中国和印度没有
覆灭呢？继续存在^③并不就是顶好的东西^④
(第 229 页)[206]——“万古长存的山岭并
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第
229 页)[206] 波斯之所以覆灭，是因为在这
里开始了“精神的直观”第 230 页[206]，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Zustand。——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 nil, nil!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uer。——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rtreffliches。——译者注

希腊人则高级一些，他们具有组织的、“意识到自身的自由”的“更高原则”（第 231 页）[206—207]。

世界历史
是个整体，而
各个民族是
它的“器官”

第 232 页 [211]：“希腊世界”……“纯粹个性”的原则——它的发展、繁荣和衰落时期，“同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器官的接触”（第 233 页）[212]——罗马和它的“实体”（同上）。

富有和贫穷
黑格尔和
费尔巴哈¹¹⁴

第 234 页 [213]：希腊的地理条件：多样化的自然界（和单调的东方不同）。

第 242 页 [220]——希腊的殖民地。财富的积累。与此“永远”相联的是困苦和贫穷……

第 246 页 [224]。“人们所解释的自然物，其中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就是神的起源”（关于希腊人的神话）。

黑格尔在这里
已经有历史唯
物主义的萌芽

第 251 页 [227]：“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对象是强有力的，它们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类的这些发明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应当把这种工具看得高于自然界的对象…… 旨在征服自然界的人类发明的荣誉是属于神的”

黑格尔
和
马克思

(在希腊人看来)。

第 264 页 [240]：希腊的民主制是和国家规模的狭小分不开的。言语、生动的言语把公民联结了起来，并激起了热忱^①。

“因此”在法国革命中从来没有过共和国宪法。

第 322—323 页 [295]。“他”(Cäsar^②)“消除了内部矛盾”(消灭了已经成为“阴影”的共和国),“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世界统治在这以前只达到了阿尔卑斯山巅,凯撒则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他开创了以后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的舞台。”

往下是关于凯撒的被刺:

……“一般说来,如果国家政变再次发生”(拿破仑、波旁王朝),“人们似乎就认为它是必然的了”……“起初似乎只是偶然的和可能的东西,由于重演就会成为某种现实的和确证了的东西。”(第 323 页) [296]

“基督教”(第 328—346 页) [301—316]。

庸俗不堪的僧侣的唯心主义乱吹基督教的伟大(其中有摘自福音的引文!!)。讨厌之至,臭不可闻!

第 420—421 页 [391—392]:为什么宗教改革只局

??

黑格尔和历史中的“矛盾”

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范畴对历史中现实性和确证的关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rwärmung*。——译者注

^② 凯撒。——编者注

注意
阶级关系

II

限在某些民族中呢？顺便提到——“斯拉夫民族是农业民族”（第 421 页）[391]，这种情况引起了“主人和农奴的关系”、很差的“勤勉精神”^① 等等。而罗马民族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性格（基本性格^②，第 421 页末 [393]）。

第 429 页 [399]：……“波兰的自由也无非是贵族对君主的自由……因此，人民和国王一样对贵族表示不满……当谈到自由时，必须随时注意：是否就是指个人利益而言。”（第 430 页）[399]

第 439 页 [411—412]：关于法国革命……为什么法国人“立刻从理论转入实践”^③，而德国人不是这样呢？德国人的宗教改革“毕竟纠正了一切”^④，消灭了“难以形容的不公平现象”等等^⑤。

第 441 页 [413—414]：人第一次（在法国革命中）达到了这个地步：“人是靠头脑，也就是说靠思想站着的，并按照思想创造现实界”……“这是……光辉灿烂的日出”……

黑格尔接着研究“法国革命的进程”（第 44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triebsamkeit”。——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rundcharakter。——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gleich vom Theoretischen zum Praktische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on Alles gebessert”。——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unsägliche Unrecht” etc.。——译者注

页) [414]，他在一般自由中强调指出 财产、工业的自由(同上)。

……法律的颁布?所有人的意志……“少数人应当是多数人的代表,但他们往往只成为多数人的压迫者”……(第 442 页) [415]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也同样是极大的不彻底性。”(同上)

参看马克思和
恩格斯¹¹⁵

?

第 444 页 [418]: ……“这一事件”(法国革命)“按其内容来说,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自由主义”(第 444 页) [418]、“自由主义制度”(第 443 页) [417] 遍及欧洲。

第 446 页 [422]: “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概念的发展”……

全卷共 446 [422] 页——完

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

(见下页)

注意:
最重要的是
绪论^①,其
中在问题的
提法上有许
多精彩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leitung。——译者注

黑格尔论世界历史

“最后，如果我们从我们所应当遵循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观察世界历史，在我们面前便展开了一幅无边无际的人类生活、活动的图画，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一个消逝，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

“尽管这种观察非常吸引人，但它的立即产生的结果却是那种随着幻灯映画的光怪陆离的景色之后而来的疲倦；而且我们虽然承认每个个别表象有它的价值，但我们仍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一切个别事件的最终目的是怎样的，每个事件是否只限于它自己的特殊目的，或相

反地，我们应当设想这一切事件有一个终极目的：在这种热闹的表面之下在创作一种内在的、安静的、隐蔽的、藏有这一切暂时现象的根本力量的作品？但是，如果一开始时不把思想、理性认识列入世界历史，那末至少也应当这样对待世界历史：坚信其中有理性，或者坚信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偶然事件的牺牲品，而是应当显现在自知的概念的光辉中。”（第 73—74 页）^① [69]^②

（注意：在序言第 18 页中，出版者即编者 Ed. Gans^③ 指出，第 73 页以前是黑格尔在 1830 年写的，手稿——“草稿”^④。）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德文版第 9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8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爱德华·甘斯。——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sarbeitung”。——译者注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¹¹⁶

〔小逻辑(哲学全书)的目录〕

- 一、存在论。(A) 质。(a) 存在;
 - (b) 现有的存在;
 - (c) 自为的存在。
 - (B) 量。(a) 纯量;
 - (b) 限量(Quantum);
 - (c) 等级。
 - (C) 度。
- 二、本质论。(A) 作为实存根据的本质。
- (a) 同一——差别——根据;
 - (b) 实存;
 - (c) 事物。
- (B) 现象。
- (a) 现象世界;
 - (b) 内容和形式;
 - (c) 关系。
- (C) 现实。
- (a) 实体关系;
 - (b) 因果关系;
 - (c) 相互作用。

三、概念论。

(A) 主观概念。

- (a) 概念;
- (b) 判断;
- (c) 推理。

(B) 客体。

- (a) 机械性;
- (b) 化学性;
- (c) 目的性。

(C) 观念。

- (a) 生命;
- (b) 认识;
- (c) 绝对观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 和 政治经济学 [以及历史] 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抽象的“存在^①”仅仅是总流^⑥中的一个环节

非常显著，黑格尔有时从抽象到具体（存在^①（抽象）——规定的存在^②（具体）——自为的存在^③），——有时却相反（主观概念——客体——真理（绝对观念））。这是否就是唯心主义者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称之为黑格尔的神秘观念^④）呢？或者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呢？（例如，存在 = 无——生成、发展的观念。）起初有一些印象浮现，而后有某种东西分出，——然后质^⑤（事物或现象的规定）和量的概念发展起来。然后研究和思索使得思想去认识同一——差别——根据——本质对现象的关系^⑥——因果性等等。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 绝对观念）。

#费尔巴哈说，质和感觉(Empfindung)是同一个东西。最先的和最初的东西就是感觉，而在感觉中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i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ein。——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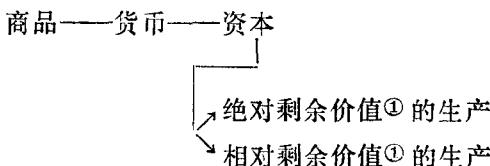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sichsein。——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deenmystik。——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sus。——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πάντα ρει。——译者注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

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
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hrwert。——译者注

参照本质对现象的关系问题

——价格同价值

——需求和供给对 价 值 (=结晶化的劳动)^①

——工资同劳动力的价格。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rt* (=krystallisierte Arbeit)。——译者注

若尔日·诺埃尔

《黑格尔的逻辑学》¹¹⁷

1897年，巴黎

[日内瓦图书馆, Ca, 1219^①]

该书曾以论文形式分期发表在«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②上；杂志的编辑是 Xavier Léon^③。

作者是个唯心主义者，而且是个渺小的唯心主义者。他转述黑格尔的学说，保护黑格尔不受“现代哲学家”的攻击，把黑格尔同康德等相比。索然无味，毫不深刻。作者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只字不提，想必是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一无所知。

现将黑格尔的一些术语的译名列举如下：

Etre[存在]^④—*Essence*[本质]—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评论》。——编者注

③ 克萨维埃·莱昂。——编者注

④ 方框中所有方括号里的术语是由编辑部译成俄文的。——编者注

Notion [概念] (*Mesure*[度] 等等)

Devenir (das Gewordene) [形成的]。

L'être déterminé (*Dasein*) [规定的存在, 现有的存在]。

Être pour un autre (*Sein-für-anderes*) [为他的存在]。

Quelque chose (*Etwas*) [某物]。

Limite (*Grenze*) [界限]。

Borne (*Schranke*) [极限]。

Devoir être (*Sollen*) [应有]。

Être pour soi (*Für-sich Sein*) [自为的存在]。

Existence hors de soi (*Außer-sich-Sein*) [自身以外的存在]。

La connaissance (das Erkennen) [认识]。

Actualité (*Wirklichkeit*) [现实]。

Apparence (*Schein*) [假象]。

Être posé (*Das Gesetzsein*) [设定的存在]。

Position (*setzende Reflexion*) [设定的反思]。

Fondement ou raison d'être (*Grund*) [根据]。

L'universel (das Allgemeine) [普遍]。

Particulier (das Besondere) [特殊]。

Jugement (das Urteil) [判断]。

Raisonnement ou Syllogisme (*Schluß*) [推理或三段论法]。

还要指出作者的可笑的企图：他似乎^①要替黑格尔辩护，驳斥那种说黑格尔哲学是“实在论”（应读作唯物主义）的责难。黑格尔的“哲学整个说来是三段论法。就在这种三段论法中，逻辑是普遍，自然界是特殊，而精神是个别”（第 123 页）^②。作者“分析”（＝咀嚼）逻辑学中的最后几句话，即关于从观念向自然界转化的那几句话。得出的结论是：智慧通过自然界（在自然界中）认识观念＝规律性、抽象等等…… 天呀！差一点就是唯物主义了！！……

“把自然界从精神中抽象出来，观察自然界的本身，这样做是不是就回到了最素朴的实在论呢？”（第 129 页）

“固然，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精神哲学之间插进了自然哲学，因此就站到了实在论的观点上，然而，从他那方面来说，这并没有任何不彻底性…… 黑格尔的实在论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克服的观点。”（第 129 页）

“至于说到实在论包含有相对真理，——这是无可辩驳的。如此自然而普遍的观点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的偶然谬误…… 为了征服实在论，它”（辩证法^③）“首先必须让实在论有充分

注意！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s it were。——译者注

② 指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1897 年巴黎法文版的页码。——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a dialectique。——译者注

|| 的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证明唯心主义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把时间和空间当做自然界的一般规定，而不当做理性的形式。看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和康德有分歧的，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口头上的分歧而已……
 ??!!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黑格尔）“谈到感性的质，好象感性的质是为物体所真正具有的。真奇怪，冯特先生就根据这一点来责难他无知。难道这位有学问的哲学家竟以为黑格

注意 || 尔从来没有读过笛卡儿、洛克甚至康德的著作吗？如果他是实在论者，那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也不是由于他的不彻底性，而只是由于他把实在论当做过渡阶段，由于他遵循着自己的方法。”（第 130 页）

注意

作者在把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相比较时说道：“于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都同样地使自然界服从逻辑。”（第 140 页）但据他说，黑格尔的逻辑不是数学的逻辑，而是矛盾的逻辑，是“从纯粹抽象向实在”转化的逻辑（等等）。至于斯宾诺莎，据说“我们和他”（斯宾诺莎）“在一起就会变成唯心主义的反对者”（第 138 页）；因为“精神世界”（斯宾诺莎的）“是和物体世界并列的，而不是在物体世界之上的”……

……“发展观念，是黑格尔主义的一个那么典型的特点，而对斯宾诺莎来说却毫无意

义”……(第 138 页)

黑格尔发展了柏拉图的辩证法(“他和柏拉图都承认对立面的并存是必然的”, 第 140 页)——莱布尼茨接近于黑格尔(第 141 页)。

诺埃尔保护黑格尔, 不让人责难黑格尔是泛神论者……(据说这种责难的理由是):

……“绝对精神——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这个顶峰——不是理想化的和神化的人的精神又是什么呢?除开自然界和人类以外, 是否还有什么地方存在着他的神呢?”(第 142 页)

诺埃尔的“保护”就在于强调(反
复说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

黑格尔是不是“独断主义者”? (第 6 章:《黑格尔的独断主义》)是的, 在非怀疑论的意义上, 在古代哲学的意义上他是独断主义者(第 147 页)。而在康德看来, 这等于“自在之物”的可知性。黑格尔(和费希特一样)是否认自在之物的。

在康德那里是“不可知论的实在论”(第 148 页末)。

……“康德从不可知论的观点来给独断主义下定义。谁认为自在之物是可以规定的、不可认识之物是可以认识的, 他就是独断主义者。但是, 独断主义可以具有两种形式”……(第 149 页)或者是神秘主义, 或者是

黑格尔不是
“怀疑论者”

注意

康德是
不可知论者

注意

唯物主义者 =
“独断主义者”

……“它也可以天真地把感性现实提升为绝对现实，把现象和本体等同起来。这样，我们就碰到经验论的独断主义、根本不懂哲学的庸人和学者的独断主义了。唯物主义者就犯了这第二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柏拉图、笛卡儿以及他们的门徒所犯的错误”……

据说，黑格尔连独断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因为“人们当然不会责难他不承认事物对思想的相对性，因为他的整个体系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人们也不会责难他不加分析地不加批判地使用范畴。难道他的逻辑不正是对范畴的批判，不正是比康德的批判更深刻得多的批判吗？”（第 150 页）

……“当然，他”（黑格尔）“否弃本体，从而就把现实放入现象¹¹⁸中，但是，在现象本身中的这个现实，只是直接的现实，因而是相对的、内部不完全的现实。它只有在固定的意义上以及在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现实”
……（第 151 页）

注意

不坏！

……“可是，在理性所认识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没有分裂，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感性的东西是为感觉所预先提供的理性所认识的东西，理性所认识的东西是被理解了的感性的东西”……（第 152 页）

(居然黑格尔对你这个卑鄙的唯心主义者
也还有点用处!)

……“感性存在，按其本义来说，包含绝对存在，我们通过不间断的渐进过程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第 153 页)

……“因此，不管怎么说，康德的哲学具有神秘的独断主义的基本缺陷。我们在他的哲学中可以找到这种主义的两个典型的特点：感性的东西和超感性的东西的绝对对立，以及从前者向后者的直接转化。”(第 156 页)

在第 7 章《黑格尔和现代思想》中，诺埃尔提出奥古斯特·孔德 (Komte) 的实证论，并进行分析，称它为“不可知论的体系”(第 166 页)。

实证论 =
不可知论

(同上，第 169 页：“实证论的不可知论”)

作者把实证论当做不可知论来批判，有时对它的不彻底性抨击得还不错，——例如他指出关于规律或事实中的“固定性”（“固定的事”^①，第 170 页)的来源问题是避免不了的，他说：

……“由于承认它们”（固定的事）“的不可知或可知，人们就会或者走向不可知论，或者走向独断主义哲学”……(第 170 页末)

Renouvier^②先生的新批判主义据说是折衷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faits permanents”。——译者注

② 雷诺维叶。——编者注

主义，是介于“实证论的现象论和本来意义上的康德主义”之间的中间物（第 175 页）。

把黑格尔庸俗化了的诺埃尔在侈谈道德、自由等等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谈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黑格尔著作的法文译本有：*Véra*^①：逻辑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自然哲学；*Ch. Bénard*^②：美学和诗学

关于黑格尔主义的著作：

E. Beaussire: Antécédents de l'hégelianisme^③.

P. Janet: La dialectique dans Hégel et dans Platon^④ (1860).

Mariano: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en Italie^⑤.

Véra: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Hegel^⑥.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维拉。——编者注

② 沙·柏纳尔。——编者注

③ 埃·波西尔《黑格尔主义的前辈》。——编者注

④ 保·热奈《黑格尔和现代柏拉图的辩证法》。——编者注

⑤ 马利安诺《意大利的现代哲学》。——编者注

⑥ 维拉《黑格尔哲学入门》。——编者注

让·贝兰《物理化学论文。原理》¹¹⁹

1903 年，巴黎

注意，J. Perrin: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① 1903 年巴黎版（共 300 页）。阿贝尔·莱伊在 «Revue Philosophique»^② (1904 年第 1 卷) 上发表评论，题目是《物理化学的哲学原理》。（贝兰分析了 力、原因、能 等等概念，他反对“把能看做神秘的本质”（第 401 页）……阿贝尔·莱伊称贝兰为“新怀疑论体系”的反对者。）

写于 1914 年 12 月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让·贝兰《物理化学论文。原理》。——译者注

② 《哲学评论》。——编者注

PETER GENOFF.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ZÜRICH. 1911 (BERNER DISSERTATION) (S. 89)

Landesbibliothek

Эта, чисто учен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стоит *почт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из цитат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Фейербаха [по изданию Иодля]. Полез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как **свод** цитат, да и то не полный.

тема автором далеко не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цитирует автор том II особенно Thesen und Grundsätze, затем Wider den Dualismus.

X, особенно 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N B VIII,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Фейербах сам в 1848 г. писал, что это более зрелая его работа, чем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ышедшая в 1841 г.) [VIII, SS 26, 29; 102—109, 288; 329 и др.].

VII. Das Wesen der Religion (1845: *Фейербах считает ее важной*).

IV. „Leibniz“ с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1847 года. (NB) [IV. SS. 261; 197; 190—191; 274].

VII. Добавления к *Wesen des Christentums*.

彼得·盖诺夫《费尔巴哈的 认识论和形而上学》¹²⁰

1911年，苏黎世(伯尔尼学位论文)(共89页)

国立图书馆

这纯粹是一部小学生的作品，它几乎全是从费尔巴哈全集
[约德尔的版本]中摘录的引语组成的。如果仅仅当做一部引语大全
来看，或许还是有用的，但也不够完备。

作者对这个题目远没有研究透彻

作者主要引证：

第2卷，特别是其中的纲要和原理，其次是反对二元论¹²¹。

第10卷，特别是其中的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

注意 第8卷。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自己在1848年写道：

这是他的一部比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
更成熟的著作) [第8卷第26、29、102—109、
288、329页及其他各页]。

第7卷。宗教的本质(1845年；费尔巴哈认为这是一部重
要的著作)。

第4卷。《莱布尼茨》及1847年的注释。(注意)[第4卷第261、
197、190—191、274页]。

第7卷。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

Автор цитирует(в духе Фейербаха):

<i>Ebbinghaus: Experimentale Psychologie, SS. 110 und 45.</i>	<i>Fr. Jodl: Lehrbuch der Psychologie, S. 403.</i>
<i>A. Forel: Gehirn und Seele, X Auflage, S. 14.</i>	

Lange (II Buch, S. 104) против Фейербаха явно-де неправ (S. 83 и 88), извращая (и отрицая)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Фейербаха.

Вначале автор дает очерк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Фейербаха, — „*Todesgedanken*“ (1830) — еще гегельянец; „*Der Schriftsteller und der Mensch**“ (1834) — начало разрыва; „*Kritik des Antihegel*“ (1835) — против врагов Гегеля, но не за Гегеля (ср. де Grün, Bd. II, 409; I, 390 и 398). — Критика гегелев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1839). —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1841) — разрыв — „*Тезисы и принципы философии будущего*“ (1842 и 1843). —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1845). — Лекции о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1847).

* Здесь автор был „не пантейст, а политеист“ (S. 15); „больше лейбницианец, чем гегельянец“ (S. 15).

** Немец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книг Фейербаха: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Wesen des Christentums*»;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Wesen der Religion*»;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Ред.

{ 作者(按费尔巴哈的精神)引证了:

 埃宾格豪斯:实验心理学,第110页和第45页。

 弗·约德尔:心理学教科书,第403页。

 奥·弗列尔:脑和灵魂,第10版第14页。

朗格¹²²(第2卷第104页)反对费尔巴哈,歪曲(并否定)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显然是不对的(第83页和第88页)。

作者首先概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发展过程:《关于死的思想》(1830)——当时费尔巴哈还是黑格尔主义者;《作家和人》^①(1834)——决裂的开始;《反黑格尔批判》(1835)——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敌人,但也不是拥护黑格尔(参看格律恩¹²³第2卷第409页,第1卷第390页和第398页)。——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基督教的本质》(1841)——决裂——《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1842,1843)。——宗教的本质(1845)。——宗教本质讲演录(1847)。

写于1914年12月29—30日

1930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此处作者还“不是泛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第15页),“与其说他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莱布尼茨主义者”(第15页)。

保尔·福尔克曼 《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

(《科学和假说》丛书之九)¹²⁴ 1910 年, 莱比锡第 2 版

(Nat. IV. 171, 伯尔尼图书馆)^①

作者在哲学上是个折衷主义者和庸人, 特别是在他反对海克尔、谈论布克尔等人的时候。但他毕竟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 例如他在第 35 页^②[40]^③ 上写道: “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把概念加之于自然界, 还是自然界把概念加之于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马赫是正确的(第 38 页[43]), 但我却以“客观的”观点来同它(马赫的观点)对立。

“因此我认为: 我们的逻辑是以我们之外的事物的规律性进程为基本出发点的; 自然过程的外部必然性是我们的第一个导师, 而且是最真实的导师。”(第 39 页[43])

作者反对现象学和现代一元论, 但他完全不了解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其实, 他本着一般实证论的精神把问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指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P. Volkmann,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 年莱比锡—柏林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1911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题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他甚至不能提出人类意识(和感觉)之外的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问题。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麦克斯·费尔伏恩

《生物起源假说》¹²⁵

1903 年，耶拿

(Med. 5218)①

参看第 9 页^②
“酵素”¹²⁶ 的
定义

作者论述了关于“活的实体”以及它的化学
新陈代谢的专门问题。这是一个专门性的问题。

附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书目录。

第 112 页——“作业假说”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譬如在 19 世纪，唯物主义给自然科学带来很大的好处，但目前“已经没有一个哲学家兼自然科学家会认为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合适的了”（第 112 页）。永恒真理是没有的。思想的意义、效果^③ 和作用同“酵母”一样，——“酵母制造东西和发生作用”（第 113 页）。

这里的特色是天真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唯物主义”起着阻碍作用！毫无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完全不会辨别作为哲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指麦·费尔伏恩《生物起源假说》(*M. Verwoerd, Die Biogenhypothese*) 1903 年耶拿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ruchtbarkeit。——译者注

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当代庸人的各种落后观点。[1]

作者的目的——“对生命现象作力学的分析”(序言第1页)——引证《Allgemeine Physiologie》^①最后一章的话。

作者主张不要说“活的蛋白质”(第25页)，据说这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也不要“活的蛋白质分子”(“因为分子不可能是活的”)，而要说“生源质分子”(第25页)。

化学的东西向有生命的东西的转化，——这显然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了在这种新的、还不明确的、假说性的东西中更自由地前进，要打倒“唯物主义”，打倒“束缚人的”旧观念(“分子”)，为了更自由地寻找新知识，我们采用新的名称(生源质)！注意。有关物理学和一般自然科学中的现代“唯心主义”的根源和活生生的动因等问题。

写于1915年

1930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1] 《普通生理学》。——编者注

弗·丹奈曼《我们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¹²⁷

(宇宙) 1912 年, 斯图加特

(Nat. XII. 456)^①

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概述了自己的四卷本的著作: «Naturwissenschaften in ihrer Entwicklung und in ihrem Zusammenhang»^②……(((很受欢迎……)))

作者马马虎虎, 妄自尊大, 写小品文似地
谈论哲学问题, 庸俗不堪。

这本小册子不伦不类: 如果当做哲学著作则嫌太草率、夸夸其谈、肤

从古埃及到我们这时代, 文化的发展大约有五千年了。按荷马的说法, 大地仅仅包括地中海和它沿岸的国家(第 8 页)^③。

在埃及, 明朗的夜晚对于天文学研究是方便的。人们观察了星体、星体运动、月球等。

起初, 人们计算出一月有三十天, 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第 31 页[19]^④)。古埃及人已经计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第 32 页[19])。埃拉托色尼(公元前 276 年)确定地球的圆周为 250 000 “斯达第”^⑤=45 000 公里(不是 40 000 公里)。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在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的自然科学》。——编者注

③ 指弗·丹奈曼《我们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Fr. Dannemann,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 1912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弗·丹奈曼《我们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1920 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⑤ 古希腊的长度单位, 每一斯达第约等于 174—203 公尺。——译者注

阿利斯塔克猜测到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
(第 37 页 [23]) (在哥白尼(1473—1543)以前一千八百年)。(在公元前 3 世纪)他计算出月亮比地球小 30 倍(不是 48 倍),而太阳比地球大 300 倍(不是 1300 000 倍)……

浅、庸俗;如果当做通俗书籍则又显得装模作样。

托勒密的体系(公元 2 世
纪)

15 世纪: 天文学的兴盛——和航海的关系。

哥白尼(1473—1543): 太阳中心说。圆(不是椭圆)。

((只有在 19 世纪中叶, 才利用精密的测量仪器证明了恒星形状的变化))

伽利略(1564—1642)

刻卜勒(1571—1630)

牛顿(1643—1727)

望远镜等等 地球两极的扁
((发现了两 缩是直径的
千多万颗星 $\frac{1}{229}$ 代替了
等等)) 过去的 $\frac{1}{299}$)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6 世
纪)认为数和度支配着世界……

古代哲学家的四种元素、
物质: 土、火、水、空气……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 5 世
纪): 原子……

17 世纪: 化学元素。

光谱分析(1860)

电等等。

力的守恒定律。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

《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¹²⁸

1908 年，柏林第 2 版
(国立图书馆阅览室)

光速的测定：

1676: Olaf Römer^①(根据木星蚀)：

每秒 40 000 地理哩，

(小于………300 000 公里/秒)

(小于………298 000 公里)

1849: Fizeau^②(齿轮和反射镜)：

每秒 42 219 地理哩 …… = 313 000 公里/秒

1854: Foucault^③(两面旋转镜等)：

每秒 40 160 地理哩 …… = 298 000 公里/秒

1874: Alfred Cornu(à la Fizeau)^④ { 300 400 公里/秒
300 330 公里/秒

1902: Perrotin^⑤ (同上) …… 299 900 (\pm 80 公尺) 公里/秒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奥拉夫·勒麦。——编者注

② 斐索。——编者注

③ 弗科。——编者注

④ 阿尔弗勒德·高爾紐(用斐索的办法)。——编者注

⑤ 贝罗丹。——编者注

拿破仑《思想》¹²⁹

1913 年巴黎版袖珍本第 14 号
(国立图书馆)

“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第 43 页).....

注意

——在每次战斗中都有这样的情况：最勇敢的士兵在极度紧张之后也感到有逃跑的愿望。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是由于对自己的英勇精神丧失信心而产生的；但是，某种无关紧要的情况、某种托词却足以使他们恢复这种信心：高超的艺术就在于创造这样的情况和托词。”(第 79—80 页)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阿尔都尔·埃利希·哈斯 《现代物理学中的 希腊化时期的精神》¹³⁰

1914 年, 莱比锡(共 32 页)(伐爱脱公司)

1914 年出版的 «Kant-Studien»^① 第 3 期(第 19 卷)上的一篇评论, 作者是物理学史(P. Volkmann^② 特别注意这门历史)教授^③, 他在第 391—392 页中强调指出赫拉克利特和 Thomson^④ 的特殊联系等等。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康德研究》。——译者注

② 保·福尔克曼。——编者注

③ 指鲍赫(B. Bauch)。——译者注

④ 汤姆生。——编者注

泰奥多尔·里普斯

《自然科学和世界观》¹³¹

(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工作者
第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6年，海得尔堡

(伯尔尼图书馆，Nat. Varia. 160)②

康德—费希特派的唯心主义者，他强调说，无论现象学（最新的现象学——“只承认现象”，第40页），或者唯能论和活力论都是本着唯心主义精神发挥作用的（同上）。

物质——X

“物质性”——“假定的表达方法”……（第35页）

“自然界是精神的产物”（第37页）等等。

“总而言之，唯物主义首先不是别的，而是自然科学的任务的新名称。”（第32页）

写于1915年

1930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拉萨尔《爱非斯的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
哲学》一书摘要¹³²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
共2卷(379页+479页)

(Bern: Log. 119.1)^①

顺便提一下，在引自黑格尔哲学史的题词中讲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不被他采纳到他的逻辑学中。

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328页^②

[246]^③。

我的引文见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④。

为什么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本著作叫做“小学生”的作文(参看……给恩格斯的信¹³³)，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

①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3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9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在该摘要中列宁援引了这句引文(见本书第287页)。——编者注

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

和马克思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所感到兴趣的就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向前的运动，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进运动。在拉萨尔这里则是反复咀嚼黑格尔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实质上就是抄袭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引文的论述和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述。

拉萨尔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分为两部分：《总论部分。序言》（第1卷第1—68页）和《历史部分。摘录和论据》（其他）。总论部分第3章《赫拉克利特体系的简短的逻辑发展》（第45—68页）包含着拉萨尔的方法、结论的精华。这一章纯粹抄袭和盲目重复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点！在这里学问显得很多（历史部分中显得尤其多），但这种学问是最低级的：提出的任务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出黑格尔的东西。这个勤勉的^①学生“出色地”执行了这个任务，重读了所有古代（和现代）作家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切，并把这一切解释成黑格尔的样子。

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trebsamer。——译者注

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拉萨尔在 1846 年开始（序言第 3 页），在 1855 年恢复，并在 1857 年 8 月（序言第 15 页）结束了单调地、空洞地、无聊地、书呆子式地反复咀嚼黑格尔主义的工作！！

第二部分的个别章节之所以有意思和有用，只是由于翻译了赫拉克利特言论的片段并把黑格尔的话通俗化了，但这并不能消除上述的一切缺点。

古代人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其天真质朴来说，有时简直妙不可言，例如第 162 页——“如何解释吃了大蒜^①的人的尿有大蒜气味呢？”

并回答说：

“是不是象赫拉克利特的某些信徒所说的，这是由于：无论在宇宙中或是在（有机物的）身体中，都发生同样的火的转化过程，而在冷却之后，在那里（在宇宙中）出现了水，在这里却具有了尿的形式，转化 (*ἀναγνωμίασις*^②) 使食物中某种东西的气味传过来，尿由于和这种东西混合而从中产生了出来？”……（第 162—163 页）

在第 221 页及以下各页里，拉萨尔引证了

① 原文是“Knoblauch”，列宁在这个字的上面写着“大蒜”一词。——编者注

② 蒸发。——编者注

赫拉克利特论
黄金和商品

普卢塔克关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话：……“火通过转化产生一切，而一切又通过转化产生火，这就象我们用物品换黄金，用黄金换物品一样”……

不对
(拉萨尔的
唯心主义)

根据这一点拉萨尔谈到 价值 (Werth) (第 223 页, 注意) [以及关于货币的职能^①]，黑格尔式地加以发挥(说它是“分出的抽象统一物”)，并补充说：……“这种统一物、货币不是某种现实的东西，而只是某种观念的东西(着重号是拉萨尔加的)，由此可见”等等……

(但还得注意，这段话写在 1858 年出版的书中，序言上注的日期是 1857 年 8 月。)

在第 224 页(第 224—225 页)的附注 3 中，拉萨尔更加详细地谈论货币，说赫拉克利特不是“国民经济学家”，说货币((仅仅(??)))是价值的符号^② 等等、等等 (“所有的货币只是观念的统一物，或是一切实在的、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的表现”) (第 224 页) 等等。

由于拉萨尔在这里模糊地谈论价值和货币理论这一领域中的新发现^③，因而可以设想，他指的正是马克思的谈话和书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unction des Gelde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rtzeich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oderne Entdeckungen auf diesem Gebiet。——译者注

在第 225—228 页上拉萨尔从普卢塔克那里援引了一大段话，而后（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里所指的正是赫拉克利特，普卢塔克在这里叙述“赫拉克利特的思辨神学的基本特征”（第 228 页）。

这段引文很好：它传达了希腊哲学的精神，即素朴性、深刻性、转化-变幻¹³⁴。

拉萨尔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竟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和“客观逻辑”（原文如此！！）等等，——一句话，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述！！

拉萨尔无数次地（实在令人厌倦地）强调和反复咀嚼这样一点：赫拉克利特不仅承认运动无所不在，他的原则就是运动或生成（Werden），而且全部问题在于理解“无条件的（schlechthin）对立面的演进着的同一”（第 289 页及其他许多页）。可以说，拉萨尔把黑格尔关于在抽象概念中（和在抽象概念的体系中）只有用对立面同一的原则才能表达运动原则这一思想硬塞进读者的头脑。一般说来，运动和生成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

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

这一点质朴地绝妙地表现在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著名公式（或格言）中：“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象克拉底鲁——赫拉克利特的学生早就说过的那样）连一次也不可能（因为当整个身体浸到水里的时候，水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注意：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见第294—295页及其他许多页，他说：什么都不是真理的，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从辩证法中得出否定的（而且仅仅是否定的）结论。赫拉克利特的原则恰巧相反：“一切都是真理的”，一切东西中都有（部分的）真理。克拉底鲁只“动了动手指头”便回答了一切，他说：一切都在运动，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

拉萨尔在这本著作中完全不知道分寸，他竟把赫拉克利特淹没在黑格尔那里。这很可惜。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应当

把拉萨尔的八百五十页精简成八十五页，并译成俄文：“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在拉萨尔看来）。”这样就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 (*λόγος*^①，有时是 *εἰμαρμένη*^②) 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第327页）（= *ἐν αντιστοποιή*, *ἐν αντιστορομίᾳ*）。

拉萨尔把 *εἰμαρμένη* 的含意解释成“发展的规律”（第333页），并且顺便提到他所引的

Nemesius^③ 的话：“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认为，无论对于普遍、无论对于单一来说，天意都不存在。”（同上）

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话：“世界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现在是并且将来永远是永恒的活火。”（同上）

奇怪，拉萨尔在反复咀嚼赫拉克利特的宗教哲学时，一次也没有引证和提到费尔巴哈！拉萨尔一般是怎样对待费尔巴哈的呢？象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分子那样吗？

① 遗各斯。——编者注

② 必然性。——编者注

③ 奈麦西。——编者注

因此，斐洛 (Philo) 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说道，

注意

……“它”(学说^①)“和斯多葛派的学说一样，从世界导出一切，又使一切归于世界，它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由神产生的。”(第 334 页)

照黑格尔的样子“修饰”的例子：

拉萨尔翻译了赫拉克利特关于“统一智慧”^② (*Εν σοφόν*) 的著名的片段的言论(根据 *Stobaeus*^③)：

“我听了不知多少议论，但谁也没有认识到智慧是和一切(即和一切存在物)分离的。”(第 344 页)

——他认为“野兽或神”这些词是添进去的，他驳斥了利特尔的译文(“智慧远离一切”) (第 344 页) 和施莱艾尔马赫尔的译文：在不同于局部知识的“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智慧脱离一切”。

在拉萨尔看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绝对的东西(智慧)和任何现有的感性存在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否定的东西”(第 349 页)，——也就是说，否定的东西^④＝否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ehr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Eine Weise”。——译者注

③ 斯托贝。——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egative。——译者注

定的原则，运动的原则。这显然是按黑格尔的样子进行伪造！把黑格尔的东西塞到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去。

关于赫拉克利特同波斯神学（奥尔穆兹德——阿利曼¹³⁵）之间的、同魔法说等等、等等之间的（外在）联系的一堆细文末节。

赫拉克利特说：“时间是物体”（第358页）……据说这是就存在和无的统一而言的。时间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纯粹统一等等！

据说，赫拉克利特的火=运动的原则而不简单地是火，波斯哲学（和宗教）学说中的火是某种与此类似的东西！（第362页）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第一个在客观的（规律的）意义上使用了 *λόγος*（“词”）这一术语，那末这也是他从波斯宗教那里拿过来的……（第364页）

——摘自晋德—阿维斯特¹³⁶的引文（第367页）。

在第17节中谈到 *Δίκη*^① 和 *εἰμαρμένη* 的关系时，拉萨尔把赫拉克利特的这些观念解释成“必然性”、“联系”的意思（第376页）。

① 正义。——编者注

注意：“一切事物的联系”($\delta\epsilon\sigma\mu\circ\delta\alpha\pi\acute{a}n\tau\omega\nu$)

(第 379 页)

据说，柏拉图(在 *Theatetes*^① 中)表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他说：

“必然性把存在的本质性联结起来”……

“那个在斯多葛派看来是普通的观念： $\epsilon i\mu\alpha\rho\mu\acute{e}\nu\eta$, rerum omnium necessitas^② 是联系和联结(illigatio)，这个观念的来源是赫拉克利特”……(第 376 页)

Cicero^③说：

“我所谓的天命就是希腊人所谓的 $\epsilon i\mu\alpha\rho\mu\acute{e}\nu\eta$ ，即原因的秩序和次序——一个原因与另一原因相联系而从自身产生出现象来。”(第 377 页)

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

第 2 卷

拉萨尔在解释“火”的时候，上千次地重复

① 《泰阿泰德》篇。——编者注

② 一切现象的必然性。——编者注

③ 西塞罗。——编者注

和证明说：这是赫拉克利特的“原则”。他特别坚持赫拉克利特的唯心主义这一说法（第 25 页上说——发展、生成的^① 原则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逻辑上先有的^②；他的哲学 = *Idealphilosophie*^③。原文如此!!）（第 25 页）。

（（牵强附会地说成黑格尔的样子!））

赫拉克利特接受了“纯粹的和绝对非物质的火”（第 28 页，*Timaeus, πρὸς Heracleitos*^④）……

在第 56 页（第 2 卷）上，拉萨尔引用了一段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话 [摘自 Clemens Al.^⑤ *Stromata*^⑥ 第 5 卷第 14 章]，把这段引文直译出来就是：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但是在第 58 页上，拉萨尔却把这段话“意译”^⑦ 成这样：

“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不间断的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Werden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ogisch-präexistent。——译者注

③ 唯心主义哲学。——编者注

④ 《蒂迈欧》篇，论赫拉克利特。——编者注

⑤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编者注

⑥ 地毯集（转意是各式各样内容的著作）。——编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reie Übersetzung”。——译者注

生成，它不断地、但是均衡地由存在转化为（流逝着的）非存在，并由非存在转化为（流逝着的）存在。”

这是拉萨尔按黑格尔的样子来修改^①赫拉克利特的一个绝妙的典型，他牵强附会地把赫拉克利特说成黑格尔的样子，从而破坏赫拉克利特的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为了硬凑这些牵强附会的言词，拉萨尔以数十页的篇幅反复咀嚼黑格尔）。

第二部分的第2篇（《物理学》，第2卷第1—262页!!!）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这里很少谈到赫拉克利特，而尽是反复咀嚼黑格尔和那些牵强附会的言词。这里只需要浏览一下——以便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用不着阅读！

第3篇（《认识学说》）中一段摘自斐洛的引文：

“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
……（第265页）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ballhornt。——译者注

下面这段话也是从斐洛那里引来的：

……“正是如此，宇宙中的各个部分都可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半：地分为高山和平原；水分为淡水和咸水…… 同样，气候分冬和夏，春和秋。这一切就成为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从我们的神学家那里借用了对立面的观念，又用许多详细研究过的实例(Belege)阐明了这一观念。”(第 267 页)

注意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真理的标准不是 *consensus omnium*，不是所有人的同意（第 285 页）——否则他就会是个主观经验论者^①（第 284 页）。不，他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②（第 285 页）。在他看来，真理的标准不以所有人的意见为转移，它就是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这个观念的规律的符合（第 285 页）。

这里就很清楚，拉萨尔是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唯心主义者。

参看马克思 1845 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¹³⁷！拉萨尔在这里是反动的。

拉萨尔在第 337 页上顺便引证毕希纳（附注 1）时说，赫拉克利特先验地说出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ubjectiver Empiriker。——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objective Idealist。——译者注

和“现代生理学”相同的“思想”（“思想是物质的运动”）。

显然是牵强附会。在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引文中，只谈到灵魂也是个变化过程——运动着的东西被运动着的东西所认识。

引文摘自 Chalcidius (in Timaeus)①：

……“赫拉克利特把我们的理性和主宰着、支配着宇宙的神的理性联系起来，并且说，由于不变的联系，我们的理性就具有理性的无上命令的知识，当精神停止感觉活动而休息的时候，它就预言未来。”(第 342 页)

摘自 Clemens (Stromata 第 5 卷)：

……“真理正是由于自己的难以置信而脱离认识”……(第 347 页)

赫拉克利特是“客观逻辑之父”(第 351 页)，因为在“他那里象在黑格尔那里一样”②，“自然哲学”变成③思想的哲学，而“思想被认为是存在的原则”(第 350 页)等等、等等…… 赫拉克利特缺少主观性的因素……

① 哈尔基狄(《蒂迈欧》篇)。——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la Hegel。——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mschlägt。——译者注

第 36 节。《柏拉图的克拉底鲁》¹³⁸, 第 373—396 页

在关于《克拉底鲁》这一节里, 拉萨尔证明说, 在柏拉图的这篇对话中所描写的克拉底鲁(还不是象他后来所变成的那样的诡辩论者和主观主义者, 而)是赫拉克利特的忠实的学生, 他真实地阐明了赫拉克利特关于词和语言的本质和来源的理论, 指出这种本质和来源就在于对自然界的摹仿(“对事物本质的摹仿”, 第 388 页)。对事物本质的摹仿, “对神的摹仿和对它的反映”, “对神和宇宙的摹仿”(同上)。

哲学史, 因此^①:

简略地说^②, 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全部认识领域

希腊哲学
已拟出了
所有这些
部分

各门科学的历史
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 注意:
+ 心理学
+ 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这就是那些
应当构成认
识论和辩证
法的知识领
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RGO*。——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urz*。——译者注

……“我们指出了，——拉萨尔说——在词、名字和规律之间的概念上的那个”（上述的）“同一（正是同一，而不只是类同），乃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原则意义的观点，并且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起着极重要的和巨大的作用”……（第393页）

注意

……“在他”（赫拉克利特）“看来，名字就是存在的规律，他认为名字是事物的共同者，正如他认为规律是‘一切事物的共同者’一样”……（第394页）

非常重 要！

希波克拉底正是表达了赫拉克利特的这种思想，他说：

注意

“名字就是自然界的规律。”
“因为无论是规律或名字，对这个爱非斯人来说……同样地都只是普遍者的产物和实现，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已经达到的、摆脱了污秽的感性现实的纯粹普遍的、观念的存在”……（第394页）

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和《泰阿泰德》篇中分析并驳斥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而且（特别是在《泰阿泰德》篇中）把赫拉克利特（客观唯心主义者和辩证论者）同主观唯心主义者和诡辩论者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混同起来。拉萨尔证明说，在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从赫拉克利特那里确实产生了（1）诡辩论（普罗塔哥拉）

和（2）柏拉图主义，“理念”（客观唯心主义）。

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拉萨尔掩盖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趋向，牵强附会地把他弄成黑格尔的样子。

（第4篇“Ethik”^①，第427—462页。）

在伦理学这一篇中——什么也没有说^②。

在第458—459页中拉萨尔指出：奈麦西说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否认天意(*προνοίαν*)，而西塞罗(*de fato*^③)说道，赫拉克利特也象德谟克利特和其他人（以及亚里士多德）一样，承认命运——必然性。

……“这种天命只标志着对象的内在的、自然的必然性本身，即对象的自然规律”……（第459页）

（在拉萨尔看来，斯多葛派采取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使它们庸俗化，使它们成为片面的东西。第461页）

拉萨尔所谓的
自然的
必然性^④

① 《伦理学》。——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译者注

③ 关于天命。——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notwendigkeit。——译者注

拉萨尔这本书的索引编得学究气十足，然而混乱不堪：数不清的古代人名等等、等等。

总之，ΣΣ^①，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

① 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编者注

谈谈辩证法问题¹³⁹

写于 1915 年

1925 年第一次载于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5—6 期

按手稿刊印

(T. 34.14.5.67.462)
Wanderer etijet - et.

ta. 418-5 A-le žig, up. Reverie jost, i. žigaj, a-
navigat spravo kvaliteta (fjordet), a Uferegen (de-
jelo) žig, i. žigaj, ka u Banorja a. (v. obrazec!) ujedno
qualita - kvalitetnost

Habimmo
wundgut
yolla // ... dies Tathen sind die eigene Verantwortlichkeit.
Naturnottheit ist nicht das Jenseitende, das
Habimmo hofft den Leidenden sollte". (W. G.).

(činowka, no A-ko, - bi žigaj, i. žigaj, a-
navigat, et tal qualitat, p. 961).

(Kunst a must ist die einzelle sprache, ujedno, kig
i žigaj: Vino nem aukant et. et.)

Wortspiel, ŽE, žigaj omgablašia. Kunny slavak
zo žigajom žigaj.

III. Bougyo o dialognost:

Jest prene ednovo a moguće
mogućeg svih vremena. (En. ujedno
uz "Palova - Žigajst" b koralt II vremena
(O ujedno!) kvalitetskom Žigajstva)
Cent cyril (četvoruz, ujedno), odnos uj
osobnosti, cikl, ne osobnosti, osobnosti
užigajem) dialognost. Mat uacuno žigaj

谈谈辩证法问题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①），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

^① 见本书第396页。——编者注

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①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 Aristoteles, Metaphysik^②, 施维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③)。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Σ。——译者注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译者注

③ 施维格勒的译文是: “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ß es ein Haus gebe außer den sichtbaren Häusern”。原文是: οὐ γὰρ ἂν θείημεν εἶναι τινα οἰκίαν παρὰ τὰς τινὰς οἰκίας。——译者注

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 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 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 * *

*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Paul Volkmann^①（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②，S.）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① 保尔·福尔克曼。——编者注

②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年莱比锡—柏林德文版第35页。见1911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40页。——编者注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 Gassendi(Spinoza?)^①。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各式各样的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②，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 (Dietzgen)¹⁴⁰ 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

注意
这个
警句

^① 伽桑狄（斯宾诺莎？）。——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ldertheorie。——译者注

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一书摘要¹⁴¹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译者阿·施维格勒 共两卷
1847年，杜宾根

参看上述关于“房屋”的引文①。

在哲学中引用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活生生的、素朴的（新颖的）东西，但在叙述中这些东西却被经院哲学、被否认运动的结论等等所代替。

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

“人和马等等都是一个个地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本身不是以单一实体的形式存在着，而只是作为一定概念和一定物质所构成的整体存在着。”（第7篇第10章第27—28节第125页）

同上，第32—33节第126页：

……“物质本身是不可认识的。物质部分地为感觉所感知，部分地为理性所理解。感觉所感知的是作为金属、木材的物质，总之是能够运动的物质；而理性所理解的则是存在于感觉所感知的事物中但又不能通过感觉来感知的物

哲学常常在词的定义等方面纠缠不清。
牵涉到一切、一切范畴

① 见本书第409页。——编者注

质，例如数学的东西”……

在形而上学的开始部分，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柏拉图的论战以及因唯心主义的胡说而发生的绝顶天真的“困惑的”问题和怀疑^①。而所有这一切又在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这个问题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②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denk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assim。——译者注

探索、迷宫，人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

……“由此得出结论：同单一并列和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当理念学说的拥护者断言理念独立存在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因为理念是单个的实体；但错误的是他们把许多事物的统一当做理念。他们（理念学说的拥护者）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们不能够指出，那些同感觉到的单个物体并列和在它们以外的永恒实体应当是什么。正因为这样，他们就把理念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暂时性事物相提并论，并给感性事物加上自在这个词，说什么自在的人、自在的马^井（第7篇第16章第8—12节第136页）^井。然而，即使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天体，但许多永恒的实体（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仍然存在着；即使我们不能够指出这些永恒的实体是什么，但它们的存在总是必然的。因此就很清楚：任何普遍的东西都不是单个的实

体，任何单个的实体都不是由许多单个的实体 (*οὐσία*) 构成的。”（第 13 节，本章完）

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

（第 8 篇第 146 页——很可能是加在第 5 章第 2—3 节的后面。）

……“这种或那种物体的质料同它的对立面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难题 (*ἀπορία*)。举例来说，某人的身体就其潜能 (*δυνάμει*) 来说是健康的，而健康和疾病是对立的，那末这个人的身体是否就既可能健康又可能有病呢？……

……其次，活人是否按可能性 (*δυνάμει*) 来说是死人呢？”

（第 181 页），第 11 篇第 1 章第 12—14 节：

……“他们”（哲学家们）“把数学的东西当做某种存在于理念和此岸世界以外的、介于理念和感性事物之间的第三者。可是，除了自在的人（或自在的马）和单个的人或马以外，并没有什么第三种人和第三种马。但如果问题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那末，数学家又研究什么呢？无论如何，不会是此岸的东西，因为在此岸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象数学所要寻求的东西那样”……

注意

同上，第2章第21—23节：

……“其次，试问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什么东西呢？我把物质和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叫做具体的事物。如果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并不存在着什么东西，那末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一切物质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暂时性的。但如果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还存在着什么东西，那末，这显然就是形式和形象。然而，讲到形式和形象时，我们很难确定哪些事物具有形式和形象，而哪些事物则没有”……

第11篇第3章第12节第185—186页——数学家把热、重量以及其他“感性的矛盾”撇在一边，他注意的“只是数量的东西”……“对待现存事物也是这样”。

这里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是偶然的、不彻底的、尚未发展的、倏忽即逝的。

Windelband^①在对古代哲学史的概述中(Müller's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②第5卷第1篇第265页)(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强调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逻辑)“把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作为最一般的前提”，他还引证了Metaphysik^③第5篇第7章的一句话：“ὅσα χώσ

① 文德尔班。——编者注

② 弥勒《古典古代史参考手册》。——编者注

③ 《形而上学》。——译者注

λέγεται, τοσαχῶς τὸ εἶναι σημαίνει”^①。

施维格勒把这第4节译成：Denn so vielfach die Kategorien ausgesagt werden, so vielfach bezeichnen sie ein Sein。^② 译文很糟！对神的看法：

第12篇第6章第10—11节：

……“因为，要是没有任何能动的东西作为原因，运动怎么能够产生呢？物质自己不能使自己运动，使物质运动的是创造的艺术；同样，月经和土地本身也不能使自己运动，使它们运动的是精液和种子”……

Leukipp^③（同上，第14节）主张永恒的运动，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第11节）。

第7章第11—19节——神（第213页）。

……“永恒的运动应当是由某种永恒的东西产生的”（第8章第4节）……

第12篇第10章——重新“考察”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可以说都是“问号”。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了非常新颖的、朴素的、怀疑的阐述（往往是暗示）。

在第13篇中，亚里士多德又反过来批判毕达哥拉斯的关于脱离感性事物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的学说。

| | 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

① “每当人们叙述些什么时，他们就在表明某种存在。”——编者注

② 范畴被表述若干次，它们就若干次规定着存在。——编者注

③ 留基伯。——编者注

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桌子、椅子和桌子观念、椅子观念;世界和世界观念(神);物和“本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地球和太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以及规律、*λόγος*^①、神。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注意

注意

一般的“房屋”和个别的房屋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②=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来说^③,否认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谬的: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¹⁴²。)

① 逻各斯。——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 letzter Instanz。——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ice versa。——译者注

关于“数学哲学”(按照现代人的说法)的“困难”的质朴的述说(第13篇第2章第23节):

……“其次，物体就是实体，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线怎么能是实体呢？从形式和形象方面来说，线不是象灵魂那样的实体，而从物质方面来说，线也不是象物体那样的实体，因为很明显，任何东西都不能由线、面或者点构成”……(第224页)……

第13篇第3章卓越地、明确地、清楚地、唯物主义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数学以及其他科学把物体、现象、生活的一个方面抽象化)。但是，作者没有使这种观点贯彻到底。

注意

施维格勒在其评注(第4卷第303页)中说道：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肯定地阐述了“自己对数学的东西的观点：数学的东西是感性事物的抽象”。

第13篇第10章中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施维格勒的评注(关于 Metaphysik 第7篇第13章第5节)中表述得比较好：科学只涉及一般的东西(参看第13篇第10章第6节)，但只有个别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实体的)。这就是说，科学和实在之间有一道鸿沟吗？存在和思维是不可相比的吗？“真正认识现实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吗？”(施维格勒，第4卷第338页)亚里士多德回答道：按潜能来说知识面向一般，而在现实中知识却面向特殊。

施维格勒（在同一地方）把 F. Fischer
«Die Metaphysik, von empirischem Standpunkte 井
aus dargestellt»^① 一书 [出版年代(1847年)] 称
 为极其有价值的^② 作品，费舍谈到了亚里士多
 德的“实在论”。

注意?

第 14 篇第 3 章第 7 节：……“如果在感性
 事物中根本没有数学的东西，那末，为什么数学
 的东西的特性是为感性事物所固有的呢？”……
 (第 254 页)

(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见第
 14 篇第 6 章第 21 节。)

—————
 《形而上学》完。

Friedrich Fischer^③ (1801—1853) 是巴塞
 尔的哲学教授。Prantl^④ 在关于费舍的文章中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⑤ 第 7 卷第
 67 页对他作了轻蔑的评论，他说：“由于费舍根
 本不接受主观唯心主义，他几乎陷入相反的极
 端，即排斥观念东西的经验论。”

哈哈!!!

① 弗·费舍《从经验论观点阐述的形而上学》。——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öchst beachtenswert。——译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费舍。——编者注

④ 普朗特尔。——编者注

⑤ 《德国人物志》。——编者注

关于费尔巴哈全集和黑格尔 全集的卷次札记^①

L O G . 5 3 6^②

费尔巴哈全集，波林版

- 第一卷 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
- 第二卷 哲学的批评意见和基本原理
- 第三卷 新哲学的历史
- 第四卷 莱布尼茨的哲学
- 第五卷 比埃尔·培尔
- 第六卷 基督教的本质
- 第七卷 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说明和补充
- 第八卷 宗教本质讲演录
- 第九卷 诸神世系学
- 第十卷 关于伦理学的书信和死后发表的箴言

Log. I. 175^②

黑格尔全集

- 第三、四、五卷 逻辑学
- 第十九卷(第一、二部) 黑格尔往来书信集

写于 1914 年 9—12 月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第 24 页
按手稿刊印

① 这是列宁用德文写在另一张纸上的札记。——编者注

② 这是图书编号。——译者注

费尔巴哈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
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¹⁴³

写于 1914 年末或 1915 年初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费尔巴哈全集

1910 年，第四卷。莱布尼茨……

在对莱布尼茨的精彩的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别出色的地方（这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第一部分（第 1—13 节）全都是出色的），往下摘出 1847 年的补充。

莱布尼茨一书是费尔巴哈 在 1836 年写的，当时他还 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第 20 节 第 21 节 和一些个别的地方	1847 年
--	------------------------------	--------

第 27 页^①——莱布尼茨不同于斯宾诺莎的特点：莱布尼茨在实体的概念上增添了 力的 概念，“而且是活动的力”的概念……“自己活动”的原则（第 29 页）——

因此^②，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似乎应当这样去理解费尔巴哈？

第 32 页：“斯宾诺莎的实质是统一，莱布尼茨的

^① 指《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的页码。——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rgo。——译者注

实质是差异、区别。”

第 34 页：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望远镜，莱布尼茨的哲学是显微镜¹⁴⁴。

“斯宾诺莎的世界是神的消色差透镜，是介质，通过它我们除了统一实体的皎洁的天光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莱布尼茨的世界是多棱角的结晶体、钻石，它由于自己的特殊本质而使实体的单纯的光变成无穷丰富的色彩，同时也使它暗淡不明。”（原文如此！）

第 40 页：“因此，在莱布尼茨看来，物体实体已经不象笛卡儿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具有广延性的、僵死的、由外力推动的，而是在自身中具有活动力、具有永不静止的活动原则的实体。”

大概马克思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重视莱布尼茨¹⁴⁵，虽然莱布尼茨在政治和宗教上有“拉萨尔的”特点和调和的趋向。

单子是莱布尼茨哲学的原则。个体性、运动、（特种的）灵魂。不是僵死的原子，而是活生生的、活动的、自身中反映整个世界的、具有表象（特种灵魂）的（模糊的）能力的单子，这就是“最终的要素”（第 45 页）。

每一个单子都和另一个单子不同。

“……如果生命的原则或内在的、自身的活动原则仅仅和不大的或特殊的一部分物质相联系，那就完全违反自然界的美、秩序和理性了。”
(Leibniz①——第 45 页)

注意

“因此，正如古代哲学家早就正确地认为的那样，整个自然界充满了灵魂或类似灵魂的存在物。因为显微镜使我们有可能深信：存在着许许多多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物，并且存在着比砂粒和原子还要多的灵魂。”(Leibniz——第 45 页)

参照电子！

单子的特性：表象，想象中的复制②。

“表象本身不过是复杂的或外在的东西的再现，即单纯之中的繁复性的再现（想象中的复制和描写）”……或是……“在统一中或单纯实体中包含和复制繁复性的暂时状态”（第 49 页，莱布尼茨）——单子有混乱的③（第 50 页）（模糊的④，第 52 页）表象——（据说人也有很多无意识的、混乱的感觉等等）。

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自为的世界，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独立自在的统一体”（莱布尼茨，

① 莱布尼茨。——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rstellung, Repräsentatio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worrne。——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onfuse。——译者注

第 55 页)。

“模糊表象的混合物——这就是感觉，这就是物质”(莱布尼茨——第 58 页)…… “因此，物质是单子的结合”(同上)……

我的自由的转达：

单子=特种的灵魂。莱布尼茨=唯心主义者。而物质是灵魂的异在或是一种用世俗的、肉体的联系把单子粘在一起的浆糊。

“绝对实在只处在单子和单子的表象中。”
(莱布尼茨, 第 60 页) 物质只是现象。

“只有精神是明朗的”(第 62 页) ……物质则是“模糊的和不自由的”(第 64 页)。

空间“本身是某种观念的东西”(莱布尼茨, 第 70—71 页)。

……“运动是物质的多样性的物质原则”
……(第 72 页)

“和牛顿及其继承者的意见相反，在物质自然界中的确没有真空的空间。空气唧筒决不能证明真空的存在，因为玻璃上有细孔，通过这些细孔可以渗入各种细微的物质。”(莱布尼茨, 第 76—77 页)

“物质是现象。”(莱布尼茨, 第 78 页)

“单子的自为存在是它的灵魂，单子的

为他存在是物质。”（费尔巴哈，第 78 页）人类的灵魂是中心的、高级的单子，是隐德来希¹⁴⁶等等、等等。

“因此，每一个物体都被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牵连着。”（莱布尼茨，第 83 页）

“单子想象整个宇宙。”（莱布尼茨，第 83 页）

“尽管单子是不可分的，但它具有复杂的意向，即无数的表象，其中每一个表象都寻求着自己的特殊变化，同时这些表象由于和一切其他事物有本质联系而处在单子中”……“个体性包含着似乎处在萌芽状态的无限的东西。”（莱布尼茨，第 84 页）

注意

莱布尼茨
生活于

1646—1716年

这里是特种的辩证法，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尽管有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

“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相似的。”（莱布尼茨，第 86 页）

“总之，自然界中没有任何绝对间断的东西；一切对立面，空间和时间的一切界限以及特殊性的一切界限，都消失在绝对的不间断性、宇宙的无限联系面前。”（费尔巴哈，第 87 页）

“虽然，单子由于自己的完全由神经而不是由血肉构成的特性，被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牵连着和影响着”……但“它不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

注意

登场人物，而只是一个观众。单子的主要缺陷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第 90 页）。

灵魂和肉体的一致是神的先定谐和^①。

“莱布尼茨的弱点。”（费尔巴哈，第 95 页）¹⁴⁷

“灵魂是特种的精神自动机。”（莱布尼茨，第 98 页）（有一次莱布尼茨自己说，从偶因论¹⁴⁸过渡到他的哲学是很容易的。费尔巴哈，第 100 页）但在莱布尼茨那里，这是从“灵魂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第 101 页）……

在《神正论》¹⁴⁹（第 17 节）中，莱布尼茨实质上是重复关于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论据¹⁵⁰。

莱布尼茨在他的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¹⁵¹ 中批判了洛克的经验论，他说，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② 理智本身除外^③（！）（第 152 页）。

（费尔巴哈在第一版中也唯心地批判洛克¹⁵²。）

“必然真理”的原则“在我们之内”（莱布尼茨，第 148 页）。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armonie préétabli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hil est in intellectu etc. 指的是一个著名的感觉论原理：“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觉中的。”——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si intellectus ipse. ——译者注

参看康德，也是这样

在我们之内有实体、变化等观念（莱布尼茨，第 150 页）。

“借助理性来确定最美好的方向，这是自由的最高阶段。”（莱布尼茨，第 154 页）

“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第 160 页）等等、等等。

……“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乐天的、充满生气的多神教，转变为‘先验唯心主义’的森严的，因而也是更偏于精神方面的、激烈的一神教。”（费尔巴哈，第 188 页）

向康德的过渡

〔第 188—220 页；1847 年的补充。〕

第 188 页：“唯心主义的、先天的哲学”……

“当然啦，在人看来是后天的东西，在哲学家看来就是先天的；因为人既然收集了经验材料，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般概念中，他自然能够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因此，在较早时期是经验的事，在较晚时期便成为理性的事了…… 例如电和磁性以前只不过是经验的东西，就是说，它们是偶然的、在个别物体中观察到的特性，而现在，由于多次的观察，它们成了一切物体的特性，成了一切物体的极重要的特性…… 因此，只有从人类历史的观点出发，才能对观念起源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第 191—192 页）……

对康德的嘲笑

灵魂不是蜡块，不是白板^①…… “要创造表象就必须加进某种和对象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是论证表象的本质的，如果我想从对象中引出它来，那就是真正的愚蠢。然而，这个不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普遍性的形式；因为，正如莱布尼茨所指出的，甚至连一个单个的观念或表象都本来就是某种一般的东西（至少和现实的单个对象相比较时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某种没有规定的，消除、消灭差别的东西。感性是庞杂的，非批判的，丰硕的，而观念、表象则限于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

（第 192 页）

莱布尼茨
和康德
必然性和
普遍性是
不可分割的

注意

康德主义 =
破烂的货色

“因此，《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②的基本思想，和《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③的基本思想一样，就是：普遍性以及和它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表达理性所固有的本性，或表达具有表象能力的本质所固有的本性，因此，它们的泉源不可能是感觉器官或经验，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来自外界”……（第 193 页）

笛卡儿主义者已经具有这种观念——费尔巴哈引证了 Clauberg^④ 在 1652 年说的话¹⁵³。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abula rasa。——译者注

② 《人类理性新论》。——译者注

③ 《纯粹理性批判》。——译者注

④ 克劳伯。——编者注

“毫无疑问，这个公理”（整体大于部分）“之所以确实可靠，并不是由于归纳，而是由于理性，因为理性的目的和使命根本不是别的，而是概括感觉材料，以便使我们摆脱无聊的重复的工作，以便预示、代替、保存感性经验和感性直观。但是，难道理性是不以感觉为基础而完全独立地进行这种活动吗？难道我所感觉到的这个或那个个别事件在抽象中也是个别的吗？难道它不是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事件吗？难道在这种质里面没有可以感觉得到的、个别事件的同一性吗？…… 难道我只见树叶而不见树木吗？难道没有同一性、相同性和差别的感觉吗？难道我的感觉器官不能区别黑和白、昼和夜、木和铁吗？…… 难道感性知觉不是存在物的必然证明吗？因此，难道高级的思维规律、同一律不同时就是感性的规律吗？难道这个思维规律归根到底不依靠感性直观的真理性吗？”……（第193—194页）

注意

Leibniz 在 *Nouveaux essais*^① 中写道：“一般性就是单一事物之间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就是实在。”（第3篇第3章第11节）“但是，难道这种相似不是感性的真理吗？难道被理性列入一门、一类的生物不是同样地刺激我的感觉器官

① 《理性新论》。——译者注

吗?…… 难道对我的性感觉来说(性感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虽然通常在关于感觉器官的学说中不注意它), 女子和雌性动物之间没有说得好!^① 任何区别吗? 在这里, 理性和感觉或感觉能力

注意 //| 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呢? 感性知觉提供对象, 理性则为对象提供名称。凡是存在于理性中的, 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 但是, 实际上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东西, 只是在名义上、名称上存在于理性之中。理性是最高的存在物, 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这只是在名称上, 而不是在实际上。那末名称是什么呢? 名称是用来区别的符号, 是某种十分显明的标志, 我把它当做表明对象的特征的代表, 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第 195 页)

说得好!^①

……“感觉正和理性一样告诉我: 整体大于部分。但是, 它不是用词, 而是用实例告诉我这一点的, 例如: 手指比手小……(第 196—197 页)

……“因此, 相信整体大于部分, 这的确不是依赖于感性经验的。可是究竟依赖什么呢? 依赖整体这个词。在整体大于部分这一原理中, 除了整体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之外, 什么也没有讲……(第 197 页)

……“相反地, 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唯心主义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ien dit! ——译者注

者或唯灵论者，把手段变为目的，把对感性的否定变为精神的本质……（第 198 页）

……“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东西，是存在着的，它叫做灵魂。因此，我们确信，我们的灵魂先于我们的肉体而存在。毫无疑问，意识是第一性的；但是，意识仅仅对我来说是第一性的，而不是就其本身来说是第一性的。对我的意识来说，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之所以意识到自己，就是因为 我 存在。它们之中到底哪一个正确呢？是肉体、自然界还是意识、自我？当然是 自我；因为 我 能 承认 自己 不 正 确 吗？ 然 而， 我 真 的 能 把 意识 和 自己 的 肉体 分开 并 独自 思维 吗？ ……

（第 201 页）

……“世界是感觉的客体，也是思维的客体。（第 204 页）

“在感性对象中，人把两种本质区别开来，一种是存在于现实界中的，并且是感性知觉的对象，另一种是感性对象中的、从感性中抽象出来的思想本质。人把前者叫做 存在，或者又叫做 个体，把后者叫做 本质 或 类。人把存在规定为某种偶然的和暂时的东西，而把本质规定为某种必然的和永恒的东西，因为即使这个或那个感性对象从感性世界里消失了，它还仍然是思维或表象的客体……（第 205 页）

注意 ……“莱布尼茨是半个基督教徒。他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基督教徒和自然主义者。他用智慧、理性来限制神的恩惠和万能。但这种理性无非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室，无非是关于自然界各个部分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联系的观念。因此，他用自然主义来限制自己的有神论；他通过对有神论的扬弃来肯定、维护有神论”……（第215页）

第274页（摘自1847年的补充）：

“人们关于感觉的虚伪性谈得那么多，关于语言的虚伪性却谈得那么少！要知道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归根到底，感觉的欺骗是多么粗糙，而语言的欺骗却是多么精巧！我终于托天之福，依靠我的五官懂得了，在理性意义上的逻各斯的一切困难和秘密都会从词的意义中得到解决，而在这以前，理性的普遍性、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自我’的普遍性蒙混了我多么久呵！这就是为什么哈伊姆的话——‘理性的批判应当转变为语言的批判’——在理论方面使我觉得如此亲切。至于谈到作为感觉着的个别生物的我和作为思维着的生物的我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按照这种说明和引证的论文”（费尔巴哈本人的）¹⁵⁴“则被归结为尖锐的对立：在感觉中我是单一的，在思维中我是普遍的。但同时，在感觉里我是普遍的，就同在思维里我是单

一的一样。思维中的一致完全是以感觉中的一致为依据的。”(第 274 页)

……“人类的一切交往都是建立在人们感觉的相同性这一前提之上的。”(第 274 页)

Spinoza и Herbart^①(1836)155。第 400 页及以下各页。在“道德论者”海尔巴特的庸俗的攻击下维护斯宾诺莎。

强调指出斯宾诺莎的客观主义等等。注意。

Verhältnis zu Hegel^② (1840 年和稍后几年)。第 417 页及以下各页。

不十分清楚地偶尔强调他是
黑格尔的学生。

摘自评语：

“与自然的发生和发展相矛盾的辩证法是什么呢？它的必然性是什么呢？”……（第 431 页）

Herr von Schelling^③(1843 年)。给卡尔·马克思的信(第 434 页及以下各页)。根据底稿。对谢林的斥责¹⁵⁶。

第 4 卷完

① 斯宾诺莎和海尔巴特。——编者注

② 《和黑格尔的关系》(见《费尔巴哈全集》1840 年德文版第 4 卷)。——译者注

③ 谢林先生。——编者注

约翰·普连厄博士 《马克思和黑格尔》¹⁵⁷

1911年，杜宾根

道地的庸人！

普连厄不能理解“唯物主义”怎样和革命性（他把它叫做“唯心主义”等等）结合起来，并且还因为自己的不理解而大发脾气!!!

这是资产阶级教授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及其理论基础庸俗化的一个很好的典型！！特此谨告^①帝国主义经济学家¹⁵⁸及其同伙！！

没有注意到辩证法的理论方面！！

在那篇自吹自擂的序言（其中尽是我、我、我“读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以后，接着就是对黑格尔“学说”的非常表面的概述（没有把唯心主义从“思辨”中分出来，抓住的东西非常之少，然而在这一概述中毕竟还是有某些比康德主义好的方面）。然后就是对马克思的简直荒诞无稽的“批判”。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d notam。——译者注

责难马克思的“纯思辨”，因为他把“现实的”无产者理解为阶级的代表(第 82 页)^①。 ||| 马克思 = “思辨家”……

“一会儿是一个坚决背弃任何唯心主义的变节者的粗野的言论……一会儿又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的唯心的要求：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真相。”(第 81—82 页) ||| !

“非常奇怪的是，这位激进的犹太博士毕生仅仅知道一付治疗一切需要治疗的社会形态的万应灵丹，这就是批判和政治斗争。”(第 56 页) } “仅仅”!!^②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动人姿态”，“极端的唯理论学说”，“对社会的彻底唯心的观察”等等、等等……(第 83 页)

马克思!!“不懂得”黑格尔
第 97 页及其他各页

……“煽动家的动机”(第 84 页)……(同上，第 86、92 页及其他各页)(第 115 页及其他各页)

马克思仿照“这种自然科学的经验论”(第 88 页)，“马克思使社会科学自然化”(同上)。

……“他的”(马克思的)“道路并不是思想家的道路，而是……自由的预言者的道路”
……!!! (第 94—95 页)

社会主义革命 = 把它硬说成“客观科学认识”的一种主观愿望，“是一个兴奋若狂的幻想家的沦为骗术的幻想”(第 110 页)。 ||| !!

^① 指普连厄《马克思和黑格尔》1911 年杜宾根德文版的页码。——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нur”!! ——译者注

!!

……“在马克思那里……激进的自由使徒的热烈的意志占着支配地位”……(第 111 页)

愤怒由此而生！^①

马克思“煽起了一切仇恨的本能”……(第 115 页)

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抽象否定的、狂热的热情的伦理学”(正如黑格尔所谓的伊斯兰教)……(第 120 页)

……马克思的“狂热的气质”(及其“火热的头脑”),——这就是实质所在(第 120 页)。

以及其他等等。庸人的信口雌黄!

这段话是从哪里引来的?作者没有说。

注意

“没有革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崩溃。但是,在它的有机活动已经开始的地方,在它的目的自身暴露了它的灵魂的地方,社会主义就抛开政治外壳。”

——普连厄引证了这段话,但没有指出它的出处,接着他又说:“当然,全部马克思主义就是脱落下来的‘政治外壳’。”(第 129 页)

且看普连厄是怎样发现“矛盾”的:他说马克思在*Rheinische Zeitung*¹⁵⁹ 上写道:“‘正是那个用工业的巨手来建筑铁路的精神,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de ira! ——译者注

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起哲学体系。’(第143页)而后这些生产资料从创造它们的精神中解放出来，并用至上的权力从自己方面去决定精神。”

“聪明过头了”

普连厄对剩余价值理论^①进行批判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用粗暴的夸张手法异常明显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残酷的事实：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工资下降，劳动条件恶化。但同时它犯了根本的毛病，即在名词的掩饰下使概念二重化”
……(第157页)

!!

……“由于煽动的需要，煽动性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整个体系中占着最显著的地位”……(第164页)

……“马克思是19世纪革命的犹太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剽窃来的那件我们伟大哲学的礼服重新剪裁了一番。”(第171页)

妙论!!

(这位普连厄是十足的庸人，他这本书)
的科学价值等于零。

写于1916年6月以前

1933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2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hrwertstheorie。——译者注

读 书 札 记

.....
F. Raab. Die Philosophie von R. Avenarius.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und immanente Kritik. Leipzig. 1912(164 p.).5 Mk.^①
Perrin. Les atomes. Paris (Alcan)^②160.

.....

写于 1912 年后

1938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弗·拉布《阿芬那留斯的哲学。系统的叙述和内在的批判》1912 年莱比锡版
(共 164 页) 5 马克。——编者注

② 贝兰《原子》巴黎版(阿尔康)。——编者注

苏黎世州立图书馆中的一部分哲学书籍¹⁶¹

Gideon Spick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wissenschaft zur Philosophie^①(特别要对照一下康德的著作和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八开本, 1874年柏林版, IV. W. 57 K.

Hegel. Phänomenologie(lhrs. Bolland. 1907)^②. IV. W. 165 g.

写于 1915 年

1933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吉德昂·斯皮克尔《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编者注

② 黑格尔《现象学》(1907 年由博兰德出版)。——编者注

(《苏黎世州立图书馆》¹⁶²)

(Signatur: K. bi.)

Flugschriften des deutschen Monistenbundes, Heft 3:
Albrecht Rau. «Fr. Paulsen über E. Haeckel». 2-te Aufl.
 Brackwede. 1907 (48 SS.)^①

((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出发，非常尖锐地批评了保尔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莫希干人”!)^②)) 注意

写于 1915 年

1933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德国一元论者协会的传单》第 3 册：阿尔勃莱希特·劳《弗·保尔逊论恩·海克尔》1907 年布拉克韦德第 2 版(共 48 页)。——编者注

② “莫希干人”是美洲已绝种的民族，这里的意思是最后代表。——译者注

第三类(《普通教育和科学的著作》):¹⁶³

关于起源的学说……1914年。

(现代文化, III, IV.)

E. Haeckel. Gott-Natur. Leipzig, 1914^①… Sch. 480 N 24.

.....

Uhde. Feuerbach. Leipzig, 1914^②… XVI. 906.

.....

A. Zart. Bausteine des Weltalls: Atome, Moleküle… Stuttgart, 1913^③.

写于 1916 年

1934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7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恩·海克尔《神—自然界》1914 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乌德《费尔巴哈》1914 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③ 阿·察尔特《宇宙的基础: 原子、分子……》1913 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

Ruttmann. Die Hauptergebnisse der modernen Psychologie^①.
Pe. VII. 3551.

.....

Suter.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1910.(Diss)^②.
St. Bro. 11. 341.

写于 1916 年

1936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9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鲁特曼《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成果》。——编者注

② 苏特尔《理查·阿芬那留斯的哲学》，1910 年（学位论文）。——编者注

关于约翰·普连厄《马克思和 黑格尔》的书评的札记¹⁶⁴

Joh. Plenge.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1911.
 (184 SS.) (Mk. 4)①.
 { 奥·鲍威尔在《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② 第
 } 3 卷第 3 期中作了否定的评论。

写于 1913 年

1938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约翰·普连厄《马克思和黑格尔》1911 年杜宾根版(共 184 页)(4 马克)。——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历史文库》。——编者注

关于拉·巴·培里 《现代哲学倾向》的 书评的札记¹⁶⁵

Mind. 1913. Апрель. Рецензия. F. C. S. Schiller'a на книгу Ralph Barton Perry: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s & Co). 1912. Pages 383^①.

席勒反对培里的“实在论”，并责难他，说“他的思想把实在论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以致他总是企图把其他一切问题都归结于这一点”。

应当指出，席勒从培里的著作中引了下面一段话：“有机体适应于环境，它从环境中发展起来，并作用于环境。意识乃是对先于它和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环境的有选择的回答。倘若有某种回答，那末一定有引起回答的某种东西。”（培里的著作第323页）而

① 斐·坎·司·席勒在《思想》杂志1913年4月号上评论拉尔夫·巴尔顿·培里的著作《现代哲学的倾向：评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论，兼论威廉·詹姆斯的哲学》1912年伦敦和纽约版（朗格曼斯公司）共383页。——编者注

席勒却反驳说：

“如果不靠信仰来解决‘独立存在的环境’问题（着重号是席勒加的），那末，这里除了思想和它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什么东西也不能得到证明……”（第 284 页）

写于 1913 年 4 月以后

1938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关于安·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的书评的札记^⑯

Antonio Aliott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1 volume. 8°. XVI + 526 p. Palerme. Casa editrice Optima. 1912^①.

J. Segond^② 先生在《Revue Philosophique》^③(Ribot^④)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见 1912 年巴黎版第 12 期第 644—646 页，让·谢贡先生说：

“他”(阿里奥塔)“向我们指出，现代反动思潮的一切最新来源都在不可知论中；他向我们指出，现代反动思潮是通过德国的新批判主义(黎尔)和法国的新批判主义(雷诺维叶)，通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通过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而发展的；他向我们描述和揭露了柏格森和施米特的直觉主义，英美的实用主义即詹姆斯、杜威和席勒的实用主义，李凯尔特、柯罗齐、闵斯特贝尔格和罗伊斯等等的价值哲学和历史主义”(第 645 页)，直到 Schuppe, Cohen^⑤ 等人的学说。

① 安东尼奥·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一卷八开本，序言 16 页，正文 526 页，1912 年巴勒摩，奥普蒂玛出版社。——编者注

② 让·谢贡。——编者注

③ 《哲学评论》。——编者注

④ 利鲍。——编者注

⑤ 舒佩、柯亨。——编者注

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同时分析了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和杜恒的新的“性质物理学”，以及赫兹、麦克斯韦和 Pastore^① 的“模型理论”。据说作者特别憎恨神秘主义（包括柏格森的在内）等等。

作者的观点据说是“真正唯理论的理智主义的中庸精神，即阿里奥塔先生和基阿培里先生的精神”（第 645 页）。

写于 1913 年

1938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帕斯托勒。 编者注

关于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 论及马赫的言论的札记¹⁶⁷

希法亭：“金融资本”。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1912 年莫斯科版。

德文版在 1910 年出版(Marx-Studien^① 第 3 卷)

乱七八糟……	第 13 页——“根据恩·马赫的观点”，“‘自我’仅仅是无穷的感觉线比较密集的焦点…… 同
不对 不是“同样地”	样地，货币也是社会联系网的枢纽”……
不对	第 71 页注释：“只有我们的直观使物体具有空间形式。”(康德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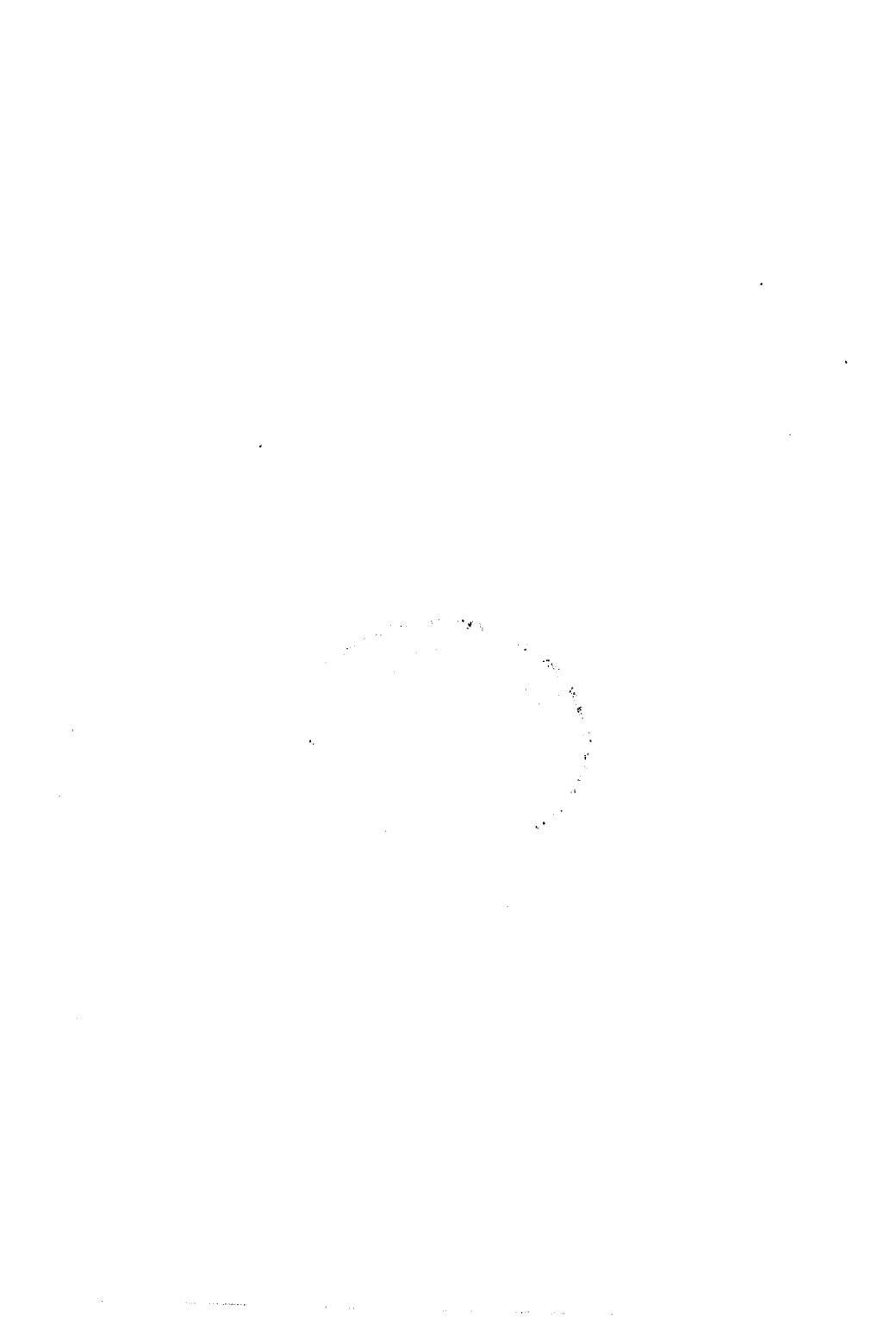
写于 1916 年 6 月以前

1934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7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马克思研究》。——译者注

读 书 批 注



格·瓦·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1908 年，圣彼得堡

〔第 23 页〕……唯心主义者首先把思维变成独立的、不依赖于人的本质（“自为的主体”），然后宣称：存在和思维的矛盾在它之中，在这种本质中解决了。因为单独的、独立的存在是为它，即为这种不依赖于物质的本质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真的在这种本质中解决了，因为，这种本质是什么呢？是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是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存在着的。但是，对矛盾的这种解决，纯粹是形式上的解决。这种矛盾所以得到解决，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仅仅是因为取消了矛盾的要素之一，即不依赖于思维的存在。存在似乎单纯是思维的特性，当我们说某物存在着，这只是说，它在思维中存在着……

注意

〔第 24 页〕……存在并不是指在思想中存在。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哲学比约·狄慈根的哲学要明确得多。费尔巴哈指出，“证明某物存在着，这就是证明它不是仅仅在思想中存在着”①……

〔第 28—29 页〕……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首先具

① 《费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 10 卷第 187 页。

有方法论的意义。恩格斯很明白这一点，他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与其说是赤裸裸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das Studium）；如果离开导致这个结果的发展来把握结果，那就等于没有结果”①……

〔第 29—30 页〕……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费尔巴哈竭尽全力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要素，以致他很少重视和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要素。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决不是孤独的思想家同他本人的对话，而是‘我’和‘你’的对话。”②但是第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也就没有“孤独的思想家同他本人的对话”的意义；第二，费尔巴哈的意见很正确地规定了哲学的出发点，但不是规定哲学的方法。这个空白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填补起来了，他们知道，如果由于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忽视他的辩证法，那是错误的……

〔第 31 页〕……许多人把辩证法和发展学说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辩证法就是这种学说。但是，辩证法和庸俗的进化“理论”有本质区别，后者完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无论自然界或历史都不发生飞跃，世界中的一切变化只是逐渐完成的。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样来理解发展学说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

〔第 33 页〕……总之，他③是用存在的辩证特

① 《遗著》德文版第 1 卷第 477 页。

② 《费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 2 卷第 345 页。

③ 指恩格斯。——编者注

注意

性来证实辩证思维的根据的。在这里，也是存在本身决定着思维……

〔第 39 页〕……可见，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第 42 页〕……和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相适应的是一定性质的武装、军事艺术以及民族间的，更确切些说，社会间的即部落间的法律。游猎部落不能建立巨大的政治组织，这正是因为它们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它们在寻找生存资料时，用一句古代俄罗斯的形象的话来说，不得不各自东西，分散为一些小小的社会集团……

〔第 46—47 页〕……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

〔第 65—66 页〕……“经济结构”的性质和这个性质改变的方向，不是以人们的意志，而是以生产力的状况为转移的，是以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关系中所发生的、而且为社会所必需的那种变动为转移的。恩格斯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创造历史时——甚至在各个社会的内部——并不依照共同的意志，也不依照共同的计划。他们的意愿是互相交错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一切这样的社会里都是必然性占着统治地位，而偶然性是这种必然性的补充和外部表现的形式。”在这里就决定了人的活动本身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即合乎规律的，也就是说，

是能够成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认为环境是由人们改变的，同时它也首先使我们能从科学的观点去观察这种改变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给所有想成为科学的人类社会学说提供了必要的序言……

[第 68 页]……在没有阶级划分的原始社会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影响着他的世界观和他的审美感……

[第 81—82 页]……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众所周知的“基础”对同样众所周知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 (1) 生产力的状况；
- (2) 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3)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 (4) 部分地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部分地由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
- (5)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第 98 页]……譬如拿我们现代的土地问题来做一个例子吧。在聪明的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强迫交出土地”（跟“公平报酬”的数量成反比）多少是一种悲痛的历史的必然性。而在力谋获得“土地”的农民看来，恰恰相反，只有这“公平报酬”多少是一种悲痛的必然性，而“强迫交出土地”却是他们的自由意志的表现，是他们的自由的最可贵的保证。

我们在讲这一点时也许接触到自由学说的最重要

的一点，而恩格斯没有提到这一点，这只是因为研究过
黑格尔学说的人无需任何说明就懂得这一点的……

费尔巴哈和狄慈根。²⁴^①。

批注做于 1908 年 5 月以后

一部分载于 1933 年
《列宁文集》第 25 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按原书刊印

① 指普列汉诺夫原著第 24 页（见本书第 457 页）。——
编者注

阿伯尔·莱伊《现代哲学》¹⁶⁸

1908年，巴黎

序　　言

〔第6页〕①……科学是认识和理性的成果，它只能保证我们实际地支配自然界。它只告诉我们怎样去利用事物，而根本不谈事物的本质……

注意

〔第7页〕……因此，我在本书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实证的、‘貌似科学的’观点同‘实用主义的’观点加以对比。在对比这两种观点时，我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因为我很了解这种工作中的第三种严重危险：不给自己的对手以应有的评价。但是，我并不奢望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

第一章 现代的哲学讨论的中心

第五节 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矛盾

〔第28—29页〕……但是，许多现代哲学体系仍在互相攻击，它们围绕着从当代哲学问题的提法中产生

① 指阿·莱伊《现代哲学》(A.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 1908年巴黎法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出来的一个基本矛盾进行斗争。因此，对立既包括各个不同阶段上各种哲学观点更替的形式，也包括同时提出的几种观点的形式。

从现代关于哲学总问题的提法上来看，可能有哪几种二者择一的情况呢？只能有一种，因为全部问题在于保持科学和实践活动的尽可能紧密的统一，既不顾此失彼，也不使二者彼此对立。这就是说，或者是由科学产生实践活动，或者是反过来，由实践活动产生科学。在第一种情况下，科学盖过了实践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实践活动盖过了科学。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必须保持，要改变它们的逻辑联系，只有使二者转换地位，或者认为实践活动依赖于科学，或者认为科学依赖于实践活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唯理论的、理智主义的和实证论的体系——科学的独断主义。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实用主义的、信仰主义的或（类似柏格森的）积极直觉的体系——行动的独断主义。按照第一种体系，要行动就必须有知识：认识产生行动。按照第二种体系，知识遵照行动的需要：行动产生认识。

但读者会不会以为后一种体系是要使人重新轻视科学、是要复活愚昧哲学。不会的，因为这些哲学家要得出科学来自实践的结论，就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必须根据科学的、有时是非凡的渊博知识，必须对科学作深刻的批判的思考，甚至还必须象这些哲学家中的某些人所喜欢说的那样，努力“从思想上习惯于科学”。如果说他们这样做就降低了科学的意义，那也不是故意的；相反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却以为这样做能揭示科学的全部价值……

注意

注意

第六节 现代哲学争论的意义

〔第33—35页〕……然而我们暂且假定：实用主义的论题是正确的，科学只是一种满足一定需要的特殊的技艺、技术工具。那末结果会是什么呢？

首先，真理成了一句空话。具有真理性的原理原来只是有效手段的单方。但由于在同样情况下能保证我们获得成功的手段有好几种，由于每个人的需要极不相同，我们就势必接受实用主义者的下述论点：凡使我们获得同样实际效果的命题和论断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都是具有同样的真理性的；凡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同样合理的。从“真理”一词的这种新含义中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一切科学纯粹是偶然构成的体系，它们可以完全成为别的样子而仍然能够具有同样的真理性，即能够成为同样有用行动的工具。

- (1) 作为知识的实在形式、作为真理的源泉的科学破产了，这就是第一个结论。与理智和理性的方法极不相同的其他方法，如神秘的感觉，是合理的，这就是第二个结论。看起来从这种哲学中最终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但实际上，这种哲学就是为了这两个结论而建立的……

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用这些自由思想家自己的武器去反对他们是轻而易举的。科学的真理！但这本来只是名义上的真理。这也是信仰，而且是低级的信仰，只能用于物质行动的信仰；它只有技术工具的价值。为信仰而信仰、宗教的信条、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思想体系都要比它高明得多。

注意 无论如何，这些自由思想家在科学面前是一点也

不用拘束了，因为科学的特权地位已经取消了。

的确，大多数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反对科学经验，都急于恢复道德经验、形而上学经验、特别是宗教经验的权力。所有这几种经验都齐头并进，决不相互妨碍，因为它们各自针对着实践的完全不同的方面，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满足物质需要、道德意识或宗教感情），并且创造各种不同的价值……

〔第 37 页〕……对形而上学者说来，这是真正的收获。实用主义在恢复宗教的同时，也促使形而上学恢复起来。在康德和孔德之后，实证论在 19 世纪逐渐占据了几乎全部认识领域……

〔第 39—40 页〕……所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正如另外一些哲学气味并不那样浓厚的、不是那样新颖有趣的但可以得出相似结论的观点一样，最后总是要恢复从 18 世纪中叶以来就被科学实证论胜利地排挤掉的、人类思想的陈腐的规定形式——恢复宗教、形而上学、道德独断主义，实质上就是恢复社会权威主义。因此，这就是一切现代思维、全部现代哲学动摇于其间的两极之一。这是独断主义反动的极端，是各种形式的权威精神的极端。这种观点尤其危险的是，它起初在其最卓著的信徒那里表现为自由精神的最大胆的最新的骚动，这种骚动的目的是反对唯一的障碍，即科学和科学真理，但这个障碍现在还存在着，并且一直都是这个精神摧毁一切其他障碍的支柱。

而那个同最新哲学思想对立的极端、即认为实践来自知识因而一切应服从科学的纯科学观点却相反，它的特点主要是渴望解放，渴望摆脱束缚。正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革新者。他们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继承

注意

者；他们的父辈和直接教养者主要是 18 世纪这一伟大的解放时代的哲学家和学者，马赫曾正确地谈到这个伟大的解放时代：“即使一个人只能在书本上接触到这个高潮和解放运动，他也会对 18 世纪永远怀着一种感伤的惋惜心情。”这一类思想家认为，真理是存在的，即使它不是不变的，那末也是可以被我们逐渐接近的。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真理，离开了科学，哪儿也找不到真理；真理、科学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

第八节 方法。——摘要和结论

【第 48—49 页】……现在来谈谈它的〔科学的〕客观意义。尽管有些人从某种观点出发，也承认科学的必要性，但他们还是会以为科学无法穷究它的对象即全部实在……

第二章 数和广延性问题。物质的 量的特性

第二节 经验论和先天论之间的旧争论

【第 55 页】……可是，抛开一切经验因素不也是办不到的事吗？唯理论者说，即使物质世界突然消失，数学家仍旧可以继续丰富自己的科学。当然，如果物质世界现在就消失的话，那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物质世界从来就不存在，那末数学家难道也能创造数学吗？……

第三节 数和广延性的哲学问题的 现代形式。“唯名论的”观 点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第 61 页〕……柏格森也许比其他人更能促进这些思想在哲学著作中的传播，他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人为的手段”的说法。照柏格森看来，在对物质的关系上，科学要比单纯手段更重大些，更高级些。但是他认为物质不是真正的实在；物质是遭到损害的、倒退的和僵死的实在。在对于真正的实在即有生命的、精神的和创造性的实在的关系上，数学和科学除了有人为的和象征的性质以外，根本不能有其他的性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理智（在对物质的实际需要的压力下铸成的第一个工具）创造数学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作用于物质，而不是为了认识物质的本质……

〔第 62 页〕……在我们的时代里，数学不是比其他一切科学更能使某些人倾向于实用主义、倾向于科学不可知论那种实用主义的诡辩吗？的确，我们正是在数学中感到自己离开具体的实在的事物最远，而最接近于随意玩弄公式和符号的游戏，这种游戏竟如此抽象，以至于好象是空洞的……

第四节 唯理论、逻辑主义和理智主义

〔第 62—63 页〕……所有那些比较相对的、不大确切的真理，即其他科学企图通过数学来表达并用来补充数学的那些真理，正象行星为太阳所吸引一样，也为这种绝对的东西所吸引。

〔第 65 页〕……几何学家的停滞不动的、均一的空

间是不够用的；还需要有物理学家的运动的种类不同的空间。包罗万象的自然机构并不是意味着在物质中除了几何以外便一无所有。根据现代的假说，它也意味着，还存在着能的放出或转化，或带电体的运动……

注意

第五节 量的问题的一般意义：

这基本上是理性的问题

〔第 74 页〕……首先不用怀疑的就是：不管理性是多么大公无私，它仍具有功利主义的职能。科学家不是官僚，也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实用主义强调理性的效用、理性的特别良好的效用，这是正确的。但实用主义断定理性只有功利主义的职能，岂不是错了吗？唯理论者不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反驳说：理性的功用就在于，当它从命题中引出命题时，也就是从自然界许多事实之间的关系中引出了关系？理性能够使我们影响这些事实，但这并不是理性的目的，而是从理性中产生出来的结果。智慧在分析它所感知的关系过程中创立的逻辑和量的科学，把自己的权力扩充到事物本身，因为量的关系同时也是事物和智慧的规律。如果知就是行，那末这不是因为象实用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科学是由我们的实际需要创立的，并且是为了我们的实际需要创立的，从而理性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它的功用，而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在学会认识事物时，就给我们工具去影响事物……

注意

注意

第六节 数学家彭加勒的思想

〔第 75—76 页〕伟大的数学家彭加勒①特别坚持

①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 livre I (Paris, Flammarion).

数学的这种随意性。

|| 注意

当然，我们的数学是充分符合于现实的，就是说，数学能够用符号来表达现实事物中一定的相互关系；严格说来，数学不是经验促使我们创立的，经验只是智慧创立数学的导因。而我们的那种为了便于表达我们所必需表达的东西而逐渐形成起来的数学，仅仅是无数可能形成的数学中的一种，或者确切些说，只是19世纪学者竭力想达到的某种最一般的数学的局部情况。而我们弄清楚了这一点，就立刻懂得，数学按其实质和本性来说，绝对不依赖于它在经验中的应用，因而绝对不依赖于经验。数学是智慧的自由创作，是智慧本身的创造力的最鲜明的表现。

彭加勒

公理、公设、定义、约定实际上都是同义语。因此，任何一种设想的数学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只要是通过合适的约定体系而适当地表达出来的，就完全可以同样地适用于现实事物……

[第77—79页]……这种理论正确地批判了绝对唯理论，甚至也批判了康德的温和的唯理论。它向我们指出，智慧决不是绝对必然地创立那种很适合于表达我们经验的数学；换句话说，不管我们是否按笛卡儿、康德的方式或者按其他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界（当然是指现存的现实界），数学都不是现实界的什么普遍规律的表现。可是，这种结论在彭加勒那里，和在实用主义那里比起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我看来，某些实用主义者，甚至连彭加勒的一切注释者（他们的作品我也读过），都根本不懂彭加勒的理论。这里有曲解彭加勒理论的极突出的例子。他们（在这个地方以及在错误更大的其他地方）把彭加勒说

成一位没有实用主义称号的实用主义者。但是，谁不知道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使数学间接依赖于经验呢？真正的实用主义者虽然也象彭加勒一样，认为数学是智慧颁布的指令，但智慧颁布这道指令的目的却是为了实际行动，是使现代哲学所谓的行动思想能够自由自在地随意活动。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纯粹直观的大公无私的思想、纯粹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这样一种思想，它想掌握事物，为了这个目的并为了最大的方便而歪曲关于事物的观念；科学和理性是实践的奴仆。相反地，彭加勒所谓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意义。思想思维着，理性为了满足自己而思考着，后来就超出了这个范围：理性的无穷创造力的某些成果，除了纯粹在理论上满足我们外，还能对我们的其他目的有用。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乃是远远超出效用范围的科学和理性的奴仆。“思想只是闪电，但这闪电就是一切。”^①

彭加勒和 康德

他们可以完全不接受彭加勒的理论，但是不应该先歪曲他的理论，以便后来去引用这位权威的理论。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彭加勒的理论和康德主义的联系，他的理论充分地借用了康德主义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但彭加勒认为康德的唯理论太呆板了，他声明不应把这些作为我们整个数学（欧几里得数学）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看做合理的数学的唯一可能和必然的公设……

^① Poincaré: *La Valeur de la Science* (conclusion).

第七节 数学科学和其他自然 科学的相互关系

〔第 80 页〕……彭加勒的理论难道是把表面上属于经验的那种意义给予经验了吗？真是怪事！我要告诉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经常引用彭加勒的理论并且把彭加勒的名字当做大炮来使用的实用主义者，我在彭加勒的理论中很少发现实用主义的东西……

注意

第八节 对科学方法和知识的 一般发展的指示

〔第 87 页〕……如果说科学在后来是由于它的物质效用而发展起来的，那末不应当忘记，科学只是因为它对智慧有用、因为它大公无私地满足那力图认识事物的理性，所以它在产生时摆脱了粗糙的经验论，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首先使我们认识现实，而后才让我们作用于现实。科学为了使我们在后来能够行动，就必须首先使我们认识……

))

第九节 马赫的观念，理性以及 思想的适应

〔第 90—91 页〕……这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逻辑和理性思想（数学始终被认为纯粹是从它们中流出的）的本质和意义的宝贵指示呢？而且，是否可能也提供了关于理性的本质和意义的宝贵指示呢？这里我们接近于马赫的思想，他也常常被人说成没有实用主义称号的实用主义者。

注意

我们觉得马赫更加接近于唯理论（即我们认为在

))

|| 今后所应该具有的那种意义上的唯理论), 这种唯理论
决不摈弃有着曲折道路的理性的心埋历史, 而主要是
是它一点也不轻视经验的作用, 因为理性只是经过编
纂的经验, 同时也是一切经验的必然的和普遍的汇集,
所以同时既要估计到进化的因素, 也要估计到人的心
理结构……

【第 93—94 页】……因而, 我们可以看出, 在人的
意识中经过抽象分析的理性, 借助自身中所揭示的原
则和这些原则的完善发展, 是能够和周围环境的规律
相符合的, 并且能够反映这些规律。其次, 我们还可以
看出, 理性之所以是这样的理性, 就是由于我们的自我
和环境的这些特性, 因此, 正如唯理论者所断言的, 理
性的确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说, 理性
甚至是绝对的, 不过这句话不能从传统唯理论的观点
上来理解。在传统的唯理论看来, 这句话是指事物按
照理性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在我们看来却相反, 我
们不知道事物是怎样自在地存在的; 并因为康德的或
实证论的相对主义证实这一点, 所以它就自身来说是
正确的。不过我们有理由这样说: 如果对另外一种结
构完全不同的生物说来, 进化的要求产生了另一种和
我们不同的适应环境的方式 (因为适应环境的两个因
素之中有一个已经不同了), 那末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
建立一种使这两种适应环境的方式相互符合的转移体
系。在这个假设中没有一点荒谬的地方, 因为到了一
定的阶段, 在驯服的动物和我们之间必然会发生这种
情况……

注意

【第 95—96 页】……虽然数和广延是抽象的, 但它们都是从实在事物的本性中得出来的, 因为实在就是

繁多性和广延，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从事物本性中得出的实在关系。

和第 93—94
页对照

那末，从上面这些命题中不是可以得出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吗？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的抽象就是非实在的同义语。他们以为抽象性的增长就是脱离实在事物范围的不间断的运动，就是愈来愈远地离开实在事物。真是这样吗？

数学逐渐脱离感性空间而上升到几何空间，但是它并不脱离实在的空间，即不脱离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它反而更接近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根据现代心理学的材料，显然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广延和持续性（即实在事物的一定联系和相互关系）。知觉则开始排除这种由个体或种结构的偶然特征所造成的主观因素；知觉构成均一的统一的空间和均匀的持续性，这种空间和持续性综合了我们关于广延性和流逝性的各种感性表象。为什么科学工作却不这样继续向客观性方面发展呢？无论如何，科学工作的严密性、准确性、普遍性（或者说必然性也一样）都能证实科学成果的客观性。所以，我们能够违反批判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思考习惯，而把数、序列、广延看做事物的特性即事物的实在的关系。它们之所以是真实的关系，尤其是因为科学使它们逐渐摆脱那些在我们最初直接地具体地感觉到它们时所加上的个人的主观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充分根据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留下来的东西就是那种同样必然地为各种存在物所具有的真实不变的内容（因为它不依赖个体，不依赖时间因素，也不依赖任何观点）？……

注意

注意

第十节 数学教导我们什么

感觉=最终的
东西

[第 97 页]……心理学从自己这方面来表明，我们的一切感觉（这些直接的和最终的经验材料）都具有
一种特性：延展性或广延性。这种特性和几何学的广
延性毫不相同，如果拿最易激动的感觉来说尤其是这
样……

马赫+客
观性

[第 98 页]……几何空间是抽象地解释光学空间
的结果，这种抽象的解释排除个别的特性，概括光学
空间所包含的各种关系，使人更容易理解它们。我们
还很想用这样一个论点来补充马赫的思想：上述做法
的目的就是要最严密、最准确、最普遍、最必然地因而
最客观地表达这些关系。因此，几何空间是那个使我们
思想越来越好地适应环境中某些特性的进化过程的
最终结果。这是长期的不间断的经验，它的好的成果
不断地巩固着作为我们的几何学基础的一定的思维习
惯……

[第 100 页]……可见，数学从序列、数和广延的角
度来给我们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智慧在分析事物间的真实关系的过程中自
然就会获得一种通过类似联想来构成事物间类比关系
的能力。因此，它可以根据现实中存在着的组合设想
出现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组合。我们先要构成作为实在事物
的复写的表象，然后才能构成泰恩那种在略有不同的
意义上讲的形象。

第十一节 概要和结论

[第 103—105 页]……绝对唯理论好象是有充分

理由根据某种唯心的实在论断言：理性的规律和事物的规律是符合的。但是，它把理性和事物割裂开来，认为理性孤零零地只从自身中获得对支配事物的规律的认识，这不是错了吗？这样就只有承认，我们本身由于某种协调性或不可思议的恩赐而具有对这些规律的至少是萌芽状态的直觉。这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柏拉图关于回忆的神话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任意而又不经济的假说。

注意

的确，理性的分析就其范围来说，是和自然的分析相符合的。的确，数学不但从事理性的分析，同时也从事自然的分析，或者也可以说，数学为自然的分析提供一些必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样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就是在适应它所处的环境和实际条件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更简单吗？……

注意

如果绝对唯理论和上述理论在数学概念的形成问题上因而有重大的分歧，那末在数学的价值和它的权限问题上则相反，我们会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按照人的理解，这种价值和权限是绝对的。至于讲到超人的理解和某种先验的观点，老实说，我还没有去洞察它们的秘密，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做。如果能够做到按人的观点来了解事物，并且用人的语言来正确地表达事物，对我说来，就足够了……



这种结论是不是很表面和太肤浅呢？在我看来，实用主义走了和传统唯理论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传统唯理论把终点当成起点，把结果的特性搬到起点上去。相反地，实用主义却使终点接近起点，以致使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同时硬把起点的特性加于结果。数学在功利主义拟人观的基础上产生后就逐渐走出这

中庸之道！！

个最初的狭隘的圈子，这样想不是更合理吗？数学使自己的分析日臻完善，并找出事物之间某些实在的、客观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相互关系。

〔〔 [第107页]……数学正如我们的理性和逻辑一样，是以事物的本性为根据的，数学是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附加物，而理性和逻辑是通过类似的方法形成的。

不论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去接近现实，反正都是一样，只要我们逐步地研究现实，最后总能够全面地掌握它。

第三章 物质问题

第一节 物质问题的历史概述和现状

注意 [第 109—110 页]……首先，随着哲学家“物理学派”的失败，以埃利亚派和柏拉图为首的希腊人的伟大哲学传统就对物质本身的存在表示怀疑。物质仅仅是一种外观，或者至多是最起码的存在；研究物质的东西的科学只能是纯粹相对的科学，而只有研究精神对象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样一来，就开始用取消物质问题的办法来解决物质问题了。物质只能作为精神的不确定的界限和精神的作用而存在，一切同物质有关的东西都是低级的存在……

〔〔 [第 111 页]……因此，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关于唯心主义、唯灵论、唯物主义、机械论、物力论的许多争论愈来愈使人感到它们是一种过时的、白费力气的游戏，这应当是古典哲学干的事，这个用语按泰恩那样来理解，就是指中等学校高年级的哲学……

【第 113 页】……庸俗唯物主义从物理学中既剽窃了一切有根据的东西，也剽窃了一切夸大的、怪诞的东西。如果宗教精神能证明，物理学对于事物（物理学是使我们作用于事物的）一无所知，物理学的解释根本不成其为解释，那末对宗教精神说来，这是多么大的收获呵！

注意

第二节 十九世纪末叶物理学的危机。

唯能论物理学

的确，在这种哲学希望产生并开始在有学识的真诚的信奉者的头脑中巩固起来的时候，物理学中的一切情况也都好象是为了证明和实现这种希望似的……

注意

【第 114 页】……新物理学即唯能论物理学反对这种传统的机械论物理学。“反对”这个用语是否恰当呢？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更正确些的倒是这样的说法：新物理学和机械论的方法都同样“被不加区别地使用着”（以需要为根据）。

【第 115—116 页】实际上，能不是别的，而是做功的能力，这是力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从来都可以从力学上来理解的，即通过运动和运动的科学来理解的。赫尔姆霍茨、吉布斯和其他人给力学添上了新的一章，这决不是打破了力学的传统，他们在新的一章中概括了力学在物理实在中的应用。他们根据物理学上的成就去修改和继续发展力学概念（从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时代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除此以外，他们并不要求任何其他东西，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他们除了提出力学原理外，还在用力学解释现实界的范围内提出了力或能的守恒原理、卡诺原理以及从莫培

注意

注意

杜伊那个时候起就起着重要作用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这样以来，“唯能论”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唯能论是物理学的一个部门，它同物理学这门科学一样为一切科学家所承认。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在法国，物理学的这一部门通常叫做热力学，虽然按字源构造来说，这个名词不足以说明它所表达的内容，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消除由于“唯能论”这个名词含义繁多而可能引起的一切误解。

“唯能论”这个名词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它已经不是物理学的某一部门，而是总的物理学理论……

[第 117 页]……这一规律和力学观点并不抵触。后者有充分根据肯定：能的各种表现实质上只不过是同一基本实在即运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

[第 120—122 页]……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古典力学的原理，那末，在唯能论者看来，就无法解释力的日益贬值，无法解释被利用的能的损耗。自然界就似乎必定返回原状，并且老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变化；因为古典力学实质上就是关于可逆变化的科学，对可逆变化来说，是无所谓时间的，它们就象幸福的民族一样，是不知道历史的。但实际上，现实的体系并不比民族更幸福。它们毕竟是有历史的。所以，有一部分物理学家否认物理学仅仅是古典力学的简单继续。他们希望摆脱传统的枷锁，他们象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那样，认为这种传统是过于狭隘和过于专横了。因此，他们对力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琐碎的批判以及修正。由于这些努力，就出现了对物理学的新的看法，也许，这种新的看法并不象他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样，是和旧的看法对立的，但无论如何，它使旧的看法起了深刻的变化。

总而言之，当物理学发觉古典力学是它的一个薄弱的基础时，它[物理学]就不再象过去所一直认为的那样，把物理现象看成正是构成古典力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运动方式。直到现在为止，解释和研究物理现象都意味着把物理现象归结为各种运动的形式：物质质量的运动、原子的运动或宇宙的传递介质(以太)的振动。因此，任何物理学上的说明都可以用运动几何学的图解来表达。

注意

目前物理学家们想用来代替旧观点的那种新观点，首先就在于完全摈弃一切形象的观念，摈弃那些“力学模型”，如英国人所说的，没有这些“模型”就不会有真正的物理学。马赫严厉地把它们干脆叫做“神话”。和任何神话一样，这种神话也是一种幼稚的东西；当我们不会直接观察事物时，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能够自己走路的人，就不要用拐杖了。我们要抛开原子论的拐杖和以太的旋风。到达成熟期的物理学，已经不需要用那些粗糙的形象来膜拜自己的神了。惟有数学的抽象语言才能够恰当地表达经验的成果。惟有它才能够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非常确切地告诉我们存在的东西。不是由几何学，更不是由力学，而是由代数确定的数量；不是靠空间中相对于某一原点的位移来测量的可感知的变化，而是靠假定的标度来测量的数值变化，——这些就是新物理学的材料：这是和机械论物理学或形象物理学相对的概念物理学……

注意

[第 123 页]……这种总的新物理学理论在 1855 年就曾为兰金所注意，而马赫、奥斯特瓦尔德、杜恒则专门对它进行了研究。马赫说过，“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为了用尽可能简便的智力活动来代替经验”；这个公式

注意

注意

可以作为科学唯能论的座右铭……

第三节 关于唯能论的哲学解说

注意

[第 127 页]……很明显，企图把那些取自科学的反对某些教条和一切宗教观点的论据化为乌有的哲学，怎么会利用这种机智的解说呢！你们提出一定的物理学真理来反对一定的信仰吗？但是，要知道新物理学只企望一件事，就是回到伟大信仰时代的观点上去。经过三百年的风暴，新物理学象浪子那样重新回到最正统的托马斯主义的怀抱里。

!!

但更糟糕的是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他的著作具有数学上的准确性和精密性，特别是因为他积极宣传新物理学思想，用异常明确的纯粹法国式的体裁阐述这些思想，并且在唯能论力学的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概括，而这位学者却认为可以接受这种对新科学理论的哲学解说。我们说的就是杜恒。当然，他也竭力想严格划清自己的科学观点同自己的形而上学观念之间的界限……

注意

[第 130 页]……新哲学发展了这种观点，它几乎能够立刻从目前各种改革物理学的企图中推断出，这种物理学的性质是单纯叙述而不是去作任何说明。而这正合乎“信仰主义”的胃口。科学没有力量超出质的范围，就是说，它应当只限于对质的描述。按照马赫的说法，科学应该是对感觉的简单分析，然而我们的新哲学避免按马赫这种说法的本来意义去运用它，这种说法在本义上具有充分的“貌似科学的”性质。

[第 131—134 页]……在现代的著作中（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叙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见解：关于

物质的各种科学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实在的事物，因为它们所理解的物质，即庸俗意义上的物质本身是不存在的。即使简单的普通的知觉就已经歪曲外部实在了。它完全根据我们活动的需要来构成外部实在。然后科学再进一步改造这些原材料。科学给我们指出的名为物质的东西只是一幅粗糙的图案，其中实在事物的全部生动的丰富内容已被科学规律的筛子筛选了；或者这种所谓的物质只是由我们随便隔离或结合以及完全捏造的抽象因素的各种混合物。这样就扫清了替唯心主义的最神秘的形式作辩护的道路……

注意

只要不坚持这些极端的错误，终究可以看到，甚至连严肃而有教养的人都企图象彭加勒批判数学那样批判地对待物理科学，虽然彭加勒本人坚决反对这样做。从这一观点出发，物理学也和数学一样，是一种符号语言，其目的不过是使事物比较易于了解、比较简单明了、比较容易接近，而主要是使事物在实践中变得比较驯顺。所以，使事物易于了解，就是要不断歪曲我们直接从现实中获得的那些显明的表象，以便更好地利用现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注意

易懂和合理是同事物的本性毫无共同之点的；它们只是行动的工具。所以，任何新的发现乍一看来总是和我们的理性直接矛盾的，因为它破坏我们的旧习惯。人还必须适应新的发现（就象起初人必须学会骑自行车一样），以便使新的规律又成为从我们那些所谓的对理解的要求中产生的合理东西。如果认为这种随意的象征主义能够揭示出某种东西来满足我们纯粹的求知欲、满足我们追求不偏不倚的知识的欲望，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要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必须依靠其他

注意

的来源……

第四节 对现代物理学批判的批判

注意

尽管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对物理科学的这种解释抱着沉默的蔑视态度，但哲学批判对它却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科学家们有权利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那末，对各种学说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必须关心的哲学批判却不得不过问这个问题。

注意

[第 136—138 页]……大多数现代哲学的拥护者完全是面向那些赞成唯能论物理学而坚决反对机械论物理学的科学家的。但是整个说来，绝对拥护唯能论物理学的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极少数。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是机械论者；当然，他们改变了力学观念，使它符合新的发现，因为他们到底不是经院哲学家。但是他们总企图通过可以感知的运动来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

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虽然唯能论也提供了一些精湛的理论和阐述，但是应该把最近以来的几乎所有的伟大发现归功于机械论物理学家，这一切发现是和那些设想现象的物质结构的尝试有联系的。这个情况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唯能论一心想使理论物理学具有几何学的精确性，它索性主张把理论物理学变成关于实验材料的简短扼要的叙述，但是物理学理论能够归结为简短叙述的工具吗？它能够把历来使科学获得成果的假说完全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吗？它不应当依靠理论（这些理论正象我们在机械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始终是对实验的预言，是直接设想实在事物的尝试）去不断地揭示实在事物吗？



由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仅仅依靠纯粹的唯能论物理学家去创立物理哲学，就不知怎样地会削弱这一哲学所必须赖以建立的基础？新哲学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实质上只是求助于那些能够对自己有利的人，但这些人为数极少。这当然是一种方便的手段，但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然而这些人是真的象新哲学所想象的那样对它有利吗？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凡是实用主义或所谓唯名论援引到的那些科学家，其中也包括彭加勒，几乎都认真地声明同实用主义或唯名论划清界限。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科学家。

第五节 现代物理学家想的是什么

[第 138 页]……因此，物理学是关于实在事物的科学，尽管它竭力想用“方便的”方式去表达实在事物，但它所说明的总还是实在事物。“方便”仅仅在表达的手段上。智慧可以在寻求最大的方便的过程中改变这些手段，但在这些手段背后隐藏着的是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是任凭智慧的自由意愿所能建立的。相反地，它束缚着智慧，并使智慧的表达手段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自然规律从外部并通过事物本身精确地告诉我们，它反映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精确性达到了实验材料的误差那样的程度，达到了经常存在于服从同一规律的物理现象之间的微小差别的程度，因为这些物理现象永远不会同一，只会非常相似。

[第 139 页]……杜恒还指出，不能认为物理学家的实验是同实在相似的。任何物理实验都是测量，而



测量是要有许多约定和理论作为前提的……

〔第 140 页〕……杜恒从来不抹杀物理学原理的这一真理性：物理学原理是描述实在事物的。此外，物理学理论不但正确地而且有条不紊地描述实在的事物，因为它一直力求对物理现象进行自然分类，即那种反映自然秩序的自然分类。任何一个独断主义者，无论是笛卡儿、牛顿或黑格尔，从来都不要求更多的东西……

〔第 141 页〕……可是，如果杜恒相信形而上学有必要和科学同时存在，那末他又为什么非赞成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不可呢？因为在在他看来，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更能符合物理学的结论……



〔第 142—143 页〕……奥斯特瓦尔德的“科学主义”同伟大的维也纳力学家马赫的观点很接近，马赫因为这一点甚至连哲学家的称号都不要了。

注意

感觉是绝对的东西。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来认识现实界。而科学就是对我们感觉的分析。分析感觉就是揭示感觉之间的确实关系，如果用最客观的说法，就是揭示自然界的秩序，因为自然界的秩序无非是我们感觉的秩序……

注意

〔第 144 页〕……唯理论者在批判马赫的文章中往往责难马赫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责难马赫，说他有怀疑论的相对主义。这是否因为这位卓越的科学史家常常向我们述说：在我们祖先的原始艺术中有着科学的朴质的萌芽呢？但是这些萌芽仅仅是适应环境的初步尝试。为了正确地估价它们，还应当考察它们的结果，考察它们的终点。或者是否因为马赫的生物科学理论把真理变成了人的真理呢？但人的真理毕竟还是真理，而且对人来说是唯一的真理。感觉显然是人

的东西。虽然如此，感觉还是绝对的，人的真理也是绝对真理，因为对人来说，这种真理是全部的唯一的真理，是必然的真理。在人和宇宙所具有的这些特性的条件下，人的真理是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的。它通过人的用语把对一切现存事物的认识包括于自身中……

[第 147 页]……虽然在用某种试剂发现微生物以前，人们看不见微生物，但人们可以设想微生物的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设想总有一天会被实验所揭示的物质的某种结构呢？

第六节 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物质：

总 评

[第 148 页]……布吕纳提埃尔发起的对科学的征讨，由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继续下去了，这些人的确很虔诚，但他们要消灭一切能够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的东西。那末，即使不导向实用主义、至少也会导向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的这种对科学的征讨，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意义呢？……

[第 149—150 页]……我们在数学上用序列、数、空间这些术语标示我们感觉所依赖的某些关系，数学科学把这些关系当做自己的对象，同样地，我们用“物质”这个极一般的名称来标示许多也为我们感觉所依赖的、复杂得多的其他关系。物理学就是研究这些关系的。当我们讲到物理学是一门关于物质的科学时，我们所要表明的正是这一点……

[第 152 页]……有人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能够为上述关系所包罗的要素，即给这些关系提供真实内容并且似乎能够充实这些关系的要素，这

注意

种思想在许多人看来是很自然的。斯宾塞的科学分类中的思想正是这样。但是，不能承认这种思想是成功的。我们直接就在肯定现实界的要素是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

这些要素的存在是无须证明的。我们不应该问，这些要素能否成为和它们原来不同的东西。如果肯定这点，那就等于恢复自在之物这个旧的形而上学的偶像，实质上也就是恢复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乏味的空谈。要直截了当地接受经验。经验本身就是证明，因为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在科学范围内经验就是一切论断的证明。

【第 154—155 页】……那末，不可知论对科学的批判毕竟是公正的吗？科学所不能了解的某种自在之物是存在着吗？等等。我们又碰上了必然要玩弄字眼的形而上学！让我们努力把这个问题尽可能地搞清楚吧。

如果 相对 的是指与 关系 有关的东西而言，那末 物理学 就是 相对 的。但如果相对的是指不能够洞察事物的基础而言，那末 我们 所了解的 物理学 就不是 相对 的而是 绝对 的了，因为事物的基础，即在解释事物时 我们 所必定要分析的那个东西，是由 我们 感觉 所 依赖 的关系 构成 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由 关系 的 体系 构成 的。感觉、现存的东西是为主观性所刻印下来的；这些瞬息的闪光是由关系的体系造成的，这种体系大概已经永远不能再以完全同样的形式重新出现了，而考察时我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是由关系的体系决定的。但这里出现了科学家，他把个别环节中包含的普遍的东西分析出来，把通过个别环节复杂地表现出来的那些规律以及决定个别环节的面貌的那些关系分析出来。

注意

莱伊的不可知论的实质

注意

2

2

实质上一切科学规律都是告诉我们，现存的东西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怎么会是这样的，它是受什么东西制约和由什么东西创造的，因为这些规律分析的就是现存的东西所依赖的关系。只要这些规律分析得很全面（如果一般地能够做到这样），它们就能给我们揭示出绝对的人的真理。

|| 哈哈！

第七节 现代物理学的具体材料

[第 156—157 页]……凡是决定能的转换、决定能转化为价值较少的形式、决定能的传播或扩散的一切关系都被分门别类地包括在总的物理学理论中，即所谓唯能论中。

这种理论丝毫没有讲到我们所研究的能的性质，因而也没有讲到物理化学现象的性质。它只是叙述了某一物体的状态根据什么、怎样和在什么方面发生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

||| 注意

唯能论物理学家断言，再深入一步是不可能的，唯能论对物质现象作了完满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解释，也就是说，它向我们提供了物质现象所依赖的一切关系的总和。有一些唯能论物理学家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增添更多的客观性，甚至把能推崇为某种实体，似乎这种实体就是真正的物质实体、我们一切感觉的真实的能动的原因、我们必须赖以建立自然观念的形象。

||| 这位“实证论者”真是有趣

在这里能代替了原子论的微粒。它起着同样的作用，并且具有同类的存在；它是事物的基础，事物最终的本性，是绝对的东西。例如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只要描述了能的转换，就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物质宇宙的绝对知识。“当你挨了一棍子的时候，你感觉到的是棍子

还是棍子的能？”能就是潜藏在物质现象里面的实体性的现实……

机械论者对唯能论的看法

注意
比第 157 页上唯物地解释的唯能论进了一步！

[第 158 页]……相反地，机械论者却认为，再深入进去是可能的。按他们的意见，唯能论似乎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唯能论的规律或者应当归结为其他的、更深刻的规律，或者无论如何也应当以其他更深刻的规律作为基础，而自己成为对这些规律的补充。

如同上面已经指出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属于机械论学派，特别是那些使物理学获得最新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

这一派的拥护者首先批判能的概念，并且指出，决不能象某些人那样，把能的概念吹捧成什么物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本质。

任何体系的能只是标志着这一体系做功的能力：当某一体系所做的功还不能显露出来的时候，能是位能；在相反的情况下，能就是现实的能或动能。因此，能的概念和功的概念是相互关联的，而功的概念是力学的概念。因此，不求助于力学和运动，显然在实验中是不可能获得能的。那末，唯能论如果要想明白晓畅地说明物理化学现象，它不是应该同力学结合起来吗？不是应该从自己同力学的承续性的联系中来阐明自己吗？因此，不是应该兼而研究那些力学观念吗？……

[第 159—161 页]……从这种观点出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就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而正如运动是物理化学现象的最根本的实质一样，力学是这个体系的牢固基础。

当然，现代机械论者已不再认为，现代力学和支配能的转化的规律都达到了最完备的形式，科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他们接触到唯能论的批判以后（最新科学的成就无可争辩地应当归功于这种批判），就抛弃了陈旧的力学观点和原子论观点的狭隘的独断主义。他们认为，新的发现必然会扩大科学的视野，并使外部世界的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不是都曾目睹最近五十年来改造以至几乎是推翻古典力学的工作吗？赫尔姆霍茨的能的守恒原理和卡诺原理首先冲破了旧的藩篱。放射性现象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原子的性质，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物质的电的构造是可能的，并且用电磁学原理去补充古典力学原理是必要的。

事实上，机械论观点现在力求采用物理学家所谓的电子学说的形式。电子是任何物理实在的最基本的因素。由于电磁场规律的作用，这些均匀分布在一个点的四周的简单电荷或以太的变态完全是物质的一种惰性，即物质的基本特性。因此，物质不是别的，而是电子体系。电子的正负取决于以太变态的性质（这种变态暂时还是未知的）；物质原子是由数量相等的正电子和负电子组成的，或者至少具有大小相同的正电荷和负电荷，而且正电荷大概在整个体系的中央。负电子，也可能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负电子，围绕着其余的电子旋转，好象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一样。由此可见，分子力和原子力也象各种形态的能（光、电、热）一样，只是电子运动的表现。

因此可以得出很出色的结论：同惰性概念一起构成力学基础的质量（或物质的量）的守恒概念，大概不

注意

电子学说 =
“机械论”

能保留在电磁力学中，因为在电磁力学中有重量的质
量只有在小于光速十分之一的平均速度下才是固定不
变的；但是，有重量的质量是速度的函数，运动愈接近于光速，质量就随着速度而增加得愈大。这一假说的前提或者是承认名称不同的电荷和以太的存在，或者只承认以太的存在，而以太的简单的变态就是电子。

最后，勒蓬医生的著作^①和某些英国物理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可以使我们做出下面的结论：物质的量，甚至能的量都不是守恒的。它们只不过是依赖于以太的状态及其运动的关系而已^②。

【第 163—171 页】……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有这个观念。我们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只要是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现而有必要重新审查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或限制这些原理的应用，那末所有的物理学家就都准备这样做。

实验方法就是从个别事实上升到一般规律，而后从这些一般规律上升到更一般的规律，通过这种上升的运动不断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实验方法在自己的进行系统化工作的理论中也能从一般规律引伸出特殊规律来，但这只有当实验方法在自己找到一般规律的

^① Gustave Le Bon: *L'Évolution de la Matière.—L'Évolution des Forces.* (Flammarion, éditeur.)

^② 注意 大概是指物质转化为能，能转化为物质。这里的物质当然应该理解成只是有重量的物质，而能只是可以显露出来的做功的能力。如果这里指的物质是物体的一种未知的基础，一切都由它产生并向它回复的基础，如以太或某种其他的原初本质，那末勒蓬的结论就根本不能推翻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这些结论既不是说明无中生有，也不是说明绝对的毁灭。

情况下才能做到，而这些一般规律是通过个别的实验以及由这些实验检验的假说找到的。

那末是不是应当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理学家因而不再希望找出一些基本原则和更深刻的原理来解释和掌握事物的更丰富的部分呢？这种结论即使和以往机械论者的错误是对立的，但它也是一种同样危险的错误。物理化学科学的现代精神、现代的科学精神不是在尚未认识的事物面前畏缩不前。它总是越来越勇敢地而且用越发可靠的方法去征服尚未认识的事物。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时才能保证物理学原理的巩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亲眼看到，而且将会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意外的发现在过去或未来的思想中所引起的那些变革，这些发现已经照亮了我们的道路并在将来也会照耀我们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进步的物理学家已经敢于怀疑质量或有重量的物质的守恒原理了。

真理不是现成的，它是日积月累地形成起来的。这是必须再三重复的结论。由于科学工作，我们的精神日益适应自己的对象而且日益深入地洞察自己的对象。那些看来是我们在研究数学后才能提出来的论断，在这里几乎都是必然地至少是非常自然地出现的。科学的进步每时每刻在使我们同事物取得一致，愈来愈紧密和愈来愈深刻的一致。这样我们对事物就了解得既好且多。我们也必然会看到，任何一种科学实验的成果，即用有系统的方法来求得的成果，虽然从新成果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它自己仍然不可侵犯地不可磨灭地存在着，象真理一样永恒存在着，因为它就是真理。谁要是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或者认为这种努力总是很有限的，那他就是非常鲁



不可知论 =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义¹⁶⁹

莽，并且会被科学史揭示的一切东西所驳倒。

唯能论者同机械论者之间的争论，特别是由唯能论者引起的争论往往是非常激烈的，实质上这种争论只是促进物理化学科学的发展的因素，而且是必要的因素。这种争论决不破坏在物理化学科学中为一切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发展的统一性，它倒是象过去在笛卡儿主义者同原子论者之间、笛卡儿主义者同牛顿派或莱布尼茨派之间以及运动学家同动力学家之间的争论一样，会在物理化学科学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也象以往的理论上的争论一样，当代这两大理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得恰当些，它们的平行发展，倒是产生了良好的后果。它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进程。

首先，唯能论使我们防止某些滥用力学模型的现象，使我们避免把这些模型当做客观实在。其次，唯能论充实了热力学，并且很好地说明了自己的基本规律的普遍意义，这些基本规律不仅被应用于热的研究，而且是当然地必然地被充分应用于物理化学等科学。唯能论扩大了这些规律的意义，更有力地促使这些规律的公式确切起来。此外，尽管从发现新东西的角度来看，唯能论不如机械论那样成绩显著，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出色的、明确的、精炼的、有逻辑性的叙述工具。最后，科学家们喜欢两种理论都采用，而且根据每一个场合去选择那对研究最适用的理论，这种情形在化学家万特-霍夫、万-德尔-瓦尔斯、奈恩斯特等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在物理学家那里也是常见的。他们兼用两种理论，或者以力学的一般方程式为根据，或者以热力学的一般方程式为根据，这要看采取哪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和比较适当。问题在于物理学理论在极大

程度上是假说，是研究和叙述的工具，或者说是整理的工具。物理学理论是需要用许多实验的结果来充实的形式和架子。而只有实验的结果才是物理科学的真正的、实在的内容。

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一致承认实验的结果；实验结果的日益增多和日益符合一致，当然就说明物理学的进步、物理学的统一性和持久性。实验的结果是理论、假说的试金石，而理论、假说是用来揭示这些结果的，它们力图把这些结果加以整理，但不抹杀其真正的近似性，而是尽量确切地反映自然界的结构。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往往都是假设的，因而当实验向我们提供新的发现时，它们常常会有些损失，有时还会有许多损失，但是它们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新的、内容更丰富的、更合适的理论。笛卡儿的理论和原子论以及来自这些理论的牛顿的理论就是这样的。看来，唯能论和古老的机械论也会是这样的。现代运动学的假说不也是正在准备着这种融合和调和吗？

“编年史家应当注意下列的事实：正象现代热学的创立者也曾为发展原子论特别是为发展运动学理论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精力一样，现代物理化学方面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热力学方法和分子论观点的成功结合而获得的。

“……我们应当认为，把原子论应用于电学，这乃是运动学理论的卓越成就…… 原子论由于这样卓越地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因此对一系列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做了全新的阐述……”①

注意

① W. Nernst. *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15 mars 1908. [瓦·奈恩斯特《科学概论》1908年3月15日]

第八节 概要和结论

即使尚未认识的事物是无穷多的，但在今天还抱着几年以前的看法，把尚未认识的事物说成是不可认识的，那毕竟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的各种企图一再遭到不可挽救的惨败，这就迫使物理学只有坚决抛弃物质问题才能巩固地成为一门科学。往后物理学就只是探讨一些个别现象的规律。这是“无物质的物理学”。但是，不管奥古斯特·孔德之类的非常狭隘的实证论的看法如何，由于这种新方法而日益增多的物理学的成就，看来使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物理学改变的只是方法，而不是它的对象和定义。物理学不是从物质问题的总的方面和最困难最深刻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从表面的细节上，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用常识来代替不量力的莽撞。常识得到了收获，因为现在我们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而开始全面地深刻地理解这个物质问题了。

注意

根据人类智慧从力图认识事物时起所不断重复的历史，科学从形而上学的幻想世界中获得新的研究对象。物质的性质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它已成为实验和实证的问题。诚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许多不可意料的事情还有存在的余地；但有一点从今就可以弄清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

但是，我认为，而且我在其他地方也曾力图指出过，运动学的观念将永远是和物理学的进步密切相联的，因为它们即使不是发现新东西的必要工具，也是

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它们更适合于我们认识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机械论理论的继续发展看做物理学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唯能论的理论大概也会象古代的机械论一样，融解于从作假说的角度来看是更加灵活和更加严格的运动学中。尽管过分醉心于数学精确性的抽象智慧对机械论的假说有反感，但是，机械论的假说对于物理学的进步来说大概永远是不可少的，这就因为它们是假说，而唯能论理论抱的目的则是消灭假说。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假说首先是能够成为实验对象的假说，因为这些假说是用客观的名词来表达的，这些名词即使不是现实的知觉的名词，也至少是可能的知觉的名词。总而言之，科学离开具有指导性的假说是不行的。

注意

第四章 生命问题

第一节 历史的结论

[第 173—174 页]在生命问题上，我们考察的是那些能使哲学和科学分家的主要分歧点。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争论主要是在理论方面。大多数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承认，科学实践的成果对物质说来是现实的。虽然他们从思辨的观点出发，能提出某些反对科学成果的现实性的意见，但他们总还是承认，一切经过都是这样的：即使科学的结论不能得到应有的论证，但它们至少在实际上被应用于物质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物质现实是可以用数学的、力学的和物理化学的关系来表达的。因而，对物质来说，几何学和力学依然

注意

是供研究用的好公式……

〔第 177 页〕曾经得到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支持的万物有灵论认为，一切生命现象都受理性力量的制约，因而受灵魂的制约。尽管希腊的医生曾在观察材料中寻找过健康或疾病的原因（液体病源理论或体液理论），尽管笛卡儿把思维着的灵魂同有机体的和物质的事实完全分开，但莱布尼茨，尤其是施塔尔却相反，他们断言：虽然内在的生命过程和意识的、理性的活动毫无共同之点，然而，这种过程是灵魂的表现。

巴特兹和蒙彼利埃派确信生命现象只能被一种特定的原因所制约，他们把生命现象归结为既不同于物质力量也不同于灵魂的一种活力，由此这种理论就叫做活力论……

第三节 机械论和新活力论间的分界线

〔第 189—190 页〕如果我们想根据新活力论的主要代表、科学家或哲学家的观点而通过某种方式把新活力论综合一下，那末，我们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注意

新活力论者对生物学上的机械论的批判是同实用主义、反理智主义或不可知论的哲学对数学和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批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觉得已经换了问题，从物质问题转到了生命问题。实质上同开始时所指出的一样，我们还是在研究同一个根本问题，即科学的价值问题，因为科学就是知识。改变的只是从实质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名词。

究竟新哲学提出什么来责难数学或物理化学呢？它说，数学或物理化学是一种随意的、讲求功利的象征主义，是为了我们的智慧、理性的实际需要而创造出来

的，它们只是行动的能力，而不是认识的能力。因此，当我们用物理化学方法去研究生物学的事实时，很自然地，我们也就把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那些成果，以及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由这些成果的价值决定的那些后果撇了过去。于是，物理化学的机械论将成为使我们能够实际把握有生命物体的卓越公式；但它完全不能告诉我们生命本身是什么。生命领域里的物理化学的机械论，象物质领域里的物理化学科学一样，只能使我们行动，而永远不能使我们认识……

注意

[第 192—194 页]……新托马斯主义者重新使物质具有力量、趋向、愿望，重新用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也在内）从来都不能全部抛弃的异端的物活论精神，来使物质得到生命。但是他们却歪曲古希腊人的学说。
在新托马斯主义者看来，物质除了造物主所给予的那种力量外，并不具有其他的能动性，这种力量可以说是关于物质被创造的纪念碑，是物质被创造的不可磨灭的标志。所以，物质的活动不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物质只是因为上帝授权给它，所以它才是创造性的。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不完全为机械论所把握。

不论与这种新经院哲学运动①有密切关系的唯名论者，或者实用主义者，往往都向这些信仰哲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如把它们叫做信徒哲学）献媚，他们认

① 新经院哲学家，尤其是新托马斯主义者，竭力恢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的解释，因而也就是恢复圣托马斯的哲学学说。唯名论者坚决认为，科学有象征的、人为的和抽象的性质，在现实和科学公式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用主义者也有类似的学说，但这种学说是以更一般的形而上学为依据的。任何的认识都是为了行动，因而我们只是认识那些

为自己有权利说，有关物质的各种科学不能穷尽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内容。为了真正地知道，就必须“深入进去”。尤其是他们也许会断言，要是我们去研究生命，科学的范围就会更加狭小。物理化学机械论只能用来研究生命的物质条件，而不能用来研究生命本身。

总之，柏格森的真正信徒认为，机械论能够研究的只是生命的一切物质条件，然而是一切的物质条件。但其他人则认为，机械论所能研究的还不是生命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由于物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活的，已经具有某种合目的性，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物质中抽象出力学的和惰性的东西，能够使从物质中抽象出来的东西适应我们实际需要。而这些公式已经能够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还可以确定活力论在机械论中所占的分量。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富有表现力的公式来区分活力论和机械论呢？在活力论者看来，生命起着创造力的作用；但除此以外，正因为生命是以物质条件为转移的，所以它决不是从无中产生的东西。生命由于自己的作用，当然会提供某种新的预料不到的东西，但是为

注意

对我们的行动方式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所有这些哲学都是不可知论的哲学，因为它们否认我们可以通过智力去确切地认识现实界。柏格森虽然表述了与实用主义相近的形而上学（而且是在实用主义之前提出的），但在他得出的结论中不可知论的成分较少。科学和理性能够认识那一部分可以归结到十足的决定论方面并通过空间的多样性把自己完全表现出来的实在事物，一句话，就是数学和物理化学科学所研究的那部分实在事物。科学和理性只是对于其他的东西说来才显得不够用，并且需要由直觉和哲学来补充。不过，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所以也很难明确地说明它们。

了做到这一点，生命就要作用于由它结合起来的以前存在着的要素，特别是先作用于以前存在着的那样一些要素、即生命把自己的要素加于其上的那些要素。植物学家德·弗里斯（机械论者，对突然变异有另外一种解释）所研究的突然变异在这里甚至可说是这些创造性附加物的表现和证明。

〔第 204 页〕……但是，在活力论方法中，隐德来希和显性同活力论者所描绘的寓言式的要素毫无共同之点：目的是不能描绘的，因为它们不是有形的东西，至少它们还不存在，因为它们处在生成过程中，即逐渐实现的过程中。

目的的影响是感觉所觉察不到的。所以，在科学中指靠这些目的比指靠力学模型更危险，一切科学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目的论的假说就其本性来说，总是逃避实验的检验的，而且，如果这些假说是虚幻的，那末它们就只能起破坏作用。

〔第 216—218 页〕……但是，如果断定在生命现象中一切都可归结为物理化学的规律，并且断定机械论在各方面都经过实验的检验，这就违反了一切经验教训。相反地，我们关于生命还是知道得太少了。实验生物学获得了某些成就，如果光从这些成就本身来看，它们是重大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和我们还需要获得的全部成就相比，它们就显得渺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机械论的理论呢？是否应当把那些需要依靠最终科学的成就来检验的非常一般的假说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呢？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曾经碰到过的某些物理学家对物理学，而且是对物理学中的机械论理论

注意

失言了！

注意

所持有的意见。我们记得，有些唯能论者曾企图把机械论的假说作为无法检验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概括而从物理学中排除出去。在生物学家中间，我们也遇到一些学者抱着同样的观点，直接附和唯能论物理学家。按照他们的意见，生物学应当只限于叙述生命现象，不应当超出我们经过实验才能肯定下来的东西。由于生物学采用了唯能论的结构，所以，当它探求一般公式来使自己的规律系统化时，就只局限于测定有机体在发挥各种不同功能时和环境之间的能量代谢，只限于阐述能量代谢规律。

但这是否就是承认，至少从叙述事实和实验验证的角度来看，物理化学的科学和生物学是根本相同的？

**羞羞答答的
机械论观点①**

注意

在生物学中，唯能论学派同机械论学派之间的区别不象在物理学中那样明显。唯能论学派只不过是羞羞答答的机械论观点，因为它和目的论对立，并且假定生命现象是适应于无机现象的。

而这又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每当我们有可能对生物学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时，我们总要涉及生物学活动和物理化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因而，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似乎由于这些事实，机械论假说，或者至少生命的物理化学理论，部分地得到了检验……

〔第 223—224 页〕……有生命的物质明显地表露出同习惯和遗传性有联系的特性；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似乎有生命的物质是记得自己过去的一切状态的。但是，据说，没有生命的物质永远不会表露出这种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 aspect timide du mécanisme。——译者注

性。如果设想有某种类似的东西，那简直是矛盾的。
一切物质的现象都是可逆的。一切生物学的现象都是不可逆的。

在这些结论中人们忘记了，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也可以叫做进化或遗传性的原理①，忘记了一切“剩余”电现象和滞后现象，而且还忘记了，物理学甚至在现实世界的任何现象都不是绝对可逆的这样一个结论面前也是不会退缩的；但这个结论并不妨碍这样的看法，即部分体系的不可逆性，只要把它移到时间和空间的无穷性上来看，也就是移到整个宇宙方面来看，是受可逆现象制约的，——这正象偶然性和巧合只是表明我们还没有认识非常复杂的必然规律一样。无论怎么样，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研究不可逆性，遗传性对于机械论生物学家来说，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 227 页]……每一门科学首先企图透过我们直接感觉到的事物和生物的外观，揭示那些使事物和生物彼此连接起来的关系，揭示那些说明它们的出现、消失或变化的依赖关系。机械论的进化理论不过是要努力去确定生命和生物所借以表现出来的种类、形式、特征的依赖关系。

其次，每一门科学都试图把自己所研究的每一个专门领域和其他领域联系起来。科学不会把各种不同种类的事实看成是永远孤立的。科学为了研究这些事实而划分为各种专门科学。这样的划分具有十分主观的和拟人观的原因。这样的划分仅仅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这种需要促使我们把许多问题分门别类，把注意力

接近
辩证唯物主义

① 克劳斯把它叫做熵原则，这个字相当于希腊文中的遗传，而不是相当于拉丁文中的遗传。

分别集中在每一个问题上，先着手研究个别问题，进而
注意 || 研究一般问题。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第五章 精神问题

第二节 旧时的经验论和旧时的反形而上学 的观点：心理生理平行主义

〔第 242—243 页〕虽然形而上学的唯理论构成伟大的哲学传统，但它的旧时的主张先天地必定引起批判思想家的反对。而且在各个时代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企图反抗唯理论派和形而上学派的哲学家。这首先是感觉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然后是联想主义者和现象论者。总的说来，可以把他们称为经验论者。

他们不是把精神和自然对立起来，而是企图重新把精神放到自然中去。可是，正象他们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也还是简单化地理智主义地理解精神……

〔第 244 页〕……经验论理论对精神的看法是和原子论对物质的描述大致一样的。这是心理的原子论，其中原子被意识的一些状态即感觉、表象、感情、情绪、愉快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激动、意志状态等所代替了……

〔第 245—246 页〕……由此可见，我们的心理状态只是相当于构成我们神经中枢的原子的那些基本意识的总和。精神和物质是平行的。精神以其固有的形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着物质以其固有的形式、用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精神和物质是同一原文的两种相反的译法。

对唯心主义者说来，原文是精神；对唯物主义者说来，原文乃是物质；对二元论的唯灵论者说来，二者同样都是原文，因为自然界是同时用两种语言写出来的；对纯粹的一元论者说来，我们只得用两种说法来翻译我们所忽视的原文……

第三节 对平行主义的现代的批判

[第 248—249 页]……当人们谈到意识是统一的连续的时候，必须防止这种想法，似乎这样一来，构成旧时唯理论基础的“自我”的统一和同一理论就会复活起来。意识是统一的，但它也象一切生动的意识那样，并不是永远和自身同一的。它经常在变化，它不象一经造成就永不变化的物品，而是象经常在产生着的生物：进化是创造性的。只有当我们为了获得真实的外观而把综合和统一的联系加于似乎是在这些外观下所发现的各式各样的状态时，我们才需要同一性和永恒性的概念。但是，如果假定现实界在实质上是连续的，在其中所发现的间隙是人为的，那就没有必要去求诸统一性和永恒性的原则了。

英美实用主义的理论和上述的论点是异常接近的。这些理论真是五花八门，尤其在从这些理论中引出的道德和逻辑的结论更是如此。然而，构成这些理论的统一性并使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正是它们对意识问题的解决方式上的共同特点。伟大的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詹姆斯提出了最明确最完备的解决方式。他的观点几乎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既和形而上学唯理论的观点相矛盾，也和经验论的观点相矛盾。

[第 251—252 页]……威·詹姆斯还断言，他之所

詹姆斯的“经验论”

以得出这种理论只是因为他极其严格地遵守了经验的规则，并且他把这种理论称为“激进经验论”或“纯经验论”。在他看来，旧时的经验论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和唯理论的幻觉。他竭力使经验论从这些幻觉中完全解放出来。

关于意识的这些新理论，无疑地，很快就博得了很大的同情：英国人席勒、皮尔斯，美国人杜威和罗伊斯，在法国和德国的彭加勒、赫兹、马赫、奥斯特瓦尔德之流的科学家，以及几乎所有那些忠实行天主教而企图革新天主教的人都可能同这一思潮，即柏格森和詹姆斯对它发挥了最系统的看法的思潮联合起来。此外，不用说，这些同情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应得的……

[第 254—255 页]……的确，唯理论曾断言：经验论，即只用经验来解释精神的发展的理论，破坏着任何科学，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就是破坏着任何真理。天赋理性或先天理性的理论尤其使科学的权利合法化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认识和真理的问题上，实用主义的确常常做出了怀疑论的结论，但这些结论远非必然的结论。詹姆斯本人有时似乎很接近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他偶尔也指出，在精确地解释经验的时候，不应该认为经验给我们提供的似乎只是关于一些孤立事实的概念，其实经验还提供，而且特别提供关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概念。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不可能跟唯理论者一起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向经验论者保证明天的经验将和昨天的一样，换句话说，现象始终按同一秩序一个紧跟着另一个呢（因为现象的秩序正是经验的对象）？当我们和自然界接触的时候，智慧实际上不是先

注意

詹姆斯、马赫和僧侣

感知一些孤立的现象、部分，而后才在它们之间确定这种或那种关系；智慧所感知的就是关系本身，即某种连续性，然后我们在这种连续性中随心所欲地分出各个部分，就好象在线上标出许多点一样。

由此可见，出现于哲学上的、以实用主义为名的新方向，看来是标志着在对精神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点上的一个无可置疑的进步。

第四节 对心理活动的一般观点

〔第 256—258 页〕……现在需要确定一下：构成心理世界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们又如何区别于构成自然界和经验的那些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维也纳的物理学家马赫提出过大概是最明确的说明①。在任何经验中现存的东西都依赖于许许多多的关系，这些关系首先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样地受到一切在外表上和我们的有机体类同的有机体即一切观察者的检验，另一类是按观察者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后一类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心理活动。说得更正确些：第一类关系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有机体和生物活动的，而第二类关系则是密切地而且必然地依赖于我们的有机体和生物活动的。

如果我们面前有一块硫黄，那末它的几何的、力学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特性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有机体的关系。心理学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如果谈到生物，那末除了上述的关系以外，还要加上新的关系，即生物的特性，它们从自己那方面来说也是不依赖于我们有

① *Année psychologique* 1906, XI^e année. (Paris, Schleicher.)

机体的。至于我们的有机体本身，那末它还具有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它在经验中所处的那些条件的特性；这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特性。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其中每门科学都从现存东西的关系的总和中分出某一类关系，而现存东西的关系是不依赖于我们的结构的，并且应当是看做不依赖于我们的结构的。这是客观的关系，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自然科学的理想乃是从现存东西中排除一切使这种现存东西依赖于我们有机体的关系……

〔第 259—261 页〕经验给我们指出生物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相互影响，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体系。为什么不考察这两类现象（这两类现象乃是相互作用相互呼应的两类自然现象，同其他各类自然现象如热现象、电现象、光现象、化学现象等等一样）中的每一类现象呢？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差别的大小是和这所有各类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别一样的。一切现象都应当从同一个角度来考察，都应当看做是能够互相制约的。

无疑地，对于这种看法，人们会提出反驳：这种看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经验以及有机体对这个经验的认识。然而，是否觉得可以而且应当回答说：这个问题和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样是一个提得很糟糕的、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从经常把精神和宇宙对立起来的拟人观的幻觉中产生的。绝不能问，为什么有经验，因为经验就是事实，经验就是经验。

“经验就是事实”

为了避免抽象地一般化地谈问题，我们想以更具体的形式来发挥我们刚才简略地提到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是最简单最科学的心理学的定义。我们尽力去想

象那心理学使我们得出的有关心理活动的一般观点。

经验，或者用一个不象它那样模棱两可的术语——现存的东西，直到如今在我们看来是依赖于数学的、力学的、物理学的以及其他的关系的。此外，当我们分析这些条件时，我们觉得现存的东西还依赖于某些其他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大体上可以说，它们因考察现存的东西的不同的个人而歪曲现存的东西。这种歪曲构成主观的东西、心理的东西。我们能不能确定——当然还是很粗糙地和远不完善地确定——这些新关系、这些歪曲的一般意义呢？也就是说，能不能确定科学分析数世纪以来所借以前进，借以大胆揭示这些关系所指的最一般原则的那个方向呢？

换句话说，为什么现存的东西不是对一切个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不是同有关它的知识构成一个整体的直接现存的东西，而是被主观地歪曲了的呢？而且被歪曲到这种程度，以致很多哲学家和常识破坏了经验的统一性，提出了不可克服的心物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无非是经验二元论，一种经验是为科学所修正并为一切人所具有的，一种经验是在个人意识中受到歪曲的……

社会地组织起来的个人的经验

〔第 271—272 页〕……如果把感觉这个含义很广泛因而模棱两可的词解释为直接的体验，那末正象主观主义所认为的，映象和感觉不是同一的。在这一点上，柏格森的分析远不是徒劳无益的。映象是已经包含在直接经验中即感觉中的某些关系的结果。但是，感觉中也包含着不少其他的关系。假定只有构成“映象”体系（如果把这个体系同感觉和直接经验的整体体系比较的话，那末它是局部的体系）的关系，更正确些

说，假定只有整个体系的关系中的某些关系，即那些使现存的东西依赖于有机体的关系，那末我们所获得的就是映象、回忆。

我们这样来确定回忆，只不过是反映了实验心理学的最新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常识的最古老的观念：回忆是有机体的习惯。回忆和原始感觉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有机体的条件。回忆所缺少的是包含在感觉中的那些同我们所谓的外部环境之间的无机关系。

注意 映象对有机体条件的这种完全依赖性和感觉对有机体条件的这种部分依赖性，使我们也能理解错觉、梦和幻觉，它们表明，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正常地中断了，而且对于个人来说，经验被归结为在他

注意 机体内部发生的东西，即依赖于机体的关系，因而也就被归结为纯粹心理的东西、纯粹主观的东西……

第五节 关于无意识的问题

[第 280 页]……我们的充分有意识的生活，只是我们全部心理活动中的极有限的一部分。它仿佛是一个光线投射的中心，在周围分布着比较宽广的，逐渐向完全黑暗过渡的半阴影地带。旧时的心理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它认为只有充分有意识的活动才是心理活动。

但是，既然很难夸大无意识性在我们机体内部所占的分量，那末就不应该象某种实用主义心理学所经常做的那样，夸大这种无意识性的质的意义。

按照某些实用主义者的说法，清楚的意识，理智的、理性的意识是我们的活动的最表面的、最没有意义的部分……

第六节 心理学和目的性概念

〔第285—286页〕……从直接的和表面的观察出发，当然，高级的心理活动完全是带有目的性的。当我们用某种从已知推到未知的方法进行概括时，我们看到，很久以来就有人企图用目的论来解释全部低级的心理活动。最简单的反射（例如由于强烈光线的刺激而眨眼），最普通的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简单的情绪，——所有这些事实看起来不都是为了种的保存和发展，或者为了个体的保存和发展吗？从阿米巴（它是原始的原生质块，它向某些光线移动而竭力避开另一些光线起，凡是认为可以称为有意识活动的一切活动，不是从来都属于倾向性的范畴吗？而倾向性不就是行动中的目的性吗？

同样也用不着奇怪，詹姆斯、塔尔德以及许多其他人竟根据这些事实做出结论说，心理学规律的性质和其他自然规律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是目的论的规律……

对心理学规律的目的论观点实质上不过是披在那些把倾向性、求生意志、本能、意志和行动当做一切存在物基础的形而上学观点之上的科学外衣。而且，这种目的论观点被主张行动至上的实用主义者所掌握、阐明和发挥。在他们看来，机能心理学和目的论心理学是两个含义相同的名词……

注意

注意

第七节 关于不死的问题

〔第294—296页〕……不可能加以分析的活动和现实同不可能加以分析的关系之间的对立等于没有，

这种对立无论对于精神或者物质来说，都应当被抛到陈腐的形而上学的垃圾堆里去。全部现存的东西只是一种综合，科学对这种综合进行分析，从它所处的条件去恢复它，并进而把它分解为各种关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不死，尤其是它自身的不死该是怎样的呢？因为两千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不遵循事物的规律，不遵循一切生物的规律，不消失、不灭亡在他物中！进行这种为拙劣的赌徒所发明得太迟的绝妙的冒险，这个拙劣的赌徒就是人，他希望赢得美人，并为了他的利益而要求造假骰子！

毫无疑问，关系的体系未必能够永恒不死。但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能。如果说这点难以置信，那是对的！如果说这点不可能，那就不对！不过需要站在我们在这里所站的立场上，以便使经验打破难以置信，或者至少使难以置信变为可以置信。

经验促使我们在主观的东西后面揭示出那些在有机体消失后仍可能存在的条件，揭示出那些使精神部分地依赖于有机体之外的某种其他东西的关系，这是需要的。这个问题应当由经验来解决。只有经验能够消除怀疑。先验地说，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去揭明某些使得现存东西的一个部分（如意识）具有不可破灭性（至少是部分的不可破灭性）的条件、关系。

但是这一点用得着谈吗？经验从来还没有给我们指出过类似的东西。我并不是不知道降神术士有相反的论断。但这仅仅是论断而已。他们的经验，至少是那些不建立在骗人的把戏之上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岂不是少数吗？），在目前情况下顶多只能引起这样一

种思想：存在着某些自然力量，某些机械运动，关于它们的表现我们知道得很差，而关于它们的条件和规律则知道得更差；甚至也有可能，它们依赖于人体，并且只同人体的无意识的心理现象和生物活动有关系。

在对死后生活只有鄙陋的似是而非的实验性检验的情况下，灵魂不死说只能保持那种还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赋予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得不去进行的冒险，——这是要人们去认识未知之物的号召，但这种号召很少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得到回答……

莱伊讲的不死
和不可知论

第六章 道德问题

第一节 非理性的道德：神秘主义 或传统主义

【第 301—302 页】……因此，新哲学首先是道德学说。而且，似乎可以把这些学说规定为 行动的神秘主义。这不是新的观点。它是诡辩学派的观点，在诡辩学派看来，无论真理或谬误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成功。它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或然论者和怀疑论者的观点，是经院哲学时代某些唯名论者的观点，是 18世纪的主观主义者的观点，也就是贝克莱的观点。

注意

知识分子气的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和尼采的学说也是以那些前身为依据的。

注意

因此，现今的唯名论和实用主义拥有的是新词句和旧行头……

【第 303 页】……当某些现代主义者，如勒卢阿，在实用主义中发现天主教的根据时，他们在那大概没

有看到某些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曾想从其中取得的东西。但是，他们要从实用主义中获取那可以从中合理地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已经由杰出的实用主义者，如詹姆斯和芝加哥学派的哲学家们，从实用主义中做出或几乎做出来了。似乎我能够说出的甚至比这还要多。我认为，勒卢阿做出的结论是应当从这种思想方式中合理地做出的唯一的结论……

〔第304页〕……能说明实用主义特色的是下面的看法：凡是成功的、这样或那样地适合一定时机的东西，如科学、宗教、道德、传统、习惯、陈规旧套等都是真理。应该认真地对待一切，而且应该认真地对待那种实现着目的并使我们能够行动的东西……

〔第305—306页〕……到今天为止，是什么东西摧毁了传统和教条呢？是科学，但如果认为工具优于产品的话，则是理性。科学靠自由才能生存；理性归根到底就是讨论的自由。而且科学和理性首先是革命的、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希腊和西方的文明，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暴动者的文明。迄今为止，暴动是我们求得解放的唯一手段，是我们用来认识自由的唯一形式。我所指的是支配自身的理性的精神暴动，而不是粗暴的暴动，粗暴的暴动只是贵金属（即精神的暴动）的外壳，往往是有用的、有时也是必需的外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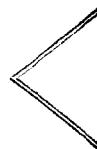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对传统，对保存古代道德珍品所能给予的主要帮助，如果用时髦的名词来说，就是科学的贬值。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唯名论的逻辑后果，正如大多数赞成它的人在合理地了解问题时所清楚地看到的，就是替行为的某些动机，即宗教的、感伤的、本能

的、传统的动机做辩护。用同样的观点去看那些从科学认识中得来的，或说得更合乎逻辑些，从更高级的方面得来的行为动机（因为科学只是指工业活动），新哲学一定会使非理性的道德——内心的激动或对权威的服从，神秘主义或传统主义——合法化。传统主义有时甚至跑得这样远，以致某些人（例如詹姆斯）在道德上竟毫不犹豫地使唯理论道德学说中的绝对的东西复活起来了……

注意

第四节 风尚的科学

[第 314 页]……要使关于道德即理性艺术的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就显然必须使风尚科学能够成立。在这里，形而上学重新有了希望。实际上，社会学才刚刚诞生，而风尚科学仅仅是它的一个部门。社会学也象心理学一样（但比心理学前进得更少），还处在必须从形而上学者那里争取方法、科学对象和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期。不过看来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会有利于科学的努力的。不能妨碍形而上学者高谈阔论，但可以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社会学由于杜尔克姆及其学派的劳动而活动起来和发生作用了……



第七章 认识和真理的问题

第一节 传统的解决

[第 325—326 页]……说实在话，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家，对于真理这一问题研究得很不够。他们以为，

注意

能做出一些得到普遍同意的因而是必要的论断，就心满意足了。对于他们说来，凡是按一定方法进行的、受过应有的检验的经验都是有真理性的。据说，实验的检验就是真理的标准。科学家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实践经常证实这种看法。如果以为实践并非经常证实这种看法，这就是设想荒谬的东西，为怀疑而怀疑……

注意

[第 328—332 页]……现代唯理论者积极地防御实用主义的进攻，因为实用主义断言，唯理论者的理性归根到底不过是保证我们的精神正确地复写现实的。的确，实用主义责难过唯理论，说它把认识分成了两个同时发生的一部分：对象或自在之物以及精神给自己造成的关于这些对象或自在之物的表象……

第二节 对实用主义者的批判

在 19 世纪的唯理论中，在进化论的经验论中，以及在现代唯理论者那里，我们当然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思想：精神不是镜子，而真理不是对事物的正确描写。人们通常说，真理是智慧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结果。然而，这仍旧意味着把事物和智慧对立起来。实用主义则进了一步。

任何经验、任何认识同时都是行动：生活就是行动，而且仅仅是行动。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使得这一体系得到实用主义的名称，从而在极重要的程度上确定了它在舆论中的地位）：真理取决于行动的功能，也就是说，取决于行动的实际结果的功能。这就是成功。凡是成功的即能够使人达到预期结果的经验，都决定着真理。为了摆脱哲学上的抽象概念，必须

指出，这个结论归根到底只是概括地表达科学家对实验的信仰。在什么时候科学家才说他所表述的原理有真理性呢？只有当他在自己采取的行动中真正看到预期的结果时，他才能这样说。由于这个行动符合于命题，或者更正确些说，符合于他头脑中的一连串命题，由于得出的结果符合于从这一连串命题中做出的结论，因此，他的思想是成功的，就是说，他的思想受到了经验的检验。

无疑地，如果把成功和实验的检验混为一谈，那末实用主义的命题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它只是表达了实验方法的实质。但糟糕的是“成功”这个词由于使用的场合和哲学家的不同，有时被狭义地应用着，有时又被广义地庸俗地应用着。这点在詹姆斯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詹姆斯断言：凡经过经验检验的东西都是真理。而在另些时候又说：凡是保证我们的活动获得无论什么样的成功的东西都是真理。如果接受后一个命题，那末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真理已不存在。因为今天是成功的东西，明天不一定是成功的：正如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学术见解等的变更所证明的，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今天的真理就是明天的谬误。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面是真理，在它的另一面就是谬误。论题是很平庸的。实用主义的奠基人皮尔斯坚决摈斥和反对这些结论，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詹姆斯的哲学，企图用一些巧妙的遁辞来规避这些结论，而他们的大多数的后继者基本上采纳了这些结论。而且，在真理问题上实用主义成了怀疑论的同义语，就象在道德或信仰方面它成了非理性传统主义的同义语一样。

原文如此！
哈！

可是，在实用主义对唯理论所作的批判中，正如在任何批判中一样，当然也包含有部分真理。关于批判理论，我们常常这样说：破坏性的部分是很出色的，而建设性的部分却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实用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那种认为精神是事物的镜子，真理是事物的复写的理论乃是极端肤浅的。科学真理是经过布满在科学道路上的一切错误而发展的，这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自身看做在宇宙中活动着的有机体时，的确，我们就不能把实践领域和真理领域分割开来；因为根据我们先前所说的一切以及科学上所得到的一切教训，我们不能把真理和实验的检验分割开来。只有那些能够成功的观点才是真理。但是还应当弄清楚：它们是由于获得成功才成为真理，还是由于它们是真理才获得成功。实用主义在这两种说法中总是采取第一种说法，而普通常识大概只能采取第二种说法……

第三节 对解决真理问题的间接指示

[第332—334页]……现存的东西、经验——看来这是已经知道的东西。因此，必须从现存的东西和认识它的方法之间的完全统一性出发，必须在出发点上——然而仅仅是在出发点上——坚决地和任何二元论断绝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这个限制是否在本身中已经包含有解决真理问题的钥匙呢？

在出发点上，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即唯一的发现方法就是实验方法，就是排除任何先验方法、排除任何辩证论断。

现代科学完全认为这一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就把我们刚才提出的第一个论断作为公设。数学科学的出发点是经验，而推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以后才有的，并且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验的。

但是，经验不仅仅是现存的东西的直接经验，它还包括现存的东西中的构成任何直接经验与过去经验或未来经验之间牢固联系的那些关系，——我们觉得这是詹姆斯在哲学上的一大革新。如果经验仅仅是最近的经验，那末我们所具有的仅仅是感觉，而不是科学，甚至也不是完全的知觉。科学，甚至知觉，就是要准确地分析直接经验，以便获得那种准备了直接经验或继承着直接经验的经验。知觉，尤其是觉察、注意、思考，都是这种延续不断的经验的开端。

根据这第二个见解，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凡是经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系统化的。但是它们不是象唯理论中那样地系统化起来的，即不是依靠凌驾于知识之上并把自己的形式强加于知识的那种活动力量系统化起来的。这种观点虽然希望保证科学的巩固，但反而导致怀疑论，因为它把认识当成了精神的事情，而这种二元论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精神的这种创造物即认识是否会使现存的东西呢？在这里，恰恰相反，我们的知识完全是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系统化起来的，而现存的东西的关系是和现存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价值的。实际上，直接的现存的东西及其中包含的关系构成一个统一的东西，它们不能被分割。认识的一切行为具有同样的本性和同样的价值……

第四节 谬误问题

绝对实在论^① V
 (= 历史) O
 唯物主义 A

[第 336—347 页]……在至今我们还在探讨的
 [绝对实在论]中，似乎没有谬误的存在。但回想一下，我们只是在出发点上曾把经验和知识看做同一的东西。现在应该来说明一下这个限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X

经验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不同的个人的认识，不是完全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是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不同的现实（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样我们就会陷入主观主义）；或者是说，现存的东西是唯一的，并且对任何人说来都是同一的，而个人对它的认识之间的差别则是由个人过去和现在所处的条件产生的，换句话说，由个人和现存的东西之间的某些能够通过科学分析加以说明的单独关系产生的；由此可见，在这两种解释中我们不得不选择后一种。这个结论是在讨论意识问题时的另一些见解使我们做出的。我们知道，现存的东西包含着不依赖于认识者个人的关系，即客观的关系，也包含着使现存的东西依赖于认识者个人的关系，即主观的关系。

注意

|||

承认这一点以后，我们看到，随着我们对经验的分析，在经验中（已经不是在出发点上），认识的因素和认识的对象就分开来了。按照我们以上所说的，这种关系是和现存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的价值的。它和现存的东西同样有权利存在；由此可见，不应当把精神和对象之间的差别看做某种原有的东西，而应当看做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éalisme absolu。——译者注

析的产物，看做分析在现存的东西中发现的两种非常普遍的关系（詹姆斯）；而且这种差别从完整的经验、统一而不可分的经验一开始就赋有的价值中获得自己的价值。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差错和谬误得到了很自然的解释：它们就是由于个人的、主观的认识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改变、歪曲。科学在依靠经验对现存的东西进行日益全面的分析时，不管自己所要进行的这项工作多么费时间和繁重，它必须逐渐地排除所有那些比天文学家给每个观察者的视觉所设定的方程式更复杂得多的“人差方程式”。科学应当区分客观的关系和主观的关系。科学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这些见解是否引导我们去给真理下一个恰当的和实际的定义呢？真理——这就是客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这就是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关系的总和。实际上这就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就是从科学意义上
去理解的普遍经验、普遍同意的对象。如果我们将这种普遍同意的条件进行分析，在这个因素的后面寻找它所寻找的根据，寻找它所依据的理由，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工作的目的就是使经验“消除主观性”，失去个体特性，把经验按一定的方法延续下去。因此，科学的经验就是粗糙的经验的继续。科学的事实和粗糙的事实之间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

莱伊的认识论
=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义

有时人们说，科学的真理不过是一种抽象。当然，如果考察粗糙的经验，即主观的和个人的经验的话，那末科学的真理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因为它从这种经验中排除一切只以通过经验来认识的个人为转移的东西。但事情却相反，这种抽象的目的是：不管那改变着

注意

现存的东西的个人和环境如何，而按照现存的东西的本来面目去把握它，即揭示客观的东西，主要是揭示具体的东西、实在的东西。

我们尽力通过对某些著名的谬误的分析来检验这种一般的理论，这会是很有意思的。譬如托勒密的体系提供了这样一种经验，其中充满了以天文观察的地面上条件为转移的个人观念。这是从地面上看到的星系。哥白尼—伽利略的体系则要客观得多，因为它取消了以观察者处在地面上这一事实为转移的那些条件。庞勒维发表了更加一般性的意见，他说：在力学中，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以及当代的科学中，因果性包括了不依赖于空间和时间的、现象出现的条件。但问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这些条件包括着——尤其是在力学中——几乎全部主观条件，而这些条件已经不是那么粗糙，已经不是可以用简单化的见解把它们取消掉的。

真理和谬误
(接近于辩证
唯物主义)

重要的结论：谬误不是真理的绝对对立。正如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谬误并没有肯定的性质，它却是否定的和部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小的真理。如果我们依靠经验把谬误从它所意味着的主观的东西下面揭露出来，我们就逐渐地接近真理了。完全的真理一经达到，就是绝对的东西和极限，因为它是客观的、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不过，几乎在一切场合中，这个界限都离我们很远。它对我们说来几乎是一个数学上的极限，我们愈来愈接近它，但却永远不可能达到它。而同时，科学史告诉我们：真理在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真理尚未形成，但是它正在形成。可能它永远也不会形成，但是它将日益更甚地形成起来。



最后，还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仍然受那种力求知道事物为什么存在着的陈旧的形而上学幻想所支配，而不是满足于现存的一切。为什么经验有主观的条件？为什么对经验的认识对一切人说来不是直接一致的和同一的？我们似乎有权拒绝回答；但在这里，似乎可以依靠心理学来给予正面的说明。如果完全的经验，象泛神论者的神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关于自身的知识，那末这种知识就会真正是直接一致的和同一的。但是在经验中，正如它向我们表明的那样，经验的知识是断断续续地得到的，而我们只是为了得到这些经验的片断。

玩弄“经验”
这个字眼

生物学和心理学教导我们说，我们通过适应环境、
 (不断和环境平衡的途径成为，或者更正确些说，逐渐成)
 为现在的样子。由此可以大致做出结论：我们的认识
 首先应当适应有机生活的需要。此外，在开始时认识
 是狭隘的、模糊的、非常主观的，就好象是在本能的生活
 中一样的。但是，既然在万有能量的活动中出现了
 意识，它就由于自己的实际效用而保持并加强起来了。
 愈来愈复杂的生物进化和发展起来了。意识变得更加
 精确了。它成了智慧和理智。同时对经验的适应、同)
 经验的符合也更加完全了。科学只是这一过程的高级
 形式。它有权利指望（即使它永远也不能达到）那种
 只同绝对符合于对象的现存的东西构成一个整体的
 认识，即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认识。在理论上它的
 要求是有根据的，因为它顺应着迄今所发生的进化的
 方向。而在实际上，根据一切可能来看，这种要求是永

|| “经验”
 || “经验 = 环境？”①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expérience=le milieu?——
 译者注

远不会得到满足的，因为它给进化划了一个界限，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界限，就需要有一种和目前的宇宙状况完全不同的宇宙状况，就需要有宇宙和认识经验之间的一种同一。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方面，怀疑论掩盖着最完整的和最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这种幻想曾经欺骗过哲学思想。怀疑论只是提出一些不存在的问题，在现实之外寻找不存在的现实来解释现实。怀疑论是二元论的抽象议论的结果，而哲学总是特别热衷于这种抽象议论的。

而且，把开始觉醒的意识的那种萌芽状态的、本能的、模糊的、几乎完全主观的、瞬间的认识看做原初的和真实的经验（柏格森、勒卢阿和某些实用主义者倾向于这种看法），——这不是意味着推翻全部经验吗？完全带有主观性的原始经验是要推翻的，而且完全带有谬误和不真实性的原始经验也要推翻。这种模糊不清的经验只是经验的外壳。而实在东西的真正经验却相反，它存在于人类精神所力图达到的愈来愈明朗的界限中，存在于人类精神所力图采取的愈来愈合理的形式即理智中。那种把理性劳动的结果和进化的成就从经验中排除出去的抽象，是一切抽象中最牵强的抽象。

这一进化肯定是由实践所推进并导向实践的，因为它是由于生物不断地适应自己的环境而延续和实现的。在今天谁还会否定这一点呢？这是实用主义对那已经陈腐的唯理论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由效用和成功的功能决定的。
相反地，这表明效用、成功只是掌握了真理的结果。认

识在自然界中为什么出现和如何出现呢？这是因为某些生物不能够盲目地行动，它们要知道自己活动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从实用主义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吸取了一切在我们看来是出色的东西之后，就为了绝对实证论而坚决和实用主义分道扬镳。

因此，为了有道理地并正确地表明实践和真理的相互关系，看来不应当说，能够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而应当说，真理的东西即符合现实的东西是能够成功的，因为问题是和行动的尝试有关。直接的行动就是对于实在（其内部发生着这个行动）正确认识的结果。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实际知识正确地行动的。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义

第五节 认识论

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把那种不以个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个人因素为转移的东西肯定为真理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但在发生分歧的地方却不得不说，个人因素会在什么时候消失。我能够在不论什么样的实验论断面前把普遍地确定的东西和仅仅由我确定的东西区分开来吗？

我们曾经大致地说过，科学正是在一切场合下都力图进行这种区分。实质上科学没有其他的目的。它能够通过这个特征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我们已经具有把真理的客观的东西同主观的幻想的东西区别开来的一种方法了。凡是严格地运用科学方法所得来的东西，将是真理的东西。摆在科学家面前的任务就是：制定、确定和规定这些方法。这第一个标准比以前我们所提出的过于含糊的普遍同意的规则要精确些。因为普遍同意可能只是普遍的偏见。而且先验地

混淆不清

说来，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作出如下的假说，即这样的偏见能够在某一时期内真正普遍地存在着，虽然我们所能举出的这种偏见并不多。但是，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检验这种说法来代替“普遍同意”的说法，那末反驳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偏见所根据的原因，我们是无法指出的，而科学的检验则一定要在它所根据的原因已经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不言而喻，我们只有在假说已被排除的地方才能够见到科学的检验，我们认为科学的检验，象严密精确的真理一样，也能很好地确定那接近的界限。

而且，科学家们也不会再去寻找别的标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从思辨的和理论的观点来看，可以发现上述的标准是不够用的，——一切曾从事创立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者的意见就是这样。我们试以最粗糙的方式来概述一下从这种新观点出发可能提出的一切反驳：全部科学、科学的方法和检验是否也是共同的偏见，如果重复培根的说法，是否也是 *idola tribus*① 呢？的确可以这样设想，即无论我们尽多么大的努力去区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我们始终还是被禁锢在主观的东西之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的。我们的认识始终会依赖于我们的个体结构，因而也始终会歪曲自己的对象。试以我们关于意识所提出的心理学假说为例，我们能否这样说：既然认识是我们人对于自己在环境中一定产生的行动适应的结果，那末任何认识总是人类结构对于环境的某种歪曲，是为了人类需要而进行的歪曲，并且

① 种族偶像。——编者注

关于这点我们是心中无数的？

似乎完全可以回答说：是的。但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点上心中无数，所以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是毫无意义的。需要讲定：人所能达到的真理是人的真理。我们不是想用这个词来说明真理从怀疑论的意义来说是相对的，而是想说明真理依赖于人类的构造，而且仅仅对于人类来说才是真实的。这里不得不略加修改地重複高爾吉亞的名言：我们不知道任何非人的东西。即使我们偶然知道了某种完全不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了解它。即使我们了解了它（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不能把它转告别人。因而当人们寻找真理的标志和规定时，他们并非寻找那种不是对人类来说的真实的标志和规定，而是寻找对人类的一切代表说来都是绝对地同样地真实的标志和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提到的科学的检验这个标准是足够的。

不过，需要彻底地消除某些诡辩；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真实的真理即人的真理，对于人说来就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即使象拥护人以外的绝对东西的那些人那样设想，真理不是现实的刻印，但至少对人说来它毕竟还是现实的唯一可能的精确的翻版，是现实的绝对等价物……

[第351页]……那些力图找出理由来怀疑科学成果的人可能还会这样说：我们可以承认，经过适当检验的经验真正地充分地使我们知道原因向某个结果的转化，即条件和受条件制约的东西之间的无可怀疑的关系。但是，什么能给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在经验中会完全相同地再次出现呢？莱布尼茨曾断言，一切事实，即



从怀疑论的
意义上来说
是相对的!!!



使是区别不大，也都是互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总能够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无物相同原理：在地球上所有的树林中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位现代的科学家彭加勒也断言，物理学从来不和相同的事事实发生关系，而只是和彼此非常相似的事实发生关系。这样，我们还需要科学干什么呢？因为，如果科学想成为严格精确的科学，那末每一件新的事实就都要求有新的规律了。

这个反驳和另一个关于每一事实都具备无限性的反驳是有着同样的性质的。这样看来，我们需要一门完美无缺的科学，以便对最细微的事物具有最细微精确的知识。这个反驳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的，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这样解决的……

〔第352页〕……总之，现存的东西是科学的对象，因为可以对它进行分析，并且这种分析给我们揭示出它存在的条件。科学是可靠的，因为它所进行的任何分析都逐渐地使我们得到那种和现存的东西具有同样价值的实验直觉；因此，科学是和它所解释的宇宙的存在，在我通过实验直觉所认识的我自身的存在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靠性的。

末尾 = 羞羞
答答的唯物
主义

第八章 总结：经验哲学

〔第353—357页〕……直到如今，尤其用时髦的话来说，哲学是价值的体系。它力图把事物划分成等级，并为了划分等级而颁布关于善、真、美的法律。一般可以说：它从来也没有从同一个角度不偏不倚

地客观地去理解过自然事实，相反地，它为了完全主观的个人偏爱，或者为了集体的偏见（当然是人的偏见，因而也是主观的偏见）而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自然事实。

全部希腊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继承者经院哲学，给我们提出了衡量事物的价值的标准尺度。无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或全部现代哲学都结成了同一个形式，尽管也有人（如斯宾诺莎）曾孤军作战。我们姑且把斯宾诺莎的体系放在一旁，因为它是一种想从尽可能少带人的成分的和尽可能客观的观点去认识事物的出色的尝试，我们从最初的希腊哲学思想来看，常常会发现两个或三个具有形而上学精神的共同方向。这就是所有的教科书中通常在把哲学体系分成唯物主义、唯灵论、唯心主义时所依据的方向。

实质上，如果要用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最一般的观点，即要用这些方向中每一个方向给我们所提供的“特殊价值尺度表”的观点去观察事物，那就可以说，形而上学总是使我们碰到两大价值尺度表，即唯物主义的尺度表和唯心主义-唯灵论的尺度表，因为唯灵论和唯心主义常常是最相似的东西。这两个尺度表是互相对立的，而且每一个尺度表几乎就是另一个尺度表的颠倒的表现。

在唯心主义-唯灵论的尺度表上，阶梯的最高层是精神；精神使得一切其他东西具有意义和价值：在唯心主义看来，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因为物质的外观是精神所创造的或者只是为了精神才存在的；在唯灵论看来，精神是最高的现实，自然界是在其中形成并靠它来解释的，精神凌驾于物质现实之上，物质现实只是它的

注意

关于唯心主义
和唯物主义的
判断

支柱或环境。在唯物主义的尺度表上则相反，一切都从物质出发并且返回到物质去。物质是宇宙间一切现象（包括生命现象和意识现象）的永恒的不变的创造者。生命只是偶然从第一性物质中得出的无限众多的组合形式中的一种特殊组合形式。意识、思想只不过是生命的现象；大脑就好象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分泌意识、思想。实质上，我们所能确定的一切现象，例如带电的琥珀、加热的铁、压缩了的蒸汽、固体化了的液体、光或声音、生命或思想，——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由充满整个空间的同类液体的漩涡的各种组合，或在无限虚空中互相冲击的原子漩涡的各种组合所饰成的外观而已。

我觉得几乎可以这样来设想唯灵论和唯心主义的论断方法：如果没有那种推动运动着的物体的力量，运动是不可理解的。而力量如果离开我们在自身中、在肌肉运动中、在生命倾向中所感觉到的努力，也是无法理解的。可见努力是以生命为前提的。但是生命的努力，从自己这方面来说，总是有目的的，而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生命努力只能为意识所理解，意识支配着这种努力。因此，思想，或者，充其量来说，非物质的自由精神之类的某种东西，是必需的，它们既是说明的最高原则，也是存在和创造的重要原则。一提出精神，自然界中的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消灭精神，自然界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自然界就会化为乌有。

唯物主义则相反，如果允许我采用同样简单化的方法来说的话，它是这样断言的：向我们说明心理事实的每一个经验都把心理事实归结为有机事实。有机物质逐渐地被归结为无机物质。力不过是引起推动的原

因；它是和其他东西结合起来的运动。因此，我们在事物的基础中见到的只是粗糙的和盲目的运动。

快三千年了，这些价值的体系一代又一代地承续下来，它们发展了，有时更精确了，但也常常被那些决不肯认输的思想所要的花样弄得模糊了。而我们几乎还是象在最初一样，很少进展。

这样一来，这些矛盾的体系所争论的问题不是毫无意义的和提得很糟糕的吗？指望在事物之间确立说明的等级，这不是十足的拟人观的偏见吗？而且这种偏见属于个人感觉的意图的成分，不是比属于理性辩论的成分要大得多吗？实质上，这些体系的建立以及彼此对立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客观的认识，因此，对这些体系的关怀是和大公无私地寻求真理毫无共同之处的。既然它们和积极的辩论没有关系，那末我们就不在对它们进行讨论了。

或者是我大错而特错，或者是现代哲学中的声势浩大的流派，如实证论和实用主义，该得出这种结论①……

[第358—362页]……这样，以上所说的一切似乎不仅表明，现代哲学正越来越接近于科学并构成科学的一个日益完美的部分，而且还表明，现在可以得出对哲学的科学观点：哲学只是对科学的必要补充。哲学如果抛弃个人想象出来的形而上学诗篇，它就会成为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集体创作。

一切事实都应当得到科学的说明；任何一个事实

唯心主义和
唯物主义的

三千年

哈！！

① 詹姆斯在给实用主义下定义时，坚持这样的思想：实用主义是一个为了能经常地面向事实和经验而避开先验解释、避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体系。

詹姆斯论
实用主义

如果不依靠各门科学，就不可能被客观地，即真正地认识。看来科学还是很有限的，很肤浅的，每一个希望获得认识的人只有发展科学；在科学之外，任何的思辨都是徒劳无益的。

那末，哲学遭到了非难吗？难道它不只是一个没有意义和内容的字眼吗？在几年以前，许多科学家是会肯定这一点的。但说实在话，如果把哲学当做这样一些思辨，这些思辨在经验的这方面或那方面寻找事物的起源、目的、终结和本性，寻找科学或行动的无益的基础，一定要用不可认识的东西去证实已知的东西，因而使已知的东西混淆不清，总而言之，如果把哲学当做旧时的辩证法，不管它们是唯理论的还是怀疑论的，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是个人主义的还是泛神论的，那末这些科学家似乎就获得了胜利。所有这些形而上学者已经只有一种美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对于那些偏爱这种兴趣的人说来可能是引人入胜的：这是那些高超的、不务实际的思想家的个人幻想。

然而，随着这种哲学的拥护者的日益减少，科学家根据这种哲学创立了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哲学；最近几年来，在哲学认识方面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出现了大批的哲学，它们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科学、结合着自己的科学并且为了自己的科学而拟出的哲学。当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过科学家兼哲学家，几乎一切伟大的哲学体系都是他们创造的。但是这些体系在自己的方法和结论方面则大大落后于这些体系的创立者的科学著作。现代科学家则相反，他们不是去寻求总的世界观，而只是力图用相当精确的、同科学实验有密切联系的特称假说来补充或阐明科学的实验。

孔德采取另一种方式，但也是为了达到几乎同样的结果；他以此来证实自己的思想的正确性。他主张集体地组织一个科学工作的部门，这个部门的目的是科学地概括和综合各门科学。

科学工作所采取的方式，阐明了对哲学的看法并使这种看法精确起来。科学是由某些实验结果的总和同时也是由那些整体、总和的理论形成的，而这些理论从某一面来说历来都是假说。但这些假说对科学说来是必需的，因为我们在预察将来的经验和未知之物时，正是依靠这些假说去获得科学成就的。它们使一切已知之物系统化，以便阐明未知之物。那末，为什么哲学不可以同样地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总的综合，不可以成为依靠已知之物的功能去设想未知之物、从而帮助发现未知之物并保持科学精神的真正方向的一种努力呢？如果这样，哲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就会只在于它的假说更具有一般性；哲学理论就不是一些孤立的、界限分明的事实的理论，而是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各种事实的总和的理论，是18世纪人们所说的自然的体系，或者至少是对于这种理论的直接贡献。

哲学观点和科学观点并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和科学观点相提并论的。甚至当科学家尽一切努力去寻求实证知识时，他就是一个哲学家了，因为实证知识本身就是哲学……

科学和哲学在对象和方法上都不应当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对象是相同的，它们都是要弄清楚经验，它们的方法也应当是相同的，因为科学按其规定性来说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理性的要求的。科学和哲学之间

吹牛！

傻瓜！

丁当！

只有观点上的不同，而它们的观点之间不同的地方，并且是唯一应当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哲学观点更为一般化，它始终有些冒险……唉！

[第364—369页]……历史告诉我们，当科学离最一般的人类的关心（这种关心是大多数哲学问题的实质）太远时，当科学由于必要或者由于过分审慎而把这些关心的担子卸给其他的思辨或传统的信仰时，它就萎靡不振或趋向没落。因此，当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成果越过自己的权限时，就需要而且一定需要保护这些成果，使它们不致于过分自信和冒险，必要时须违拗它们自己。因为，正常的直率的思想家的过分大胆，如某些唯物主义的概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于科学的危险性不下于普通人民的懦弱和谨小慎微的思想。因而，哲学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维持那种为发展科学，为正常地保持和传播科学精神所必需的共同气氛……

当然，哲学是一定能够完成在我们看来是它所应当担负的双重使命的：一方面是协调科学家的各种努力，并以鼓舞性的假说去为各种发现服务；另一方面替科学的进步创造必要的气氛。但是只有在哲学力图成为科学家们所考察和理解的那些科学的有组织的综合时，一句话，成为只是根据科学精神做出的综合时，它才能完成这种使命。

但是，令人愉快的是，我们——当然在实用主义中是在最低的程度上，但毕竟是在相当高的程度上——看到了现今的哲学研究工作坚决地摆脱前一时期的形而上学的迷误，异常认真地去熟悉科学工作，力求适应科学工作并从其中取得鼓舞的力量。

防范 唯物主义



无可争辩，今天正在形成一种非常生动的和鲜明的科学感情，在一部分人那里，这种科学感情是与宗教感情或道德感情好象在一个不可能发生冲突的平面上平行地发展着的，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这种科学感情代替了宗教感情，并为充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服务。按照勒南的绝妙的说法，科学给这些人提供了象征和规律。这些人采取了真正实证的立场：保存旧时唯理论对人类理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从实验方法的无可争辩的凯旋中接受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即理性只是精神为了适应于经验和日益深刻地认识经验而作的不断努力，只是客观现实和主观思想的相互渗透。

我觉得，哲学的未来就在这方面，因为真理就在这方面。正如一切预言一样，在这里只有信仰活动，我的这个预言是否正确，将来可以得到证明。既然这是一种信仰活动，因此，我认为所有其他的信仰活动都是合理的，只要进行这些活动的人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我甚至认为，一个思潮能够碰到对立的思潮，倒是一种幸运，因为由于反对者的批评，它会细致起来，会得到发展和修正，会变得更加精确。

在这些简短的论述中所描绘的哲学观点可以称为唯理论的实证论、绝对实证论或科学主义。为了避免任何模棱两可的理解，也许最好把它称为实验主义，这样，一方面可以表明，这种哲学观点是完全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但和旧时经验论相反，它是建立在作为科学实验成果的、经过检验的经验基础上的；另方面可以表明，它在自己的绝对实在论和实验一元论中绝不超越经验的界限。

!!
实证论、实验主义、实在论
=“绝对的或唯理论的实证论”

经验 = 感觉
的总和

“自在之物”?①

经验首先是而且直接是我们感觉的总和，即我们称为现象的那种东西。但经验是从分析自己本身开始的，只要对它加以注意和思考，因为这种感觉的总和只是现存的东西的粗糙而非常表面的形象。接着就几乎立即在现存的东西中判明它所包括的并构成它的真实本质的某些关系。科学力求逐渐地进行这种愈来愈深入到现存的东西的本性中去的分析。如果愿意把直接现存的东西设想为一个点，那末为了描绘真实的现存的东西，就需要设想这个点只是一条由它引出的直线的投影。这条直线可以划分成若干小段，每一小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壁障，它们包括直接现存的东西所依存的各类关系。其中每一类关系都是按规定构成的，而规定是依据天生的共同性的，这些关系就是通过这种共同性而彼此联系起来的。这些关系是数和位置的关系、力学的关系、物理的关系等等，最后，也是依赖于有机体（现存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的心理关系。有多少类这样的关系，就有多少门特殊的科学。

哲学则相反，它企图从一条直线的全长和连续性来设想该直线。但是，不论一条完整的线或借以联成这条线的点，不论直接现存的东西或那些随分析而逐渐补充直接现存的东西的关系都具有同样的性质。

这就是经验的材料，它们的总和构成同一经验：人的经验。把世界和知觉，宇宙和科学区别开来的是我们的心理构造，而不是事物的本性。而且这种区别是暂时的和偶然的。

因而，经验只需要得到说明。说明经验，不过是叙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hose en soi”？——译者注

述它所包含的关系而已，这种关系是经验自然而然地使我们知道的，只要我们善于接受经验的教训。而科学正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但是，经验是全部现实，经验不需要证实，因为它存在着。

完

内 容^①

——第 6 节 数学家彭加勒的思想。 彭加勒。

第 6—7 页; 第 28—29 页=两条路线

第 33 页=真理=? 对实用主义的问题以及 第 35 页

第 49 页=科学的客观价值=中心

数学和实用主义——第 62 页

第 80 页: 实用主义者把彭加勒和马赫(第 90 页)拉到自己那方面去

莱伊=十足的不可知论者 第 94 页(第 93 页)

第 98 页: 马赫+客观性=莱伊?!

第 100 页: 概念=现实的复写

客观性 第 105 页

第 113 页: 庸俗唯物主义

批注做于 1909 年

1933 年第一次载
于《哲学笔记》

按原书刊印

^① 这是列宁写在莱伊的那本书的封面上的内容提要。——编者注

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¹⁷⁰

[第 39 页]……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的构造、世界的构造问题做了解答，当然，这种解答不是绝对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最出色的历史理论的基础，在它的基础上，政治和道德才成为一定意义上确切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指正确理解的——和一切独断主义格格不入，它处处带来认识论批判主义的清流。

不确切

何必用“别人”的话呢！

[第 40 页]……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打算使读者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作为方法、作为研究的指导原则，没有提供问题的绝对解答，而首先帮助我们正确提
 (1) 出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来说，分为形式的
 (2) 或逻辑的部分，和现实的或物质的部分。

对于最初的原始的认识说来，感受是和感受的对象同一的，现象是和存在、自在之物同一的。内心感受的世界，「对于原始人说来，」就是物的世界。他不知道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区别。这种原始的认识形式，在文化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和社会人想征服自然力的这种欲望发生矛盾，和文化的新的高级阶段发生矛盾。随着人类需要的扩大，随着「经验」材料的增加和积累，随着知觉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接触的增多，知觉和物的对比以及内心感受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对

比便日益明显了。这时对新的认识形式的需要就成熟了……在最新哲学中把人们引到辩证唯物主义去的那种逻辑过程，直接使我们感到兴趣。休谟、贝克莱等

? 人的 [心理主义]，主要是从心理学上去利用感性世界。感性的映象就是认识的对象。[英国经验论] 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Esse=percipi①——存在着的东西就是知觉到的东西，知觉到的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 41 页]……康德懂得：只有通过“数学直观”才能有真正科学的认识。感性的直观不包括人人必需的认识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感性的映象不能包罗应当认识的现象的全部总和。这样，康德就从 心理主义

? 向先验主义过渡了……

[第 43 页]……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这一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我们知道，在休谟、康德、费希特那里，主体被放在客体之上，宣布客体是不能脱离主体的某种东西……

[第 48 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象时间、空间、因果性这些范畴，即纯粹普遍的概念，一方面是逻辑规定，另一方面是物的现实形式……

[第 49 页]……先验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实在的事物领域中去，它认为范畴只不过是意识的主观的、并且还是先天的形式。至于现象，先验主义则用范畴的形式，即普遍逻辑的形式把它们包罗起来，借助这些形式可以表述严格的数学的自然规律并使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性。但先验主义和

① 存在就是被知觉。——译者注

感觉论的现象论一样，只是和现象打交道。它们认为存在、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

嘿，瞧它！

[第 50 页]……辩证唯物主义宣布形式是普遍的、客观实在的“直观”，从而得出认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根据这一点就可能对现实进行数学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几何学的”认识，即精确的认识。“几何学的”空间和“纯粹的时间”就是普遍的实在的直观，也是对感性世界的“数学”认识的前提……

[第 51 页]……但同时，辩证的意识却能上升到能把自然界当做一个“整体”来“直观”，能对自然界的普遍秩序的必然性、内部制约性进行直观……

[第 52 页]……人的认识程度的深浅是由他的行动，由他本人所受到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说，人的思考主要是由于人在影响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所得到的那些感觉引起的……

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只有服从自然界才能统治自然界这样一种看法，命令我们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符合于事物的必然的秩序，符合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 53 页]……于是，巴门尼德把思维或理性所能认识的并处在流动变化的现象后面的东西看成事物的真正的本质（“一”）。这样他就把感性知觉和它的基础、现象世界和现象之外的世界割裂开来了……

喝！

[第 54 页]……形而上学的唯理论者认为概念才能提供真正的实在，而在 感觉论者 看来，凡是感性知觉或直观所提供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在感觉范围以外的一切，都是不能认识的。被提升为绝对现实的那些现象就是认识的对象。经验认识的内容是变化无常

的。各种质的实在的基质被现象论否认了。于是存在着多样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象，但没有实体的统一性……

[第 55 页]……康德巧妙地把关于事物本身不可认识的现象论的学说和唯理论形而上学者关于存在着绝对真实的现实、“自在之物”的学说结合起来。

[第 56 页]……以霍尔巴赫为首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把当做事物的抽象本质的本性同它的特性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康德的关于“自在之物”和“现象”的二元论……
胡说！

[第 57 页]……但是，我们如果把法国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等同起来，那对法国唯物主义就不公平了。
拙劣透顶！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毕竟还承认事物本质的相对可知性……

法国唯物主义从物质作用于我们的外部感觉这一见解出发，承认事物本身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认识的。但法国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因为它告诉我们：可认识的只是事物的某些特性，而事物的“本性”或“本性”我们是看不出的和不能完全认识的。

[第 58 页]……把事物的特性和它们的“本性”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康德从不可知论者、现象论者—感觉论者（直接从休谟）那里学来的……

唯物主义不同于现象论和感觉论，它把我们从事物本身那里所得到的印象看作是具有客观意义的。现象论（和康德主义）看不出在事物的特性和它们的“本性”、即外部世界之间有任何相合之点，但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肯定地指出：事物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根据事物所留给我们的那些印象来认识的，事物的特

这真是
一团糟



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客观实在的……

[第 60 页]……辩证唯物主义使物质实体、实在的基质成为存在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把世界看做“是一个过程，是处在不断发展的物质”（恩格斯）。形而上学者所谓的不变的绝对的存在变成了变化不定的存在。实体性的实在被认为是有变化的，变化和运动被认为是存在的现实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存在”和“非存在”的二元论，克服了“内在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事物的特性和事物本身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只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才有可能把自在之物和现象、把内在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科学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以及质的“主观主义”，因为，“事物的本性”，正象普列汉诺夫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是表现在它的各种特性之中的”。正是根据我们从事物本身那里所得到的印象，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事物本身的特性，判断客观实际的存在……

[第 60—61 页]……“内在的东西”具有客观实在的性质；处在现象彼岸的、属于“不可认识之物”范围内的“超验的东西”，从我们感觉所不能感知的神秘实质变为我们意识的“内在的”内容，变为感性知觉的对象。既然“内在的东西”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既然它提供按印象判定事物的性质的可能性，那末它就成为“超验的东西”了；既然“超验的东西”被宣布为虽是主体彼岸的，然而属于可认识之物范围内的东西，那末它就成为“内在的东西”了。别尔托夫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说：“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首先是许多现象的总和。但



注意

注意

注意

把正确的真理用异乎寻常的晦涩难懂的①形式来叙述。为什么恩格斯不用这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来写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us。——译者注

是因为自在之物是现象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因为现象是因客体对主体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然规律不仅具有主观的意义，也具有客观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错的话，那末主体中的各种思想的相互关系是和主体之外的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相符合的。”^①这样就唯一正确地科学地解决了现象和自在之物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形而上学者和现象论者曾费了很多心机……

注意

[第 62 页]……辩证法教导我们说，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就是生成。如果把这条原理译成具体的唯物主义语言，它意味着万物的基础是实物，是处在不断发展的物质……

注意

[第 64 页]……因此，物体并不是象现象论者
感觉论者所想的那样只是可以被人感觉的，它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存在着，是作为“主体”“自外地”存在着的。但如果说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存在的，而知觉却完全是以作用于我们的物体为转移的。没有物体就没有知觉，就没有表象、概念和思想。我们的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外部世界给我们的那些印象决定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思想和概念才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

[第 65 页]……把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物体看成该物体所引起的作用即知觉的原因。现象论者否认这样提问题的可能性。内在论者认为，外部世界（如果有这样的世界存在的话）不仅是不可感知的，而且是

① 别尔托夫《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 199 页。

不可想象的……

[第 67 页]……还得这样设想：我们的知觉，即外部世界和我们的“感性”这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按内^①容来说也是和我们所不能直接地直觉地^②认识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不相同的……

注意
∞

[第 69 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在之物就是自在地、“自为地”存在着的物。普列汉诺夫就是根据这一点给物质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物质是“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是我们感觉的泉源”^③。这种自在之物或物质并不是在物的具体特性后面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概念。物质的存在不能和它的本质分开，反过来说，物质的本质不能和它的存在分开。

[第 70 页]……缺乏任何质和特性的事物，甚至不能为我们所想象，它不能生存，不能有任何存在。外部世界是我们根据外部世界、事物本身使我们产生的那些印象，用我们的知觉构成的……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因此我们根据印象，即根据外界事物所造成的影响，去认识外部世界。根据我们在事物对我们起作用时所得到的那些印象，我们便认为事物具有一定特性。印象是两个因素的合力，这样的印象必然受这两个因素的本性制约，并且还包含有构成这两个因素的本性，并为这两个因素所共有的某种东西……

??

|||

① 这个符号是表示把“直接地直觉地”这两个词的位置前后对换一下。——编者注

② “思维之外的存在的形象就是物质，就是实在的基质”。《费尔巴哈全集》第 2 卷第 289 页。

拙劣而又
荒诞的字眼!

[第 71 页]……只有以承认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才能创立纯粹科学的认识论。谁否认外部世界，他也就否认我们感觉的原因而走向唯心主义。但是外部世界又是规律性的原则。如果在我们的知觉中有一定的有秩序的知觉联系，这只是因为我们感觉的原因，即外部世界是这种规律性联系的基础……

[第 72 页]……如果不能预见，就不能科学地认识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但是，外界的事物不仅同我们有因果联系，而且在事物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外界事物本身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知道了相互作用的那些条件，我们就又有可能不仅预见和预言事物对我们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能预见和预言它们的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的那些关系和作用，即事物的客观特性……

[第 73 页]……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在一定承认原子论或微粒论或任何第三种假说的意义上来预先解决物质构造问题的。如果原子构造的新学说获得胜利，那末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会遭到毁灭，相反地，会获得最光辉的证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过去在物理学家看来是不变的、最简单的、即最基本的和不可分的“物体”的原子，原来是由更基本的单位或粒子构成的。现在人们设想，电子是存在的最终单位。但是，辩证唯物主义难道断定原子是存在的绝对界限吗？……

[第 74 页]……如果有人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以为，只要承认电子理论，物质就不成其为实在而归于消灭，从而把物质看成唯一实在和对经验的系统化唯一有用的工具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就破产；如果

呵！
普列汉诺夫不
提这个“新思
潮”，不知道它。
德波林则讲得
不清楚。

对！

笨拙的名词！

这样以为，那就是错误的……一切原子是否都由电子组成，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可能得不到证实的假说。这点姑且不论，但难道可以说电子理论把原子消灭了么。电子理论只不过是证明原子是相对稳定的、相对不可分和不变的……但是作为实在的基质的原子并没有被电子理论所排除……

[第 75 页]……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从形式上来看，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使人必需的客观的认识成为可能，因为存在的形式，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也就是思维的形式，知觉范围内的每一个变化是和客观世界中的每个变化符合的。至于谈到物质因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承认自在之物或外部世界或物质。“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否认无条件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处在变化和运动的过程中，物质的一定的结合就是运动和变化的基础。辩证法认为一“种”存在经过飞跃会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最新物理学的理论不仅不否定，反而完全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批注做于 1909 年以后

一部分载于 1930 年
《列宁文集》第 12 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按原书刊印

弗·舒里雅齐柯夫

《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 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1908年，莫斯科

原文如此！

[第5页]①……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已经确定了对哲学的传统态度…… 哲学思想和任何阶级背景联系太少，太不够……

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深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里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哲学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是否信仰唯物主义或唯能论，是否信仰新康德主义或马赫主义，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第6页]……坚持以上所说的这种观点，这就是犯了一个幼稚的、极可悲的错误…… 它②所运用的……所有一切的哲学术语、公式都是|它|用来标明社会上各个阶级、集团、基层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时，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利用符号所画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图画。它描写了某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社会的profession de foi③……

[第7页]……决不能认为这些图画是某种似乎可

① 指舒里雅齐柯夫原著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哲学。——编者注

③ 宣言书。——译者注

不对 √

不对！

以利用的并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一致的东西。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堕入机会主义，就是企图把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

……早在几年以前就曾有过这类过高评价的第一个卓越的经验。波格丹诺夫同志的论文“权威的思维”^①无疑地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因为在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思辨哲学就没有权利去运用“精神”和“肉体”这两个基本概念了；同时也确定了：这两个概念是在专横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对立也反映了社会的对立，即担任组织职务的“上层”和担任执行职务的“下层”间的对立。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令人惊奇地始终故意不提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第8页]……在这种条件下，对哲学概念和体系进行社会起源的分析，不仅是适当的，而且也真是必要的。这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任务…… 现代时髦的体系，例如新康德主义或马赫主义……

[第9—10页]……我们的论著并不是为少数专家写的…… 庶民对哲学也发生兴趣……我们的叙述多少有些基本的性质…… 我们所卫护的观点……如果将不是引用一大堆材料而是用一些精选的材料来阐述的，那末它可能比较容易地被人掌握……

原文如此！
！！
真是胡说
八道！

组织的和被组织的“本原”

[第11页]……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出现了；组织

^① 载于他的《社会心理学》这部论文集中。

者逐渐变成了曾经属于社会的那些生产工具的所有者①……

这显然是胡说!!

〔第 11—12 页〕……〔“专横”〕社会的生产关系……原始的〔野人〕开始到处看到组织者的意志的表现。“……外部感觉可以感觉到执行者，因为他是一个生理机体、躯体；外部感觉不能感觉到组织者，因为他在躯体的内部，他是一个精神的个人”……

毫不切题的叙述和空洞无物的废话。
非常“空泛”!!
空话。
野人和原始共产主义被弄糊涂了。希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被弄糊涂了。

只有唯心主义才是这样！

〔第 13 页〕……关于精神的概念愈来愈带有抽象的性质。

〔第 14 页〕……希腊哲学史上曾提出了这样的著名的问题：怎样能够从纯粹不变的非物质的实体中产生出物质世界的千变万化的现象？“存在”和“生成”的关系如何？但是，和一切哲学史家的断言相反，这并不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奔放，不是企图识破宇宙中伟大

① 在这里，我们稍微离开一下波格丹诺夫同志所作的解释，波格丹诺夫同志不认为这种情况具有它所无疑地具有的那种意义，甚至没有提到这种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在另外一个地方谈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实践”（见关于指挥阶级的起源的各章），由多罗瓦特斯基和查鲁什尼柯夫出版。

秘密从而使人类永世幸福的最无私的努力。问题简单得多！象这样来提问题不过是说明了：在希腊城市中早就发生了社会的分化过程，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鸿沟已经愈来愈深，同时组织者的那种曾和差别不大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旧思想体系已经失去存在的根据了。从前虽然实体和现象界有许多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现在这种联系的存在却被否定。实体和现象界被宣布为两个不能互相比较的东西。它们只有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才有可能发生关系。或者，用一句更带有哲学气味的话来说，我们无论借助于感觉，或是借助于普通思维都不能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某种特殊的“观念”、特殊的直觉来协助。

对，对！
希腊唯物主义
也这样吗？
那末，怀疑论
者呢??

二 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的组织的 和被组织的“本原”

〔第 15 页〕……这个问题，即关于精神“本原”和物质“本原”不能相比的问题，关于在它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已经由近代哲学的老前辈们提出来并解决了……

〔第 16 页〕……通常总是顺便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和以后时代的唯灵论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是很突出的①……

〔第 17 页〕……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方面是组织

这不是象你所
说的那样

① 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以及考茨基都曾经指出了抽象的宗教观点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之间的依赖关系。

真是
胡说八道

例如：它们中有
受过训练的和
正在受训练的

第 19 页



谁？
参看第 17 页

者，但同时又和自己的徒工一道干活，完成着执行者的职能。工场主资产者只有一种职能：他是纯粹的组织者。在第一种情况下，的确存在着波格丹诺夫同志所阐明的那种二元论的“想象事实的方法”的根据。但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对立多少总被弄得模糊不清，因此在思想领域中，与这种对立相适应的精神本原和物质本原的对立以及积极本原和消极本原的对立也不能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 17 页〕……在中世纪手工业者的作坊中，没有所谓未受训练的、不熟练的劳动的代表者。在工场手工业的作坊里，他们都有工作。他们就是“下层”。在他们上面的是另一些阶层，另一些工人集团，它们在熟练程度上彼此有所区别。就在它们中间形成了某些组织者阶层。沿着这个阶梯向上走，我们就看到那些空话企业中的技术领导者和行政人员的集团。这样一来，企业主不仅“摆脱”了任何体力劳动，而且也推卸了许多纯粹是组织者的责任……

〔第 19 页〕……和中世纪的思想家相反，近代哲学的“祖师们”在自己的体系中，非常注意变化无常的现象世界，详细地研究它的结构和发展，研究它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规律，并建立自然哲学。工场手工企业的领导者的那种最“崇高的”地位使得近代哲学的祖师们想出了组织者意志的“纯洁”思想，同样地，也暗示他们去机械地解释物质现实的过程，即在被组织的群众中所发生的过程。

问题在于工场手工企业的领导者不过是许多组织者所组成的那根很长的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对于他来说，其余的组织者都是他的下属，同时他们又作为被组

织者和他对立……但是由于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总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不相同，他们的作用就是参加总领导人所“摆脱”了的技术性工作，所以他们的“精神的”气质就渐渐消失，所以他们的活动被看成是“物质”的活动……

胡说！

〔第 21—22 页〕……资产阶级体系，一般说来，都象有两个面孔的雅努司……诚然，我们只在笛卡儿主义，即恰好在新经济纪元的初期所建立的体系中，找到对二元论的彻底的表述；诚然，后来的许多哲学体系，从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起，都说笛卡儿主义把神和世界，把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矛盾的……同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证体系也没有证实自己战胜了二元论观点。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实证世界观”之间的差别，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大……唯物主义所攻击的并不是形而上学所提出来的基本前提：唯物主义并没有取消组织意志的概念。这个概念只是采用了别的名称：譬如说，“精神”被“力量”所代替……

注意

〔第 22—23 页〕……英国资产阶级，在 17 世纪，在他们“雄心勃勃”的日子里，宣传这样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应当解释为物质粒子按照机械必然性进行的运动。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奠定了资本主义大经济的基础……他们把整个世界描写成按照内在规律结合起来的那些物质粒子的组织……

在把哲学史庸俗化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第 23—24 页〕……法国资产阶级在 18 世纪下半叶，就用这类论文来充实书市……至于什么是企业的内部结构，我们知道，这是物质和机械过程的王国。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是机器，自然界是机器……

结论并非
由此而来

……物质的运动，取决于物质本身，正确些说，取决于物质本身的力量（霍尔巴赫）。看，组织者的意志又大大改样了，但是它的存在却被肯定并认为是绝对必要的。

他们和僧侣主义的斗争呢？
舒里雅齐柯夫曲解了历史！

……手工工场主并不是以革命的“狂飚派”的姿态出现的……

？

三

笛卡儿主义

|| [第 25 页]……被组织者需要有组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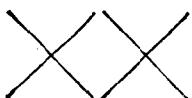
注意
一派胡言乱语！无产阶级=物质

[第 26 页]……只有存在着最高的组织者的中心，中间的组织环节——“单个的主要人物”才能够起自己的组织者的作用。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使他们在在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范围内，在工场手工作坊的范围内和无产阶级——“物质”——接触……

胡说

[第 27 页]……笛卡儿关于人的概念不过是思维的某种形式的进一步扩展，“想象事实的某种方法，以及在心理中结合事实的某种方式”的进一步扩展。我们知道，在笛卡儿的体系中，世界是按照工场手工业企业的样子组织起来的……

……我们看到了对脑力劳动的崇拜……



[第 28 页]……我是组织者，而且作为一个组织者，我能够生存，只要我履行的是组织的职能而不是执行者的职能。如果把笛卡儿的说法译成阶级关系的语

言，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的、素朴的观点把外部世界想象成通过
感觉所看到的那样……

〔第 29 页〕……关于工人仅仅是马鞍匠或裱糊匠
的概念让位给一般工人的概念了。职业已不再是劳动
力的“本质”了……

〔第 31 页〕……笛卡儿解释道，决不能把时间看作
是物质的特性，因为时间是“思维的样态”，是思维所产
生的类概念……

〔第 32—33 页〕哲学从今以后成为资本的忠实奴
仆了……对哲学的价值的过高评价，是由组织者上
层和被组织者下层之中的变动决定的。新的组织者，
新的被组织者——这就是神和灵魂的新概念，物质的
新概念……

而是柏拉图的
“理念”

四

斯宾诺莎

〔第 37 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任何往来，都
仅仅是通过神来实现的。中间的组织环节和被组织的
群众之间的任何往来，都仅仅是经最高组织者批准
的！……

……物质的运动和灵魂的活动只不过是同一过
程的两个方面。根本谈不上灵魂和物质之间的任何相
互作用。

〔第 41 页〕……经验、感性知觉，在他看来，都是认
识事物时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 42 页〕……但是……大家都知道，斯宾诺莎死

后，荷兰资产阶级的 fine fleur^① 曾经以盛大的仪式护送那辆载着他的遗骸的灵车。如果我们再比较仔细地了解一下他的友人和那些与他有通信来往的人，那末我们不仅又会遇到荷兰资产阶级的而且会遇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 fine fleur…… 资产阶级把斯宾诺莎敬为自己的诗歌手。

童稚之见

斯宾诺莎的世界观乃是一首对胜利的资本，对吞没一切、集中一切的资本的赞歌。在统一的实体之外没有存在，没有物体：在大型工场手工企业以外，生产者就不能存在……

五

莱布尼茨

废话

[第 45 页] 莱布尼茨的神是一个模范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

六

贝克莱

[第 51 页] ……霍布斯的唯物主义适应于英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 Sturm und Drang^② 时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基地已经打扫干净，对手工工场主（1）也算是说明了问题！洛里亚式^③ 的来说已经开始了比较宁静的时代：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被洛克的不彻底的体系所代替。工场手工业地位的幼稚的唯物主义进一步巩固，就使得反唯物主义言论的出现有了可能。（3）

① 原意是“好花”，转意是“精华”、“优秀人物”。——译者注

② 狂飚。——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la Loria. ——译者注

〔第 56 页〕……“对工人的吸引和排斥，应该不受任何阻碍”；在可感知的复合中没有任何完全绝对的因素。一切都是相对的。

而是希腊人
的相对主义

七 休 漠

〔第 61 页〕……他和以前各章出现的所有思想家的血缘关系是无疑的……

不清楚
不确切

休漠所采取的哲学怀疑论的立场正好适合关于资本主义机体的这类概念。

你把一切混成
一堆！无论唯
心主义或怀疑论，
一切都“适
合”工场手工
业！舒里雅齐
柯夫同志真单
纯，真很单纯！

九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

〔第 81 页〕……所谓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产生了

?而费希特呢?

〔第 88 页〕……客观唯心主义者……

× 费希特？

〔第 94 页〕……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一切体系都把“物质”当作是从属的本原（我们再重复
一句，甚至在唯物主义者那里也是这样，他们引用“力”
的概念来指出它的从属地位）……

胡说
那末“运动”的
概念呢？

〔第 98 页〕……从费希特的反题法和谢林的自乘

法学说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其间只有一步之差。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章中把反题法全部叙述完以后，我们还要再写一些补充意见。我们已经阐明了辩证法的“真实的底细”。

真是胡说 黑格尔只不过是用“对立面”来更全面地论证了
费希特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其他两位客观唯心主义者所提出的发展理论……

〔第 98—99 页〕……黑格尔所采取的新措施，强调了“现实”关系领域中的如下事实。在工场手工业中，
 ○ 职能和作用的差别达到了 maximum①。每个执行者集团和每个组织者集团开始了分化。过去曾属于某一集团的那些职能分配给各种重新形成起来的集团。每个集团都分散了，从本身中分出新的集团。工场手工业主的思想家也注意到这种分裂的过程，把它当作某种“本原”内部发展的过程……

真是胡说！

十

“工场手工业”哲学的复兴

真是胡说！ 〔第 100 页〕……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思辨哲学已失去信用。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可是机器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夺取工业的领土的……

〔第 101 页〕……用什么来解释新思想体系的肯定的性质呢？是用简单的对比规律，用那种想制造一种与昨天的“信仰象征”“相反的东西”的简单意图来解释吗？……

个体化的“复合”，例如伊万、彼得、雅柯夫，都消失

① 最大限度。——译者注

了。在作坊里，代替他们而出现的是一般工人。从“物
质”那里夺去的那些“质”又回到了“物质”那里……)

[第 102 页]……物质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崇拜新偶像即“环境”…… 的确，这里没有忽略一点：物质不管怎样仍然是物质，即被组织的群众，而且就它本身而言，如果没有“领导者”是不能存在的。“力”暂时在物质这里担任组织者责任的专家。写了一些关于 *Stoff und Kraft* (关于“物质和力”) 的论文……

[第 104 页]把工厂的最新组织和手工工场内部结构加以比较，*a priori*^① 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答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新变种应当再现工场手工业时代世界观的本质特征……

[第 106 页]新康德主义被那种向“康德前的”思维体系的“转折”所代替了。



真是胡说！



真是胡说



十一

威·冯·特

[第 108 页]“……无论什么时候不能把客体和表象分开，也不能把表象和客体分开”……



注意

[第 113 页]……上述的论断已经足以清楚地描画出冯特这位哲学家的面貌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和唯物主义作斗争，或者用一句时髦话来说，就是“Überwindung des Materialismus”、即“克服唯物主义”，但同时他也不说明自己站在那个被认为是唯

① 先验地。——译者注

物主义的传统敌人的学派方面……

胡说



这是对的，但
不是这样说的

[第 114 页]……在哲学领域中，说明中间的组织环节和“体力”劳动者即“下层执行者”之间的这类等同的是这样一种意图：即把“主体”和“客体”、“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描述为某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这些现象之间的对立归结为认识上的虚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学说、马赫的心理和物理相互关系的学说、冯特的表象—客体的学说，——所有这些学说都是一类货色……

哈哈！
折衷主义者
不对

[第 116 页]……直到如今，不能否认冯特的一元论观点有一定的彻底性。同样，也不能怀疑他有唯心主义的同情心……

[第 118 页]……冯特所完成的正是这种飞跃，他在提出“表象—客体”学说以后，又提出了“心理生理平行主义”的论断……

对



[第 121 页]……“属性”变成了“系列”，但实际上这主要是言辞上的改革……

2

[第 123 页]……精神本原被肯定有优先地位……
[第 123—124 页]……一切肉体一定具有自己的心理的相关物。任何一个工人，如果不受某一位组织者的直接的细致的“领导”，无论他履行什么样的简单职能，他都不能生产任何产品，不能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不能生存……

2

……但是心理系列就是“组织者”，而他们的“伴随”，对“物理系列”即对工人来说，不过是依赖性而已……

[第 128 页]……所以，冯特认为，哲学应当越过经验的范围，应当“补充”经验。在我们没有得到包括有

两个互不依赖的系列的统一性思想以前，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哲学分析。当冯特说出这种观点以后，他立即提出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声明，他说，我们可以把世界的统一性或者想象为物质的统一性，或者想象为精神的统一性，第三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没有的……



[第 129 页]……冯特不把自己的普遍统一性的思想叫作实体。他认为这种思想就是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的思想。康德的神是“形成一切的”、非实体的最高本原的思想，同样，冯特的普遍统一性就是一种非实体的整体的思想，有了这个整体，一切现象才能有重要意义，才能有确定不移的价值。从这种思想的角度来看，“空虚无聊”的世界观消失了，这种世界观认为现象的外部秩序及其机械联系就是现象的真正本质。我们所掌握的不是这种世界观，而是把宇宙机器看成精神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外壳的观点……

[第 130 页]……在这方面，冯特竭力强调现实性的成分。在他那里普遍统一性、“世界基础”的思想归根到底是普遍意志的思想……



[第 131 页]……我们不再深入地分析他所提出来的公式，也不再阐述他的“唯意志论”的理论了……

……因此，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打先锋的现代思想家根本不能谈论任何“固定不变的”本原，相反地，他们应该把这些本原说成是变化万端的某种东西，是永远处于运动状态的某种东西……

胡说！
叔本华呢？

十二

经验批判主义

不确切 √

[第 133 页]……对冯特的批判没有摧毁力，它击中的是想象的目标。冯特的言论以及后来阿芬那留斯的那些门徒的回答①并没有标志两个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的两大集团的世界观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哲学争论的社会经济背景就是最新资本主义组织的最先进形式和较先进形式之间的很微小的差别……

正确

是这样

是这样吗??

[第 134 页]……我们应当多说几句：首先应该把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理解为对上述思想的辩护。函数关系的概念，就是因果关系的否定……

当然罗，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函数性不能成为因果性

的一种

真的吗？

[第 135—136 页]……应当承认霍夫丁的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美中不足的是他引证了“合目的性的动机”，因为这些动机是含糊不清的不确定的。

哼？

撒谎！

在这种情况下，阿芬那留斯只是向唯物主义的用语作了让步，这种让步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和庸俗唯灵论相比，“平行主义者”的观点在许多人看来还是唯物主义的。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观点与唯物主义接近的可能性特别大……

在广大读者中，对经验批判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把它看作唯物主义学派，不但如此，甚至哲学专家对它

然后就是维利、
彼得·楚尔特

(两次)

克莱因佩特

① 第一个回答的是卡斯坦宁。

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最新哲学的首脑威廉·冯特本人也把它叫作“唯物主义”。最后，最有趣的是那些经验批判主义者也是一方面与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可是有时又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有时甚至对自己的那些反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开始踌躇不定了……

[第 137 页]……这就是真实背景，它使得经验批判主义产生了按照“生物学的”分类原则对人类认识进行分类的想法。但是这种“生物学”，我再重复一遍，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第 138—139 页]……阿芬那留斯说，二元论是我们抽象思维的某一个过程即“嵌入作用”的结果……

但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是纯粹的虚构。

对这种对立的分析是极端重要的，它一定导致一元论世界观确立。阿芬那留斯哲学体系的注释者们竭力强调这种情况，其中有一个人说①：“由于揭示了嵌入作用是不能容许的，所以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 140 页]……如果根据从属的组织者的“绝对”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把他看做是不以支配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位组织者，那末工人在他面前同样只不过是“物”或“物体”。但是再看第二种情况：从属组织者对于最高“意志”说来，不仅是被组织的而且也是组织的……从前的“客体”现在变成“主体”，并对物质“进行组织”；人在自身中容纳树木，然而又是改造过的树木，是树的“表象”……

[第 141—142 页]……阿芬那留斯关于原则同格

为什么？
这一点你不懂！
啊哈！

哦！真令人
怀疑！这是对
本质不加分析
的一文不值
的解释！

① 鲁道夫·弗拉萨克。从马赫《感觉的分析》第 52 页上引来了段话。

的学说也证明了“人类经验的完全”……

……无论阿芬那留斯的或冯特的“系列”，实质上，是“不可比拟的”。鉴于有人断然地宣称“经验的完全”，我们似乎应当期待唯物主义世界观，可是代替这种世界观出现的却是证明经验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同情的那些观点……

可是冯特和阿芬那留斯在唯心主义的论断过程中发生了分歧。《哲学体系》一书的作者暴露出他偏爱“康德式的”曲调。而《人的世界概念》的作者却暴露出这样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使他接近于贝克莱曾经站过的立场。

我们需要赶快声明一下，我们根本不想断定克罗茵主教的那些著作决定了阿芬那留斯的观点，并对阿芬那留斯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两位哲学家的唯心主义立场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无疑的。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原则同格的全部学说已经说明了这种相似之处。

象贝克莱一样，阿芬那留斯同样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论点：在主体以外没有客体。每个“物体”应当是必然“属于”起着机能中枢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

[第 144 页]……最高“领导者”甚至于既不表现为康德的理性的思想、康德的“形式”，也不表现为冯特的“普遍统一性”。然而他毕竟还是存在的，毕竟还是哲学体系的主要成分。对一切现象正是从他的观点来考察的。他的“觉察不到的”存在，已由对组织者本原的非常崇高的评价所证实了（这种评价是和关于被组织的组织者的观念同时提出来的）。所以在阿芬那留

真话！

真话！

舒里雅齐柯夫
在这里有
误解！

好！①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译者注

斯的哲学论断所描绘的世界总图中最重要的恰恰是组织因素的组织者的性质……

哼？哼？

阿芬那留斯认为世界就是一团中枢神经系统。“物质”完全没有任何的“质”，无论是从前被认为是物质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性的质”或“第二性的质”。物质中的一切完全取决于“精神”，或者用《纯粹经验批判》的作者的术语来说，取决于中枢神经系统……

误解

[第145页]《纯粹经验批判》的作者非常彻底地引用了贝克莱式的唯心主义观点……

注意

[第146页]……马赫关于作为逻辑符号的“自我”的学说……

象阿芬那留斯一样，马赫也知道两个“系列”——心理系列和物理系列（要素结合的两种形式）。和阿芬那留斯的系列一样，这种系列是不可比拟的，它们只不过是思维的虚构而已。一会儿是一元论的观点，一会儿又是二元论的观点。中间的组织环节一会儿被说成是被组织的本原，一会儿又被说成是组织的本原。而且象在阿芬那留斯那里一样，这里终于宣布了“组织者的意志”的独裁统治。一幅唯心主义的世界图画描绘出来了：世界就是“感觉”的复合。

误解
啊哈！

[第147页]……马赫的反驳算不上成功。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即著名的“感觉”，根本不但没有否定组织本原，而且也没有否定最高组织本原…… 把从属的组织者看作是被组织的“群众”，这种观点使得马赫作出了对“自我”观念的批判……

误解

胡说！

[第148—149页]……除了冯特、阿芬那留斯、马赫的思辨体系以外，我们还可以对最新西欧哲学的有

注意 名的代表例如雷诺维叶、布莱德里或柏格森这些人的观点进行分析……

 哲学的领域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真正的“巴士底狱”…… 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己方面来说并没有打瞌睡，而且正在加强自己的阵地。甚至他们现在还满怀信心，认为他们的阵地完全是攻不下的。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作家所抱的“唯心主义”的同情，为这样的信念创造了特别良好的土壤……

目 录

十一、冯特	<u>奥斯特瓦尔德</u> 107	书中没有提到
-------	---------------	-----------	--------

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它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做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

丑化历史上的唯物主义。

但很可惜，因为有追求唯物主义的意愿。

批注做于 1908 年以后

1937 年第一次载于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 期
按原书刊印

格·瓦·普列汉诺夫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¹⁷¹

1910年圣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

序　　言

[第51页]……克里米亚战争的不幸结局[第52页]使政府对文明社会不得不做一些让步，至少不得不实现最迫切的早已成为必要的改革。不久，农民解放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毫不含混地涉及到各阶层的利益。是否应该说，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热心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呢？他在1857—1858年就已经写了有关农民问题的出色的论文。在废除农奴制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目前已经够清楚了。所以我们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只谈对于说明当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的我们的进步报刊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所需要谈的。大家知道，进步报刊热烈地捍卫了农民的利益。我们的这位作者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主张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他肯定说，赎买分给农民的土地，对政府说来没有丝毫困难。他用了一般的理论推断和极详细的示范计算来证明这

注意①

① 在这里和别的地方，“注意”两字下面划有两条斜线。这表示“注意”两字是列宁批在页角上的，而且看来是针对整页讲的。因此凡是遇到这种情况、这里摘引的是该页的全文。——编者注

个论点。他在《赎买土地困难吗?》一文中这样写道：“赎买土地实际上怎么会有困难呢？它怎么能够超过人民的力量呢？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违背国民经济的基本概念的。政治经济学直截了当地讲，某一代人从先辈那里接受的全部物质财富，比起这一代人劳动生产的财富总值来，数目并不太大。例如，属于法国人民的全部土地、一切建筑物及建筑物内部的一切设备、全部船只和货物、全部牲畜、全部货币以及属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财产，只值一千亿法郎，而法国人民的劳动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亿或更多的财富，就是说，用不着七年，法国人民生产出的财产的总和就等于从英吉利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整个法国的财富了。那末，假使法国人需要向什么人赎买整个法国，他们在一[第 53 页]代之内只用自己的五分之一的收入去赎买就可以办到了。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难道我们需要赎买整个俄国和它的全部财富吗？不，仅仅是土地。而且，难道是俄国全部的土地？不，赎买的只是俄国欧洲部分农奴制根深蒂固的那些省份的土地”……①然后他指出，要赎买的土地不超过俄国欧洲部分面积的六分之一，他提出了整整八个赎买计划。他说，只要政府采用这些计划之中的一个，就可以不仅不给农民造成负担而且对国库十分有利地把份地赎买过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计划都是根据“在确定赎金时必须保持尽量适中的价格”这一想法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在废除农奴制时究竟对农民的利益考虑了多少，它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确定赎金要适中的那些意见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335—336 页。

听取了多少。我们的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国库的利益，而对于农民的利益却想得很少。在进行赎买时考虑的纯粹是国库和地主的利益。

……[第 57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仅仅在经济问题上要进行激烈的论战，而且他的对手不仅仅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同时代人》小组在俄国文坛上的影响越大，这个小组和我们的这位作者本人所遭到的来自各个不同[第 58 页]角落的攻击也越多。《同时代人》杂志的同人们被看成准备推翻一切声名狼藉的“基础”的危险人物。某些“别林斯基的友人”开始还觉得可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合作，现在却脱离了《同时代人》，认为这是“虚无主义者”的刊物，并且大叫大嚷，说什么别林斯基在世决不会赞同车尔尼雪夫斯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52 页

注意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52 页
到此为止

基所采取的路线。伊·谢·屠格涅夫①的做法就是这样。甚至赫尔岑也在自己的《钟声》里对“丑角们”抱怨起来。他警告他们说，“我们亲爱的丑角们对暴露性文学耗尽了自己的嘲笑，但他们忘记了：沿着这条滑路不仅会‘带着哨音滚到’布尔加林和格列奇的怀抱，还会得到一枚斯旦尼斯拉夫勋章挂在脖子上。”赫尔岑认为，“丑角们”所嘲笑的“暴露性文学”中有些出色的东西。“你们以为现在可以把谢德林的全部短篇小说和一些其他作品同奥勃罗莫夫一古脑儿抛到河里去吗？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屠格涅夫对他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但对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忍受了。他曾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您是一条普通蛇，而杜勃罗留波夫是恶臭的蛇。”（见已经引证过的信《致谢》。《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第 103 页。）

太大方了，先生们！”①举谢德林为例是极不成功的，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很善于评价他的作品。看来，
注意 显然赫尔岑被他的那些卡维林之流的自由派朋友们引上了迷途。“丑角们”，或象在俄国所称呼的“吹哨人”，不是嘲笑暴露，而是嘲笑那些天真的人，他们忘记了克雷洛夫寓言《猫和厨子》的寓意，不能也不愿超过无辜的暴露而更进一步②。

赫尔岑自己也很快就看出来，那些对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关系评头品足的自由派朋友们在政治上是多么糟糕。当他不得不与康·德·卡维林决裂时，大概他会对自己说，“苦胆派”并不是完全不对的③ [第59页]。

注意 可是，《哨声》上发表的那些引起有教养的自由派特别不满的文章，大部分都不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他只是偶尔写点文章，因为他为另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后期，他不仅定期地为每一期《同时代人》写文章，而且常常在一期中发表几篇文章。他为杂志各栏写文章，一般是按这样的次序：首先写一篇有关某个一般理论问题的论文，然后写政治评论、评论几本新书，最后，似乎是为了休息和娱乐，再对自己的敌人来几下论战的袭击。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发表他的论战性文章特别多。这一

① 《很危险！！》一文，载于《钟声》第44号。

② 顺便提一下，关于《很危险》一文和它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后果，见韦特林斯基先生的《赫尔岑》一书，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334页。

③ 可以根据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信件来追溯这个决裂的经过，这些信由米·德腊哥马诺夫于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

年他写了有名的《论战之花》,《民族的不策略》(反对李沃夫的《言语》),《人民的糊涂》(反对阿克萨科夫的《日报》;关于这篇文章我们还要讲到)以及发表在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栏的许多论战性的短评。

在《论战之花》中现在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作者对本人的文学活动的看法。我们把它援引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极清楚地知道,他在俄国文坛占有出众的地位。他的敌人很怕他,有时甚至对他说些奉承话。然而他的蒸蒸日上的名声丝毫没有使他高兴。他认为俄国文坛水平太低,并不以他在俄国文坛占据出众地位为荣。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声誉完全无动于衷”。他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他能否把生气勃勃的思想和感情保持到我们的文学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美好时代。“我知道,文学活动的美好时代将会到来,那时文学将给社会带来真正的益处,那时谁有力,谁就能真正配得好名声。所以我考虑的是:我为社会好好服务的能力能否保持到那个时候?这需要朝气勃勃,意气奋发。可是我看到我现在已开始走进‘可敬的’作家的行列,也就是说,开始走进衰颓的、落在社会需要运动之后的作家行列。这是可悲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年纪大了。人无两度青春。[第 60 页]我只能对那些比我年轻而有朝气的人感到羡慕”……①

[第 61 页]这时候俄国“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情绪高涨起来。青年学生大闹风潮,秘密革命组织相继出现,它们印发自己的宣言和纲领,并期待不久就要发生的农民起义。我们已经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231 页。

注意

承认在俄国可能出现“严重时期”，我们还将看到，社会情绪的高涨多么强烈地反映在他的政论中。但他和秘密团体有没有某些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有把握地回答，而且有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朝一日获得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呢？精心研究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米·雷姆克先生认为，“可以推测（着重号是他加的），那个《告领地农民书》是他写的”，而法庭就是以起草该文为理由宣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的。米·雷姆克先生引证这份宣言的语言和内容来证实他的臆测。我们认为这样的引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要赶紧跟着雷姆克先生重复一句：“所有这一切多少是有点可能的设想，而且仅仅是这样的设想。”^①雷姆克先生有另一个见解，他认为有名的传单《大俄罗斯人》部分地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手，我们觉得这个意见相当有根据。雷姆克先生用斯塔赫维奇先生的话来证实自己的推测，斯塔赫维奇先生曾在西伯利亚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生活了几年，他写道：“我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那以《大俄罗斯人》为名的不定期印发的传单显然很同情，记得，它出了三期。听了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的言谈，有时我发现，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思想表达方式[第 62 页]都强烈地使我想到《大俄罗斯人》传单，于是我暗自断定，或者他就是这些宣传必须进行立宪改革的传单的作者，或者至少参加了编写工作。”^②我们完全同意斯塔赫维奇先生的看法：《大

^① 米·康·雷姆克《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1906 年第 4 期第 179 页。

^② 米·康·雷姆克《大俄罗斯人分子审判案》，《往事》1906 年第 7 期第 92 页。斯塔赫维奇先生的文章载于《里海东岸评论》1905 年第 143 期。

俄罗斯人》传单的话言和内容的确很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性文章。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是它的作者，那末，这也就自然可以说明，为什么《大俄罗斯人》传单远比当时和它类似的其他“传单”更明智、更有策略性。

注意

与俄国的急进党派觉醒的同时，波兰的革命运动也发展起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时在彼得堡为数不少的波兰革命者有没有某种正式的关系？关于这点也没有任何证明。我们不想揣测，只能举出那些从他的作品中所能够挖掘出来的材料来说明他对波兰情况的一般关心，然而这样的材料也不多。

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主义者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极为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是同情小俄罗斯人的。他认为别林斯基对于新生的小俄罗斯文学采取否定态度是个大错误。他在 1861 年 1 月号的《同时代人》上为小俄罗斯的刊物《基础》的出版写了一篇充满同情的文章。但是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他不能抱着绝对赞同的态度。首先，他不满意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向维也纳政府方面寻求支持。其次，他不满意僧侣在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运动中很得势。他写道：“凡人的事要由凡人管。”最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却被当作纯粹民族性质的问题来提，对于这一点他也不满意。在针对李沃夫的《言语》所写的《民族的不策略》（《同时代人》1861 年 7 月号）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 63 页] 尖锐地抨击了这个刊物的多余的民族主义。他写道：“很可能，如果更精细地研究一下活生生的关系，李沃夫的《言语》会看到，事情的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57 页

根源是在与部落问题毫不相干的问题中，是在等级问题中。很可能，它会在乌克兰人这一方面和波兰人那一方面看到部落不同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我们不能设想波兰农民会反对减轻乌克兰农民的赋税以及改善乌克兰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件事情上乌克兰部落的地主和波兰地主的感觉有多大的差别。假如我们没有看错，那末加里西亚问题的根源是等级关系，而不是部落关系。”

奥地利各部族间相互仇视更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是不策略的，因为维也纳政府这时和以往一样，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他在刊登《民族的不策略》一文的那一期《同时代人》的政治评论里写道：“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就会对奥地利帝国的长期存在不会感觉奇怪了，它境内的各民族在政治上如此讲究策略，它怎样会不巩固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亚特人，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都是“不策略的”。他担心 1848—1849 年特别突出的斯拉夫人的“不策略”又要大为发展起来。60 年代初，匈牙利对维也纳的反动集权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匈牙利人的不满竟发展到这样地步，以至有一个时期可以期望他们国内爆发革命。我们的作者在自己的政治评论里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在匈牙利爆发革命运动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又将成为反动派的驯服工具。奥地利的许多斯拉夫部落在当时采取的策略，只能使人加深这种顾虑，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在 1848—1849 年事件中所起的可耻作用曾使自己得到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地指责了这种策略，他证明说，他们反过来支持维也纳政府的敌人，这

对他们会更有利，这些人会对他们做出重大的让步。他是针对克罗亚特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讲到这一点的，〔第 64 页〕他对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又重复了这一点。我们在《民族的不策略》一文里读到：“仇视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等级的党派现在准备让步…… 关于这一点李沃夫的《言语》倒不妨考虑一下；可能，这是那些看起来是它的仇敌的人们作出的真心诚意的让步，可能，这些让步很大，完全可以使乌克兰农民满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些让步比乌克兰农民能够从奥地利人那里获得的一切都要多得多，重要得多”……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58 页
到此为止

〔第 65 页〕……最后，小说《序幕》的第一部分描写伏尔庚和索科洛夫斯基（谢拉科夫斯基？）的友谊关系。伏尔庚喜爱索科洛夫斯基无限忠实于自己的〔第 66 页〕信念，不狭隘自私，既有真正的鼓动家的激情而又善于掌握自己。伏尔庚称他为真正的人，并认为，我们的自由派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切都很引人注意①，但这丝毫不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波兰问题的实际态度。

注意
注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三十四岁左右。他正处在智力的全盛时期，谁知道他的发展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然而他可以自由生活的时间却剩下不多了。他是急进党派的公认的领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有影

① 伏尔庚特别重视索科洛夫斯基的“审慎”，这表现在：1848 年在沃伦，在他的全部同志中，只有他一人没有冲昏头脑，而是极冷静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当时这种可能性几乎近于零。

与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65—166页
相同

响的传播者。他被认为是革命青年的“魁首”，他们的一切发动和风潮都算做他的罪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传说夸大了事实，把一些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有过的意图和行动也加在他的头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序幕的序幕》中描写了在彼得堡流行的那些好意的自由派的谣传，说伏尔庚

（就是他本人）似乎和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小组有联系。这些谣传是根据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和政治毫无共同之处的事情而产生的。而且按习惯，事情不只限于谣言。“卫道的”报刊早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写作告密了。1862年《同时代人》被勒令临时停刊。此后又出现了非写作告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起诉书中写道：“皇帝陛下私人办公厅第三厅主管人接到匿名信一封，敦促政府警惕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青年的魁首、狡诈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永不会被揭破’；人们称他为害人的煽动分子，并请求拯救，以免受此人之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切故友、自由派人士，看到他的倾向已逾越言论之外，并见诸行动，……都避而远之。来信人〔第67页〕写道，若不驱逐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将招来不幸和流血；这是一伙疯狂的蛊惑分子——亡命之徒……可能人们将会消灭他们，然而为他们却将洒下多少无辜的鲜血……在沃龙涅什、萨拉托夫、唐波夫——到处都有这类社会主义者的委员会，他们到处蛊惑青年……请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发走吧，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要迅速剥夺他活动的可能……请拯救我们吧，以免遭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害，以维持普遍的安宁”……

〔第71页〕……《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

哪里呢？这是文艺作品获得成功的一般秘密，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小说表现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新的；这些思想完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欧文学中搬过来的。法国的乔治·桑早在他以前就宣传过男女之间自由的、主要是真挚的、诚实的爱情关系①。卢克莱茨娅·弗洛里安妮在爱情方面所提的道德要求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普霍娃—吉尔沙诺娃所提的没有任何区别。至于小说《雅克》，那末〔第 72 页〕不难从其中摘录出相当多的段落，可以说明乔治·桑的热爱自由而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主人公的思想和论断有时完整地再现在《怎么办？》这本小说里②。而且不仅乔治·桑一个人宣传过这类关系上的自由。大家知道，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起过决定影响的罗伯特·欧文

① 顺便指出，哥德的《亲和力》(Wahlverwandschaften)也表示支持这种关系。对于这一点有些德国文学史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既不敢非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因为他们的庸俗分子的品行而不敢同意他，一般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说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似乎有些奇谈怪论。

② 1853 年 3 月 26 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未婚妻的如下对话：“难道您认为，我会对您不忠实吗？”——“我不认为这样，我不希望这样，但这种情况我也考虑过。”——“那您会怎么办呢？”——我对她讲了乔治·桑的雅克。“那您也会自杀吗？”——“我不想自杀。”——我说，我设法给她找到乔治·桑的小说（她没读这本书，或至少是没有记住它的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2 部第 3 节

* 列宁所标的数字，相当于普列汉诺夫原书第 72 页的行序。——编者注

和傅立叶也宣传过这些东西①。这一切思想早在 40 年代就在我国受到热烈的赞同。别林斯基在自己的论文中不止一次地热情地主张在爱情关系方面要有自由与真挚。读者自然记得，“狂暴的维萨里昂”是多么伤心地责备过普希金作品中的塔吉娅娜，她爱奥涅金，然而在她被嫁给了“别人”后，她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心愿，却继续和她不爱的老丈夫生活在一起。“40 年代”的优秀人物，在和妇女的关系中遵循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所遵循的原则。但在小说《怎么办？》出现以前，这些原则只有少数“特等人物”赞同；广大的读者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赫尔岑在自己的[第 73 页]小说《谁的罪过？》里也没敢最完整而清楚地说出这些原则。亚·德鲁日宁在自己的小说《波莲卡·萨克斯》②中比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篇小说太不生动，而且它的人物都属于上层(官吏和公爵)社会，在尼古拉制

注意

30 第 78 页)。我不妨再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未婚妻的另一次谈话：“这种关系应该将是怎样的呢？——前天她说道：我们要有各自的单独房间，您非经允许不要到我这里来。我自己也打算这样安排，可能我想的比她更严肃；——她大概只是想不让我去麻烦她，而我对这点的理解是：任何男人在夫妻关系上都要非常尊重妻子。”(同上，第 82 页)这和小说《怎么办？》中的薇拉·巴夫洛芙娜与罗普霍夫的谈话几乎一模一样。

35 ① 几乎不用追述，罗伯特·欧文在这方面进行过多么热情的宣传。至于傅立叶，那让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他下面的意味深长的话吧：“爱的习性……仅仅是暂时的、易变的形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傅立叶全集》第 4 卷第 84 页)

40 ② 《同时代人》1847 年第 12 期。

41

42

度衰落以后构成读者的左翼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这些人物丝毫不感兴趣。《怎么办？》出版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明确了，再没有任何怀疑了。有头脑的人要不就是在爱情方面遵循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的原则，要不就是屈从婚姻的神圣性，在出现新的感情时采用旧的行之有效的秘密偷情办法，要不就是由于自己已属于另一个并不爱的人而把自己任何爱的感情完全抑制下去。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必须完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问题解释得这样透彻，以至过去在爱情关系方面的那种自然的轻率和天真变成完全不可能的了。意识的控制扩及爱情方面，男人对待女人的自觉观点已为广大读者所掌握。这在 60 年代对我们特别重要。俄国所经历的改革不仅使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家庭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完全是黑暗的角落，现在射进了光芒。俄国人不得不看一看自己，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自己对亲近的人，对社会、家庭的关系。在家庭关系方面，在爱情和友谊方面，一个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这就是信念，它在过去只为少数“理想家”所具有。信念的不同成了突然决裂的原因。一个“被嫁给”某人的女子有时会惊讶地发现她的合法的“占有者”是个蒙昧主义者、贪污分子、在上司面前阿谀逢迎的人。一个男人过去曾愉快地“占有”美丽的妻子，而他出乎自己意料地接触了新的思潮，他就常常痛苦地看到，他这迷人的玩物所关心的却完全不是“新的人”和“新的观点”，而是新的服饰和舞蹈以及[第 74 页]丈夫的官衔和薪俸……

[第 75 页]……我们从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几个梦里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特

注意

征，可惜，这个特征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这些梦里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完全意识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资产阶级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劳动大军共同地从事生产，从中亚转到俄国，从气候炎热的国家转到寒冷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当然借助于傅立叶的著作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俄国读者不了解这一点，这甚至从后来所谓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竟得出这样的概念，他们把它想象成使用落后的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公社的联盟。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算做社会主义。只有把人从“土地的权力”和自然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才能解放。为了人的这种解放，无疑地要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所讲的那样，必须有[第 76 页]劳动大军，必须把现代生产力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我们在追求“实际”时却把这些完全忘记了。

注意
参看社会民
主党人
第 1 期

1—“革命者”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73 页)¹⁷²

1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新人”的新典型在我国诞生的时候。他通过拉赫美托夫塑造了这种典型。我们的作者愉快地欢迎这种典型的出现，而且不能不去乐于描绘出他那即使还不清晰的轮廓。同时他忧伤地预见到，这个俄国革命者要经受多少痛苦和折磨，他的生活一定是严峻的斗争和沉重的自我牺牲。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地的苦行人。拉赫美托夫完全在折磨自己。用他的女房东的话说，他简直是“对自己残忍的人”。他甚至决定试一

试能否经得住拷打，为此整夜躺在扎满铁钉的毯子上。
很多人，包括皮萨列夫在内，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怪癖。
我们同意，拉赫美托夫性格上的某些细节可以用别
的方式来描写。但是整个性格还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几乎

<p>2 每一个优秀的 <u>60 和 70 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者</u> 都 有 <u>不少的</u> 拉赫美托夫作风。</p>	<p>2—“俄国革命者” 3—“大量的” (社会民主党人 第1期第174页)</p>
---	--

在结束序言时，我们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上的作用，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我们许多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友善的人都很不了解他，弗·加·柯罗连柯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天才的聪明的作者竟把他描绘成某个“唯理论的经济学家”，而且还说他信仰“孔德所谓的组织理性的力量”①。如果关于“组织理性”这样的话还有些意思，那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用孔德本人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所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的。但是，一个以唯心主义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人，是不能称为经济学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名称只适用于（尽管也不完全正确）那些不相信 [第 77 页] 组织理性的力量而相信经济的组织力量的人。相信组织理性的“经济学家”就好象是接受摩西的宇宙起源说的达尔文主义者。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里最重要的是，柯罗连柯先生摆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的社会学观点，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主义”对立。“我们不再是‘唯理论的经济学家’，我们也并没有原地不动。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

注意

① 柯罗连柯《离去的人》第 78 页。

学派，给我们揭示了一幅由生物学性质的规律和对比所构成的完整图景，以代替纯经济的图式，而经济利益的法则被抛到从属的地位。”①

的确，“没有原地不动”！米海洛夫斯基所揭示的那幅“由生物学性质的规律和对比所构成的图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观点比较起来，是个大大的倒退②。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是彼·拉·拉甫罗夫的门生。而拉甫罗夫按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观点来说，是布鲁诺·鲍威尔的追随者，这一点我在《论一元史观发展问题》一书中已经指出。因此，谁想弄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怎样对待我们的“主观主义者”的世界观，他首先就要设法弄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遵循的费尔巴哈哲学是怎样对待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的，而这里问题非常简单明确：费尔巴哈远远超过了布鲁诺·鲍威尔。

注意

我的第一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的消息给予的最初的印象之下写的，在这一版完全改写了一遍；我曾摘录了我们这位作家给他妻子信中的几句话作为这第一篇文章的题词：“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们感到亲切，虽然到那时候我们的同时代人已经不在世上，但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们的名字。”这封信写于1862年10月5日，当时这封信的作者已经被监禁起来了。

① 柯罗连柯《离去的人》第79—80页。

② 根据同一位柯罗连柯先生的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这些“规律和对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奇怪的。

第一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第一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第一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费尔巴哈

[第 81 页]……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顺便指出，它的第一篇文章是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的，写于 18[9]9 年底），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从这位作家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我们的这种见解，当然首先是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比较接近于哲学的思想同费尔巴哈的观点所作的比较之后提出的……

[8]

第三章 与尤尔凯维奇等人的论战

……[第 101 页]尤尔凯维奇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并且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质问道：那末感觉怎样通过神经的运动产生呢？这是陈词滥调，他们早就用这些东西来同唯物主义者纠缠，其实从这些陈词滥调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想“批判”唯物主义的人，对唯物主义连

不是无限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限度”)

最起码的知识也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从来没有讲过，在所谓〔第 102 页〕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相反，他绝对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决不能因为这种差别而把心理现象归结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因素。我们都已知道他的意见，即每一物体都有很多不同的质。我们现在把它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例如，树木可以生长，也可以燃烧，我们说，它有两种质：生长力和可燃性。这两种质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它们是截然不同的；除了质这个总的概念以外，没有一种概念可以包括这两种质；除了现象这个概念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可以包括同这两种质相应的两类现象。再如，冰坚硬而光亮；坚硬和光亮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两种质之间的逻辑距离是无限大的，或说得更确切些，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远的、近的逻辑距离，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截然不同类别的质在一个物体中的结合是物的一般规律。”至于我们称之为感觉和思维能力的那种质，情况也是这样。它和生物有机体的所谓物理的质之间的距离是无限大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这个同时还具有广延性和运动能力的有机体的质……

注意

[第 103 页]……约·普利斯特列早在他的“*Disquisitions*”① 里就讲过，那种以为脑的振动等同于知觉的想法，是对唯物主义学说的大肆滥用。他说：“想象一种没有知觉伴随的振动，是容易的。然而我们设想 (it is supposed)，脑除了具有振动的能力以外，还

① 指《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研究》(*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译者注

有知觉或感觉的能力；我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它不能具有这种能力。”①这就是近代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也包括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唯物主义的敌人，不论彻底的或不彻底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者，在批判这个学说时，首先应该向我们证明他们在这方面比普利斯特列知道得要多些，并且告诉我们，是什么理由使他们不能同普利斯特列一起认为，脑除了振动能力以外，还可以具有知觉能力。他们无疑是的理由。但理由归根到底是那种唯灵论的偏见，即认为物质本身（就是说，在精神没有给予生命的时候），是僵死的，它不仅不能知觉，甚至都不能运动。他们在和唯物主义者争论时根据这样的理由，这就是提出明显的 *petitio principii*，即依据本身正需要证明的命题。唯物主义的敌人们自己也多少模糊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常常尽量避免提出他们为什么不承认知觉的能力是物质的一种质的理由，而是乐于反驳任何一个有名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讲过，至少在近代没有讲过的意见：知觉就是运动②。我们把这种批判交付读者去审理，可是这种批判目前在我们这里比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

〔第 105 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当然，我们讲到处在化学过程中的物体和没有处在化学过程中

① 约瑟夫·普利斯特列《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研究》1780 年北明翰第 2 版第 1 卷第 2 篇第 121 页。

② 我们没想，古代唯物主义者，例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可能在这方面有某些不明確的地方，可是这也还远未被证实，因为，不要忘记，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并不是以完備的形式传到我们手里的。

注意

的物体的状态的区别时，我们讲的只是这种过程的剧烈而迅速的进程和极缓慢而微弱的进程之间的量的差别。其实，每一个物体都是经常处在化学过程的状态中的；例如，即使一根木头没有着火，没有在炉子里烧掉，而是静静地、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地被砌在墙中，但它总有一天也会得到和烧毁一样的结果：它逐渐腐朽，剩下的也只是些灰烬（朽木的灰，最后在原来的地方留下的只是灰烬的矿质微粒）。可是，既然这种过程，例如墙中木柱的普通的腐朽过程，进行得异常缓慢而微弱，所以在这一过程中的物体的特性也就表现得极为微弱，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觉察不到。例如，墙中木柱在慢慢腐朽时也要发热，但是它在燃烧时集中在几小时之内散发的热量，在腐朽时却消融（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几十年之内，所以不能产生在实践中容易觉察到的结果；这点热量对实践的判断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象一池清水中洒进一滴葡萄酒后的酒味一样：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个池中有水和酒的混合物，但在实践中应该承认，池塘中似乎一滴酒也没有。”

[第 106 页] 这几行精采的话使我们觉得：就从这方面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之间没有任何鸿沟。当然，动物机体，特别是象人这样的最高级的动物机体，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一方面表现出同无机物质完全异样的特性。不过，在树木的燃烧过程中同时也产生许多在缓慢的腐朽过程中所没有的现象。可是，这两种过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相反，实质上这是同样的过程；只不过在第一种场合这种过程进行得很快，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很慢。因此，处于这个过程中的物体的质，在前一种情况下具有巨大

的力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同，它“极为微弱，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觉察不到”。用这一点来说明心理问题，则可以说：无机状态的物质也没有丧失“感觉”这种带给高级动物丰富“精神”果实的基本能力。但是无机物质的这种能力处在极微弱的状态中。因此，考察者完全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我们也就把它看成等于零，完全用不着担心这样做会犯什么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能力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所以当它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例如，象我们在一般高级动物，主要是在人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把它看成某种奇妙的东西，这是没有根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谨慎地（这种谨慎在当时我国的出版条件下是必要的）表达了这种思想，于是他接近了拉美特利和狄德罗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而他们又是拥护已经摆脱神学虚饰的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的……

[第 107 页]……尤尔凯维奇还说，量的差别不是在物体本身中，而是在它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转变为质的差别的。这是极大的逻辑错误。客体要在自己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发生变化，必须预先在自己本身中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知道冰的特性和水蒸汽的特性不同，这是因为水分子的相互关系在冰的状态下和在蒸汽状态下完全不同。但这个问题讲得够了……

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多么轻视尤尔凯维奇的论据。他没有去分析这些论据（在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做），而干脆宣布这些论据已经过时，丝毫没有说服力。

他在《论战之花》中写道：“我自己也当过神学校的

注意

不是逻辑的错误，而是认识论的错误

学生，根据经验，我了解象尤尔凯维奇那样受教育的人们的情况。我见过处境和他相同的人。因此，对他讥笑，我感到沉重，因为这就等于讥笑人家手头没有足够的书籍，讥笑人家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无依无靠，讥笑人家在一切方面的难于想象的窘迫处境。

“我不知道尤尔凯维奇先生多大年纪，如果他已经不是年轻人，那末对他关心已经晚了。如果他还年轻，那我很乐于把我所收藏的为数不多的藏书供他使用。”

沃伦斯基先生直到如今还以为这个回答是极端 [第 108 页] 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这样回答，只是由于他不能详细地驳倒尤尔凯维奇。我们知道，还有一些 60 年代初期的杂志编辑也这样评论。例如，杜得什金在《祖国纪事》中逐条列举了尤尔凯维奇的似乎是驳不倒的论据，然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看来，很清楚，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什么别人，而在于您，不在于一般哲学和生理学，而在于您对这些科学无知。神学校哲学这个避雷针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您为什么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然后说，这一切您在神学校上学时就知道了，甚至现在还背得出来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这一点时说道，杜得什金没读过神学校的笔记本，他就不能了解问题在哪里。他接着写道：“假使您花点力气读读这些本子，您就会看到，尤尔凯维奇先生所发现的我的缺点，就是这些本子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培根、伽桑狄、洛克等以及一切不曾是唯心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的缺点。所以，这些指责完全不是针对我这个个别作家的；这些指责其实

注意

是针对我认为需要普及的那种理论的，普及这种理论
我认为是件有益的事。如果您不信，请读一读和尤尔
凯维奇先生属于同一派别的人写的《哲学辞典》(斯·
格先生出版)，您就会看到，那里关于每一个不是唯心
主义者的人所讲的也是这些东西，说什么他们不知道
心理学，不了解自然科学，否定内部经验，说他们在事
实面前完全破产，混淆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把人贬
低，如此等等”……

第四章 道德学说

〔第 111 页〕……一般说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
于理性利己主义的观点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启蒙
时期”(Aufklärungsperioden) 所特有的一种愿望，
即在理智中寻找道德的基础，在个人的比较有根据的
得失中寻找关于他的性格和行为的解释。车尔尼雪夫
斯基在这方面的论断有时同爱尔维修以及和爱尔维修
志同道合的人的论断很相似，简直象两滴水珠一样。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几乎也同样很象古希腊启蒙时
代的典型代表苏格拉底的论断，苏格拉底在为友谊辩
护时证明交朋友有益处，因为在发生不幸时他们可能
有用。〔第 112 页〕这种 偏重理性的极端现象，是由
于启蒙运动者通常不能采取发展观点而产生的①。

我们知道，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人按其本
性来说既不善，也不恶，而是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变成善

注意

① 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霍
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卡尔·马克思》1896 年斯图加
特版。

的或恶的^①。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总是受得失所支配，那末我们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人性的观点；我们就应该说，人按其本性来说既不善，也不恶，只是计较得失，并且他的这种特性也因环境不同而可强可弱。但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未必能为我们的这位著作家所喜欢。

根据他的理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回答这一问题的仍是那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正象读者看到的，这是一篇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章。在那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道：“一个人把别人所做的对他有益的那些事叫做善行；社会把对整个社会或大部分社会成员有益的事看成是好事；最后，所有的人，不分民族和等级，把对于一般人有益的事叫做好事。”不同民族和等级的利益往往互相矛盾或与人类共同的利益矛盾；同样，一个等级的利益也往往和整个民族的利益对立。这里怎样决定善恶呢？

① 但是不妨提一下，我们这位著作家以前提出过另一种关于人性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人是“天生倾向于敬爱真理和善良而憎厌一切邪恶的生物，他只有因为无知、迷误或受了比他的性格和理性更加强有力的环境的影响才会破坏善良和真理的规律，但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宁愿作恶而不行善”（见论谢德林的《外省散记》的文章，《同时代人》1857年第6期，《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引文在该卷第221—222页）。这种观点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发展学说，不如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

第二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第二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

[第 159 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费尔巴哈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在这方面，我们往后会看到，他得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极为卓越的成果。但是，他在这里的结论也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关于人类的美学发展的完全正确的概念，要求首先制定一个总的历史观。至于说到这种总的历史观，那末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朝着制定这种历史观的方向走了几步，诚然，这是很正确的几步。我们刚才从他的作品中摘录的[第 160 页]大段引语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第三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

请看，我们在他对瓦·彼·波特金的名著《关于西班牙的通信》(《同时代人》1857 年第 2 卷)的评论文章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些东西：

“人民分裂为敌对的等级，常常是改善他们的前途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在西班牙没有这种有害的分裂，等级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敌对，没有一个等级仅仅为了损害另一个等级就不惜牺牲一切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在西班牙，整个民族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特点在西欧各国人民中是极不平凡的，值得特别重视；

这个特点，就其本身来讲，可以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幸福前途的保证。”①

这不是笔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过了几页又说道：“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班牙人民比大部分文明民族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西班牙〔第161页〕各等级既没有因根深蒂固的仇恨，也没有因利益的根本对立而分裂；它们不象我们在其他许多西欧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构成互相敌视的等级；相反，在西班牙，一切等级可以和睦地奔向同一个目标”②……

〔第163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他们当代社会的未来命运。他们确信这个社会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成员对某个改革家提出的社会改组计划的“意见”，即决定于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反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观点而不是那种观点。因此他们没有想进一步研究那些在解释历史时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他们的学说中无疑是很多的。相反，他们却抱着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考察以往的人类历史的意向。所以我们在他们关于以往人类历史的论断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无可怀疑的、看起来是极明显的矛盾：一些显然完全是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解释的事实，忽然却得到了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说明；反过来说，在唯心主义的解释中经常夹杂着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说法。这种不稳定的现象，这种当代读者看得清楚而作者却觉察不到的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经常的转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论断中也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很象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38页。

② 同上，第44页。

西方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再重复一遍，他最后也和他们一样，倾向于唯心主义。

这一点从他那篇有意思的文章《罗马衰亡的原因（仿孟德斯鸠）》中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刊载在1861年《同时代人》（第5卷）。在文章中他热烈地反对那种很流行的意见：即西[第164页]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由于它内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而消灭它的那些异族人却带来了新的进步的种子……

在这里既没有谈到那位基佐在他的第一篇文章《Essais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①里早就指出过的那些使罗马衰弱的罗马内部社会关系，也没有谈到那些使日耳曼的异族人在西罗马帝国瓦解时代强大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忘记了他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引用过的普林尼的名言：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在他的“进步公式”（后来我们采用这种表达形式）中，[第165页]没有谈到这个国家的内部关系。一切问题都被归结为智力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地认为，进步是以智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并说“进步的根本方面完全在于知识的成就和发展”。他甚至没有想到，“知识的成就和发展”可以由社会关系来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关系促进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阻碍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他把社会关系描写成纯粹是某些意见流行的结果。我们刚刚读到一点：“历史知识在被探讨；妨碍人们安排自己社会生活的虚假概念因而在减少，社会生活的安排比过去顺利了。”这同

^① 《法国史初稿》。——译者注

我们这位作者在评论罗雪尔的书的文章里所说的很不一样。在那里，他还认为：不能象对待小学生那样去评价学者，说什么他们不懂得某一种科学，因而构成了错误观点；这样做甚至是可笑的。在那里，他还认为：问题不在于某位学者的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这位学者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如何。一句话，那里的结论是：社会利益决定社会观点，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思想。现在的结论却相反。现在的结论是：社会思想决定社会生活；如果社会制度有某些缺陷，那末这是因为社会象个小学生，它学得不好或学得很少，因而给自己构成了错误的概念。再不能想出比这更惊人的矛盾了……

〔第 170 页〕……赫尔岑对于俄罗斯和“旧世界”的关系的观点是在斯拉夫主义者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并且是错误的。但是，使用比较正确的方法，也可能达到错误的观点，正象使用比较错误的方法，可能得到正确的观点一样。因此请问，使赫尔岑形成错误观点的那个方法，和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对这种观点进行完全正当的否定和嘲笑的那种方法，有怎样的关系呢……

第五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

〔第 188 页〕……可能有人会提醒我们，根据我们的意见，我们所分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形成严密整体以后出现了。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忘记。但是我们觉得，问题在这里不取决于简单的年代的根据。拉萨尔的主要著作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已经具有严整形式以后出现的，然而按照思想内容来说，这些作品仍属于从历

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时代。问题不在于某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而在于它的内容如何。

既然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知识的进步决定于经济关系的性质，那末到我们这个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应该问问自己，这个时代使人们能发现社会真理并保证这种真理在将来实现的那些经济特点是怎样呢？但是要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坚决地抛弃唯心主义，两条腿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我们不想再重复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远没有抛弃唯心主义，说他对于社会发展的未来进程的看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只请读者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唯心主义使他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把“进步”人物，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第 189 页]就是知识分子，放在首要地位，他们应该在群众中传播那最终发现的社会真理。他认为群众的作用就是充当正在前进的军队中的落后士兵。自然，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会断言：似乎一个中等的“平民”，仅仅因为他是“平民”，即“群众的一分子”，所以知识就不少于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当然比后者少。但是问题不在一个“平民”的知识，而在于他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常常取决于他们的知识，也不是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知识，而还要——并且是最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地位，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只是用来阐明和理解这种地位的。这里我们又要想起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意识”比出身于“群众”的人的意识要发达些。但是出身于群众的人的“存在”使他的行动方式比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

注意

注意

注意

|| 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要明确得多。因此，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容许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极有限的意义上谈论“群众”出身的人比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落后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平民”无疑地落后于“知识分子”，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无疑地胜过“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决不重复黑帮和工团主义集团对知识分子的荒谬的攻讦，同时也决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历史的创造主，而唯心主义者平常总是这样看的。贵族习气是各式各样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罪过，就在于它有“知识的贵族习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缺点是因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这种缺点后来成了我们的主观主义的基础，这种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仅在历史范围内，而且也在哲学方面坚决反对唯物主义。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60年代最优秀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仅仅是[第190页]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薄弱方面……

第六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后期历史著作

[第199页]……假若车尔尼雪夫斯基彻底地发挥了他在这里所发表的思想，那末他就得完全抛弃他在我们已经读过的那篇论罗马衰亡的原因的文章中所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问题正在于，他只是顺便发表了这种思想，没有进一步加以发挥。他在发表这种思想的时候，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抛弃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不是由于他对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理论的偏爱。一般说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理论是极端反对的。他

在发表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时，仍然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错了。但是，他的错误的根源在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马克思很清楚地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维中的对象确实不同的具体对象，但是他没有理解到人的活动本身是物质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只是把理论的活动才看作真正人的活动”①……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论”活动上，因此智力发展在他的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所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缺点也是这样

[第 205 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历史上罪恶总会得到应得的惩罚。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证明这个可能是令人快慰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天真的看法。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作者怎么会产生这种观点呢？对这个问题，只要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可以回答。那是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对这种观点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希望这种观点去巩固关于邪恶必遭失败的信念……

第三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

第一章 文学和艺术的作用

[第 221 页]……把艺术看做游戏的观点，再加上把游戏看做“劳动的产儿”的观点，极其明确地说明了

① 见马克思早在 1845 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艺术的实质及其历史。这个观点第一次使我们能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它们。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刚刚开始文学活动时就作了一次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尝试，即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美学。我们有专著阐述他的这个尝试①。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只是：虽然这个尝试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尝试中，正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一样，反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它的历史的方面，或更确切地说，辩证的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正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掌握的哲学的这一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所以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游戏这个概念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多么重要……

第二章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

〔第 236 页〕……“只有现实才给人持久的享乐；只有那些以现实为基础的愿望才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第 237 页〕现实所唤起的希望和只有依靠现实的力量和条件进行的事业，才可以得到成功。”②

注意

这是“现实”的新的概念。在讲到这个概念是现代思想家在先验哲学的模糊暗示下得出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指费尔巴哈。他也完全正确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现实概念。费尔巴哈说过，感性或现实和真理是同一的，就是说，真实意义上的事物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得到。思辨哲学认为，仅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事

① 见《二十年来》文集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一文。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206 页。

物观念不符合事物的真实本性，它们应该由纯粹的思维，即不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来检验。费尔巴哈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说，以我们的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事物的观念，完全符合事物的本性。不幸的只是，我们的幻想往往歪曲这些观念，因而它们和我们的感性经验发生矛盾。哲学应该从我们的观念中把歪曲这些观念的幻想成分清除出去；它应该使这些观念和我们的感性经验一致起来。它应该使人类回到在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未被幻想歪曲的、对现实事物的直观。如果人类转向这种直观，它就返回自身，因为受臆想支配的人本身只能是幻想的存在物，而不是现实的存在物。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人的本质是感性，也就是现实，而不是臆想，也不是抽象。哲学和一般科学的任务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科学的一个部门的美学的任务，也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并和人类观念中的幻想成分作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就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这个结论上面的；这个结论就是他的学位论文的基本思想。别林斯基在他逝世前二年写的全年文学评论中称“现实”的概念为新的概念，他〔第 238 页〕所指的无疑就是这个结论……

〔第 242 页〕……至于 60 年代的批评，例如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不止一次地转变成政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讲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我们所要援引的与其说是对这种思想的证明，不如说是对这种思想的说明。1858 年第 3 期《雅典尼》杂志的批评栏中发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俄国人去幽会。读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阿霞〉后的沉思》。这篇文章

是政论批评的最鲜明的范例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讲得很少，几乎一点也没谈，只说它“几乎是唯一优秀的新的小说”。文章作者所注意的只是小说的主人公向阿霞表白爱情的场面，并由于这个场面而进入“沉思”。读者当然记得，屠格涅夫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在决定性的时刻胆怯了，后退了。正就是这种情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引入“沉思”。他发现，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不仅是这一位主人公的特性，而且也是我们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大部分主人公的特性。他想起罗亭、别尔托夫以及涅克拉索夫的萨莎的启蒙人，并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看到同样的特性。他并不因此而责备那些作家，因为他们仅仅是指出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遇到的现象。俄国人没有勇气，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没有勇气。而俄国人没有勇气是由于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

“当我们走进社交场合时，我们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许多穿着军礼服、大礼服或燕尾服的人。这些人身高五呎半或六呎，而有些人还要高些；他们之间有的人在两颊、上唇和下颚[第243页]留着胡须，有的人则刮得干干净净。我们于是以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汉。这是十足的误解、光学的错觉、迷惘的幻觉，仅仅如此而已。如果一个男性儿童不养成独立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不具有公民的感觉，那末他先是成长为中年的男性存在物、然后成长为老年的男性存在物，然而他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一个高尚的男子汉。”①没有高尚勇气这个缺点在通情达理的有教养的

社会民主党
人第1期
第143页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7—98页。

人那里，比起在愚昧的人那里表现得更为触目，因为这样的人喜欢谈论重要的题村。他讲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但是一当从言论转向行动，就不行了。“只要还谈不到行动，只要还是仅仅用空谈和幻想去充塞闲暇的时间，空虚的头脑或空虚的心灵，这样的人物真是伶牙俐齿；但等事情到了必须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摇，并且感觉舌头不灵活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还能马马虎虎地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僵直的舌头说出关于他们思想的某种模糊概念。但是，如果有谁想抓住他们的愿望，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这样，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就开始行动吧，我们支持你们。——在这样的诘问之下，一半最勇敢的人就会晕倒，剩下的就会很粗暴地责备你，说你使他们陷入了窘境，说没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说他们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因为怎么能这样快呢，而且他们都是诚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诚实的人，也是温和的人，他们不愿给你找烦恼，而且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无事才谈谈的一切去操心吗，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干，因为一切都同麻烦与不便联系在一起，而任何好处现在也不会有，因为，已经讲过，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等等。”①

这幅画像可以说是出自名家之手。但是，描绘这幅画像的名家，不是批评家，而是政论家。

[第 245 页]……他认为，时代的要求就是[第 246 页]对农民作让步。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福音书的话劝告那些“可尊敬的”先生：“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 期
第 144 页—
“对俄国自由
主义的辛辣的
一针见血的
评论”173

注意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 卷第 90—91 页。

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福音第5章第25、26节）①

注意X

不必解释就很清楚，人们关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采取一定实际行动的能力所做的任何理论结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经验来检验的，因此可以在一定的、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认为它有先验的可靠性。例如，可以完全可靠地预言，甚至贵族中那些比较有教养的人也不会同意为农民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预言完全不需要实践的检验。然而当需要确定有教养的贵族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能够在什么限度内对农民作出让步时，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可靠地预言：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超过某种限度。这里总可以推断：在一定条件下，当他们对于自己本身的利益有了更正确的了解以后，他们就会超过这个限度更远一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我们所关心的那个问题上是一位讲实际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想办法说服贵族，使他们相信他们本身的利益要求对被解放的农民做某些让步。这样，在他的文章中可能被认为是矛盾的地方实际上不存在有矛盾了。这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要求人们采取明智的坚决的步骤，但同时又承认他们不能坚决、不能明智，并解释说这是条件的必然产物。诸如此类假想的矛盾也可以在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牢固基础的人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但是，这里必须附带做一个极重要的说明。当唯物主义者相当慎重地把自

注意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02页。

己的理论结论〔第 247 页〕运用于实践的时候，他终究是能够保证，在他的这些结论中有着某些丝毫不容置疑的可靠成分。这是因为在他说“一切决定于条件”的时候，他知道要从哪一方面期待那些在他所预期的方面改变人们意志的新条件；他清楚地了解，归根到底，要从“经济”方面去期待，他对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越正确，他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言也就越可靠。信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者却不同。如果说“意见”是社会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那末决定社会继续发展的条件就主要地是人们的意识活动，而能否实际地影响这种活动，则决定于人们进行逻辑思维和掌握哲学或科学所发现的新真理的能力的大小。可是，这种能力本身是由条件决定的。因此，唯心主义者如果承认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即人的性格（自然也包括人的观点）决定于条件，就会陷入迷宫：条件决定观点；观点又决定条件。理论“启蒙运动者”的思想从来没有从这个迷宫里挣脱出来。在实践中，通常是对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号召来解决矛盾，而不管他们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和活动。这里我们所讲的，看来好象是些不必要的、因而是无聊的题外话。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说来，这些题外话是必要的。它们帮助我们了解
60 年代政论批评的性质。

注意

如果说，“启蒙运动者”的实际期望决定于有思想的人（实质上也就是那些“启蒙运动者”的智慧和善良愿望，那末显然，希望给予这些人以支持的那种批评，首先就会要求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现社会生活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肯定的”和“否定的”现象。只有正确地表现生活的一切方面，才能给“启蒙运动者”提

注意

供必要的事实材料，以便对这种生活做出判决……

〔第 253 页〕……然而尼·乌斯宾斯基有时讲得还更坚决。例如，他写道：“对于现在的农民，即不久前的农奴制的牺牲者，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他们不会觉醒！……医学将来也未必能医治好萎靡症，因为这种病的病根是机体的损毁……”^①对于这一点，“70 年代的人”是很难同意的。这个时期的批评界对尼·瓦·乌斯宾斯基的敌视态度主要就是由此产生的。

注意 读者或许要问，既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时看来已认为在不满意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人民中可能发生广泛的运动，他是否易于同意尼·瓦·乌斯宾斯基对于“现在的农民”完全绝望的观点呢？我们对于这一点的答复是：当然，如果他认为自己必须无条件地同意尼·瓦·乌斯宾斯基，那末这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可是问题却在于，他不是无条件地同意。他认为尼·瓦·乌斯宾斯基的特写是十分真实的，但并没有从此得出绝望的结论。他说：“在普通人民中间象在其他一切等级中间一样，因循守旧的习惯统治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进程；在普通人民中间象在其他一切等级中间一样，因循守旧的习惯是同样愚蠢的、可卑的。乌斯宾斯基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敢于毫无掩饰、毫不夸张地向我们描绘出普通人的守旧的思想和行为、感情和习惯。描绘出的图景是毫不动人的：到处是荒唐和腐败、无聊和愚蠢。

“但是，您不要急于由此做出结论说，您的希望可靠或不可靠，如果您希望人民的命运得到改善的话；或

^① 《乌斯宾斯基全集》1883 年版第 2 卷第 202 页。

者说您的担忧有根据或没有根据，如果您一直从人民的愚昧和萎靡中得到利益的话。您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庸、最软弱、最庸俗的人来看一下，不管他的生活过得多么平淡无味、庸庸碌碌，但在他的生活里总还有另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第254页〕的时刻，精神奋发、刚强果敢的时刻。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①

最终决定一切的条件可能是这样安排的：甚至冷漠的群众也能精神奋发和刚强果敢。但在期待这些条件开始有好的转机这一时刻到来的过程中，需要仔细地研究落后的群众。大胆的决定总不会是平民群众倡议的；但是必须了解组成群众的人们的特性，“以便知道倡议以什么激动人心的方法才能对他们起作用”②。文学作品对人民群众的特性再现得越正确，那末它就越能促进那些在顺利条件下倡议重大决定的人们的事业。

现在我们请读者回想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学位论文提纲的一条里曾指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主要标志，而后补充说：“艺术作品常常还具有另一种作用，即解释生活；它们也常常具有裁判生活现象的作用。”我们所引证的话，哪怕仅仅从《是不是变动的开始》这篇文章中所引证的话，就清楚地表明：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多么珍视生活的再现，主要把这当作解释生活和评判生活（对生活现象做出裁判）的材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倾向也完全表现在他的其他一切文学论文中。例如，他在对阿·尼·

注意
注意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7页。

② 同上，第346页。

普列晓耶夫诗集的评论中所说的就是这样（同时代人 1861 年第 3 期）。

他不满地回忆起我们的批评家轻蔑地、甚至怀有敌意地对待普列晓耶夫的那个时期。他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在普列晓耶夫先生这本小集子的每一页上所浮现着的高尚的感情、高尚的思想，真是当时俄国诗歌方面的极常见的现象，难道可以把它们轻蔑地抛弃吗？而且什么时候可以允许这样做呢？”用普列晓耶夫的话来说，他写诗的才能不强，他的意向和[第 255 页]希望相当不确定。他有很多真诚的心意，但由于他受那些不以他为转移的条件的影响，不能很确切地表达自己的希望。

[第 262 页]……皮萨列夫有巨大的文学天才。但是，不管他的论文的文学光辉给没有偏见的读者带来多么大的愉快，但还必须承认：“皮萨列夫主义”是某种使我们“启蒙运动者”产生唯心主义谬论的东西……

[第 266 页]……米海洛夫斯基的某些社会学的论文现在已译成法文，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还译成了德文。必须承认，这些文章绝对不会给他带来全欧洲的声誉。然而很可能，在那些由于仇视马克思主义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欧洲思想家中间，这些文章会得到其中某个人的赞赏。与我们这位近代文学史家的见解相反，在这些赞赏中没有什么可夸奖的地方。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倒是这种对于把比较进步的空想主义中的无辜的理论错误变为反动派的理论工具的历史的讽刺。

注意

第二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政治观点和政治经济观点

第一篇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第 280 页〕……接着他在文章中叙述圣西门主义者在极度兴奋时竟做出了多么奇怪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他称他们为患了慈善狂的沙龙英雄。但是，他在对他们做出这种严峻的判决时，却有所保留。圣西门主义的运动第一次表现了改造社会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第一次表现具有重大的〔第 281 页〕历史意义。它表明，社会已经到必须考虑那些改革思想的时候了，这些思想最初是以圣西门主义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些改革思想说道：“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它们会通过更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传到那些不再把它们当做狂喜的娱乐而是当做切身需要的事业的人们手里，而当圣西门主义者想要用来自演出木偶喜剧的那个阶级开始理智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时，到那时大概它在世界上会比目前生活得好一些。”^①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它表明，车尔尼雪

注意

注意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6 卷第 150 页。

夫斯基在论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前途时，很接近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理论在他的历史观点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理论有时帮助他很成功地阐明某些个别的历史现象；但是与其说他把阶级斗争看成阶级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不如说把它看成对进步的非常重要的障碍。读者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把西班牙的阶级斗争的薄弱发展看成这个国家未来进步发展的保证之一。在关于1848年法兰西事件的言论中，同在刚刚我们所引的那段话中一样，他又似乎倾向于这样一种思想：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目前成了西欧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个思想只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之一，我们在讲到我们作者的历史观点时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萌芽……

[第282页]……他把欧洲“平民”的落后说成是由于人民还没有掌握某些科学概念而造成的。当人民掌握了这些科学概念，“平民”了解到“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哲学观点的时候，西方社会生活中新原则的胜利就不远了①。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问自己：在这个生活中是否有一些现象可以成为“平民”最终真正掌握新哲学思想的客观保证。他不需要这种保证，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新原则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就完全足以保证这些原则的胜利……

注意

第二章

空想社会主义(续)

[第28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社会主义问题也象对于所有其他的历史发展的一般问题一样，是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05—206页。

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的。而这种对待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唯心主义态度，是各国社会主义在空想的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一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不管这里完全可能有某些重复，关于这个 || 过分了！
特点必须讲一讲。

第三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 计划和土地公社问题

〔第313页〕……他用他喜欢用的以“譬喻”来说明问题的方法讲道：“譬如说，我热心地想办法储备为您准备饭食用的粮食。自然，如果我这样做纯粹是出自对您的好意，那末我的热心所根据的是一种设想，即粮食会归您所有，而且用它做出的饭食有益于您的健康。可是，当我发觉，粮食完全不归您所有，用粮食做成的每顿饭都要您付钱，而不仅饭食本身不值那些钱，并且这笔钱您付起来也极为困难，您想想看，那时我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这样奇怪的发现会使我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呢？…… 我为一件事操心了一番，但使它起有利作用的条件却没有予以保证，这样做我是多么傻啊！不事先弄确实，一笔财产真的会为某人得到并且在便宜的条件下得到，而就去为这笔财产保持在这个人手中而操心，除了傻子，谁会这样做呢？…… 最好让这些只能给我所喜爱的人带来损害的粮食完蛋吧！最好让那种只能使您破产的事情完蛋吧！为您而懊丧，为自己的笨拙而羞耻，——这就是我的感觉。”①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07页，

[第 315 页]……必须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早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他在关于公社的论述中就表现了比许许多多甚至 90 年代中叶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要多得多的深思熟虑；而在 90 年代中叶，大概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我们的声名狼藉的“古老的基础”已在动摇。早在 1857 年 4 月他写道：然而“不能向自己掩饰这样的情况，俄国以往很少参加经济运动，而现在正迅速地卷入经济运动；我们的生活以往几乎不受那些只有在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加强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自己威力的经济规律的影响，而现在正开始迅速地屈从于它们的威力。大概，我们不久也会卷入竞争规律充分起作用的范围里去”^①。

这正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死后我们的民粹主义的理论家们长期力图对自己也对读者掩饰的东西。圣经讲的是实话：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确信我们这里没有那些能使公社土地所有制成为人民幸福的泉源的条件，他一定会看到，他对公社的同情和斯拉夫主义者对公社的好感实际上很少有共同之处。他在《罗马衰亡的原因》一文中说，尽管公社可能给俄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用它来炫耀毕竟是可笑的，因为 [第 316 页] 它终究是我们经济落后的标帜。他举例说：欧洲的工程师现在利用应用力学来建筑吊桥。可是在某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他自己也记不大清楚是在哪个国家，当地的工程师早已在适于造吊桥的地方建筑过吊桥。这是不是说，可以把亚洲的应用力学和欧洲的摆在同一个水平上呢？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3 卷第 185 页。

桥与桥不同，亚洲工程师造的吊桥远比欧洲的吊桥落后。自然，当欧洲技师出现在早已熟悉吊桥的亚洲国家时，他们会比较容易地使某个官吏确信最新式的吊桥不是无神的诡计。仅如此而已。虽然亚洲国家有自己的吊桥，它仍然是落后的国家，而欧洲仍然是它的老师。俄国的公社也是这样。可能，它对我们祖国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西方，至于要使人类复兴，即使我们有公社的帮助，也仍然不配这样做……

第四章 社会主义和政治

〔第317页〕……如果有人想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得出关于他的政治观点的概念，只要这个人对政治〔第318页〕不是漠不关心的，开始总会感觉到有些困惑莫解。的确，作为别林斯基去世以后我们文坛上的进步倾向的杰出代表，初看起来却是一个政治上的冷淡派。不过这不是由于他的笔下出现了某些不恰当的语句，也不是由于某种笔误，而是由于他有时用来评判西欧生活中一些重要现象的一般原则有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路易十八世和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的党派斗争》一文（《同时代人》1858年第8、9期）。在那里我们读到：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根本愿望和主要动机是有本质差别的。民主派所关心的是尽可能消除在国家机构中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占优势的情况，减少上层等级的力量和财富，增加下层等级的势力和福利。至于用什么方法在这方面改变法律和支持新的社会制度，对

参看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24页

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所谓的。与此相反，自由派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让下层等级在社会中占优势，因为这些等级由于缺乏教养和物质上的贫乏而不关心自由派政党视为高于一切的利益，即言论自由权和立宪制。民主派认为，平民享受物质福利的俄国西伯利亚，比大部分人民忍受极大困苦的英国要好得多。在一切政治制度中，民主派仅仅同贵族政治是不共戴天的；自由派却几乎时刻认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贵族政治，才能使社会达到自由主义制度。因此自由派往往对民主派深恶痛绝，说民主主义会导致独裁政治，对自由有致命的危险”①……

[第319页]……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又用了一些论据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这些论据更加证实了我们的假定，即他所说的民主派是指社会主义者。他说：“从理论方面来说，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有运气摆脱了物质贫困的人可能是诱人的：自由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自由主义是很狭隘地、纯粹形式地理解自由的。在它看来，自由就是抽象的权利、纸上的准许、没有法律的禁止。它不愿了解，对一个人来说，法律上的准许只有当他拥有利用这种准许的物质资料时才有价值②。人民没有享受政治自由的物质可能。几乎在一切国家中，人民中的大部分人是文盲。他们何必珍视言论自由权呢？贫困和愚昧注定他们完全[第320页]不了解国家大事。他们又何必去关心议会里的辩论呢？”车尔尼雪夫斯基斩钉截铁地说道：“没有一个这样的欧洲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人民对于自由主义所希望和操心的那些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156—157页。

② 同上，第157页。

原则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①……

[第 329 页]……在 1859 年《同时代人》第 6 期的政治评论中，他在讲到在德国要求德意志 [第 330 页] 联盟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而进行干涉的运动日益加强时指出：“我们讲的不是平民，实际上是阶级，这些阶级集中了社会舆论，它们从事政治事务，阅读报纸并对事件的进程发生影响，——这伙人处处成为自私和阴谋的傀儡。”②

“平民”不读报纸，不从事政治事务，对事件的进程也没有影响。目前的情况是他们还在沉睡。但是一旦“平民”在掌握了现代科学结论的“优秀人物”所组成的历史行动大军的先锋部队影响下觉醒过来，那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他们的任务是根本改造社会，那时他们就会着手进行这种改造工作，而这工作和政治制度的形式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

导观点，在他的许多政治评论中，大部分都表现了这种观点③。如果说，这种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政治观点，有时让位于另一种似乎是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的观点，那末，这仅仅是例外，这和我们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所遇到的情况完全相同：读者

记得，在这些实质上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中，也可以遇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现在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在我们刚才指出的

注意

注意

普列汉诺夫由于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差别，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的和阶级的差别。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158 页。

② 同上，第 5 卷第 249 页。

③ 这些评论按篇幅来算，至少可以编成他的全集的两卷。

？ 他对于政治和工人阶级主要任务的关系的主导观点影响下，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第一个例子。在 1862 年 1 月他的政治评论中，他和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的《National Zeitung》^①在奥地利的内政问题上发生了争论。《National Zeitung》写道：“但愿奥地利的命运成为其他各国的教训，愿它们的开支不要超越它们的财政能力。奥地利破产的原因是它用于军队的开支没有限度。”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喜欢《National Zeitung》的这种议论。

注意
注意
注意
参看
社会民主党人
第 1 期第
144 页 174

有改动！！

[第 331 页]……这种论据一定会使而且的确已使《同时代人》的许多读者吃惊，因为这些论据导致一种结论：奥地利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完全正确。这些论据造成[第 332 页]一种印象：他不只对政治自由问题漠不关心，而且简直对蒙昧主义者表示同情。论敌们就不只一次地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同情。正是因为这种指责，他在 1862 年 3 月的政治评论的末尾作了讥讽性的自供：“我们觉得，没有比自由主义更使人开心的东西了，——这真使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派，拿他们来开开心。”但是事实上，他写这些怪异的评论，自然不是为了拿自由派来“开开心”，也不是为了维护专制政府。作为这些评论的基础的思想是：在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事情只能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而不能以别的方式进行；如果有人希望事情以别的方式进行，他就应该努力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不然，只是白费自己的时间。自由派之所以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嘲笑，正是因为，在需要治

① 《国民日报》，——译者注

Союз и пользу Австро-Венгрии, замечает: „мы говорим не о простолюдинах, а собственно о классах, из которых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ет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заня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делом, читать газеты и обсуждать на заседаниях партийные вопросы — это то же, по сути дела, что и играшки с монетами в кабинете“).

"Простолюдины" не читают газеты, не занимае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и не имеет влияния на них хоть тихо. Т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мало теперь, пока еще глубоко спит его сознание. А когда оно пробудится подъ влиятельем передового отряда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армии, состоящего из "лучших людей", усвоивших себя вывод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тогда "простолюдин" поймет, что эти задачи состоят в коренном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е общества, и тогда он возьмется за дело эт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не имея даж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вопросам о форм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Таковъ былъ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взглядъ Чернышевскаго, который и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въ большинствѣ его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ъ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обзоровъ **). Если иногда естьтъ,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воему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ъ на политику уступаетъ мѣсто другому взгляду, являющемуся базой подъ здѣшнимъ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ія, то это есть лишь исключ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подобное тому, съ которымъ 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ъ взглядовъ Чернышевскаго: читатель помнитъ, что въ этихъ взглядахъ, тоже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хъ по своему существу, тоже встрѣчались зачатки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ію. Пояснить же теперь двумъ премѣрамъ, какой характеръ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рѣня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бзоры Чернышевскаго подъ влияниемъ только что указанного нами въ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ныхъ у него взглядахъ отношеніе политики къ главнымъ задачам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Первый призывъ Въ январѣ 1863 года онъ въ своемъ полѣтавскому обозрѣнію вступаетъ въ споръ съ прусскимъ избираемымъ *"National Zeitung"* по поводу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встрии. *"National Zeitung"* писала „судьба Австрии да послужатъ для друг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урокомъ,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дѣлали расходовъ, превышающихъ финансовую ихъ силу.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разореніе Австрии служитъ безмѣрными расходами на войск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му не нравится это размышленіе *"National Zeitung"*. Онъ

^{*)} Сочинения, т. V, стр. 249.

^{**)} Эти обозрения составляют по объем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ва тома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его сочинений.

My ³³⁰ ~~go~~ report, performed w. a neg. history no infarcts.
These young pts younger - about. w. slender performance
but also a young age.

本的地方他们却提供治标的药剂①。

第二个例子。同年4月，在谈到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议会的冲突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好象是站在和自由主义做斗争的专制政体方面。他说，普鲁士政府没有自愿地对他们让步，而宁愿解散议会，使全国激动，对这一点自由派是不该大惊小怪的。他说：“我们认为，普鲁士政府正是应该这样做。”② 这又一定会使天真的读者吃惊，觉得这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可是，不言而喻，在这里我们这位作者也不是武装起来捍卫专制政体，而不过是想〔第333页〕利用普鲁士的事件告诉最善于领会的读者，怎样正确看待那个最终决定一切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结局的主要条件。下面他关于这一点说道：

“正如不同国家之间的争论最初通过外交的途径进行一样，在本国内部因原则不同而产生的斗争，最初是通过国内舆论的手段或所谓法律的途径进行的。在不同国家之间，如果争论非常重要，结果总会导致军事威胁；同样，在国家内部事务中，如果问题相当重大，情

参看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44页，
语调！¹⁷⁵

注意

注意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指出现存经济制度不符合“健全理论的要求”，在叙述中他有时加进一个问题：“使这种不协调现象可能存在的生活，是否应该保持下去？”（例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513页）。他的政治评论，特别是那些产生“不适当的”结论的评论，也会使读者发生这样的问题；所谓“不适当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不是专制政治的敌人，而是它的维护者。这种结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不过是反对现存“生活”的又一个论据而已。但是自由派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36页。

况也会这样。如果发生争论的两国的力量悬殊太大，问题往往就只靠军事威胁来解决：弱国履行强国的意志，从而避免了真正的战争。在重要的国内事务中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争论的一方觉得自己的力量比起对方来过于软弱，一旦它发现敌对的党派真的决定采用军事措施时，它就会屈服，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避免。但是，如果争论的两国力量不太悬殊，弱国不是没有希望打退进攻，事情就会从威胁转为战争。防御者是很有利的，所以只要它不是过于软弱，那末它不会因为比它强大的敌人决心向它进攻而气馁。”^①

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考察当时在普鲁士发生的一切。必须注意，他所以维护并赞扬普鲁士政府，仅仅是因为这个政府“所做所为对民族的进步最有利不过了”，它打破了那些天真的普鲁士人的政治幻想，他们毫无根据地以为，真正的立宪政体在他们那里会自行建立起来，而不必和旧制度做斗争。如果说，他对普鲁士的自由派毫不同情，甚至于还拿他们来开心，那末，这是因为，根据他的正确的见解，自由派想不通过和他们的政治敌人做坚决的斗争[第334页]就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意

在讲到议会和政府的冲突的可能的结局时，他很有远见地指出，“根据普鲁士目前舆论的情绪来判断，应该认为，现存制度的敌人看到自己过于软弱，无力进行军事斗争，他们在政府一旦要采用军事措施来进行坚决的威胁时，就准备屈服。”^②情况果然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鄙视普鲁士的自由派，这是正确的。他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41页。

^② 同上。

们的确希望立宪制度在普鲁士会自行确立起来。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倒不能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力量的对比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原则上斥责关于这种行动的任何想法，就是说，他们尽力阻碍社会力量向着对将来采取这种行动有利的方向转变。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宽恕他们的这种行为，拉萨尔也没有宽恕他们。很妙的是，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政论中嘲笑普鲁士自由派的时候，拉萨尔在他的讲演里也猛烈地抨击了他们。而更妙的是，这位德国鼓动家在这些讲演中有时使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同的词句来说明社会力量的对比是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在许多方面，拉萨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共同的导师。自然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具有共同的趋向并得出部分地互相吻合的结论。我们所以说“部分地”，因为一方面必须指出拉萨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之间有很大的相似，另一方面不应当无视他们之间的区别。拉萨尔不限于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个国家的宪法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法律表现。他还力图找到决定这种对比的原因，而且到社会经济中去寻找这些原因。拉萨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讲演充满了唯物主义精神，至于他关于费希特哲学[第335页]的讲演或他的《既得权利的体系》，就不能这样说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忽视决定社会力量对比的原因问题，但是他分析到社会自觉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他没有越过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和拉萨尔相反，他在有关普鲁士问题的论文中所表现的唯心主义比在他的许多其他政治内容或历史内容的论文中所表现的要彻底得多。

？

注意

即民主主义
运动

注意

注意

他们的这个差别同样应该完全算在“社会力量对比”的账上。在普鲁士，尽管当时的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比较起来还很软弱，最新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毕竟是已经开始了；而在俄国，一般称为知识分子运动的那种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刚刚开始发展。在工人运动的需要的影响下甚至唯心主义者也往往不得不按唯物主义方式来议论。工人运动的需要产生这种影响的例子在现代的法国可以找到不少。相反，知识分子运动有时甚至把唯物主义者推向纯粹唯心主义论断的道路。这在目前的俄国看得特别清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是为“优秀人物”而写的，这些人需要了解他们应该教给落后群众什么。“优秀人物”的事业主要地归结为宣传。但不完全是宣传。一般说来，“平民”并不出现于政治舞台。同样一般说来，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很少涉及他们的利益。但是有一些非常时期，那时人民群众从他们平时的冬眠状态中觉醒过来并热情地、虽然有时是不大自觉地试图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这种非常时期中“优秀人物”的活动多少要失去主要是宣传的性质并变成鼓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样的时期说道：

“历史进步的实现是缓慢而艰难的……[第336页]竟如此缓慢，假如我们仅仅局限在极短暂的时期内，那末历史进程中偶然情况所造成的波动会使我们看不清一般规律的作用。要确信一般规律的不变，必须考虑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历史进程…… 比较一下1700年和现在的法国的社会机构和法律的情况，——差别是异常大的，而全部差别都有利于当前的情况；然而几乎整个这一个半世纪都是很艰难而昏暗的。英国情况也是

如此。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差别是这样不断地造成的：每一代的优秀人物都发现自己时代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的愿望，尽管是其中不多的一些愿望，渐渐地为社会所理解，而后经过多少年，在某个幸运的时刻，社会在半年、一年，至多三年或四年内去实现优秀人物曾输给它的不多的愿望，尽管是其中的某些愿望。这种活动从来不是成功的，在半途上热情枯竭，社会失去力量，于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又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而优秀人物，只要他们经历了他们所引起的活动，仍然会看到他们的愿望远没有实现，并且仍然要为生活的艰难而忧伤。然而在意气奋发的短暂停期内改造了很多东西。当然，改造进行得很仓促，无暇考虑新增建筑的修饰，没有把它们修饰整洁，也无暇考虑到使新增部分和旧建筑的残余达到建筑上的协调的细微要求，因此停滞时期所接受的是改造过的建筑物，但它还有许多细小的不合理和不美观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缓慢的时期，社会有空闲时间仔细考察每一个细节，并且由于修改它所不喜欢的细节并不要求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些细节就逐渐被修改了；而在精疲力竭的社会研究细节的时候，优秀人物声称改建尚未完成，他们证明建筑物的旧的部分日益衰颓，并且证明必须重新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开始时疲惫不堪的社会不听他们的呼声，认为这是妨碍休息的令人心烦的喊叫；后来在力量恢复了以后，社会又开始日益倾听那以前厌恶过的〔第337页〕意见，逐渐相信其中有几分真理，一年年越来越多地承认这几分真理，最后就愿意同意先进人物所说的必须进行新的改造的意见，并且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以新的热情开始工作，并且不等结束就又抛弃了这工

作，又昏睡，然后又开始工作。”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评论的目的就在于向“优秀人物”说明现时社会制度的旧建筑日益衰颓，必须“重新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而且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在他的文学活动第一阶段（即西伯利亚流放前的时期）的末期，他开始觉得社会日益倾听他的意见并日益同意他的意见。换句话说，他开始想到，就是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有益的飞跃也正在逼近，这种飞跃在历史上是不常发生的，但却会促使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地前进一步。俄国社会进步阶层的情绪的确是迅速地高涨起来了，与此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了。他曾经认为，向政府说明农民的解放对政府本身有利，是可能而且有益的，而现在他根本不想对政府说什么了。他觉得对于政府的任何指望都是有害的自我陶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的改革家》一文中（此文是他针对尼·科尔夫所著《斯伯兰斯基伯爵的生平》一书的出版而写的，刊载于1861年10月的《同时代人》）详细地证明说，任何改革家在我国不应当陶醉于这种指望。敌人们称斯伯兰斯基是革命者。这种说法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可笑。斯伯兰斯基的確制定了一个很广泛的改革计划，但是根据他想用来实现自己计划的那些手段的范围来说，称他为革命者，是可笑的。斯伯兰斯基只掌握了一点，就是他取得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信任。他想依靠这种信任来实现他的计划。正因为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把他叫作幻想家……

注意

参看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61页¹⁷⁶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金集》第5卷第490—491页。

[第 338 页]……只有经常记着社会生活的进程决定于社会力量对比的人，才能在政治上不会陷入有害的迷途。凡是希望按照这一基本原理行动的人，往往不得不经历一番艰巨的道义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向当时的“优秀人物”预先说明这一点，这是由于他认为飞跃正在临近。例如，早在 1861 年 1 月他在对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利的一本书进行分析的时候（顺便指出，他最出色地揭露了这个人的微末渺小），出人意料地转而谈到著名的犹太女英雄犹滴并热烈地为她的行为辩护。他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穿过的，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难行，时而通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满身尘土，沾污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人们的福利的人来说，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的确，话又说回来了，对于道德的纯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能有人认为犹滴并没有沾污自己……只要扩大你们的思考范围，在许多个别问题上就会出现你们所应尽的义务，它们和孤立地提出同样一些问题时所应尽的义务是不同的。”^①

在 60 年代初政府曾打算稍微放松书报检查的限制。决定订出新的书报检查条例，并允许刊物对自己的管制问题发表意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对这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照例和一般自由派的观点很不一致。[第 339 页]的确，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尖刻地嘲笑了一些人，他们认为印刷机具有类似颠茄、硫酸、雷酸银等等所具有的某种独特作用。“我

社会民主党
人第 161 页，
有了改动¹⁷⁷

参看遗漏的地
方，社会民主
党人第 1 期
第 162 页¹⁷⁸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37—38 页。

个人的意见并不指望那些无力制造灾难的对象和行动产生违反本性的有害的结果。我们觉得，要造成社会灾难，印刷机太软弱无力。因为它既没有那么多的油墨可以涌出来淹没全国，也没有那么有力的弹簧可以弹出来，打在铅字上，把铅字象榴散弹那样发射出去。”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在某些时代刊物对于一国政府的危险性并不比榴散弹小。这指的是这样的时代，当时政府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而革命的爆发正在逼近。处于这种状况的政府有一切根据压制出版事业，因为出版事业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一样，都促使这个政府垮台。本世纪经常改组的法国政府几乎都是一直处在这种状况中。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详尽而冷静地叙述这一切。对于俄国政府，直到文章末尾也没有说什么。但在文章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突然问读者：可是假如说出版法在我国的确是需要的，那会怎样呢？“那末我们就又要象以往曾遭到过许多次的责难一样，被称为蒙昧主义者、进步的敌人、自由的仇敌、专制制度的颂扬者等等。”因此他不想研究关于专门出版法在我国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问题。他说道：“我担心认真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答复：是的，它们是需要的。”①结论很清楚：它们所以是需要的，因为在俄国也在接近一个“飞跃”的时期。

就在那份刊登了我们刚才引据过的文章的三月号《同时代人》上，还发表了一篇针对 1861 年有名的大学学潮而写的论战性的短评：《学会了吗？》在这篇短评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保护了大学生，驳斥了我们的这些“卫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第 130、156 页。

士们”说大学生[第340页]不愿学习的指责，并且还顺便说出了许多对政府来说是辛辣的真理。引起这场论战的近因是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消息报》上发表了某个匿名作者的一篇文章：《学习还是不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这个问题对学生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学习的，但是大学里的清规戒律却妨碍他们学习。根据我国的法律，大学生已经到了可以结婚、担任国家机关的职务和“军队指挥官”的年龄时，大学的校规却还要使他们处于幼童的地位。他们抗议，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害处的组织，如在大部分学生缺乏物质保障的情况下无疑是必需的互助会，也被禁止。学生们不能不反抗这种制度，因为这里问题关系到“面包和能否听课。而面包和听课的可能被剥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截了当地说，制定大学校规的人正是想使考进大学的大部分人没有学习的可能。“如果该文作者或他的同道认为有必要证明，在制定这些校规时丝毫没有考虑这种目的，那就请他们把制定校规的那些会议的有关文件公布出来吧！”《学习还是不学习？》一文的匿名作者不仅指责大学生，而且还指责整个俄国社会不愿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利用这一点把关于大学里的学潮的争论引到更广泛的基础上。他的论敌也承认俄国社会有希望学习的某些征象。他认为我国“几百”种新杂志、“几十”个星期学校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胜感喟地说：“几百种新杂志，作者是从哪里计算出来的呢？可是的确需要有几百种新杂志，而这个作者是否愿意知道，为什么不能象需要的那样创办几百种新杂志呢？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书报检查的条件下除了几个大城

和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63页相同

市以外，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存在稍微有生气的期刊。本来每个富裕的商业城市都需要有[第341页]几种哪怕篇幅不大的报纸；每个省都应该出版几份地方小报。但这样的报刊却没有，因为它们不能存在…… 几十个星期学校…… 这倒不象几百种新杂志那样被夸大，在拥有六千万人口的帝国的确只有几十个星期学校。可是这种学校本来应该有几万个，应该尽快在不久之后确实建立几万个，在目前就起码要有几千个。为什么它们只有几十个呢？因为它们受到怀疑、排挤和束缚，因而连其中最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也失去了教学的愿望。”

和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64页相同

经车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过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存在有“几百”种新杂志和“几十”个星期学校为根据，说明社会有希望学习的表面征象，接着就赶紧补充说，这种征象是不真实的。这位作者忧郁地说：“你听大街上的叫声，有人告诉你，就在那里发生了某某事件，你不由得垂头丧气、非常扫兴”……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道：“请问作者先生，您在大街上听到什么叫声？如果是巡警和警官的叫声，那末我们也听到了。您讲的是否就是这些叫声？有人告诉你，就在那里发生了某某事件……——能举个例子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吗？不是那里发生了盗窃就是这里越出了权限，不是那里压迫弱者，就是这里纵容强者，——关于这一切，人们议论纷纷。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家都听到的喊叫，以及这些日常的议论，才不由得垂头丧气、非常扫兴。”

这个指责学生的人无中生有地攻击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指责他们在抗议时采用了哨子、烂苹果和其他类似的“街头武器”。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他说：

“哨子和烂苹果不能当作街头武器来使用；刺刀、枪托、军刀才是街头武器。”他建议对方回想一下，“是学生使用这些街头武器来对付别人，还是别人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学生……以及有没有必要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文章对俄国学生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后来〔第342页〕在60年代末又发生学潮时，《学会了吗？》这篇短文被看作是学生要求的有力辩护而常常在学生的会议上被诵读。同样，“卫士”先生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挑战性的文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他们说来，这位伟大作家给青年学生的“危险”影响是越来越无可怀疑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影响是怎样被消除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他的西方同道所力求实现的那些计划是可以在极其不同的政治形式下实现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越出理论范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我国社会生活似乎有希望提供某种证据，尽管是间接的证据，来说明这种观点的正确：那时在我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一种希望，即希望政府会自己开始公平地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不能实现的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抛弃了这种希望。在理论方面他后来没有清楚地看到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但他在实践活动中（讲到这一点时我们所指的是他作为政论家的活动）却是我国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尽管他的独特的讽刺手法继续使许多自由派读者在这一点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如果不从理论方面来说）他是||

注意

社会民主党人
第1期第164
页到此为止

注意

主张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的人，而且对斗争的渴望几乎在 1861 年、特别是在决定他的命运的 1862 年所写的每篇文章的每一行里都表现出来。

批注做于 1909 年 10 月以后
1911 年 4 月以前

一部分载于 1933 年
《列宁文集》第 25 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按原书刊印

注 释

- 1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是列宁在 1895 年第一次旅居国外时写的，他这次出国是为了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第 1 页
- 2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 年 9—11 月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反动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268 页)。——第 5 页
- 3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1843 年 12 月—1844 年 10 月在沙洛顿堡出版。——第 6 页
- 4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杂志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一次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55 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 6 页
- 5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纲》是弗·恩格斯的著作，1844年初第一次载于《德法年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第7页

- 6 指1840年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给施韦泽的信中对这一著作做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8页）。——第8页
- 7 指欧仁·苏的小说《*Les mystères de Paris*》（《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慈善的笔调写成，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该小说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外都曾风行一时。有俄译本。——第14页
- 8 马克思指的是尤·孚赫的论文《*Englische Tagesfragen*》（《英国的迫切问题》），载于《文学总汇报》第7期和第8期（1844年6月和7月）。——第15页
- 9 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是指《*Révolutions de Paris*》（《巴黎革命》周报），该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第16页
- 10 乔·威·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1版于1807年问世。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时所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2版第2卷（1841年柏林版）。这是黑格尔的第一部巨著，其中阐明了他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称这部著作《黑格尔哲学的发源地和秘密》（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624页）。——第16页
- 11 空论派是复辟时期（1815—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论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他们竭力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盟；空论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鲁瓦埃·科拉尔。后者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第

18 页

- 12 马克思在 1844 年刊载于《德法年鉴》上的一篇论文《Zur Judenfrage》(《论犹太人问题》)中驳斥了鲍威尔在其《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1843》(《犹太人问题》1843 年不伦瑞克版)一书中所阐明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9—451 页)。——第 19 页
- 13 “普遍人权”是在 1789—1793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宣布的原则。——第 23 页
- 14 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拿破仑·波拿巴实行政变的日子, 这天他推翻了执政内阁, 建立了自己的专政。——第 26 页
- 15 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是笛卡儿物理学的继承者的唯物主义(笛卡儿的名字的拉丁文拼音是 Cartesius)。正文中提到的卡巴尼斯的著作《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于 1802 年在巴黎出版。——第 28 页
- 16 唯名论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 它和中世纪的“实在论”相反, 认为一般概念只是单个事物的名称, 而“实在论”却认为一般概念或一般观念是不依赖于事物而存在的。
唯名论承认物体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因此,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 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3 页)。——第 29 页
- 17 感觉论是承认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哲学流派。——第 30 页
- 18 巴贝夫主义者是 1796 年法国“平等派”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格拉古·巴贝夫的拥护者。——第 30 页
- 19 列宁指的是费尔巴哈的著作《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43)(《未来哲学原理》), 这是费尔巴哈的《Vorläufige Thesen zu einer Reform der Philosophie》(1842)(《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继续, 其中费尔巴哈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原理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第 32 页

20 *Fleur de Marie* (玛丽花) 是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第 33 页

21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Von Bruno Bauer, Ludwig Feuerbach, Friedrich Köppen, Karl Nauwerk, Arnold Ruge und einigen Unbenannten» (《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卡·瑙威尔克、阿·卢格以及一些匿名作者的现代德国哲学和政论轶文集》) 是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在德国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汇集, 该文集于 1843 年由卢格在苏黎世出版。马克思曾参加该文集的编辑工作。——第 35 页

22 托利党慈善家 是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的集团——“青年英国”社的称呼。

这一集团产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 附属于托利党。“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表达了土地贵族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加强而引起的不满, 他们采取了煽惑性的方法, 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并利用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评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

十小时法案 是英国议会于 1847 年通过的女工和童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 38 页

23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Fr. Ueberweg.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书(麦克斯·海因泽修订)的札记和保尔逊《哲学引论》一书的札记写在一本笔记本内。札记是 1903 年在日内瓦作的。——第 39 页

24 弗·保尔逊《哲学引论》(Fr. Paulsen.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一书的札记和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一书的札记写在一本笔记本内, 是 1903 年在日内瓦作的。在关于保尔逊著作的札记之后, 笔记中还写了一篇《略谈〈新火星报〉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15—116 页)。——第 40 页

25 关于 1904 年 11 月 15 日《法兰克福报》上一篇杂谈的札记是写在单片

纸上的，在这张纸上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外文书目。杂文中对恩·海克尔的两本著作作了评论。这两本著作是：«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生命的奇迹(生物哲学通论)》)和«Welträtsel»(《宇宙之谜》)。这一札记是在1904年底作的。关于海克尔《宇宙之谜》一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做了评价(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6—357页)。——第43页

- 26 《关于索尔邦图书馆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籍的札记》是1909年上半年记在单片纸上的。——第45页
- 27 十个哲学派别是路·施泰因《现代哲学派别》一书第1部10章的目录。——第47页
- 28 《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一书摘要》是记在单独的一本笔记本中的，这本笔记本的封面没有保存下来。第1页上写着L. Feuerbach, Sämtliche Werke, Band 8. 1851(《费尔巴哈全集》1851年第8卷)并标明了图书编号——8°. R. 807.。该笔记本中没有可以说明列宁做这摘要的日期的确切材料。据弗·阿多拉茨基推测，这一摘要是1909年写的(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2卷第14页)。这一推测有以下一些理由。正如我们所查明的，摘要第1页上所写的是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的图书编号，从1909年1月13日到1909年6月30日列宁曾在该图书馆进行研究。按照《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的内容，该书属于列宁在1908年准备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所使用的费尔巴哈的一些著作，并且列宁在摘要中所写的某些评语是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些论点是相呼应的。例如，列宁在摘要中写了这样的评语：费尔巴哈和自然科学!! 注意，跟现在的马赫及其同伙比较。(见本书第61页)，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的接吻对于耶稣一样。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5—356页)列宁在摘要中所写的个别评语

也和他在 1909 年 5 月写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的论点有关(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75—385 页)。——第 51 页

- 29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一书于 1841 年问世。在这一著作中, 费尔巴哈在哲学方面牢牢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第 55 页
- 3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 他们在其中写道, 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77 页)。——第 55 页
- 31 列宁指的是《费尔巴哈全集》第 8 卷第 64 页上的一段话: “我所说的利己主义是人对自身的爱, 即对人的本质的爱, 这种爱是满足并发展一切爱好的动因, 如果这种爱好得不到满足和发展, 人就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真正的完善的人。”(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546—547 页)。——第 56 页
- 32 费尔巴哈的著作《*Das Wesen der Religion*》(《宗教的本质》)于 1846 年出版,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未来哲学原理》)于 1843 年出版。在后面这一早期著作中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思想: “感性”即人的感知能力是把自然现象神化的基础。这一思想在《宗教的本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第 58 页
- 33 指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有名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9—220 页)。——第 63 页
- 34 列宁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和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作了对比。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评述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态度(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55—356 页)。——第 64 页
- 35 约·狄慈根发展了类似的思想。例如, 他在《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的《精神和物质》这一节中写道: “很久以来, 主要是从基督教的时代以来,

人们习惯于蔑视物质的、感觉的、有形体的、能被虫子咬坏和锈坏的物。”(《人脑活动的实质》1907年俄文版第87页)——第65页

- 36 约·狄慈根在《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的《纯粹理性或一般思想能力》章中写道：“思维是大脑的机能，就象书写是手的机能一样。”(《人脑活动的实质》1907年俄文版第44页)接着写道：“……如果我把思想能力叫做物质能力、感性现象，读者就会正确地理解我。”(同上，第46页)——第65页
- 37 见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上所写的批注(见本书第589—590, 592—594, 602—604, 605—606, 611—612, 617—619页)。——第71页
- 38 《*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是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马克思在科伦所办的报纸。
恩格斯的《*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关于这一著作的意义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90页。——第72页
- 39 列宁指的是费尔巴哈《*Vorlesung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宗教本质讲演录》)中的一段(见《费尔巴哈全集》1851年德文版第8卷第411页)：“……可以说，神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其中一部分属于人的幻想，另一个部分属于自然界。一部分，即和自然界有区别的神说：祈祷吧！另一部分，即和自然界没有区别而只表现自然界的本质的神说：工作吧！因为自然界是工蜂，而神则是雄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846页)——第73页
- 40 人本主义原理是费尔巴哈的一个原理，它的意思是：在解决哲学问题时，必须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物学上的生物。
人本主义原理旨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但是，这一原理脱离了具体历史的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因而导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的理解。

伟大的俄国唯物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是从人本主义原理出发的，他专门写了一部著作来谈这一问题，这部著作叫作《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222—295页）。——第78页

- 41 指费尔巴哈《古典的、犹太的和基督教的古代著作中的诸神世系学》（*L. Feuerbach.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c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费尔巴哈全集》1857年德文版第9卷）。第320页是第34节“基督教的”自然科学的开头；第344页是属于第36节《有神论的理论基础》的。——第79页
- 42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在三本笔记本中，这三本笔记本的总页码是1—115。在第一本笔记的封面上，除了写有“Hegel. 逻辑学第1卷”之外，还写有“哲学笔记本。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在第二本笔记本（页码是49—88）的封面上写着：注意第76页（见本书第205—206页）。在第111页末尾写着“《逻辑学》完。1914年12月17日”。开始做这一摘要的时期大约是1914年9月上半月，当时列宁从波罗宁移居瑞士的伯尔尼。——第81页
- 43 《黑格尔全集》德文第1版共18卷（1832—1845）和《续编》（1887）一卷，分两部。《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1—2卷，5—13卷于1929—1940年出版；第3卷1956年出版；第14卷1958年出版。——第83页
- 44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分两部（共三册），俄译文载于《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5卷（1937）和第6卷（1939）。——第83页
- 45 《巴门尼德》篇是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一篇，其中分析了古希腊埃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哲学观点。——第96页
- 46 列宁大概指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中的一句名言：“我应该限制知识的领域而给信仰留地盘。”——第99页
- 47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第104页

- 48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第110页
- 4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91、174—175页。——第121页
- 50 暗指席勒讽刺诗《哲学家》中的二行诗《权利问题》，可翻译如下：
“我早就用自己的鼻子嗅东西，
我能否证明自己有使用鼻子的权利？”
(见《席勒文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43页)。——第121页
- 5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175、177页。——第121页
- 52 指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一文中提出的评论，该文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德文版第2卷第257页(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4页)。——第127页
- 53 指康德的著作《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见《判断力批判》189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38页
- 54 列宁指的是下面三部著作的问世：黑格尔的《逻辑学》(前两册于1812年和1813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7年底写成，1848年2月出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第148页
- 55 指卡·毕尔生的《The Grammar of Science》, London, 1892(《科学入门》1892年伦敦版)，见圣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俄译本。——第162页
- 56 指《哲学全书缩写本》(«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见《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哲学全书》的第一部是《逻辑学》，列宁称之为“小逻辑”，以别于三卷本的“大”《逻辑学》。——第165页
- 57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意见。见1874年9月21

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3卷)以及1891年11月1日恩格斯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2—494页)。

库诺·费舍是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近代哲学史》的作者。《近代哲学史》中有一卷(第8卷)是专论黑格尔的(见本书第187页)。——第165页

- 58 见格·瓦·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1卷)。——第169页
- 59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第180页
- 60 从黑格尔那里摘来的这段引文中的术语:僵死的静止、精灵、形象和数目等等,看来是指哲学史上各种哲学体系对观念的各种规定;同时它们大概也属于谢林在《先验唯心主义的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这一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观念的规定。——第208页
- 61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368页)一书中对马赫主义者维·切尔诺夫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批判。——第214页
- 62 高斯是在《算术研究》(«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æ»)(1801)这一著作中解这一方程式的。——第225页
- 63 列宁指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写的,1888年由恩格斯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小册子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第228页
- 64 指西诺普的第欧根尼,他是昔尼克学派的代表,他由于自己赤贫的生活方式和对社会道德要求采取的鄙视态度而得到“犬儒”的绰号。——第242页

- 65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第252页
- 6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在注释2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引了一段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Hegel, «Encyclopädi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Berlin, 1840, S. 382)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第318—319页]。——第254页
- 67 《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写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第三册笔记本末尾,做札记的时间在1914年12月17日以后。——第259页
- 68 《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是保守派的月刊;德国资本家和地主的刊物;从1858年至1935年底在柏林出版。——第259页
- 69 指《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该杂志在1837年由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伊曼努尔·海尔曼·费希特所创。原名«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ve Theologie»(《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教授们担任编辑工作,1918年停刊。——第259页
- 70 《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是1876年创于巴黎的杂志。——第263页
- 71 《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第三部分的英译本。《哲学全书》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组成(见《黑格尔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1卷;1934年俄文版第2卷;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265页
- 72 引文摘自对亚·基阿培里《现代的多元论和一元论》(A. Chiappelli, «Le pluralisme moderne et le monisme»)一书的评论,该评论载于

《Revue Philosophique》1911年第72卷第333页。——第265页

- 7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写在两本笔记本中，这两本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Hegel. 1915年于伯尔尼。——第269页
- 74 伊奥尼亚学派又称米利都学派（因小亚细亚沿海的古代商业和文化中心米利都城得名），它是希腊哲学史上最早的一个自发唯物主义学派（公元前6世纪）（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526页）。——第273页
- 75 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公元前6—4世纪）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的唯心主义哲学，该哲学因毕达哥拉斯而得名。毕达哥拉斯在克罗多尼（意大利南部）曾建立一个哲学宗教政治联盟，争取贵族的统治。——第273页
- 76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De coelo*》（《天论》）是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之一，分四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在近代的版本中，篇是用罗马数字表示的，而章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第274页
- 77 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十这个数是神圣的，是一个最完美的数，它包括了数的全部本性。——第274页
- 78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De anima*》（《论灵魂》）是自然哲学著作之一，分三篇。有俄译本，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75页
- 79 埃利亚学派（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因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城而得名。与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的可变基源的自发辩证学说相对立，埃利亚学派提出了关于统一的、不动的、不变的、同类的、不断的、永恒的存在物的学说。同时，该学派的某些原理，特别是芝诺所提出的关于运动的矛盾性的证明（所谓芝诺疑难）与他们的形而上学结论相反，对古代辩证法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为他们提出了关于在逻辑概念中表达运动过程的矛盾性的问题。——第276页
- 80 规定（*Определение*）是关于对象的全面的概念，它表明对象的本质方面、对象同周围世界的联系以及对象的内部发展。定义（*Дефиниция*）在这里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规定，它只考虑到对象的外部特征。——

第 277 页

-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4 页以及本书第 290—291 页。——第 277 页
- 82 指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该著作分十篇。许布纳尔曾用古希腊文出版了《拉尔修全集》。第 1—2 卷于 1830—1833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81 页
- 83 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皮浪的基本原理》，分三册。1913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文译本。——第 281 页
- 84 指 Pierre Bay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4 t. Amsterdam und Leyden, 1740 (比埃尔·培尔《历史哲学批判辞典》1740 年阿姆斯特丹和来丁版第 4 卷)。——第 282 页
- 85 指 Gomperz Théodore.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 (见冈佩茨《希腊思想家》1911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 1 卷第 170—175 页)。——第 283 页
- 86 指维·切尔诺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 年莫斯科俄文版)的第一节。——第 284 页
- 87 埃利亚的芝诺约生于公元前 500 年，卒年不详。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530—470 年。——第 286 页
- 88 编在《亚里士多德全集》内的《*De mundo*》(《宇宙论》)这一著作，是亚里士多德死后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公元 1 世纪末或 2 世纪初写的。——第 288 页
- 89 《会饮》篇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第 288 页
- 9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4—55 页。——第 291 页
- 91 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该书共分十一册，其中六册是批判文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的，还有五册(《反对独断论者》)是批判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第 294 页

- 92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章第1节和第2节（《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62页）中批判了马赫关于感觉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第295页
- 93 同素体 是亚里士多德用来表明可以无限分割和彼此有质的差别的粒子的一个名词。在阿那克萨哥拉看来，这些粒子构成物体。——第296页
- 94 诡辩学派（来自希腊文 *σοφός*——智者）是职业哲学家、哲学和辞令的教师的称呼（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起）。诡辩学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是：深信人的一切观念、伦理的规范和评价具有相对性，这表现在普罗塔哥拉的一个著名原理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诡辩术蜕化为无聊的逻辑概念的游戏。——第299页
- 95 现象论 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应该把现象理解为只是人的感觉的总和。马赫主义者是现象论者。——第300页
- 96 见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173—174页。——第303页
- 97 指费尔巴哈的下述原理：“我们在现象学的开始中，只不过见到永远是普遍的词 和永远是个别的物 之间的矛盾。”（见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28节第174页）。——第303页
- 98 《曼诺》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其目的是反对诡辩学派。《曼诺》篇是柏拉图的较早的作品之一。——第305页
- 99 列宁所提到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下列哲学著作：别尔托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年以单行本出版（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1卷第507—772页）；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一些

论文，刊载在社会民主党的定期刊物上，并编入《由防御到进攻》这部论文集（1910）（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4年俄文版第17卷）；反对康德主义者爱·伯恩施坦和康·施米特等人的论文，刊载在《新时代》上，并编入《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年在彼得堡以单行本出版（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2卷第504—633页；1957年第3卷第124—196页）。——第307页

- 100 昔勒尼学派 是古希腊的哲学派别，公元前5世纪亚里斯提卜创于昔勒尼（北非）。该派在认识论上是从感觉论出发的。他们断言：没有客观真理，只有谈到主观感觉时才有可靠性。在昔勒尼学派那里，感觉论的认识论为感觉论的伦理学（认为感性的享受是道德基础的学说）所补充。在昔勒尼学派中也出现了几个古代无神论的代表。——第308页
- 101 指伯威格《古代哲学史概论》1909年柏林第10版（Ueberweg, Fr.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Altertums». 10 Auflage, Berlin, 1909）一书中的第38节《亚里斯提卜和昔勒尼学派或享乐主义学派》。

在《泰阿泰德》这篇对话中，柏拉图阐述了自己的神秘主义的认识论，把认识称为理性向理念世界的上升；这种上升和回忆相象，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理性、灵魂都渊源于这个超感觉的理念世界。——第308页

- 102 见费尔巴哈《反对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238页）。——第316页
- 10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第316页
- 104 斯多葛派 是公元前3世纪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6世纪为止的一个哲学派别的代表。斯多葛派在世界中区分了两个本原：受动的本原即无质的物质，能动的本原即理性、逻各斯、神。在逻辑学上，斯多葛派的出发点是：感性知觉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表象只有当它是对象的正确

的完全的反映时才能是真的。但是，根据他们的学说，知觉的判断只是由于理智符合于真正表象而产生的；他们认为真正的表象是“能把握事物的”，认为它是真理的标准。——第 322 页

- 105 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510 页：“人的神不过是神化了的人的本质”，见同上第 796—797 页。——第 331 页
- 106 怀疑论者 在这里是皮浪（约公元前 365—275 年）所创的一个古希腊哲学派别的代表。古代怀疑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2 世纪）。

论式（表达方式、方法）是指古代怀疑论者提出的那些论据（十论式）以及后来阿格利巴所补充的新的论式（五论式）。怀疑论者想通过这些论据来证明认识事物的不可能和一切知觉的绝对相对性。——第 331 页

- 107 新柏拉图派 是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神秘哲学学说的拥护者。新柏拉图主义（该派的首脑是普罗提诺）在 3—5 世纪之间得到了发展，它是斯多葛派学说、伊壁鸠鲁派学说、怀疑论学说同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结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49 页）。新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反映在最出名的中世纪神学家的学说中，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第 337 页

- 108 喀巴拉 是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学说”，曾流传于犹太教的狂信者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之间。这一学说的基本思想就是对“圣书”作象征性的解释，喀巴拉主义者给“圣书”的每一个词和数以特殊的神秘意义。——第 338 页

- 109 诺斯替教派 是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宗教神秘主义教派；哲学上它是敌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反动的折衷主义派别。——第 338 页

- 110 折衷主义 是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的原理的机械结合。——第 338 页

- 111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是写在单独的笔记本中的，笔记本封面上写有：《Hegel》。在封面的背面有铅笔写的柏拉图对话集的目录，还标了《黑格尔全集》第14卷的页码，该卷的内容是：《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41页
- 112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第345页
- 113 见格·瓦·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3卷第151—153页和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85—86页）。——第346页
- 114 看来列宁是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表述方式上的吻合，他们从相反的立场考察了宗教的起源问题。例如，见费尔巴哈的一个论点：“他〔即人。——编者注〕使自己的本质在神的本质中实现。”（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797页）——第348页
- 115 列宁大概指的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的下述原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第351页
- 116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在笔记中紧接在若·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的札记和《关于黑格尔主义的著作》的札记之后。该纲要写于1915年。——第354页
- 117 若尔日·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Georges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一书的札记写在封面上列宁写有“哲学”字样的一本笔记本中。这篇笔记大概是1915年在日内瓦写的。——第359页
- 118 本体和现象是康德在他的认识论中用的两个术语。本体是自在之物。在康德看来，现象是由于不可知的某物（自在之物）作用于人而形成的。本体似乎处于现象的彼岸，它是不可知的本质。——第

364页

- 119 让·贝兰《物理化学论文。原理》(J. Perrin.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写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后。写于1914年底。——第367页
- 120 列宁《彼得·盖诺夫〈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Peter Genoff.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一书的札记于1914年12月29—30日写于伯尔尼。——第369页
- 121 “纲要和原理”指的是费尔巴哈的两本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和《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这两部著作载于波林和约德尔版的《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在这一卷中还载有《反对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特别是其中的《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这句话指的是载于第10卷的一部著作《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特别是它们与意志自由的关系》(«*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in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Willensfreiheit*»)。——第369页
- 122 指朗格《唯物主义史》(Fr. A.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这部著作歪曲地叙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第371页
- 123 指卡·格律恩《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K. Grün. «*Ludwig Feuerbach's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第371页
- 124 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Paul Volkmann.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写在关于盖诺夫的学位论文的札记之后。——第372页
- 125 麦克斯·费尔伏恩《生物起源假说》(Max Verworn. «*Die Biogenhypothese*»)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写在关于福尔克曼一书札记之

后。——第 374 页

- 126 麦·费尔伏恩在其著作第 9 页上对“Enzyme”(酵素)一词下了如下的定义：“酵素是活的实体的产物，其特点是能分解大量的确定的化学化合物，而本身却不受到破坏。”——第 374 页
- 127 弗·丹奈曼《我们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Fr. Dannemann.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列宁写在若·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的札记之前。——第 376 页
- 128 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Ludwig Darmstaedter.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紧靠在若·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的札记之前。——第 378 页
- 129 拿破仑《思想》(*Napoléon. «Pensées»*)一书的札记是于 1915 年在伯尔尼写的，札记写在那本包括有若·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札记的笔记本的第一页之末。——第 379 页
- 130 阿尔都尔·埃利希·哈斯《现代物理学中的希腊化时期的精神》(*Artur Erich Haas. «Der Geist des Hellenentums in der modernen Physik»*)一书的札记在笔记中写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之后。——第 380 页
- 131 泰奥多尔·里普斯《自然科学和世界观》(*Th. Lipps. «Naturwisse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一书的札记写在哈斯《现代物理学中的希腊化时期的精神》一书的札记之后。——第 381 页
- 132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一书摘要》在笔记中写在里普斯《自然科学和世界观》一书的札记之后。在该摘要之后，笔记中还有《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第 383 页
- 133 列宁指的是 1858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262—264 页)。——第 385 页

- 134 列宁在这里所提到的引自普卢塔克的一段话的俄译文载于《列宁文集》1930年俄文版第12卷第319—320页。——第389页
- 135 阿利曼 是一个古波斯神的希腊名称，他是众恶之神，是他的兄弟众善之神奥尔穆兹德的永远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第393页
- 136 普德-阿维斯特 或 阿维斯特 是阐述琐罗斯德教的古波斯经典的名称。——第393页
- 137 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第397页
- 138 《克拉底鲁》是柏拉图的一篇反对诡辩学派的对话。——第399页
- 139 《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在笔记中写在《拉萨尔〈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之间，该文在1915年写于伯尔尼。——第403页
- 140 指约·狄慈根使用了 *überschwenglich*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夸大的、过分的、无限度的；例如，在《短篇哲学论文集》(«Kleiner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1903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204页就曾用过。狄慈根在使用这个词时写道：“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的区别不是无限度的。”也可参看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190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8页，那里谈到精神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区分的限度。——第411页
- 14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在笔记中紧接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之后，《形而上学》这本书是施维格勒用希腊文出版的，并附有德译文。——第413页
- 142 见德·伊·皮萨列夫《不成熟思想的落空》，《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51页。——第421页
- 143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一书摘要》写在单独一本笔记中，这本笔记的封面上写着“费尔巴哈”。

该摘要于 1914 年底或 1915 年初作于伯尔尼。——第 425 页

- 144 列宁所指的是费尔巴哈的下面这段话：“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把遥远得看不见的事物映入人们眼帘的望远镜；莱布尼茨的哲学是把细小得看不见的事物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事物的显微镜。”（见《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第 34 页）——第 428 页
- 145 见 1870 年 5 月 10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428 页
- 146 隐德来希 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是事物所固有的内在目的，这种目的通过自己的活动从可能变为现实。在莱布尼茨看来，隐德来希是单子实现潜在于自身中的完善性的愿望。——第 431 页
- 147 列宁指的是费尔巴哈的下述言论：“先定论和虽然是莱布尼茨的宠儿，但也是莱布尼茨的弱点…… 从对单子的纯粹外在的关系上来理解的先定论和，是和莱布尼茨哲学的精神根本矛盾的。”（见《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第 95 页）——第 432 页
- 148 偶因论 是 17 世纪哲学中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它用僧侣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精神歪曲了笛卡儿的学说。偶因论者提出了一个反动的论点：无论是物理的作用或是心理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都是由神实现的。——第 432 页
- 149 《神正论》（《为神辩护！》）是莱布尼茨的著作《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论神的慈善、人的自由和恶的起源》）的简称。——第 432 页
- 150 指所谓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论据，它是经院哲学的虚构的论据，是从作为尽善尽美的存在物的神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最初由中世纪实在论的代表坎特布里的主教安瑟伦提出。关于本体论的论据的实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2 页。——第 432 页
- 151 莱布尼茨《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人类理性新论》）写于 1700—1705 年，1765 年出版，其目的是反对洛克的感

- 觉论的认识论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倾向。——第 432 页
- 152 路·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L. Feuerbach.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tz'schen Philosophie») 一书的第 1 版于 1837 年问世。费尔巴哈在其全集维干德版第 5 卷 (1848 年出版) 的序言中写道: “这部著作虽然是在 1837 年复活节出版的,但在 1836 年秋就付印了。”——第 432 页
- 153 指德国哲学家笛卡儿主义者克劳伯的著作《捍卫笛卡儿主义》(«Defensio Cartesiana») 1652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434 页
- 154 费尔巴哈用拉丁文写的学位论文, 1828 年发表于埃尔兰根。论文的题目是: «De Ratione una, universali, infinita», 德文名称是: «Über die Vernunft; ihre Einheit, Allgemeinheit, Unbegrenztheit» (《论理性及其统一性、普遍性和无限性》)。德译文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 4 卷 (出版者波林和约德尔)。——第 438 页
- 155 列宁指的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斯宾诺莎和海尔巴特》(1836), 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 (出版者波林和约德尔)。——第 439 页
- 156 指 1843 年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信, 其中费尔巴哈尖锐地批评了谢林的哲学 (见《费尔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第 434—440 页)。这是费尔巴哈在收到马克思 1843 年 10 月 20 日给他的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 年俄文第 1 版第 1 卷第 511—512 页) 以后写的复信。——第 439 页
- 157 约翰·普连厄《马克思和黑格尔》(J. Plenge «Marx und Hegel») 一书的札记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第 2 册 (笔记《β》) 中。——第 440 页
- 158 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家”, 可参看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 (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8—72 页)。——第 440 页

- 159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是在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期间在科伦出版的日报。它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莱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创办的。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同年 10 月起, 成为该报编辑之一。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 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 后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第 442 页
- 160 关于拉布和贝兰的著作的札记写在名为《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的笔记中, 写这一札记的时间不早于 1912 年。——第 444 页
- 161 关于以《苏黎世州立图书馆中的一部分哲学书籍》为标题的几本书的札记是 1915 年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第 1 册(笔记《 α 》)中的。——第 445 页
- 162 关于以《苏黎世州立图书馆》为标题的札记是 1915 年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第 1 册(笔记《 α 》)中的。——第 446 页
- 163 以《第三类(《普通教育和科学的著作》)》为总标题的札记是 1916 年写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笔记《 e 》)中的, 札记中提到海克尔、乌德、察尔特的著作。——第 447 页
- 164 《关于约翰·普连尼〈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评的札记》于 1913 年记在《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这本笔记中所摘录的有关各项问题的书目之间。——第 449 页
- 165 《关于拉·巴·培里〈现代哲学倾向〉的书评的札记》于 1913 年 4 月之后记在《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这本笔记中。——第 450 页
- 166 《关于安·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的书评的札记》于 1913 年记在《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这本笔记的末尾。——第 452 页
- 167 《关于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论及马赫的言论的札记》记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β 》中。——第 454 页
- 168 列宁在阿伯尔·莱伊《现代哲学》(Abel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一书上所做的批注，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这位作者的观点的尖锐批判的直接继续，这些观点是在《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 Paris, 1907)一书中提出的。——第 462 页

169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对不可知论的著名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2 页)。——第 491 页

170 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文载于《时代的交界线》文集 1909 年圣彼得堡版。——第 537 页

171 列宁在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节(1910 年圣彼得堡版)上的批注 是在 1909 年 10 月(该书出版的确实日期)之后、1911 年 4 月之前做的，1933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 25 卷。

在许多批语中，列宁把 1910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和他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作了比较，这些论文曾于 1890 年和 1892 年发表在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见《社会民主党人》1890 年伦敦版第 1 卷；1890 年日内瓦版第 2 卷；1890 年日内瓦版第 3 卷；1892 年日内瓦版第 4 卷)。

普列汉诺夫把这四篇论文汇集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于 1894 年用德文在德国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作的评述整个说来是正确的，它的矛头是指向民粹派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对这本书作了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38 页)。

1910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著作是在这样的时期写成的，当时他已经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用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 19 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活动。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论点中，普列汉诺夫违背了他过去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作的评价，抹杀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以及他反对自由主义、主张农民革命

的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载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文详细地核对了1910年出版的这本书的原文，划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文比较起来没有改变或变动很大的每一个重要论点。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书上所写的评语和划的记号是和他的许多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密切有关的，这些言论有的发表在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之前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论〈路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有的是在以后发表的著作（《“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纪念赫尔岑》、《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第565页

- 172 整段话来自《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73—174页），列宁曾提到《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话（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65—166页）。——第578页
- 173 列宁指的是普列汉诺夫载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我们从来没有读过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如此辛辣而又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2页）——第599页
- 174 列宁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后来作了很大改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话（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3页）。——第612页
- 175 指《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话（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3页）。——第615页
- 176 指普列汉诺夫在后来改动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61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1—152页）。——第620页
- 177 指《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61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2页）。——第621页

178 《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相应的一段话（1890年伦敦版第1卷第162页），
这段话里有列宁所指出的遗漏的地方（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3页）。——第621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和提到的 书报杂志索引

A

Altotta, 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Palermo, «Optima», 1912, XVI, 526 p.—第452页。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Ed. VII.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78, S. 66—67. — 第423页。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3—1844, Hft. I—VIII. — 第6、8、12、21、25、31—33、35页。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von Bruno Bauer, Ludwig Feuerbach, Friedrich Köppen, Karl Nauwerck, Arnold Ruge und einigen Unbenannten. Hrsg. von A. Ruge. Bd. I—II. Zürich u. Winterthur, Literarisches Comptoir, 1843. — 第35页。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Verbindung mit einer Reihe namhafter Fachmänner aller Länder hrsg. von C.

Grünberg. Bd. 3. Hft. 3. Leipzig, Hirschfeld, 1913, S. 528—530.—第449页。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in Gemeinschaft mit Wilhelm Dilthey, Benno Erdmann und Paul Natorp mitbegründet von Eduard Zeller. Hrsg. von L. Stein. Neue Folge der Philosophischen Monatshefte. Bd. XIV. Abt. 2. Berlin, 1908. 570 S.—第44、48页。

Aristoteles. *De anima*. — 第275、318、320、321、322页。

— *De coelo*. — 第274页。

— *De mundo*. — 第288页。

— *Metaphysik*. — 第276、314页。

— *Die Metaphysik des Aristoteles*. Grundtext, Übers. und Komment. nebst erläut. Abhandlungen von A. Schwegler... Bd. 1—4. Tübingen, Fues, 1847—1848. — 第407、409、413—423页。

B

Baillie, J. B.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He-*

- gel's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1901. XVIII, 375 p. — 第 262 页。
- Bauch, B.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Haas, A. E. Der Geist des Hellenentums in der modernen Physik. Antrittsvorlesung, gehalten am 17. Januar 1914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Verlag von Veit und Comp., Leipzig, 1914 (32 S.). — In: «Kant-Studien». Bd. XIX, Hft. 3. Berlin, 1914, S. 391—392. — 第 380 页。
- Bauer, B. 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Otto, 1843. 115 S. — 第 19, 21 页。
- **Neueste Schriften über die Judenfrage.**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4, Hft. IV, März, S. 10—19. — 第 21—24 页。
- **Von den neuesten Schriften über die Judenfrage.**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3, Hft. I, Dezember, S. 1—16. — 第 19 页。
- Bauer, O.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Dr. Johann Plenge,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Laupp, 1911. 8°. 184 S. (4 M.). —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Bd. 3, Hft. 3. Leipzig, Hirschfeld, 1913, S. 528—530. — 第 449 页。
- Bayle, P.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5-e ed., rev., corr. et augm. Avec la vie de l'auteur, par Mr. Des Maizeaux. T. 1—4. Amster-
- dam—Leiden, 1740. — 第 282 页。
- Beaussire, E. Antécédents de l'hégélianism dans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Dom Deschamps, son système et son école. D'après un manuscrit et des correspondances inédite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Londres, ... Baillière, 1865. XVI, 233, 3 p. (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 3). — 第 366 页。
- Boltzmann, L.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Im Auftrage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r Akademien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Göttingen, Leipzig, München, Wien. Hrsg. von Dr. F. Hasenöhrl. Bd. 1—3. Leipzig, Barth, 1909. — 第 48 页。
- Busse, L.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der anglo-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der Jahre 1893/94.** (Falckenberg-Armstrong, Fullerton, Wallace, Flint, Ladd, Ormond).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11. Leipzig, 1898, S. 205—213. — 第 264 页。
-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der anglo-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der Jahre 1896—1897.** (Berenson—Caldwell—Mc Taggart—Carus—Fraser—Lindsay—Wenley—Seth).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19. Leipzig, 1902, S. 182—204. — 第 258 页。

C

Cabanis, P. I. G.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T. 1—2. Paris, Crapart, 1802. — 第 28 页。

Carnot, C. *Réflexions sur la Méta-physique du calcul infinitésimal*. Paris, Duprat, 1797. 380 p. — 第 122 页。

Clauberg, I. *Defensio Cartesiana*. Amsterdam, Elzevirium, 1652. [12], 631 p. — 第 434 页。

Clemens, A. *Clementis Alexandrinae*. Opera. Ex rec. Galilaei Dindorfii. Vol. 3. Oxonii, Clarendoniano, 1869. 694 p. — 第 395 页。

D

Dannemann, F.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in ihrer Entwicklung und in ihrem Zusammenhang*. Dargest. von F. Dannemann. Bd. 1—4. Leipzig—Berlin, Engelmann, 1913. — 第 376 页。

—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 Die Anschauungen vom Altertum bis zur Gegenwart über den Bau des Kosmos. Mit einem Titelbild nach der Rembrandtschen Radierung «Der Astrolog» und vielen Textbildern. Stuttgart, Francksche Verlagshandlung, [1912]. 98 S. — 第 376—377 页。

Darmstaedter, L.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

In chronologischer Darstellung. 2. umgearb. und verm. Aufl. Unter Mitwirk. von Dr. R. du Bois-Reymond und C. Schaefer. Hrsg. von Dr. L. Darmstaedter. Berlin, Springer, 1908. X, 1262 S. — 第 378 页。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Murray, 1859. IX, 502 p. — 第 147—148 页。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86—144, 182—214. — 第 6, 19, 20, 23 页。

Dietzgen, J.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 von J. Dietzgen. Mit einer Einl. von A. Pannekoek. Stuttgart, Dietz, 1903. XXVII, 151 S. — 第 65 页。

Diogenes Laertius. *De vitis dogmatibus et apophthegmatibus clarorum philosophorum*. Libri VI, IX, X. — 第 281, 294, 324—325, 330, 332 页。

E

Ebbinghaus, H. *Über das Gedächtnis*. Untersuchungen zur experimentellen Psychologie.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85. IX, 169 S. — 第 370 页。

Engel, B. C.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 Hammacher, E.**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VIII u. 92 S. Leipzig, 1911. Duncker und Humblot.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48. Leipzig, 1912, S. 95—97. — 第 260 页。
- Engels, F.**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Wigand, 1845. 358 S. — 第 72 页。
-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idierter sonder. Abdr.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Dietz, 1888. VII, 72 S. — 第 63, 104, 110, 180, 252, 345 页。
-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 In: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rsg. von F. Mehring. Bd. I.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März 1841 bis März 1844. Stuttgart, Dietz, 1902, S. 432—490. — 第 458 页。
-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86—144. — 第 6—7 页。
- Engels, F. u. Marx, K.** — c.n.

Marx, K. u. Engels, F.

F

- Faucher, J.** Englische Tagesfragen.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4, Hft. VII, Juni, S. 1—8; Hft. VIII, Juli, S. 28—38. — 第 15 页。
-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Bd. 1—10. Leipzig, Wigand, 1846—1883.
- Bd. 4.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von Bacon von Verulam bis Benedict Spinoza. 1847. 392 S. — 第 54 页。
- Bd. 5.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1848. X, 290 S. — 第 54 页。
- Bd. 6. Pierre Bay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Menschheit. 2. umgearb. und ver. Aufl. 1848. VIII, 308 S. — 第 54 页。
- Bd. 8.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Nebst Zusätzen und Anmerkungen. 1851. VIII, 463 S. — 第 53—79 页。
- Bd. 9.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k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 1857. 446 S. — 第 79 页。
-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X. Stuttgart, Frommann, 1903—1911.
-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3. XV, 374 S. — 第 370, 424 页。
-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4. XI, 411 S. — 第 368, 370, 424 页。
- Bd. III.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von Bacon von Verulam bis Benedikt Spinoza.**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6. XI, 388 S. — 第 424 页。
-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10. XII, 448 S. — 第 368, 424, 425—439 页。
- Bd. V. **Pierre Bay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Menschheit.** Mit einer Biogr. Bayles vom Hrsg. Neu hrsg. und biogr. eingeleitet von W. Bolin. 1905. X, 436 S. — 第 424 页。
- Bd. VI.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3. X, 411 S. — 第 370, 424 页。
-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3. XII, 520 S. — 第 368, 424 页。
- Bd. VIII.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Nebst Zusätzen und Anmerkung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8. VIII, 459 S. — 第 368, 370, 424 页。
- Bd. IX.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k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7. IX, 417 S. — 第 424 页。
- Bd. X. **Schriften zur Ethik und nachgelassene Aphorism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11. X, 385 S. — 第 368, 424 页。
-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Ansbach, 1837. 295 S. — 第 425—439 页。
-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 Winterthur, Literarisches Comptoir, 1843. IV, 84 S. — 第 32, 58 页。
-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ömmann, 1904, S. 245—320. — 第 368, 370 页。
- Herr von Schelling.** 1843. Brief an K. Marx. (Nach dem Brouillon). — In: Feuerbach, L. Sämt-

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34—440. — 第 439 页。

— **Kritik des «Antihegel».** 1835.—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17—80. — 第 370 页。

— **Der Schriftsteller und der Mensch.** Eine Reihe humoristischphilosophischer Aphorismen. 1834.—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263—366. — 第 370 页。

— **Spinoza und Herbart.** 1836.—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00—416. — 第 439 页。

— **Todesgedanken.** 1830.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1—90. — 第 370 页。

— **Über die Vernunft; ihre Einheit, Allgemeinheit, Unbegrenztheit.**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philosophischen Doktorates.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299—356. — 第 438 页。

— **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die Willensfreiheit.** 1863—1866.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X. Schriften zur Ethik und nachgelassene Aphorism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1, S. 91—229. — 第 368 页。

— **Verhältnis zu Hegel.** 1840, mit späteren Zusätzen.—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17—424. — 第 439 页。
-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2.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222—244. — 第 127、368, 370 页。
- Das Wesen der Religion. Ergänzungen und Erläuterungen. 1845.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390—520. — 第 368, 370 页。
-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Leipzig, Wigand, 1841. XII, 450 S. — 第 55, 56, 368, 595 页。
- 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326—357. — 第 316, 368 页。
- Zur Beurteilung der Schrift: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2.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265—275. — 第 368 页。
-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1839.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158—204. — 第 370 页。
- Fischer, F. Die Metaphysik. von empirischem Standpunkte aus dargestellt. Zur Verwirklichung der Aristotelischen Metaphysik. Basel, Schweighausersche Buchah., 1847. VIII, 152 S. — 第 423 页。
- Fischer, K. Hegels Leben, Werke und Lehre. T. I. Mit dem Bildnis des Verfassers in Heliogravüre. Heidelberg, Winter, 1901.XX, 576 S.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von K. Fischer. Jubiläumsausg. Bd. 8). — 第 165 页。
- Forel, A. Gehirn und Seele. Vortrag gehalten bei der 66.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 in Wien am 26.

September 1894. 10. Aufl. Stuttgart, Kröner, 1907. 45 S. — 第 370 页。

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v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 第 35, 37 页。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 第 35, 37 页。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 第 35, 37 页。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1904, № 348. Erstes Morgenblatt, 13. Dezember, S. 1—3. — 第 43 页。

G

Gauss, C. F. *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æ.* Lipsiae, 1801. 478 S. — 第 224 页。

Genoff, P.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Bern vorgelegt von P. Genoff aus Zarsko-Selo (Bulgarien). Zürich—Selna, 1911. 89 S. — 第 368 页。

Gomperz, Th.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 第 283 页。

Grün, K. *Ludwig E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

chlaß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1—2. Leipzig u. Heidelberg, Winter, 1874. — 第 370 页。

Guenther, K. *Vom Urtier zum Menschen.* Ein Bilderatlas zur Abstammungs-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enschen. Zugest. und erläutert von Dr. K. Guenther. Bd. 1—2.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09. — 第 48 页。

H

Haas, A. E. *Der Geist des Hellenismus in der modernen Physik.* Antrittsvorlesung, gehalten am 17. Januar 1914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Leipzig, Veit, 1914. 32 S. — 第 380 页。

Haecckel, E. *Gott-Natur.* (Theopysis).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Religion. Leipzig, Kröner, 1914. 72 S. — 第 447 页。

—*Die 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 Ergänzungsband zu dem Buche über die Welträtsel. Volks-Ausg. Stuttgart, Kröner, s. a. VIII. 200 S. — 第 43 页。

—*Die Welträtsel.*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 Volks-Ausg. ... Mit einem Nachworte: Das Glaubensbekenntnis der Reinen Vernunft. Stuttgart, Kröner, s. a. 176 S. — 第 43 页。

Hammacher, E.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ür die Gegenwart.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911. VIII, 92 S. — 第 260 页。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systematischer Darstellung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ichte und Methodik der einzelnen Disziplinen. Hrsg. von I. Müller. Geschichte der antiken Natu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Bearb. von S. Günther und W. Windelband. Bd. V. Abt. 1. Nördlingen, Beck'sche Buchh. 1888. VII, 337 S. — 第 419 页。

Hegel, G. W. F.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u. a. Bd. I—XIX. Berlin,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32—1845, 1887.

Bd. I.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Hrsg. von K. L. Michelet. 1832. XXXIV, 423 S. — 第 82 页。

Bd. II.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1832. XII, 612 S. — 第 82, 94, 160 页。

Bd. III.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 1. Die Lehre vom Sein. 1833. VIII, 468 S. — 第 82, 83—99, 103—130, 191, 410, 421 页。

Bd. I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 2. Die Lehre vom Wesen. 1834. VIII, 243 S. — 第 82, 133—165, 167—171, 173—174, 191, 410, 412 页。

Bd. 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2. Die subjektive Logik, oder: die Lehre vom Begriff. 1834. VIII, 353 S. — 第 82, 177—191, 197—209, 215—253, 257, 410, 412 页。

Bd. VI.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 1. Die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1840. XL, 414, 2 S. — 第 82, 165—167, 172—173, 186, 187, 192—196, 209, 211—215, 224, 252—257, 354—358 页。

Bd. VII. Abt. I.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 2. Hrsg. von K. L. Michelet. 1842. XXX, 2, 696 S. — 第 82 页。

Bd. VIII.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 Gans. 1833. XX, 440 S. — 第 82 页。

Bd. IX.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 Hrsg. von E. Gans. 1837. XXIV, 446, 1 S. — 第 82, 341—353 页。
- Bd. X.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Hrsg. von H. G. Hotho.
Abt. 1. Bd. 1. 1835. XX, 547 S.;
Abt. 2. Bd. 2. 1837. X, 465 S.;
Abt. 3. Bd. 3. 1838. VIII, 581 S. — 第 82 页。
- Bd. XI.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in Gottes.
Hrsg. Ph. Marheineke. Bd. 1. 1832. XVI, 376 S. — 第 82 页。
- Bd. XII. Idem. Bd. 2. 1832. VI, 483 S. — 第 82 页。
- Bd. XIII.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 Michelet. Bd. 1. 1833. XX, 418 S. — 第 82, 269—298, 385 页。
- Bd. XIV. Idem. Bd. 2. 1833. VI, 586 S. — 第 82, 298, 299—336 页。
- Bd. XV. Idem. Bd. 3. 1836. VIII, 692 S. — 第 82, 337—338 页。
- Bd. XVI. **Vermischte Schriften.**
Hrsg. von F. Förster u. L. Boumann. Bd. 1. 1834. VI, 506 S. — 第 82 页。
- Bd. XVII. Idem. Bd. 2. 1835. VI, 634 S. — 第 82 页。
- Bd. XVIII. **Philosophische Prädeutik.** Hrsg. von K. Rosenkranz. 1840. XXII, 2, 205 S. — 第 82 页。
- Bd. XIX. **Briefe von und an**

- Hegel.** Hrsg. von K. Hegel. T. 1. 1887. XII, 430 S.; T. 2. 1887. 399 S. — 第 82, 424 页。
-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u. a. 2. unveränd. Aufl. Bd. II.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Berlin, Dunker u. Humblot, 1841. XII, 591 S. — 第 16, 31—32, 35—36 页。
- **Cours d'esthétique.** Analysé et trad. en partie, par Ch. Bénard. T. 1—3. Paris, 1840—1848. — 第 366 页。
- **The Logic of Hegel.** Transl.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by W. Wallace. 2d. ed., rev. and au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2. XXVI, 2, 439 p. — 第 262 页。
- **Logique de Hegel.**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une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T. I. Paris, Ladränge, 1859. VII, 354 p. — 第 366 页。
-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 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einigen erläuternden Anmerkungen am Fuße der Seiten für den akademischen Gebrauch. Hrsg. von G. Holland. Leiden, Adriani, 1907. XXXVIII, 751 S. — 第 445 页。
-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une introd. et d'un com-

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T. 1. Paris, Ladränge, 1863. XII, 628 p. — 第 366 页。

—**Philosophie de l'esprit.**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e deux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Vols. 1—2. Paris, Baillière, 1867—1869. — 第 366 页。

—**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e plusieurs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Vols. 1—2. Paris, Baillière, 1876—1878. — 第 366 页。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第 262—266 页。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1—2. Nürnberg, Schrag, 1812—1816. — 第 147 页。

Hibben, J. G.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02. 313 p. — 第 264 页。

Hilferding, R.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Wien, Brand, 1910. XII, 477 S. (Separatabdruck aus den Marx-Studien. Bd. 3). — 第 454 页。

J

Janet, P. Études sur la dialectique dans Platon et dans Hégel. Paris, Ladränge, 1861. LVI, 396 p. — 第 366 页。

Jodl, F. Lehrbuch der Psycholo-

gie.

gie. 2. Aufl. Bd. 1—2. Stuttgart u. Berlin, Cotta, 1903. — 第 370 页。

K

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2. hin und wieder verbesserte Aufl. Riga, 1787. XLIV, 884 S. — 第 99, 184, 434 页。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3. Aufl. Berlin, 1799. — 第 138 页。

«**Kant-Studien.**» Philosophische Zeitschrift. Unter Mitwirkung von E. Adickes, É. Boutroux u. a.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r «Kantgesellschaft». Hrsg. von H. Vaihinger und B. Bauch. Bd. XIX, Hft. 3. Berlin, 1914, S. 391—392. — 第 380 页。

L

Lange, F. A.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Iserlohn, Baedeker, 1866. XVI, 564 S. — 第 370, 445 页。

La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d. 1—2. Berlin, Duncker, 1858. — 第 383—402, 407 页。

Leibniz, G. W. 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 — 第 432 页。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 第 432, 434, 435 页。

Lipps, Th. *Naturwisse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 Vortrag gehalten auf der 78.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 in Stuttgart. Heidelberg,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06. 40 S. — 第 381 页。

Lucas, R. *Bibliographie der radioaktiven Stoffe*. Hamburg u. Leipzig, Voss, 1908. — 第 44 页。

M

Mach, E. *Grundriß der Physik für die hohen Schulen des Deutschen Reiches*. Bearb. von Harboerdt und Fischer. T. 2. Ausführlicher Lehrgang. 2. Aufl. Leipzig, Freytag, Wien, Tempsky, 1908. — 第 44 页。

Mc Taggart, J. E. *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ktik*. Cambridge, 1896. XVI, 259 p. — 第 258 页。

Mariano, R.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en Italie*. Essai de philosophie hégelienne... Paris, Bailliére, 1868. VIII, 162, 12 p. — 第 366 页。

Marx, K. u. Engels, F.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 Frankfurt a. M.,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ütten), 1845. VIII, 336 S. — 第 5—38, 55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Druck von Hirschfeld, 1848. 24 S. — 第 72, 147 页。

Marx, K. *Marx über Feuerbach*. (Niedergeschrieben in Brüssel im Frühjahr 1845). — In: Engels, F.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idierter sonder. Abdr.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Dietz, 1888, S. 69—72. — 第 228, 397, 595 页。

— **Zur Judenfrage**. —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nd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182—214. — 第 19, 21—24 页。

Marx-Studien. Blätter fü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Hrsg. von M. Adler u. R. Hilferding. Bd. 3. Wien, 1910, S. VII—XII, 1—477. — 第 454 页。

Michellet, K. L. und Haring, G. H. *Historisch-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dialektischen Methode Hegels*. Nebst dem gutachtlichen Berichte über die der Philosoph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 eingereichten Bewerbungsschriften und einer Geschichte der Preisbewerbung.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88. XVI, 174 S. — 第 262 页。

«**Mind**». A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G. F. Stout. New series. Vol. XXII. London, 1913, № 86, april, p. 280—284. — 第 450 页。

N

Napoléon Pensées. Paris, 1913, 120 p. (Bibliothèque miniature. 14). — 第 379 页。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1848, Juni—1849, Mai. — 第 72 页。

Noël, G. La Logique de Hegel. —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Paris, t. II, 1894, p. 36—57, 270—298, 644—675; t. III, 1895, p. 184—210, 503—526; t. IV, 1896, p. 62—85, 583—614. — 第 359 页。

—**La Logique de Hegel.** Paris, Alcan, 1897. VIII, 188 p. — 第 359, 361—366 页。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William Wallace.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lated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with five introductory essay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4; Henry Frowde, London.—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40.—第 264 页。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William Wallac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4; London, Henry Frowde.—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38—540. — 第 262 页。

Norström, V. Naives und wissenschaftliches Weltbild.—In: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Bd. XIV, Hft. 4. Berlin, 1908, S. 447—496. — 第 48 页。

P

Paulsen, F.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6. Aufl. Berlin, Herz, 1899. XVI, 444 S. — 第 40—42 页。

Pearson, K. The Grammar of science. London, Scott, 1892. XVI, 493 S. — 第 162 页。

Pelazza, A. R. Avenarius e l'empiricocriticismo. Torino, Bocca, 1909. 129 p. — 第 48 页。

Pérès, J. Rivista di Filosofia. 1911, Janvier—Juin.—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11, № 9, septembre, p. 332—335. — 第 264 页。

Perrin, J. Les atomes. Avec 13 figures. Paris, Alcan, 1913. XVI, 296 p. — 第 444 页。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 Paris, Gauthier-Villars, 1903. XXVI, 300 p. — 第 367 页。

Perry, R. B.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and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London 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XV, 383 p. — 第 450 页。

Pflaum, Ch. D. Bericht über die italienische philosophische Literatur des Jahres 1905.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29. Leipzig, 1906, S. 94—105. — 第 260 页。

Planck, M. Das Prinzip der Erhaltung der Energie. 2. Aufl. Leipzig u. Berlin, Teubner, 1908. XVI, 280 S. (Wissenschaft und Hypothese. VI). — 第 44 页。

Plato

- **Kratylos.** — 第 399, 400 页。
- **Meno.** — 第 305 页。
- **Parmenides.** — 第 96, 107, 339 页。
- **Symposion.** — 第 288 页。
- **Sophista.** — 第 311, 339 页。
- **Theatetus.** — 第 308, 394, 400 页。
- **Timaeus.** — 第 339 页。
- **Phaedo.** — 第 309 页。
- **Philebus.** — 第 339 页。

Plechanow, G. Bernstein und der Materialismu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 Jg. 1897—1898. Bd. II, № 44, S. 545—555. — 第 307 页。

— **Konrad Schmidt gege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I. Jg. 1898—1899. Bd. I, № 5, S. 133—145. — 第 307 页。

— **Materialismus oder Kantianismu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I. Jg. 1898—1899. Bd. I, № 19, S. 589—596. — 第 307 页。

Plenge, J.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Laupp, 1911. 184 S. — 第 258, 440—443, 449 页。

Prantl, K. Fischer Friedrich. —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VII.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78. S. 66—67. — 第 423 页。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Januar bis März 1913. Berlin, 1913, S. 415—436. — 第 258 页。

Proudhon, P. 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1-er mémoire. Paris, Brocard, 1840. 244 p. — 第 8, 12—13 页。

R

Raab, F.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und immanente Kritik. Leipzig, Meiner, 1912. IV, 164 S. — 第 444 页。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1842—1843. — 第 442 页。

Rau, A. Friedrich Paulsen über Ernst Haeckel.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Naturforschung und moderne Kathederphilosophie. 2. Aufl. Berlin, Brackwede, 1907. 48 S. (Flugschriften des Deutschen Monistenbundes. Hft. 3). — 第 446

页。

Révolutions de Paris, dédiées à la Nation et au district des Petits-Augustins. № 1—160. Paris. 1789—1792. — 第 16 页。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Paris, t. II, 1894, p. 36—57, 270—298, 644—675; t. III, 1895, p. 184—210, 503—526; t. IV, 1896, p. 62—85, 583—614. — 第 359 页。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38—540. — 第 262 页。

—1902, № 9, septembre, p. 312—314. — 第 262 页。

—1904, № 4, avril, p. 393—409, 430—431. — 第 264, 367 页。

—1911, № 9, septembre, p. 332—335. — 第 264 页。

—1912, № 12, décembre, p. 644—646. — 第 452 页。

Rey, A. La philosophie moderne. Paris, Flammarion, 1908. 372 S. (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 第 462—535, 536 页。

—**L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de la chimie physique.**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4, № 4, avril, p. 393—409. — 第 367 页。

Richter, R.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Stein, Ludwig.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1908, Verlag von Enke. XVI und 452 S.—In: «Viertel-

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Hft. I. Leipzig, 1909, S. 105—110. — 第 46 页。

Riecke, E. Lehrbuch der Physik zu eigenem Studium und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Bd. 1—2. 4. Aufl. Leipzig, Veit, 1908. — 第 44 页。

«**Rivista di Filosofia».** Organo della Società Filosofica Italiana. Anno III. Genova, 1911, p. 387—401. — 第 264 页。

Rotta, P. La rinascita dell'Hegel e la filosofia perenne. —In: «**Rivista di Filosofia».** Anno III. Genova, 1911, p. 387—401. — 第 264 页。

Ruttmann, W. I. Die Hauptergebnisse der modernen Psycholog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dividualforschung. Leipzig, Wunderlich, 1914. XIII, 392 S. — 第 448 页。

S

Salignac, F. Questi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et d'astronomie. Toulouse, Privat, 1908. — 第 44 页。

Schiller, F. C. S.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and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By Ralph Barton Perry.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Pp. XV, 383. — In: «Mind». New series. Vol. XXII. London, 1913. № 86, april, p. 280—284. — 第 450 页。

Schinz, M. Die Wahrheit der Religion nach den neuesten Vertreter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Dargestellt und beurteilt von M. Schinz. Zürich, Leemann, 1908. XI, 307 S. — 第 46 页。

Schmidt, F. J. Hegel und Marx. — In: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Januar bis März 1913. Berlin, Stilke, 1913, S. 415—436. — 第 258 页。

Schmitt, E. H. Das Geheimniss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beleuchtet vom konkretsinnlichen Standpunkte. Halle a. S., Pfeffer, 1888. XIV, 144 S. — 第 262 页。

Segond, J.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Antonio Aliott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1 vol. grand in-8°, XVI-526 pp. Palerme, Casa editrice Optimus, 1912.—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12, № 12, décembre, p. 644—646. — 第 452 页。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J. B. Baillie.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Hegel's system. 1 vol. in-8° de XVIII-375 p., London, Macmillan and C°, 1901.—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2, № 9, septembre, p. 312—314. — 第 262 页。

Seth, A.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ondon, Williams a. Norgate, 1882. IV, 170 p. — 第 260 页。

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 — 第 294, 302—303 页。

—Pyrronische Hypothesen. — 第 281 页。

Simon, T. C.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Stirling, J. H. The secret of Hegel: being the hegelian system in origin, principle, form and matter. —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53. Halle, 1868, S. 268—270, in: Simon, T. C. Über den gegenwärtigen Zustand der metaphysischen Forschung in Britannien. — 第 260 页。

Spaventa, B. Da Socrate a Hegel. Bari, Laterza, 1905. XVI, 432 S. (Biblioteca di cultura moderna, № 17). — 第 260, 261 页。

—La filosofia italiana nelle sue relazioni con la filosofia europea. Nuova edizione con note e appendice di documenti a cura di G. Gentile. Bari, Laterza, 1908. XXII, 317 p. — 第 48 页。

Spicker, G.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wissenschaft zur Philosoph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

sichtigung der Kantischen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de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on Albert Lange. Berlin, Duncker, 1874. 94 S. — 第 445 页。

Stein, L.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Enke, 1908. XVI, 452 S. — 第 46 页。

Stirling, J. H. The secret of Hegel: being the hegelian system in origin, principle, form and matter. — 第 260 页。

Strache, H. Die Einheit der Materie, des Weltäthers und der Naturkräfte. Wien, Deuticke, 1909. — 第 48 页。

Sue, E. Les Mystères de Paris. 11-e éd., Paris, 1842. — 第 14, 33—35, 37—38 页。

Suter, J.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Darstellung und erkenntniskritische Würdigung.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ersten Sektion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vorgelegt von J. Suter aus Madretsch. Begutachtet von G. W. Störring, Zürich, 1910. 167 S. — 第 448 页。

T

Teichmann, E. Betrachtungen zu einigen neuen biologischen Werken. — In: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1904, № 348. Erstes Morgenblatt, 13.

Dezember, S. 1—3. — 第 43 页。

Thomson, J. J. Die Korpuskulartheorie der Materie. Autoris. Übers. von G. Siebert. Braunschweig, Vieweg, 1908. VII, 166 S. (Die Wissenschaft. Samml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und mathematischer Monographien. Hft. 25). — 第 44 页。

U

Ueberweg, F.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 1—3. 5., mit einem Philosophen- und Literatoren-Register versehene Aufl., bearb. und hrsg. von M. Heinze. Berlin, Mittler, 1876.—第 39 页。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fortgeführt von M. Heinze. T. 1. Das Altertum. 10., mit Namen- und Sachverzeichnis versehene Aufl., bearb. und hrsg. von K. Praechter. Berlin, Mittler, 1909. XV, 362, 178 S. — 第 283, 308 页。

Uhde-Bernays, H. Feuerbach. Leipzig, Insel-Verlag, 1914. 77 S. mit III. — 第 447 页。

Ulrici, Н.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By Andrew Seth. Published by the Hibbert Trustees. London, Williams a. Norgate, 1882.—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

losophische Kritik». Ed. 83. Halle, 1883, S. 145—150.—第 260 页。

V

Véra, A.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is, Franck, 1855. VII, 306 p.—第 366 页。

Verworn, M. *Die Biogenhypothese*. Eine kritischesexperimentelle Studie über die Vorgänge in der lebendigen Substanz. Jena, Fischer, 1903. IV, 114 S.—第 374—375 页。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Gegründet von R. Avenarius, in Verbindung mit F. Jodl und A. Riehl hrsg. von P. Barth. 33. Jg. Neue Folge VIII. Leipzig, 1909. Hft. I, S. 105—110.—第 46 页。

Volkmann, P.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ihre Beziehnugen zum Geistesleben der Gegenwart*. Allgemei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2. vollst. umgearb. und erw. Aufl. Leipzig u. Berlin, Teubner, 1910. XXIII, 454 S. (Wissenschaft und Hypothese. IX). — 第 372 页。

W

Wallace, W.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lated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with five introductory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320 p.—第 264 页。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2d. ed., rev. and au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XVI, 365 p.—第 262 页。

Weber, L.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J. Grier Hibben.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313 p., Scribners's Sons, New York, 1902.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4, № 4, avril, p. 430—431.—第 264, 266 页。

Windelband, W. *Geschichte der antiken Natu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Bearb. von S. Günther und W. Windelband. —In: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systematischer Darstellung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ichte und Methodik der einzelnen Disziplinen, hrsg. von I. Müller. Bd. V. Abt. 1. Nördlingen, Beck'sche Buchhandlung, 1888. VII, 337 S.—第 419 页。

X

Xenophon. *Xenophontis memoria*. —第 306 页。

Z

Zart, A. *Bausteine des Weltalls*. Atome und Moleküle. Mit zahlreichen Abbildungen nach Ori-

ginalaufnahmen und Zeichnungen von C. Schmauck, R. Oeffinger u. a. und einem Titelbild von W.

Planck. Stuttgart, Kosmos, Gesellschaft der Naturfreunde, 1913. 100 S. — 第 447 页。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53. Halle, 1868, S. 248—272.—第 260 页。

—Bd. 83. Halle, 1883, S. 145—150.—第 260 页。

—Bd. 111. Leipzig, 1898, S. 205—213. — 第 264 页。

—Bd. 119. Leipzig, 1902, S. 182—204. — 第 258 页。

—Bd. 129. Leipzig, 1906, S. 94—105. — 第 260 页。

—Bd. 148. Leipzig, 1912, S. 95—97. — 第 260 页。

А

Авенариус, Р. Критика числового опыта. — 第 563 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о

мире. Пер. И. Федорова, под ред. М. Филиппова. Спб., Сойкин, 1901. 91 с. — 第 562 页。

Б

Богданов, А. А. Авторита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 В кн.: Богданов, А. А. 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а. Статьи 1901—1904 гг. Спб., Дороватовский и Чарушников, 1904, с. 95—156. — 第 547 页。

—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а. Статьи 1901—1904 гг. Спб., Дороватовский и Чарушников, 1904, с. 95—156. — 第 547 页。

Г

Герцен, А. И. «Very dangerous!»—«Колокол». Лондон, 1859, № 44, стр. 363—364. — 第 567—568 页。

Гильфердинг, Р.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 Новейшая фаза в развит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Авт. пер. с нем. и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И. Степанова. М., Знаменский, 1912. XXIX, 576, 8 с.—第 454 页。

«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Женева—Париж, 1908, № 6—7, май—июнь, с. 3—14; № 8—9, 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с. 3—16. — 第 307 页。

Д

Деборин, 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 В кн.: На рубеже.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Наше Время», 1909, с. 38—75. — 第 537—545 页。

Е

Евангелие. — 第 349 页。

З

«Заря». Штутгарт, 1901, № 2—3, декабрь, с. 204—225. — 第 307 页。

Зенд-Авеста. — 第 303 页。

K

«Колокол». Лондон, 1859, № 44, стр. 363—364.—第 568 页。

M

Маркс, К.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 Франции. Воззвание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о Франции 1871 г.

Ко всем члена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в Европе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Апрель—май 1871 г.—第 351 页。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Т. I—III. 1867—1894 гг.—第 98, 154, 189, 191, 254, 357, 409, 549 页。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от 1 Февраля 1858 г.—第 385, 402 页。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от 10 мая 1870 г.—第 428 页。

Н

На рубеже.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каний.)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Наше Время», 1909, с. 38—75.—第 537—545 页。

П

Писарев, Д. И. Промахи не зрелой мысли.—第 421 页。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Бельтов, 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 Ответ гг. Михайловскому, Карееву и комп. Спб., 1895,

288 c.—第 307 页。

—К шестидесятой годовщине смерти Гегеля.—第 169 页。

—Сант против Канта или духовн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г. Бернштейна.—«Заря», Штутгарт, 1901, № 2—3, декабрь, с. 204—225.—第 307 页。

—Критика наших критиков. Спб., 1906. VII, 400 c.—第 307 页。

—Materialismus militans. Ответ г. Богданову. Письмо первое и второе.—«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Женева—Париж, 1908, № 6—7, май—июнь, с. 3—14; № 8—9, 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с. 3—16.—第 307 页。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Спб., «Шиповник», 1910. 537 c.—第 565—626 页。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 Лондон, 1890, кн. 1, февраль, с. 88—175.—第 567, 571—574, 578—579, 598—599, 610, 612, 615, 620, 621, 623—625 页。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Наша Жизнь», 1908. 107 c.—第 307, 346, 457—461 页。

—Ответ г. Богданову. Письмо третье.—В кн.: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падению. Ответ г. А. Богданову, критика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синдикализма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М., 1910, с. 70—111.—第 307 页。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падению. Ответ г. А. Богданову, критика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синдикализма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М., 1910, с. 70—111.—第 307 页。

С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пб., 1861, № 5, с. 89—117.—第 591 页。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 Лондон, 1890, кн. 1, февраль, с. 88—175.—第 567, 571—574, 578—579, 598—599, 610, 612, 615, 620, 621, 623—625 页。

Ч

Чернов, 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907. 379 с.—第 284 页。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Июльская монархия.—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53—150.—第 605, 606 页。

—Политика. Июнь 1859.—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тр. 209—250.—第 611 页。

—Критика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едубеждений против общинного владения.—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IV.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304—333.—第 607 页。

—О причинах падения Рима (подражание Монтескье).—«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пб., 1861, № 5,

с. 89—117.—第 591 页。

—Очерки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о Миллю).—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I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305—664.—第 615 页。

—Письма об Испании. В. П.

Боткина. Спб., 1857 г.—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II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тр. 25—46.—第 589—590 页。

—Пролог.—第 573 页。

—Что делать?—第 576, 577, 578 页。

III

Шекспир, В. Все хорошо, что хорошо кончается, акт I, сцена третья.—第 14 页。

Шулятиков, В. Оправдан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От Декарта до Э. Маха. М., «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во», 1908, 151 с.—第 546—564 页。

3

Энгельс, Ф. Анти-Дюринг.

Переворот в науке,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й господином Евгением Дюрингом, 1876—1878 гг.—第 121, 277, 290—291, 316 页。

—Письмо К. Марксу от 24 сентября 1874 г.—第 165 页。

—Письмо К. Шмидту от 1 ноября 1891 г.—第 165 页。

人名索引

A

阿芬那留斯, 理查 (Avenarius, Richard 1843—1896) —— 德国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第 452、558、560、561、562、563 页。

阿里奥塔, 安东尼奥 (Aliotta, Antonio 生于 1881 年) —— 意大利哲学家, 写过许多实验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他反对经验批判主义和实用主义。—— 第 452 页。

阿利斯塔克(萨摩斯的 Aristarchus 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 —— 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第 377 页。

阿那克萨哥拉 (克拉左门的 Anaxagoras 约公元前 500—428) —— 古希腊哲学家,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第 295—296 页。

阿那克西曼德 (米利都的 Anaximander 约公元前 610—546) —— 古希腊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 第 273 页。

埃宾格豪斯, 海尔曼 (Ebbinghaus, Hermann 1850—1909) —— 德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 唯心主义者, 实验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因写过研究记忆的著作而知名。—— 第 370 页。

埃德加尔 (Edgar) —— 参看鲍威尔。

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约公元前 276—194) —— 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他第一个近似地确定了地球的大小。—— 第 376 页。

爱尔维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 Adrien 1715—1771) ——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 无神论者,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第 29、30 页。

奥斯卡瓦尔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 (Ostwald, Wilhelm Friedrich 1853—1932) —— 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的基本著作发展了电解理论。他创造了“唯能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变种之一。—— 第 47、453、479、484、504、564 页。

B

巴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1760—1797) —— 法国革命家, 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 “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 第 25、30 页。

巴尔福, 阿瑟·约翰 (Balfour, Arthur John 1848—1930) —— 英国的国家活动家, 外交官, 保守党首领之一。他在哲学著作中曾批判过黑格尔的观点。—— 第 259 页。

巴尔特兹, 保尔·约瑟夫 (Barthez, Paul

Joseph 1734—1806)——法国的医生和所谓蒙彼利埃学派的生理学家,活力论者。——第 496 页。

巴门尼德(Parmenides 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学生,埃利亚学派的杰出代表,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第 106、107 页。

白里,詹姆斯·布莱克(Baillie, James Black 1872—1940)——里士满大学副校长,曾写了一本著作论述黑格尔的逻辑学。他曾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成英文。——第 263 页。

保尔逊,弗里德里希(Paulsen, Friedrich 1846—1908)——德国教育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写过伦理学、教育学和德国国民教育史方面的著作。——第 40—42、446 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的弟弟。——第 8、11、12、13 页。

鲍威尔,奥托(Bauer, Otto 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修正主义的思想家。——第 449 页。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5、11、16、19、21—23、25、31、32、36 页。

贝克莱,乔治(Berkeley, George 1684—1753)——反动的英国哲学家,英国教会的主教,主观唯心主义者。——第 411、511、538、562、563 页。

贝拉察,奥略里(Pelazza, Aurelius 死于

1915 年)——意大利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作者。——第 49 页。

贝兰,让·巴蒂斯特(Perrin, Jean Baptiste 1870—1942)——法国物理学家和物理化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阐述布朗运动的实验研究的。——第 367、444 页。

贝罗丹,昂利·约瑟夫·阿纳斯塔斯(Perrotin, Henry Joseph Anastas 1845—1904)——法国天文学家,因观察火星上的“运河”和土星的光环而出名;他发现了六个小行星。——第 378 页。

彼得楚尔特,约瑟夫(Petzoldt, Josef 1862—1929)——德国反动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他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第 560 页。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0—500)——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 120、273—276、377、420 页。

毕尔生,卡尔(Pearson, Karl 1857—1936)——伦敦大学教授,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认识论方面,他站在马赫主义的立场上。——第 162 页。

毕希纳,弗里德里希·卡尔·克里斯提安·路德维希(Büchner, 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宣扬者;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第 42、397 页。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的理论家。——第 31 页。

别尔托夫(Бельтов)——参看普列汉诺

夫。

别林斯基，维·格·(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1811—1848)——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67 页。

波尔兹曼，路德维希(Boltzmann, Ludwig 1844—1906)——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曾批判过马赫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第 49 页。

波格丹诺夫，亚·亚·(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Богданов, А. А. 1873—1928)——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907 年以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脱离了党。他曾经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从马赫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加以歪曲。曾创立过一种变相的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第 307、547、550 页。

波林，威廉·安得列阿斯(Bolin, Wilhelm Andreas 1835—1924)——瑞典历史学家，费尔巴哈派哲学家，赫尔辛福斯大学教授。费尔巴哈专论的作者。他和弗·约德尔共同出版《费尔巴哈全集》。——第 424 页。

波拿巴(Bonaparte)——参看拿破仑第一。

波旁王朝(Bourbons)——法国的王朝名(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349 页。

波西尔，艾米尔·让·阿尔芒(Beaussire, Emile Jean Arman 1824—1889)——哲学教授，法国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曾写过一系列有关道德问题的著作。——第 366 页。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cob 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在他

的学说中包含着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成分。——第 65 页。

柏采留斯，扬斯·雅科布(Berzelius, Jöns Jakob 1779—1848)——著名的瑞典化学家、矿物学家。——第 127 页。

柏格森，亨利(Bergson, Henri 1859—1941)——法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直觉是人的认识的基础；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452、453、467、504、507、564 页。

柏拉图(Plato, 原名阿里斯托克)(约公元前 427—347)——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 34、86、107、153、237、240—241、288、304、306、309—312、313、314、316、337—338、363、364、394、398—400、411、416、420、476、511、553 页。

柏纳尔，沙尔(Bénard, Charles 1807—1898)——法国哲学家，曾把一系列的黑格尔著作译成法文，并把它们出版。——第 366 页。

博兰德，赫拉尔杜斯(Bolland 1854—1922)——来丁大学的哲学教授，曾是爱·哈特曼的拥护者，后来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曾把黑格尔的一些著作译成荷兰文。——第 445 页。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实证论社会学家，《英国文明史》的作者。——第 372 页。

布莱德里，弗兰西斯·赫伯特(Bradley, Francis Herbert 1846—1924)——英国反动哲学家，绝对唯心主义者。——第 263、265、564 页。

布鲁诺(Bruno)——参看鲍威尔。

布吕纳提埃尔，斐迪南(Brunetière, Fer-

dinand 1849—1906)——法国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曾企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首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文学史。——第 485 页。

C

寥尔特,阿·(Zart, A.)——德国物理学家,《宇宙的基础:原子、分子……》的作者。——第 447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俄国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哲学上他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力求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第 71、78,565,566—570,572—574,577—580,585,588—590,592,594—596,598,602,605—606,610—611,612,616,620,624—625 页。

D

达姆施泰特,路德维希(Darmsstaedter, Ludwig 1846—1927)——德国化学家,以化学史著作而知名。——第 378 页。

丹奈曼,弗里德里希(Dannemann, Friedrich 生于 1859 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波恩大学教授。——第 376 页。

德波林(越飞),阿·莫·(Деборин(Иоффе), А. М. 1881—1963)——苏联哲

学家,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从 1903 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在 1907 年是孟什维克,从 1928 年起是苏联共产党党员;三十年代时持有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观点;曾写过许多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第 537,544 页。

德谟克利特(阿布德拉的 Demokritos 约公元前 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者之一。——第 294—295,312,377,391,401,411,583 页。

德萨米,德奥多(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著名代表。——第 31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都昂·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1754—1836)——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 7 页。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 John 约 1265—1308)——中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院哲学家,作为中世纪唯物主义最初表现的唯名论的代表;《牛津文集》这部巨著的作者。——第 29 页。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地获得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家。——第 65,411,457 页。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第 585 页。

狄尔泰,威廉(Dilthey, Wilhelm 1834—191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林

大学的教授，“生活哲学”的创始者，这种哲学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反动的非理性论派。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青年时代的黑格尔的著作最有名。——第 47、261 页。

笛卡儿，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 (拉丁文是 Cartesius)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二元论者，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 27、28、30、362、364、411、484、552、553 页。

第欧根尼(西诺普的 Diogenes 约公元前 404—323) ——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一学派反映了人民的贫苦阶层对有产者的统治的消极反抗。——第 242、281 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 (Diogenes, Laertius 三世纪) ——古希腊哲学史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第 240、281、294、324—325、330、332 页。

蒂迈欧 (Timaeus 公元前四一三世纪) ——古希腊历史学家，写过一些关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历史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是这些著作的残篇。他使用奥林匹克计算法计算历史年代，在编年史上首创了一个体系。——第 395 页。

杜勃罗留波夫，尼·亚·(Доброплюбов, H. A. 1836—1861)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67 页。

杜尔克姆，艾米尔 (Durkheim, Emile 1858—1917) ——反动的法国社会学家，马尔萨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第 513 页。

杜恒，比埃尔·莫里斯·玛丽 (Duhem, Pierre Maurice Marie 1861—1916) ——法国的理论物理学家，曾写过一系列物理学史的著作；在认识论方面，他

是个马赫主义者。——第 453、479、480、483、484 页。

杜威，约翰 (Dewey, John 1859—1952) ——美国的反动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发展了实用主义思想，制定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变种之一。——第 452 页。

多德威尔，亨利 (Dodwell, Henry 死于 1784 年) ——英国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第 30 页。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卡尔·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他和马克思一起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记材料参看列宁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86—94 页）。——第 5—6、19—20、55、59、63、72、104、109、110、121、147、165、180、252、277、284、290、316、345、351、385、407、458、541、592 页。

F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 Philo 约一世纪) ——公元一世纪初犹太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企图把犹太教与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结合起来。斐洛的神秘主义对基督教神学有很大的影响。——第 337、392、407 页。

斐索·伊波利特·路易 (Fizeau, Hippolyte Louis 1819—1896) ——法国物理学家，以其光学方面著作而知名；他曾用他所发明的旋转齿轮的方法在空气中测量光速。——第 378 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得列阿斯(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4—1872)

——杰出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尽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其局限性和直观性,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第 12、14、19—21、27、31、32、53—54、57—59、63—64、66—69、71—72、74、78、79、127、163、228、303、316、331、348、356、369、371、386—387、391、397、411、424、427、431—434、438、446、457、594、595、596、597 页。

费尔伏恩,麦克斯(Verworn, Max 1863—1921)——著名的德国生理学家,《普通生理学杂志》的创办人,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并接近于马赫主义。——第 374 页。

费尔斯特,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Först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91—1868)——德国作家和历史家,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第十六和十七卷是他与波曼合编的,这两卷中包括各种问题的论文。——第 83 页。

费舍, 弗里德里希(Fischer, Friedrich 1801—1853)——巴塞尔哲学教授。——第 45、423 页。

费舍, 库诺(Fischer, Kuno 1824—1907)——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家,黑格尔主义者,《近代哲学史》这部巨著的作者。起初在耶拿后来在海得尔堡任哲学教授。——第 165、187 页。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第 93、116、256、363、538、555—556 页。

冯特,威廉·麦克斯(Wundt, Wilhelm Max 1832—1920)——德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362、557—562 页。

弗科, 让·贝尔纳·莱昂(Foucault, Jean-Bernard-Leon 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由于他的摆的实验而知名,这个实验明显地表明地球的自转;他还用迅速旋转的镜子在空气和水中测量光速。——第 378 页。

弗拉萨克, 鲁道夫(Wlassak, Rudolf)——奥地利生理学家,《论耳迷路的静力作用》这篇学术论文的作者。——第 561 页。

弗里斯, 胡果·德·(Vries, Hugo de 1848—1935)——荷兰植物学家、反达尔文主义者,反动的泛生论和突然变异论的创始人。——第 499 页。

弗列尔, 奥古斯特(Forel, August 1848—1931)——瑞士的神经病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昆虫学家。——第 371 页。

伏尔泰(原名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之一,杰出的作家,历史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8 页。

孚赫, 尤利乌斯(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15 页。

福尔克曼, 保尔(Volkmann, Paul 生于 1856 年)——科尼斯堡的理论物理学教授;《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作者,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第 372、380、410 页。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 15、17、30、35、37、38 页。

G

盖诺夫，彼得(Genoff, Peter)——保加利亚的哲学史家，《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这篇学位论文的作者。——第 369 页。

盖伊，茹尔(Gay, Jules 1807—1876 年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第 31 页。

甘斯，爱德华(Gans, Eduard 约 1798—1839)——柏林大学的罗马法的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法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是他编的。——第 34、83、343、353 页。

冈佩茨，泰奥多尔(Gomperz, Theodor 1832—1912)——德国哲学史家，语言学家，实证论者。《希腊思想家》(共三卷)的作者。——第 283 页。

高爾吉亞(列昂庭的 Gorgias 约公元前 483—375)——古希腊的诡辩哲学家，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300—302 页。

高爾紐，瑪麗·阿尔弗勒德(Cornu, Marie Alfred 1841—1902)——法国物理学家，以其光学方面的著作而知名，他改进了斐索的确定光速的实验。——第 278 页。

高斯，卡尔·弗里德里希(Gauss, Karl Friedrich 1777—1855)——卓越的德国数学家，他在天文学、测量学和物理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 224 页。

哥白尼，尼古拉(Copernik, Nichola 1473—1543)——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第 301、

377、520 页。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第 371 页。

H

哈尔博尔特(Harbordt)——德国学者，曾修订恩·马赫的《物理学概论(德国高等学校用)》。——第 45 页。

哈尔基狄(Chalcidius 四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曾把柏拉图的一篇对话《蒂迈欧》译成拉丁文并写了注释。——第 398 页。

哈林格(Haring, G. H.)——德国哲学家，与米希勤合著《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历史批判的叙述》。——第 263 页。

哈马赫，艾米尔(Hammacher, Emil 1885—1916)——德国反动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 261 页。

哈斯，阿尔都尔·埃利希(Haas, Arthur Erich 1884—1941)——奥地利物理学家，原子物理学的专家。——第 380 页。

哈特莱，大卫(Hartley, David 1704—1757)——英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职业是医生。——第 30 页。

哈特曼，爱德华(Hartmann, Eduard 1842—1906)——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德国的好战的卫士。——第 47 页。

哈伊姆，鲁道夫(Haym, Rudolf 1821—1901)——德国文学史家，哲学史家，他曾经写了许多有关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各大学派的专论。——第 348 页。

海尔巴特, 约翰·弗里德里希 (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 ——

德国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 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第 439 页。

海克尔, 恩斯特·亨利希 (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 ——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 耶拿大学的动物学教授, 进化论者和自然历史唯物主义者, 达尔文学说的拥护者和宣扬者。——第 43, 372, 447 页。

海因泽, 麦克斯 (Heinze, Max 1835—1909) ——德国哲学史家, 古希腊哲学方面的专家。宇宙威格的哲学史教程从第六版起是他编的。——第 39, 283, 308 页。

荷马 (Homeros) ——半传说的古希腊叙事诗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生活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和八世纪之间。——第 346, 376 页。

赫尔岑, 亚·伊·(Герцен, А. И.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作家和政论家。——第 567, 568, 592 页。

赫格西亚 (Hegesias 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 ——希腊昔勒尼学派或享乐主义学派的哲学家, 这个学派认为享乐是生活的唯一幸福。赫格西亚同意这一点, 但又认为享乐是得不到的, 因此他否定了生活的意义。——第 309 页。

赫拉克利特(爱非斯的 Herakleitos 约公元前 530—470) ——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 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 自发唯物主义者。——第 106, 286—289, 291—296, 380, 385—401, 407, 411, 416 页。

赫兹, 亨利希·鲁道夫 (Hertz, Heinrich Rudolf 1857—1894) ——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 电动力学方面的专家, 按其

哲学观点来说, 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453, 504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和辩证论者, 德国古典哲学的卓越代表。黑格尔的历史功绩是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第 9, 14, 16, 18—19, 23, 27, 31, 34—36, 62, 74, 82, 83, 85, 88, 89, 93—95, 103—104, 106—107, 112, 115—118, 119—122, 124—125, 127, 133, 139—140, 143, 153—154, 157—159, 160—163, 164—165, 172, 178—179, 181—186, 188—192, 194, 197—200, 202—203, 205—207, 210, 218—225, 227—228, 233, 245—248, 250, 253—256, 259, 261, 263, 267, 271, 273, 276—277, 281—289, 292—297, 299, 301, 302—304, 306—310, 312—331, 333—335, 343, 345, 348—351, 352, 354—356, 359—356, 371, 385—386, 389—393, 395, 396, 398, 401, 407, 409—410, 417, 421, 424, 439, 440—442, 445, 448, 555—556 页。

恒宁格, 莱昂保尔德 (Henning, Leopold 1791—1866) ——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 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逻辑学》和《哲学全书》第一部(《逻辑学》)是他编的。——第 83 页。

华莱士, 威廉 (Wallace, William 1844—1897) ——英国黑格尔主义的知名的代表之一, 曾把黑格尔《哲学全书》译成英文。——第 263 页。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

唯物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反民主主义倾向。

——第 28、29、30、554 页。

霍多，亨利希·古斯达夫 (Hotho, Heinrich Gustav 1802—1873) ——艺术史家，黑格尔学派的美学家，柏林大学的教授。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美学讲演录》是他编的。——第 83 页。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31、411、552 页。

霍夫丁，哈拉尔德 (Höffding, Harald 1843—1931) ——丹麦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证论者。——第 560 页。

J

基阿培里，亚历山大 (Chiapelli, Alexander 1857—1913)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曾写过许多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宗教史方面的著作；他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攻击。——第 453 页。

伽利略，伽利莱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力学家和天文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第 126、377、520 页。

伽桑狄，比埃尔 (Gassendi, Pierre 1592—1655) ——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发展了伊壁鸠鲁原子论和伦理学的思想，并且写了天文学、数学、力学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他因这些著作而知名。——第 28、77、411、586 页。

昆特，康拉德 (Guenther, Konrad 1874

—1955) ——德国动物学家，夫赖堡大学教授，《从原始动物到人》图册的编纂者。——第 49 页。

K

卡巴尼斯，比埃尔·让·若尔日 (Cabanis, Pierre Jean 1757—1808) ——法国医生，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庸俗唯物主义的先驱之一。——第 28 页。

卡贝，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和平派的著名代表，《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第 31 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数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 122 页。

卡斯坦宁，弗里德里希 (Carstanjen, Friedrich) ——阿芬那留斯的学生，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在阿芬那留斯死后，他主编《科学的哲学季刊》。——第 560 页。

卡维林，康·德 (Кавелин, К. Д. 1818—1885)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论家，历史家，法律家；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第 568 页。

凯尔德，约翰 (Caird, John 1820—1898) ——英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一书的作者。——第 263、265 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 (Ceasar, Gaius Julius 约公元前 100—44) ——罗马的名将和国家活动家。——第 349 页。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康德认识论的特点是矛

盾、即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的结合，这表现在他承认客观存在着的“自在之物”这一点上。——第 33、40、88、94、96、99、116、119—120、124、139、178—185、189—191、198、199、205—207、219—222、224、226、240、242、250、251、256、261、286、299—300、302、304、307、313、316、359、362—365、411、421、433、434、445、469、538、540 页。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 ——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脑之一，中派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考茨基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并写了许多推广马克思学说的著作。—— 第 549 页。

考尔德，威廉 (Coward, William 约 1656—1725) —— 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 30 页。

柯亨，海尔曼 (Cohen, Hermann 1842—1918) —— 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首脑。—— 第 452 页。

柯罗齐，贝奈戴托 (Croce, Benedetto 1866—1952) —— 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家、文学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许多著作中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反对马克思主义。—— 第 452 页。

科林斯，安东尼 (Collins, Anthony 1676—1729) ——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信徒。—— 第 30 页。

克拉底鲁 (Kratylos 公元前五世纪) ——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和柏拉图的先生；他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中得出了极端相对主义的结论，因而走向了诡辩。—— 第 390、399

页。

克莱因佩特，汉斯 (Kleinpetter, Hans 1869—1916) —— 奥地利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传播者，他的译为俄文的主要著作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第 560 页。

克劳伯，约翰 (Clauberg, Johann 1622—1665) —— 德国哲学家，杜斯堡的哲学教授，笛卡儿主义者，他接近于偶因论。—— 第 434 页。

克雷门 (Clemens of Alexandria 约 150—215) —— 基督教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 395、398 页。

刻卜勒，约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 —— 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学说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 第 126、377 页。

孔德，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 1798—1857) —— 法国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实证论的创始人。—— 第 365 页。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 (Condillac, Etienne Bonnot 1715—1780) ——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洛克的继承人。—— 第 29、30 页。

L

拉布，弗里德里希 (Raab, Friedrich 生于 1890 年) —— 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 1926 年起在法兰克福任政治经济学教授。—— 第 444 页。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 (Lagrange, Joseph Louis 1736—1813) —— 杰出的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 第 122 页。

拉美特利，茹利安·奥弗雷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1709—1751) —— 法国

医生，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第 28,30,585 页。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e, Ferdinand 1825—1864) —— 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为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创造了开端；就其哲学观点来说，是唯心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 第 385 —— 397, 399—402, 407, 592 页。

拉松，阿道夫 (Lasson, Adolf 1832—1917) —— 德国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新黑格尔主义的著名代表。—— 第 259 页。

莱昂，格扎维埃 (Léon, Xavier 1868—1935) —— 法国哲学协会主席，《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评论》杂志的编辑，唯心主义哲学家，写过许多论费希特哲学的著作。—— 第 359 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 伟大的德国数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杰出的唯理论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哲学含有辩证法的思想，它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 27, 28, 29, 30, 54, 113, 117, 122, 150, 164, 225, 363, 369, 427—436, 438, 554 页。

莱伊，阿伯尔 (Rey, Abel 1873—1940) —— 法国实证论哲学家，巴黎大学中讲授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哲学史的教授，在认识论上，他接近马赫主义。—— 第 367, 462, 486, 511, 519, 536 页。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 德国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其著作中歪曲了唯物主义的历史。——

第 371, 445 页。

劳，阿尔勃莱希特 (Rau, Albrecht 1843—1920) —— 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 第 446 页。

勒卢阿，爱德华 (Le Roy 1870—1954) —— 法国反动哲学家，数学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实用主义者和新实证论者。他企图实现哲学、科学和宗教的“有机综合”。天主教现代主义的领导人之一。—— 第 512 页。

勒卢阿，昂利 (Le Roy, Henri 1598—1679) (按荷兰文是 De Roy, 按拉丁文是 Regius) —— 荷兰医生和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和感觉论者，笛卡儿的唯物主义继承者的学派的创始人。—— 第 28 页。

勒麦，奥列·克里斯登森 (Røemer, Ollaus Christensen 1644—1710) —— 丹麦的天文学家。他在科学史上第一次确定光速，发明了许多天文仪器。—— 第 278 页。

勒蓬，古斯达夫 (Le Bon, Gustave 1841—1931) —— 法国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唯心主义者。—— 第 490 页。

雷诺维叶，沙尔·贝尔纳 (Renouvier, Charles Bernard 1815—1903) ——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折衷主义者，所谓“新批判主义者”的首脑，约定主义者。—— 第 365, 452, 564 页。

黎尔，阿路易斯 (Riehl, Alois 1844—1924) ——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他接近雷诺维叶的新批判主义。—— 第 261, 452 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 —— 杰出的德国科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巴伐利亚科学院的

- 院长。——第 64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之一。——第 8 页。
- 李凯·爱德华** (Riecke, Eduard 1845—1915) ——德国物理学家。——第 45 页。
- 李凯尔特**, 亨利希 (Rickert, Heinrich 1863—1936)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 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第 452 页。
- 李希特尔**, 劳尔·海尔曼 (Richter, Raul Hermann 1871—1912)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第 47 页。
- 里普斯**, 泰奥多尔 (Lipps, Theodor 1851—1914) ——德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现象论的拥护者, 慕尼黑心理学院的创始人。——第 381 页。
- 利鲍**, 德奥多 (Ribot, Théodule 1839—1916) ——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哲学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曾写过许多心理学史的著作; 他的观点中所包含的自发唯物主义的因素具有机械论的性质。——第 452 页。
- 利特尔**, 亨利希 (Ritter, Heinrich 1791—1869) ——德国哲学史家, 持有宗教唯心主义观点; 《古代哲学史》的作者。——第 392 页。
- 留基伯** (Leukipp 公元前五世纪)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原子论的创始人。——第 286、292—294、314、420 页。
- 鲁卡斯**, 理查 (Lucas, Richard) ——《关于放射性物质的书籍的目录》一书的作者。——第 45 页。
- 鲁特曼** (Ruttmann, W. I.) ——德国心理学家, 《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成果》的作者。——第 448 页。
- 路斯达洛**, 埃利塞 (Loustalot, Elisée 1762—1790) ——法国政论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第 16 页。
- 俾斯勒**, 康斯坦丁 (Rössler, Konstantin 1820—1896) ——德国政论家, 耶拿的国家学教授, 新黑格尔主义者。——第 259 页。
- 罗, 约翰** (Law, John 1671—1729)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 1719—1720 年任法国财政大臣; 因从事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知名, 这种活动以彻底破产而告终。——第 28 页。
- 罗比耐**, 让·巴蒂斯特·勒奈 (Robinet, Jean Baptiste René 1735—1820) ——法国哲学家,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 自然神论的维护者。——第 30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济多尔 (Robespierre, 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1758—1794)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1793 至 1794 年任雅各宾党的领袖, 革命政府的首脑。——第 25 页。
- 罗塔**, 鲍洛 (Rotta, Paolo 生于 1873 年) ——意大利的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 米兰天主教大学的教授, 他接近于新经院哲学。——第 265 页。
- 罗伊斯**, 裴西阿 (Royce, Josiah 1855—1916) ——美国反动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第 452 页。

洛采，海尔曼 (Lotze, Hermann 1817—1881) —— 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个站在机械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他发展了莱布尼茨的单子思想；他在晚期著作中公开地维护宗教。—— 第 259 页。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制定了感觉论的认识论。—— 第 27、29、30、254、327、362、554、586 页。

洛里亚，阿基尔 (Loria 1857—1943) —— 意大利庸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 第 554 页。

M

马尔海塞凯，菲力浦·康拉德 (Marheineke, Philip Konrad 1780—1846) —— 德国新教的神学家和基督教历史家，柏林大学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宗教哲学讲演录》是他编的。—— 第 83 页。

马赫，恩斯特 (Mach, Ernst 1838—1916) —— 奥地利反动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物理学家，除理查·阿芬那留斯之外，他是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 第 45、49、64、295、300、308、372、452、454、471、474、479、480、484、504、536、558、563 页。

马克·塔加尔特，约翰·爱里斯 (Mc Taggart, John Ellis 1866—1925) ——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曾给黑格尔的《逻辑学》写过评注。—— 第 259、267 页。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 天才的思想家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完成了哲学中的革命变革（参看列宁的论文《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5—72 页）。—— 第 5—6、8、13、16、18、19、21、22、25、31—33、35、37—38、55、72、147、154、189、190、191、228、254、259、314、348、351、356、385—386、388、397、402、409—410、428、439、440—443、459、549、592、595 页。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 (Malebranche, Nicolaus 1638—1715) ——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偶因论的代表之一。—— 第 27、29、30 页。

马利安诺，拉发洛 (Mariano, Raffaello 1840—1912) —— 意大利的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主义者，那不勒斯的教会史教授。—— 第 263、366 页。

麦克斯韦，詹姆斯·克拉克 (Maxwell, James Clerk 1831—1879) —— 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因电学理论著作而知名。—— 第 453 页。

弥勒，伊万 (Müller, Iwan Ritter von 1830—1917) —— 埃尔兰根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古典古代史参考手册》这一著作的编纂者，该书多年来一直是用他的名字出版的。—— 第 419 页。

米哈洛夫斯基，尼·康·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1842—1904) —— 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派民粹主义思想家；《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这两种杂志的编辑。—— 第 69 页。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 (Michelet, Karl-Ludwig 1801—1893) —— 柏林

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哲学论文》、《哲学全书》第2部（《自然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是他编的。——第83、263页。

闵斯特贝尔格，胡果（Münsterberg, Hugo 1863—1916）——德国心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维护唯意志论。——第452页。

N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26、349、379页。

奈恩斯特，瓦尔特·海尔曼（Nernst, Walter Hermann 1864—1941）——德国物理学家和物理化学家。——第492、493页。

奈麦西（Nemesius 约四世纪）——腓尼基的埃米萨主教，他在其著作《人性论》中企图把新柏拉图主义和关于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神旨等基督教教学说结合起来。——第391、401页。

瑙威尔克，卡尔（Nauwerck, Karl 1810—1891）——德国政论家，曾参加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自由人”。——第6页。

尼采，弗里德里希（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反动的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非理性论者，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驱之一。——第47页。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k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人。——第122、377、430、484页。

诺埃尔，若尔日（Noël, Georges）——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教授。《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的作者。——第267、359、361、363、365、366页。

诺贝尔特烈姆，维塔里（Norström, Vitalis 1856—1916）——瑞典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哥德堡的教授。——第49页。

O

欧勒，莱昂纳德（Euler, Leonard 1707—1783）——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院士；他一生中的大半时间是在俄国度过的。——第122页。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7、31页。

P

帕斯托勒，汉尼拔（Pastore 1868—1956）——意大利哲学家，都灵科学院院士；研究过数理逻辑，《哲学评论》（«Rivista di Filosofia»）的撰稿人。——第453页。

培尔，比埃尔（Bayle, Pierre 1647—1706）——法国怀疑论哲学家，早期启蒙运动者之一，著名的《历史批判词典》的作者，他曾批判过宗教教条。——第29、54、282、283页。

培根，弗兰西斯（Bacon, Francis 1561—1626）——维鲁拉姆男爵，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家和国家活动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第29、586页。

培里，拉尔夫·巴顿（Perry, Ralph Barton 生于1876年）——美国唯心主义

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新实在论者。

——第 450 页。

彭加勒,昂利 (Poincarè, Henri 1854—1912)——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哲学上接近马赫主义，他是约定主义者。——第 468、469、470—471,481,504,536 页。

皮尔斯,查理·桑嘉哥·桑德斯 (Peirce, Charles Santiago Sanders 1839—1914)——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在 1878 年宣布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第 515 页。

皮浪 (Pyrrhon 约公元前 365—275)——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论的创始人。——第 332 页。

皮萨列夫,德·伊· (Писарев, Д. И. 1840—1868)——杰出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第 421,604 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6,8,11—13 页。

普兰克,麦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 (Planck, Max Karl Ernst Ludwig 1858—1947)——杰出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柏林科学院院士，就其哲学观点来说，他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45 页。

普朗特尔,卡尔 (Prantl, Karl 1820—1888)——慕尼黑大学的哲学教授，唯心主义者，他写过许多哲学史和逻辑史方面的著作。——第 423 页。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30、

582,583 页。

普连厄,约翰 (Plenge, Johann 生于 1874 年)——德国反动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莱比锡和闵斯德（威斯特伐里亚）的教授。——第 259、440,442—443,449 页。

普列汉诺夫,格·瓦· (Плеханов, Г. В. 1856—1918)——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俄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在 1903 年后，他走上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哲学方面他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第 169,190,307,346,407,410,457,544,565,595,611 页。

普卢塔克 (Plutarkhos 约 46—126)——古希腊作家、历史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编纂的著作是古希腊历史资料和哲学资料的来源之一。——第 388,389 页。

普罗塔哥拉 (阿布德拉的 Protagoras 约公元前 481—411)——古希腊诡辩哲学家，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家。——第 299—300,305,400 页。

Q

切尔诺夫,维·米· (Чернов, В. М. 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第 214,284 页。

R

热奈,保尔 (Janet, Paul 1823—1899)——法国资产阶级怀疑论哲学家，曾写有许多有关哲学史、伦理学和历史的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反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第 366 页。

S

萨利尼亞克, 费尼薩(Salignac, Fénelon)——法国科学家,《普通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一书的作者。——第45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二世纪)——古希腊医生,怀疑论哲学家。流传至今的著作有:《皮浪的基本原理》和《反对数学家》,这两部著作有丰富的哲学史资料。——第276、278、281、289、294、302、303、333、335—336页。

塞涅卡, 鲁齐乌斯·安涅乌斯(Seneca, Lucius Anaeus 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尼禄皇帝的教师。——第73页。

赛瑟, 安得鲁(Seth, Andrew 1856—1931)——艺术硕士,语言学和民法学博士,不列颠科学院院士,曾写过许多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和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载于《哲学评论》。——第259、261、267页。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355或354)——古希腊历史学家,按他的政治观点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贵族斯巴达的拥护者。——第306页。

色诺芬尼(科洛封的 Xenophanes 约公元前580—470)——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抽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第278页。

沙登, 艾米尔·奥古斯特(Schaden, Emil August 1814—1852)——爱尔兰大学哲学教授,神秘主义者,曾批判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第78页。
沙列尔, 尤利乌斯(Schaller, Julius 1810—1868)——哈雷大学哲学教授,黑格

尔主义者,批判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78页。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4页。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25页。

施莱艾尔马赫尔,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Schlei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教说教者,柏林大学神学教授,浪漫主义者,以著有评判圣经经文的著作而知名。——第392页。

施里加(Szeliga)——弗兰茨·齐赫林斯基的笔名(Franz Zychlinecki)(1816—1900)——普鲁士军官,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所出版的期刊的撰稿人。——第13—14页。

施米特, 斐迪南·雅科布(Schmidt, Ferdinand Jacob 生于1860年)——德国的反动哲学家和教育家,柏林大学教授,信仰主义者;在认识论方面,他接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内在论者。——第259页。

施米特, 欧仁·亨利希(Schmidt, Eugène Heinrich 1851—1916)——《从具体感性观点出发所阐明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的作者。当时柏林黑格尔哲学协会曾征求关于黑格尔方法的著作,并设有奖金,这部著作就是为了应征而作的。该著作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唯物主义和感觉论”而未能获得奖金。后来施米特转上

了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立场。——第 263、452 页。

施泰因, 路德维希(Stein, Ludwig 1859—1930)——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柏林和日内瓦科学院院士。《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的编辑。在哲学史方面有不少著述。——第 47 页。

施特拉海, 胡果(Strache, Hugo 1865—1925)——奥地利化学家和工程师, 《物质、宇宙以太和自然力的统一》一书的作者。——第 49 页。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耶稣传》的作者, 该书是为了批评基督教教条而写的。——第 31 页。
施维格勒, 阿尔伯特(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家。——第 409、415、420、422—423 页。

叔本华, 阿尔都尔(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他的唯意志论和仇恨人类的理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 559 页。

舒尔茨, 约翰(Schulze, Johann 1736—1869)——德国教育家, 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编的。——第 83 页。
舒尔茨-埃奈西德穆, 哥特利勃·恩斯特(Schulze-Änesidem, Gotlieb Ernst 1761—183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休谟主义的不可知论者, 他企图恢复古代怀疑论的论据, 并使之现代化。——第 332 页。

舒里雅齐柯夫, 弗·米·(Шулятиков,

B. M. 1872—1912)——俄国文学批评家, 布尔什维克; 他从庸俗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反对唯心主义, 同时也歪曲马克思主义。——第 546、552、555、562 页。

舒佩, 威廉(Schuppe, Wilhelm 1836—1913)——德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所谓内在论学派的首脑。——第 452 页。

斯巴芬达, 贝尔特兰多(Spaventa, Bertrando 1817—1883)——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著名代表, 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第 49、261、263 页。

斯宾诺莎, 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唯理论者, 无神论者。——第 27、29、30、54、59、94、107、109、164、177—178、255、362、411、427—428、439、553、554 页。

斯宾塞, 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论的创始人之一, 社会学的有机论学派的著名代表, 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第 47 页。

斯密, 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之一。——第 7 页。

斯皮克尔, 吉德昂(Spicker,Gideon 1840—1912)——闵斯克大学教授, 写过不少哲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445 页。

斯塔赫维奇(Стахевич, С. Г. 1843—1918)——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63 年被捕, 判服苦役并终身放逐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生活过

几年，曾写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录。
——第 570 页。

斯梯林，詹姆斯·哈钦森 (Stirling, James Hutchison 1820—1909) —— 英国哲学家，按他所受教育来说是医生，曾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成英文；他的著作《黑格尔的秘密》在英国引起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注意。—— 第 261、263 页。

斯托贝，约翰 (Stobaeus, Johannes 约五世纪) —— 希腊作家，古代作家作品丛书的编纂者。—— 第 392 页。

苏，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 —— 法国作家，写了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小说。—— 第 14、33—35、37 页。

苏格拉底 (Socrates 约公元前 469—399) ——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第 153、240、303—306、511 页。

苏特尔，亨利希 (Suter, Heinrich 1848—1922) —— 瑞士的数学教授。—— 第 448 页。

T

塔尔德，加布里埃尔 (Tarde, Gabriel 1843—1904) —— 法国社会学家、刑法学家和心理学家，社会学中的心理派的创始人之一，唯意志论者。—— 第 509 页。

塔加尔特 (Taggart) —— 参看马克·塔加尔特。

泰恩，伊波利特·阿道夫 (Taine, Hippolyte Adolphe 1828—1893) —— 法国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家和艺术理论家，实证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曾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和社会生活。—— 第 476 页。

泰勒斯 (米利都的 Thales 约公元前 624—547) —— 古希腊哲学家，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 第 240、272 页。

汤姆生，约瑟夫·约翰 (Thomson, Joseph John 1856—1940) —— 英国物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从 1915 年至 1920 年底是该学会的主席，他在哲学观点方面坚持机械唯物主义。—— 第 45、380 页。

特伦德伦堡，阿道夫 (Trendelenburg, Adolf 1802—1872) —— 德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唯心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曾经批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第 259 页。

提德曼，迪特利希 (Tiedemann, Dietrich 1748—1803) —— 德国哲学史家，马堡大学教授；他的著作《思辨哲学的精神》(共六卷) 是黑格尔讲授哲学史时所用的资料之一。—— 第 301 页。

屠格涅夫，伊·谢· (Тургенев, И. С. 1818—1883) —— 伟大的俄国作家，按其政治观点来说是自由主义者。—— 第 567 页。

托勒密，克罗狄乌斯 (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纪) —— 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始人。—— 第 377 页。

W

万-德尔-瓦尔斯，约翰·狄德利克 (Van der Waals, Johannes Diderik 1837—1923) —— 荷兰物理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以其气体动力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而知名。—— 第 492 页。

万特-霍夫，雅科布·亨利 (Van't Hoff, Jacobus Henricus 1852—1911) ——

著名的荷兰化学家，现代的物理化学和立体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 492 页。

维拉，奥古斯特 (Véra, Augusto 1813—1885) —— 意大利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在意大利的最早继承者之一。他曾经把黑格尔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和法文，并因此而知名。—— 第 263、366 页。

维利，鲁道夫 (Willy, Rudolf 生于 1855 年) —— 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学生。—— 第 560 页。

文德尔班，威廉 (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 ——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有名的哲学史家。—— 第 261、419 页。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 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莱布尼茨哲学的宣扬者和庸俗化者，目的论的拥护者。—— 第 94、226 页。

乌德-贝尔纳乌斯，海尔曼·约翰 (Uhde-Bernays, Hermann Johann 生于 1875 年) —— 德国语言学家，著有一些文学史和艺术史方面的著作。—— 第 447 页。

X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 106—43) —— 杰出的罗马演说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 第 394、401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 瑞士经济学家，抨击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 第 8 页。

希本，约翰·格里尔 (Hibben, John Grier

1861—1933) —— 美国的逻辑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第 265、267 页。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约公元前 460—377) —— 古希腊杰出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古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 第 400 页。

希法亭，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 ——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首脑之一。他在《金融资本》这一著作中，对帝国主义作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 第 454 页。
席勒，斐迪南·坎宁·斯各脱 (Schiller, Ferdinand Canning Scott 1864—1937) —— 英国的反动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实用主义者，多元论的拥护者。—— 第 450、452 页。

谢贡，让 (Segond, Jean 生于 1872 年) —— 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唯心主义者，土伦中学校的教员。《哲学评论》杂志的撰稿人。—— 第 452 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775—1854) —— 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他发展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制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在其活动晚期，宣传宗教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思想家。—— 第 255、337、439、555 页。

辛茨，麦克斯 (Schinz, Max 生于 1864 年) —— 苏黎世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后来是教授。—— 第 47 页。

休谟，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 ——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历史家和经济学家。—— 第 40、139、220、411、538、540、

555页。

Y

雅科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 1743—1819) —— 德国哲学家, 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有神论者; 他反对唯理论, 维护信仰和感性直觉, 并认为它们是认识的最可靠的道路。——第 226 页。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 —— 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第 86, 185, 192, 217, 274, 275, 276, 282—285, 288, 289, 295, 312—322, 329, 401, 407, 409, 415—417, 419—420, 422—423, 586 页。

亚历山大 (马其顿的 Alexander 公元前 356—323) —— 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313 页。

伊壁鸠鲁 (Epicurus 约公元前 341—270) —— 古代卓越的思想家之一,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 323—330, 391, 583 页。

宇宙威格, 弗里德里希 (Überweg, Friedrich 1826—1871) ——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科尼斯堡大学教

授, 《哲学史概论》这部巨著的作者。

——第 39, 283, 308 页。

约德尔, 弗里德里希 (Jodl, Friedrich 1849—1914) —— 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哲学教授, 实证论者, 曾出版《费尔巴哈全集》。——第 369 页。

Z

詹姆斯, 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 —— 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47, 452, 504, 509, 512, 515, 529 页。

张伯伦, 豪斯登·斯特瓦特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1855—1927) —— 反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种族主义社会学家, 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世界霸权思想的宣扬者, 法西斯思想的主要先驱之一, 按出身来说他是英国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转到德国方面。——第 47 页。

芝诺 (埃利亚的 Zeno 公元前五世纪) —— 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 巴门尼德的弟子, 抽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主观辩证法的代表。——第 279, 281—287 页。

名 目 索 引

B

- 本质**——第 139 页。
 规律和本质——第 159—160、355 页。
 作为“本质”的“一般”——第 297 页。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是相对的——第 211、278 页。
 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第 134 页。
 本质和假象(外观)——第 134、136—138 页。
 本质和形式——第 151 页。
 本质和现象——第 183、278、357、409—410 页。
- 必然性**
 必然性是存在中的普遍性——第 291 页。
 必然和偶然——第 409—410 页。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第 434 页。
 必然性变成自由时并没有消失——第 171 页。
 自然界的必然性——第 66、67、68 页。
 参看 因果性。
- 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第 273—276 页。
- 辩证法**——第 407—412 页。
 辩证法的实质——第 98—99、111—112、240、243—244、277—278、285、407—412 页。
 “永恒的生命”=辩证法——第 214 页。
 辩证法的两个标志、两种特征——第 277、278 页。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第 210、280 页。
 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第 357、399、407、411 页。
 辩证法和诡辩——第 108、112、408 页。
 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第 213、277 页。
 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第 114、302 页。
 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第 154 页。
 辩证法的历史——第 241 页。
 辩证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第 407 页。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第 357 页。
 应当构成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第 399 页。
 客观的辩证法和主观的辩证法——第 199—201、240、279—280、286—287 页。
 马克思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第 190、357、408—409 页。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 第 407 页。
- 辩证法的要素**——第 238—239 页。
- 辩证法的核心**——第 240 页。
参看黑格尔;逻辑;认识论。
- 辩证唯物主义**——第 324、411—412 页。
参看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 表象**——第 149 页。
表象的多样性——第 149 页。
- 表象和矛盾——第 149 页。
- 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第 246 页。
- 柏拉图**
- 柏拉图的“理念”和神——第 338 页。
- 不可知论**——第 64、337、365、486、491、
511、518—519 页。
- C**
- 差别**
- “差别的内在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第 96 页。
-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概念和客观性的差别，是相对的——第 211 页。
- 经验的东西**
- 真理（客观的）和经验的区别——第 205—206 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 普列汉诺夫所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缺点——第 595、611—612 页。
- 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第 78 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民主主义——第 611—612 页。
- 抽象**——第 213、421 页。
科学的抽象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第 87—89、98—99、181、189—190、
208—209、213—214 页。
- 词（言语）**
-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第 303 页。
- 存在**
- 在我们之外的存在 = 不以思维为转移——第 61 页。
- 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自为的）存在——第 110、115—116、118、227—
229、354、356 页。
- “存在和自然界”，“思维和人”——第 78 页。
- 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第 292 页。
- 现有的存在是规定的“具体的”存在——质——第 105—106、109 页。
-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的相对性——第 211 页。
- “自在”和“自为”这两个用语的正确和中肯——第 217 页。
- D**
- 大宇宙和小宇宙**
- 毕达哥拉斯派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相似的猜测——第 275 页。
- 单子**——第 428—429、430—431 页。
- 电子**——第 114、327、429、489 页。
- 度**——第 124—126 页。
- 对立面**——参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 对立面的斗争**——参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 97、188、238—240、283、310、389、407—410 页。
- 事物（现象）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第 238 页。
- 运动是矛盾的统一——第 147—148、
283、389—391 页。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第 111、240 页。

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第 408 页。

对立面的统一和认识的交错点——第 310 页。

在每个现象中都有矛盾的力量——第 238、407—409 页。

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第 239 页。

表象的矛盾和多样性——第 149 页。

矛盾是活动的——第 110—112、149 页。

（事物、现象）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第 288 页。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第 407—409 页。

E

恩格斯

论自然科学——第 291 页。

论“运用概念的艺术”——第 277—278、291 页。

论黑格尔——第 104、109、179、252—253 页。

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F

发展——第 238、280 页。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第 407—408 页。

两种发展观点：减少和增加以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 296—297、408 页。

（事物、现象）向自己的对立面发展——

第 288 页。

人类思想的发展——第 271 页。

“自己运动”和发展的理论——第 408 页。

必须把发展的原则和世界、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统一的原则结合起来——第 280 页。

参看 运动。

反映

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第 194 页。

应当把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理解成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第 208 页。

自然界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第 316 页。

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他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第 194 页。

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第 181、192、195、215、216、228 页。

范畴

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第 349 页。

逻辑的范畴——参看 逻辑。

思维的范畴——参看 思维。

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第 12、13、19—20、21、27、31—32 页。

费尔巴哈在 1836 年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第 427 页。

费尔巴哈在 1848—1851 年期间已经远远地落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72 页。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 58、63、65、71 页。

- 费尔巴哈学说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第 66、71 页。
- 无神论既不消灭“道德的最高者(=理想)”,也不消灭“自然的最高者(=自然界)”(费尔巴哈)——第 61 页。
- 费尔巴哈反对不可知论的意见是重要的——第 64 页。
- 费尔巴哈所谓的质和感觉——第 356 页。
- 费尔巴哈所谓的客观的东西——第 69 页。
-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态度——第 53—79 页。
- 自然界 = 共和分子, 神 = 君主(费尔巴哈语)——第 64 页。
- 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信奉神的原因——第 63、69 页。
- 费尔巴哈反对神的论据——第 59 页。
- 费尔巴哈的“社会主义”——第 72 页。
- 费尔巴哈所说的思辨 = 唯心主义哲学——第 74 页。
- 费尔巴哈的“复制”论——第 62 页。
- 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第 78 页。
- 费尔巴哈不懂得 1848 年的革命——第 53 页。
-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和唯心主义——第 74、127 页。
- 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第 54、57、60、70 页。
- 费尔巴哈所谓的“利己主义”及其意义——第 56 页。
- 否定**——第 243—244 页。
- 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第 95、243—244 页。
- 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第 243—244 页。
- 否定的否定——第 95、239、243—244、247 页。
- G**
- 概念**——第 187—191、355 页。
- 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第 177 页。
- 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第 213 页。
- 自然界辩证地反映在人的概念中——第 316 页。
- 概念的全面的灵活性, 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第 112、154 页。
- 思维和感觉对任何概念的描述, 总是粗糙化、僵化——第 285 页。
- “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第 277、291 页。
- 概念的形成和世界的客观联系——第 189—190、210、280 页。
- 概念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第 223、409、421 页。
- 概念不是不动的——第 243、277 页。
- 类概念和规律——第 295 页。
- 一切概念之间的联系——第 210 页。
- 概念与感觉的总括之间的一致——第 316 页。
- 概念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第 223 页。
- 感觉**
- 感觉和质——第 356 页。
- 感觉和思维——第 582 页。
- 感觉和认识——第 308、316—318 页。
- 感性**
- 感性的东西 = 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东西——第 57—58 页。
- 感觉表明实在——第 58、70、303 页。

个别、特殊、个体——参看普遍、一般。

工资——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

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第 31 页。

“法国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巴贝夫)”(马克思)——第 25 页。

关系——第 210 页。

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第 161 页。

有限和无限的关系——第 114—115 页。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第 274 页。

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的概念关系是逻辑的主要内容——第 210 页。

观念的东西

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第 117 页。

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第 117 页。

规律——第 158、186 页。

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第 158 页。

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第 159 页。

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第 159 页。

规律就是关系——第 161 页。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第 160 页。

规律和类概念——第 295 页。

规律和现象——第 159 页。

规律是现象的平静的反映——第 159 页。

规律和本质——第 159、355 页。

规律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第 192 页。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第 158 页。

规律的概念和现代物理学——第 158 页。

诡辩——第 153、299—303、390 页。

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就是诡辩——第 112 页。

诡辩和辩证法——第 108、112、408 页。

国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

H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第 390 页。

赫拉克利特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明——第 395 页。

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趋向——第 401 页。

黑格尔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态度——第 104、109、147、179、189、252、314、355、385—386 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第 163、205、210、246—247、253、273、355 页。

黑格尔主义的神秘主义外壳中所包含的真理的内核——第 147、162、163、202、293 页。

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态度——第 292—293、307、312、318—322、323、324、325—326 页。

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第 166、202、344、348 页。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第 108、179、245、308、312、319、337、345、349、421 页。

- 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第 181 页。
- 黑格尔只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第 210 页。
- 黑格尔不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转化——第 314 页。
- 黑格尔论唯物主义的长处——第 330 页。
- 黑格尔论量到质的转化——第 119—120 页。
- 黑格尔论物理学中力的概念——第 85、152 页。
- 黑格尔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第 227 页。
- 黑格尔论思维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第 87 页。
- 黑格尔抓住了神——第 155、181、327、337 页。
- 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让步——第 188 页。
- 黑格尔逻辑学所描绘的世界的情景——第 154 页。
-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第 88、119、120、124、139、178—180、181—185、190、198、205—207、219—223、224、250 页。
- 黑格尔的逻辑学——第 89、95、191、205、252、283 页。
- 黑格尔所说的“机械性”——第 197、198 页。
- 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第 186、188、312、356 页。
- 黑格尔学说中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转化——第 252 页。
- 黑格尔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第 203、204 页。
- 黑格尔的概念——第 117、127、161、297、315—316 页。
- 黑格尔关于神、宗教、一般道德的议论常常是最庸俗的唯心主义胡说——第 272、345、349—350 页。
- 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头足倒置的)唯物主义——第 104、154、252 页。
-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第 351 页。
- 黑格尔的公式：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第 312 页。
- 黑格尔论历史中的因果性——第 169、170 页。
- 黑格尔论十八世纪末法国的革命——第 349、350—351 页。
- 黑格尔论亚里士多德——第 312—313、314、316、317、318—319、321—322 页。
- 黑格尔论德谟克利特——第 312 页。
- 黑格尔论柏拉图——第 312 页。
- 黑格尔论伊壁鸠鲁——第 323—330 页。
- 怀疑论**
- 怀疑论在哲学史上的作用——第 29、119、241 页。
- 怀疑论的辩证法是“偶然的”——第 332 页。
- 怀疑论和辩证法——第 408 页。
- 康德和休谟的怀疑论——第 220 页。
- 怀疑论和假象——第 134—136 页。
- 怀疑论不是疑惑——第 332 页。
- 怀疑论者的哲学——第 231—232、336 页。
- 环节(瞬间)——第 154、166、214、284—285、301、310、356 页。
- 幻想——第 421—422 页。

J

机械论者——第 488、489、500 页。

极限——第 111—114 页。

技术

技术服务于人的目的——第 199—202 页。

假象(外观)——第 96、134—138、139 页。

价值——第 357—358、388 页。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第 13 页。

价值的范畴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第 183 页。

简单的价值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第 189—190 页。

渐进性和飞跃——第 127—128、314、408 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参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进化——第 280、408 页。

经验——第 191 页。

莱伊关于经验的定义——第 506、507、534 页。

詹姆斯的“经验论”——第 504 页。

具体的东西——第 144 页。

具体的东西和科学的抽象——第 181 页。

具体的东西的丰富性——第 249 页。

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关系中——第 144 页。

认识具体事物的道路——第 310 页。

绝对和相对——第 107 页。

K

康德和康德主义——第 135、180、181、286、300、421 页。

康德的自在之物——第 88、220—221、222 页。

普列汉诺夫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康德——第 190、307 页。

康德没有指出范畴的相互转化——第 224 页。

康德不理解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第 226 页。

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第 99、181 页。

康德主义 = 形而上学——第 110 页。

康德那里的样态范畴——第 124 页。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第 88、119、120、124、139、178—180、181—185、190、198、205—207、219—222、250—251 页。

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初按费尔巴哈的观点批判康德——第 191 页。

康德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第 139、219—222、242、286 页。

康德在普通的意义上使用“观念”这一用语——第 205 页。

康德的哲学和笛卡儿主义——第 434 页。

科学——第 275 页。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第 216 页。

辩证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第 407 页。

“各种科学的经验的总结”——第 98 页。

科学是圆圈的圆圈——第 251 页。

客观的东西、客观性

客观的 = 在我们身外的——第 60 页。

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第 246 页。

观念(人的认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一致——第 180、207—208 页。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第 218—219、
274 页。

费尔巴哈所谓的客观的东西——第 69
页。

概念的客观性——第 187、190 页。

外观(假象)的客观性——第 96 页。

客观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第
199—204 页。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相
对的——第 97、211 页。

L

理性——参看 思维。

力——参看 物理学。

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
批判——第 5—3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
——第 351 页。

世界历史是个整体——第 348 页。

黑格尔论历史中的因果性——第 168
—169 页。

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
据、存在——第 292 页。

历史中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第
349 页。

对普列汉诺夫历史观的批判——第
594、611 页。

对舒里雅齐柯夫历史观的批判——第
552、564 页。

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
思想及其对历史的意义——第 117
页。

历史唯物主义——参看 历史；马克思、恩
格斯、马克思主义。

利己主义——第 56、71—72 页。

连续性——第 119、283—285 页。

联系——第 103、106、158、171—173、
189、217、239、244、394、410 页。

一切都是通过转化而联系的——第
103、244、409—410 页。

联系的全面性及其在因果性中的表现
——第 168 页。

一切的联系的观念和人类思想史——
第 394 页。

关于万物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
的联系的思想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
概念中的反映——第 153—154 页。

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
的必然的、客观的联系——第 95 页。

世界的客观联系——第 158、189 页。

原因和结果是世界性的联系的环节
——第 168、171 页。

一切概念之间的联系——第 210 页。

无限前进的一切部分的联系——第
115 页。

联系也就是转化——第 192 页。

参看 因果性。

量——第 125、127 页。

逻辑(逻辑学)——第 84、91、97、355 页。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
是同一个东西——第 357 页。

逻辑是关于世界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它
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第 89
—90 页。

逻辑是全面发展中的知识——第 103
页。

逻辑学是认识的理论——第 103、186、
194、205 页。

《资本论》中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
认识论——第 189、357、408—409
页。

在逻辑中思想史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第 355 页。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第 216 页。
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天才的
——第 216 页。
逻辑的主要内容是概念的关系——第
210 页。
逻辑规律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
中的反映——第 192、195 页。
逻辑的范畴和人的实践——第 86、203、
233 页。
逻辑的范畴是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各个
环节——第 90、91、212 页。
逻辑的“格”是事物的最普通的关系
——第 189 页。
逻辑的客观性——第 223 页。

M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
论工资——第 6—7 页。
论生产的社会关系——第 13 页。
论政治经济学——第 6—8、12—13 页。
论生产方式——第 32—33 页。
论价值——第 7—13 页。
论私有制——第 6—11、12—13 页。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接近生产
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第 13 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对辩证法的运
用——第 189—190、357、408—40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
态度——第 104、109、147、179—180、
189、252、314—315、356、385—386
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
转向社会主义——第 6 页。

马克思对实践和认识论的看法——第
227—228 页。

要在哲学上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
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
历史——第 154 页。

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
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第 386
—387 页。

恩格斯和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的区别确定——第 58—5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国家

论古代国家——第 23 页。
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市民
社会)——第 23—2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论资产阶级——第 9—10 页。
论无产阶级及其世界历史作用——第
9—1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历史——第 19—20、 32—33 页。

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第 5—
38 页。

论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 24
—25 页。

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第 15
—20、24—2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
——第 35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平等——第 11—1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第 2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第 2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哲学史

- 论英国唯物主义——第 29—30 页。
 论黑格尔——第 13—14、17—18、24、
 27、31—32、34—36 页。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的批
 判——第 5—39 页。
 论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第 27—28、
 30—31 页。
 论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第 27—31
 页。
 论唯名论——第 29 页。
 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英国
 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第 30
 页。
 论费尔巴哈——第 12、13、20、21、27、31
 —32 页。
 论法国唯物主义——第 27—31 页。
 马克思对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者入赫
 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评论——第
 385、402 页。
 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概述，这是《神圣
 家族》一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第 27—3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宗教——第 6、21—25
 页。
资产阶级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第
 259、440 页。
-
- 马克思主义**——第 64、136、139、161、190、
 295、300、308、474、504、536 页。
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第 611、
 617—618 页。
某物——第 111 页。
目的
 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第
 201 页。
 人的目的和它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 第 199—203 页。
- N**
- 内容**——第 95、150 页。
内容和形式——第 240 页。
能——第 57、265 页。
- P**
- 普遍**——第 409—410 页。
 普遍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的东
 西的丰富性——第 98 页。
必然性——存在中的普遍性——第 291
 页。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第
 434 页。
个别和普遍——第 187—188、213、306、
 409—410 页。
- 普列汉诺夫**
- 普列汉诺夫对对立的统一的理解
 ——第 407 页。
 普列汉诺夫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批
 判康德——第 190、307 页。
 普列汉诺夫所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
 书的缺点——第 595、611 页。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第 307 页。
- Q**
- 前进**
 无限前进的一切部分的联系——第
 115 页。
- 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
 观主义观点的批判——第 5—38 页。
- 群众**——参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历史。
- R**
- 人的活动**——参看 实践。

人民——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历史。

认识

辩证认识的本质——第 83、166、181、

189—190、238—239、407—412 页。

被描绘成一串圆圈的认识的图画——

第 271、310、410—411 页。

逻辑的范畴是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各个

环节——第 89—90、212 页。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第 357 页。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第 64 页。

人类认识的一般进程：从主体到客体的

认识的步骤、阶段、过程——第 90、161、167、178、181、194、207—210、220、221—223、310、355—356 页。

认识中的机智和智慧——第 77、149

页。

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内容——第 191 页。

感觉和认识——第 307—308、318 页。

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第 194 页。

认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一致——第 207—209 页。

规律的概念是认识的一个阶段——第 158 页。

人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第 203、215—216、227—230、233—234、235、310、355—356、357 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认识途径——第 181 页。

参看抽象；思维；表象；意识；认识论。

认识论——第 84、133、194、357、394 页。

辩证法是认识论——第 357、399、407、

411 页。

用历史观点研究因果性对认识论的意义——第 394 页。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第 357 页。

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第 399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第 189—190、357、408—409 页。

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第 186、194、205、357 页。

参看逻辑；认识论。

S

商品——第 190、357、409 页。

社会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第 6—7 页。

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出社会主义——第 3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第 21 页。

神

人的模样的神——第 278—279、331 页。

在时间性事物之外的时间=神——第 62 页。

黑格尔抓住了神——第 155、180—181、328、337—338 页。

费尔巴哈反对神的论据——第 59 页。

关于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论据的荒谬性——第 196、432 页。

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信奉神的原因——第 63、69 页。

不以物质为转移的自然界=神——第 62 页。

- 生产的社会关系**——第 13 页。
生成——第 105—108、304 页。
生命——第 215—216 页。
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第 26—30 页。
时间和空间——第 60—61、282 页。
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第 246 页。
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是运动——第 283 页。
实践——第 199—200、216、233、234、357 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认识的途径——第 181 页。
用实践来证明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第 204、215—216、227—230、233—234、235、246—247、310、356 页。
逻辑的范畴和人的实践——第 86、203、233 页。
实践和认识结合的必要性——第 232—233 页。
实践和世界的改变——第 199—203、229—231、234—235 页。
马克思对实践和认识论的看法——第 227—228 页。
实体——第 171 页。
实用主义——第 529、536 页。
实在的东西
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第 117 页。
实证论——第 365、372、533 页。
世界——第 158、280、395 页。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的统一——第 158—159、280 页。
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第 107 页。
- 自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第 161 页。
整个世界的必然联系——第 103、106、115、169—170、189 页。
客观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第 199—204 页。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的统一——第 158—159、280 页。
数——第 120 页。
数学——第 422 页。
数学中的无限——第 121—122 页。
微分和积分——第 122、225—226 页。
私有制——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
思维
思维的范畴——第 87、90、280 页。
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是把运动僵化和粗鄙化——第 285 页。
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第 303 页。
思维的理性（智慧）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对立的程度——第 149 页。
思维和人——第 78 页。
思维和语言——第 85 页。
思维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第 87 页。
理性（理智）、思想、意识，如果撇开自然，不适应于自然，就是虚妄——第 317 页。
思维和人的物理的质之间的距离不是没有限度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限度——第 582 页。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到抽象的东西，并从抽象的东西到实践的进程——第 181、355—356 页。
参看 意识。

T

同一——第 139—140, 407 页。

同一和统一——参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W

外观——参看假象。

唯名论

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马克思)——第 29 页。

唯物主义——第 26—30, 103, 372 页。

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第 40, 63, 312 页。

人本主义原理和自然主义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第 78 页。

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第 27 页。

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出社会主义——第 30 页。

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第 28, 30 页。

关于哲学唯物主义原理的问题——第 78 页。

唯心主义者的相互批判有利于唯物主义——第 313 页。

唯物主义反对神学和唯心主义——第 63 页。

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的知识——第 181—182 页。

物质的东西以及它和观念的东西的区别——第 117 页。

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第 27, 29, 30, 411 页。

舒里雅齐柯夫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第 552, 555, 564 页。

恩格斯和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的区别的确定——第 58—59 页。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第 30 页。

法国的唯物主义——第 26—30 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费尔巴哈。

唯心主义——第 411—412 页。

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第 40, 63, 312 页。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第 411—412, 421 页。

辩证唯心主义比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第 305 页。

原始的唯心主义和现代的唯心主义把一般(概念、观念)变为单个的存在物——第 420—421 页。

哲学唯心主义是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第 411—412 页。

唯心主义者的相互批判有利于唯物主义——第 313 页。

客观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第 179, 308, 329 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唯心主义的看法——第 411—412 页。

参看黑格尔。

无产阶级——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无神论——第 61, 70 页。

无限和有限

数学中的无限——第 121 页。

无限和有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第 107 页。

物质的深广的无限性——第 114 页。

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以及它们的联系

- 第 114 页。
- 无政府状态**——第 25 页。
- 物理学**
- 规律的概念和现代物理学——第 158—159 页。
- 物质——第 167—168 页。
- 物质的深邃的无限性——第 114 页。
- 毕达哥拉斯派对物质结构的暗示——第 275 页。
-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的统一的原则——第 158—159, 280 页。
- X**
- 现实**——第 164—166, 209, 234 页。
- 现象**
- 规律和现象——第 157、159 页。
- 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环节——第 161 页。
- 在每个现象中都有矛盾的力量——第 238—240, 407—410 页。
- 现象是短暂的、流逝的、运动的——第 278 页。
- 现象和本质——第 184、278, 358, 410 页。
- 现象论**——第 300, 308 页。
- 相互依赖**——参看 联系,
- 相互作用**
- “相互作用”这个单纯概念的贫乏和空洞——第 172 页。
- 新经验论**——第 172 页。
- 形式**
- 形式是本质的——第 151 页。
- 形式和内容——第 239 页。
- 形式逻辑**——第 91、95—96, 187—188 页。
- 休谟主义者**
-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的批判——第 190—191 页。
- Y**
- 亚里士多德**
- 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区别——第 313 页。
-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第 313 页。
-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第 416 页。
- 亚里士多德和唯物主义——第 313, 314, 318, 322 页。
- 言语(词)**
-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第 303 页。
- 以太**
- 古代人关于以太的猜测——第 276 页。
- 一般(普遍)**
- 一般自身体现着特殊和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第 98 页。
- 一般和个别——第 98, 188, 189—190, 213, 306, 309—310, 409 页。
- 作为“本质”的“一般”——第 297 页。
- 意识**
- 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第 181, 192, 195, 215, 216, 223 页。
- 意识和存在——第 292 页。
- 人的意识及其对自然界的关系——第 200 页。
-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第 228—229 页。
- 主观的意识和客观性——第 219 页。
- 因果性**——第 172, 189, 200, 239, 560 页。
- 原因和结果是世界性的联系的环节——第 168—171 页。
-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等于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第 170 页。

历史地研究因果性对于认识论的意义

——第 394 页。

因果性只是世界性的、客观实在的联系
的一小部分——第 170 页。

庸俗行为

(庸俗之辈)对自然界和历史“抱温情态度”就是企图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清除矛盾和斗争——第 141 页。

对发展原则的庸俗看法——第 280 页。

有限和无限

有限和无限是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
——第 107 页。

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第 114 页。

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以及它们的联系
——第 114—115 页。

有限的定义——第 111—113 页。

语言

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第 303、
306 页。

语言的历史——第 85、399 页。

思维和语言——第 85 页。

原子论

原子论与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的联系——第 292—293、
326—328 页。

原子论和黑格尔关于有限和无限的统
一的原理——第 114 页。

运动

——第 138、147—148、283—285、
555 页。

概念的逻辑对运动的表达——第 111—
113、281—282、284—285、389 页。

辩证运动——第 389—390 页。

运动是矛盾的统一——第 147—148、
283—284、389 页。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第 283
页。

运动和瞬间——第 153—154、214、284

页。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物质运动
以及历史运动——第 170 页。

运动和自己运动——第 147、149、407
—408 页。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 还未被应用于
生活和社会以前, 就被猜测到了——
第 147 页。

思维、感觉对运动的描述, 总是粗糙化、
僵化——第 285 页。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的统一的原则
——第 158—159、280 页。

参看 发展。

Z

折衷主义

概念的灵活性, 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
——折衷主义和诡辩——第 112 页。

哲学——第 12、123、154、307—308、410—
412、415 页。

参看 辩证法; 哲学史; 马克思和恩
格斯论哲学史; 唯物主义。

哲学史——第 292、394—395、399—400
页。

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第 40、63、312 页。

哲学史和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
——第 551 页。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第 40 页。

希腊哲学——第 399、410—411、416—
417、548、655 页。

对舒里雅齐柯夫的哲学史观的批判
——第 548、551、555、561—562、564
页。

把哲学史比做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
圆圈(螺旋)——第 271、410—411
页。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第 78 页。
真理——第 203—204, 208 页。

认识真理的辩证道路——第 181、215 页。

真理是过程；真理的发展阶段——第 215 页。

真理在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中实现——第 209 页。

真理的标准——第 203—204、215—216, 227—230, 233—234, 235—236, 246—247, 310, 356—357 页。

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内容——第 191 页。

政治经济学——第 355 页。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第 226 页。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

质

质和感觉——第 356 页。

质及其向量的转化——第 115—116, 239 页。

中介

一切都是互为中介的——第 103 页。

主观主义、主观性、主观的东西——第 157, 207, 226 页。

主体和客体——第 216, 217 页。

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缺乏——第 299 页。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第 274 页。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相对的——第 97, 211 页。

主观的和具体的——第 250 页。

转化(过渡)——第 244 页。

一切都是通过转化而联系的——第 103, 239, 409—410 页。

从物质到意识、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是辩证的——第 314 页。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第 314 页。

概念的相互转化和对立面的同一——第 188 页。

联系也就是转化——第 192 页。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第 189, 191, 254 页。

《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第 154 页。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资本论》中的应用——第 190, 357, 409 页。

资本主义——第 357 页。
 资本主义的矛盾——第 190, 409 页。

资产阶级——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派别)——第 69 页。

自己运动——第 147, 149, 407—408 页。
 参看运动。

自然界——第 194, 200—201 页。

“存在和自然界”、“思维和人”——第 78 页。

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第 114 页。

自然界和“精神的东西”——第 86 页。

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第 223 页。

自然界是物质的——第 65 页。

自然界——第一的、非派生的、原初的存在物——第 58—60 页。

自然界的必然性——第 66, 67, 68 页。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的统一的原则——第 158—159, 280 页。

自然科学——第 64, 291, 355, 367, 372, 374—375, 376—377, 378, 380, 381, 410

页。

自由和必然性——第 171、174、192、198、
201—202、366、410、434 页。

自由主义者——第 599、611 页。

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及其转化成为他之物——第
 110 页。

自在之物和现象——第 116、157—158
 页。

康德的自在之物——第 88、219—220、
 222 页。

黑格尔主张自在之物的可知性——第
 183 页。

宗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宗教——第 7、21—
 23、24 页。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态度——第 53—78
 页。

黑格尔关于神、宗教、道德的言论,往往
 是最庸俗的唯心主义的胡说——第
 345 页。

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第
 421 页。

参看 神。